

淵鑑類函





淵鑑類函卷一百二十

封爵部三德行封

聖賢高封附 聖賢高封附

子孫貴封附 子孫貴封附

德行封一

**原**白虎通曰王者即位先封賢者憂人之急也 又曰盛德之士封之所以尊有德也 **增**天中記章昭辨釋

名公賁也才德兼人貢薦於王而用之也辨曰公直也取正直無私也孟子正義曰爵位盛大以無私為德者

公也又曰斥候於外以君人為德者侯也風俗通曰伯者長也白也言其咸建五長功實明白也孟子正義曰

子字也字養也其德足以養人者故曰子也又曰男任也任安也其德足以安人者故曰男也

德行封二 聖賢高封附

**原**書大傳武王勝殷箕子之朝鮮因以封之 石慶積行封為牧丘侯 **增**占堂考索曰張謇封博望侯取其

廣博瞻望霍光為博陸侯取其博大陸平 **原**漢孔光傳云光父霸治尚書選授太子經選詹事高密相是時

諸侯王相在郡守上元帝即位徵霸以師賜爵關內侯號褒成君 漢張禹傳云禹善說論語初元中詔令卓

太子由是遷光祿大夫元帝崩成帝即位以師賜爵關內侯 東觀漢記光武紀云建武元年詔曰前密令卓

茂東身自修執節淳固誠能為人所不能為夫名冠天下當受天下重賞今以茂為太傅封褒德侯案東觀記

續漢書皆作宣德侯 **增**聖賢高封 玉海曰平帝元始元年封周公後公孫相如為褒魯侯 後更為 孔子後孔

均為褒成侯 秋二 春秋 奉其祀 文獻通考曰漢章帝元和二年東巡狩過魯祠闕里以太牢祠孔子及七十二人

作六代之樂大會孔氏男子二十以上者六十三人帝謂僖曰今日之會於卿宗有光榮乎對曰臣聞明王聖

主莫不尊師貴道今陛下親屈萬乘辱臨敝里此乃崇禮先師增輝聖德至於光榮非所敢承帝歎曰非聖者

子孫焉有斯言乎遂拜僖郎中 玉海曰魏文帝黃初二年以議郎孔羨為宗聖侯 又曰晉武帝泰始三年

改封恭聖侯 又曰後周武帝改鄆國公 又曰隋煬帝改紹聖侯 續文獻通考曰顏欽明詩禮易尚書多

所通說學者宗之爵葛繹縣子謚曰貞師古太宗即位拜中書侍郎琅琊男奉詔校定經史修五禮成進爵子

玉海曰唐貞觀十一年封孔子裔德倫為褒聖侯開元二十七年以其嗣為文宣公任州長史代代勿絕

續文獻通考曰孔子四十代孫振唐懿宗咸通四年狀元及第仕至刑部員外郎襲封文宣公 冊府元龜曰

後唐莊宗同光二年詔曰皇帝御宇禮三恪而為賓烈士敦風賴五帝而濟世當宜崇封後裔欽奉前修應前

代二王三恪及文宣王之後並可各令繼絕 玉海曰太平興國三年以孔宜襲封文宣公 續文獻通考曰

仁宗景祐四年孔道輔守兗州訪孟子後得寧薦於朝授鄆縣主簿 又曰孔子四十八代孫端友字子交宋

崇寧三年襲封衍聖公端友于建炎初借叔父孔傅姪孔玠扈從高宗南渡寓三衢 又曰理宗淳祐元年追

封先儒周敦頤汝南伯程頤河南伯程頤伊川伯張載邵伯寶慶元年追封朱熹信國公改徽國公 又曰明

正德間山東僉事錢宏訪得曾子之後一人於嘉祥深山中未請於朝後竟湮沒嘉靖十二年吏部侍郎顧鼎

臣奏准訪求曾氏滴派得嵩亮兄弟以生長南方不樂北徙唯質粹肯行授翰林院五經博士世襲

德行封三 聖賢裔封附

德行封三

原道以經術 示我德行 漢書蕭望之傳云制詔御史國之將與尊師而重傅故前將軍望之傳朕八年道以

五更沛國桓榮以尚書授朕十有餘 忠烈 漢書曰宣帝以劉德重封為陽城侯 資治通鑑曰

平示我德行爵關內侯食邑五百戶 聖賢裔封附

公 選建 特封 山堂考索曰先王之封建選建明德茂教崇熱 景范詳注曰宋制王子之為王者封爵僅

父所授之爵 必享其樂 特為立名 而封之 夏侯勝曰此未死也臣聞有陰德者必享其樂以及子孫後愈

則不襲也 聖賢裔封附 梅福復言 祭遵建議 聖賢裔封附 聖賢裔封附 聖賢裔封附

封為博陽侯 兼施詳注曰隋樊子蓋進爵封 聖賢裔封附 梅福復言 祭遵建議 聖賢裔封附

為濟公言其功濟天下特為立名無此郡國 聖賢裔封附 梅福復言 祭遵建議 聖賢裔封附

梁世本禮記相明遂封孔子世為殷 聖賢裔封附 梅福復言 祭遵建議 聖賢裔封附

號 不領他職 又曰宋仁宗以相繼而加後嗣也 諸諡有司 帶去二胯 續文獻通考曰孔子第五十七代孫

宗元年改為奉聖公除寄探官主相事不領他 衣賜一品 帶去二胯 續文獻通考曰孔子第五十七代孫

職增賜田百頃賜書從鴻臚卿孔宗翰之言也 又曰第六十一代孫弘緒字元伯洪武十七年襲封衍聖公

時奉丞相命入朝命列文臣首賜一宗金衣也 又曰第六十一代孫弘緒字元伯洪武十七年襲封衍聖公

景泰六年八歲襲封衍聖公賜賜給玉帶如例 其無小去二胯 續文獻通考曰孔子第五十七代孫

年授孔子十五代孫克堅嘉議大夫襲封衍 鶴袍 麟服 十二代孫開銘字知德以弘治十六年封衍聖

公賜銀帶 下詳帶去二胯 續文獻通考曰孔子第五十七代孫

玉帶 麟服 十二代孫開銘字知德以弘治十六年封衍聖

制唐蘇頌授安金藏右駭衛將軍制曰宋金藏家本孝悌身全忠懇住在周朝困於酷吏共誣良善敢謗太皇不任楚毒並加刑憲金藏乃自刺心肺見其誠節因而寤主實賴斯人則弘演納肝田光吞舌求之既往未足為喻春言酬德自可超倫彰其貞固之美拜以誰何之任

聖賢裔封 詔魏文帝黃初二年詔曰昔仲尼資大聖之才懷帝王之器當衰周之末無受命之運乃退考五代禮修素王之事因魯史而制春秋就太師而正雅頌俾千載之後莫不宗其文以述作仰其聖以成謀誠可謂命世之大聖億載之師表者也遭天下大亂百祀墮壞舊居之廟毀而不修衰成之後絕而莫繼闕里不聞講頌之聲四時不親蒸嘗之位斯豈所謂崇德報功百世必祀者哉其以議郎孔羨為宗聖侯 唐玄宗開元二十七年詔曰弘我王化在乎儒術夫子自天攸縱將聖多能德配乾坤身揭日月年祀寢遠光靈益彰雖代有褒稱而未為崇峻不副於實人其謂何夫子既稱先聖可追謚為文宣王

尊賢繼絕封一

禮記曰天子存二代之後猶尊賢尊賢不過二代武王克殷未及下車而封黃帝之後於薊封帝堯之後於祝封帝舜之後於陳下車而封夏后氏之後於杞殷之後於宋 左傳鄭子產曰昔虞闕父為陶正以服事我

先王先王賴其利器用與其神明之後也庸以元女太姬配胡公而封諸陳以備三恪注胡公開伯子舜後也其禮轉降示敬而已故曰三恪周得天下封夏殷二王後又封舜後謂之三恪恪敬也 史記曰高帝過趙問樂毅有後乎得樂叔封之鄒鄉號華成君華成君毅之後也 漢書曰自古受命及中興之君必興滅繼絕修廢舉逸然後天下歸仁四方之政行焉傳稱武王克殷

追存賢聖至乎不及下車世代雖殊其揆一也高祖撥亂日不暇給然猶修祀六國求聘四皓過魏則寵無忌之墓適趙則封樂毅之後孝武嗜咨前代初得周後復加爵邑元成之間晚得殷世以備賓位 又曰武帝還過洛陽詔曰周室邈而無祀得孽子嘉其封為周子南君 又漢武元狩中復以鄒戶二千四百封蕭何曾孫

慶為鄒侯布告天下令明知朕報以蕭相國德慶厚也 又曰元康四年立靳翕夏侯嬰陳平張良周勃等一百一十八人後紹爵復家也 又曰高祖功臣侯者子孫驕逸多陷法禁訖於孝武廢有子遺於是成帝復紹

蕭何而哀平之世復曹參周勃之後 東觀漢記和帝詔曰高祖功臣蕭曹為首有傳世不絕之誼曹相國後  
容城侯無嗣朕甚愍焉望長陵東門見二臣之墓生既有節終不遠身誼臣受寵古今所同遣使者以中牢祠  
大鴻臚悉求近親宜為嗣者須景風絡封以彰厥功 **增**文獻通考曰建武二年詔曰唯宗室列侯為王莽所  
廢先靈無所依歸朕愍之其並復故國 **原**晉陽秋曰夏侯惇魏之元功勲書竹帛昔庭堅不祀猶或悼之况  
朕受終於魏而可忘其功臣哉其擇博近屬封之 晉中興書曰元帝詔封魏後曹勳為陳留王 又曰太元  
二年興滅繼絕復故陳騫後浩之為高平公裴秀後球為鉅鹿公王沈後朴之為博陵公荀勗後軌為濟北侯  
何曾後闡為朗陵侯羊祜後法興為鉅平侯 **增**玉海曰永昌元年以周漢後為二王舜禹湯之裔為三恪神  
龍元年復舊 冊府元龜曰德宗貞元九年詔九廟配饗功臣封爵廢絕者宜令紹封以時享祀

尊賢繼絕封二

**原**尊賢不過二代 封陳以備三恪 並詳第 成湯革夏而封杞 武王入殷而封宋 所以與並文繼 復始  
撫厲 乃不為屬焉為之歸也 洩子孔之子良止伯有之子皆為國所殺立其後以撫之 **纂**乃前修 食其

**舊德** 宜遵封宋之文 果協屏周之典 **增**不淪 最長 冊府元龜 武王入殷而封宋 所以與並文繼 復始

宗熙 寧元年詔以太祖肇造區夏今中書門下考太祖之屬籍近行尊者一人製地王之於是從式最長乃封

安王 擇一人 推五行 繼絕之恩式弘復古之道宜於後世文孫中簡擇諸屬均然相承者立二王之後將廟

定為三恪 又九載處士 崔暹上封事推五行之道宜於後世文孫中簡擇諸屬均然相承者立二王之後將廟

省集公卿 議會集賢院學士 衛包按來陳論議之夜 四星聚於尾宿天意昭然帝心遽定乃求殷周漢後為三

格慶韓介 永作我賓 爰復兩國 祀爰及魏晉釋代相仍山陽昭於當塗陳留受封於典千上天迴瞻披

後介公 共為二王 又開元五年制曰夏典有虞賓之位周書載微子之封皆所以故地前王發得立嗣

客爰復兩國 以承天休 可繫封介國公 **當崇後裔** 載稽舊典 冊府元龜 武王入殷而封宋 所以與並文繼 復始

濟四年 當宜崇封 後裔 欽奉前帝 禮唐晉風 層閣介之 封歷代相沿 百王不易 朕雖符景 運紹故

朝載播 嘉典宜聞 土宇俾奉 宗桃宜以 邦國三

千戶封唐許王李從益為鄆國公奉唐之祀

尊賢繼絕封三

千戶封唐許王李從益為鄆國公奉唐之祀

千戶封唐許王李從益為鄆國公奉唐之祀

千戶封唐許王李從益為鄆國公奉唐之祀

千戶封唐許王李從益為鄆國公奉唐之祀

**原興滅國繼絕世**  
白虎通曰王者受命而作興滅國繼絕世何為先王無道受命而興之  
世隆名之主安立亡國漢書功 微子賓於王家殷後作賓於王家為周之宗 蔡仲侯於東土蔡叔侯說

死王事之子詳 治楚國之後立其孫克黃為後 封霍光曾孫陽等復故爵漢平帝

石苞國祚莫繼以孫行為公晉起居注元康元年詔曰故樂陵公 王基爵祚再絕

唐太宗屬中取一人以云晉高祖天福二年勅周以祀宋時夏被之後為二王復後曾孫時養者 唯周義不可廢周海云嘉祐四年論以樂氏後為宗義公奉周祀先若作何萬言

尊賢繼絕封四

**晉** 詔漢安帝續封功臣詔曰夫仁不遺親義不忘勞興滅繼絕善善及子孫古之典也昔我先武受命中興恢

弘聖緒橫被四表昭格上下光耀萬世祉祚流行垂於罔極予末小子夙夜永思追惟勳烈披圖按籍建武元

功二十八將佐命虎臣識記有徵蓋蕭曹摩封傳繼於今况此未遠而或至乏祀朕甚愆之其條二十八將無

嗣絕世若犯罪奪國其子孫應當充後者分別署狀上將及景風章叙舊德顯茲遺功焉

**原** 表魏武帝謝襲費亭侯表曰不悟陛下乃尋臣祖父廟像功臣克定寇逆援立孝順皇帝謂操不忘獲封茅

土聖恩明發遠念桑梓日以臣為忠孝之苗不復量臣才之豐否既勉襲爵邑忝厥祖考復寵上將鈇鉞之任

兼領大州萬里之憲內比鼎臣外參二伯身荷兼絃之榮本枝賴無窮之祚也昔大彭輔殷昆吾翼夏功成事

就乃備爵錫臣東修無稱統御無績比荷殊寵策命褒績未盈一時三命交至雙金重紫顯以方任雖不識義

庶知所尤 又郭嘉有功臣死宜追贈封表曰臣聞褒忠示寵未必當身念功惟績恩隆後嗣是以楚宗孫叔

敖顯封厥子岑彭既沒爵及支庶誠賢君殷勤於清良聖祖博篤於明勳也故軍祭酒洧陽亭侯賴川郭嘉立

身若行稱茂鄉邦與臣參事盡節為國臣今日所以免戾嘉與其功方將表顯使賞足以報效薄命天殞不終

封爵部 尊賢繼絕封

封爵部 尊賢繼絕封

封爵部 尊賢繼絕封

封爵部 尊賢繼絕封

美志上爲陛下悼惜良臣下自毒恨喪失奇佐昔霍去病蚤死孝武爲之咨嗟祭遵不究功業世祖望極悲傷  
仁恩降下念發五內今嘉隕命誠足憐傷 梁任昉爲褚纂代兄襲封表曰一日被司徒符印稱詔二日許臣  
兄賁所請以臣紹封南康郡公臣世屬故聖運偶時來尚德嗜庸先錫土宇臣賁載世承家兄居長德而量已  
風退內事園蔬以臣行達幽明早酷荼苦賁天倫冥至友愛淳深非直引埒推溫故能逃迹讓位鞠育提養以  
及人次事死讓生尚均脫屣取信十室本若錙銖乃遠謬推恩近霑庸尊能以國讓弘義有歸匹夫難奪守以  
勿二昔武始迫家臣之東陵陽感鮑子之言張以誠請丁爲理屈且大宗絕緒命臣出續傍統稟承在昔理絕  
終天永懷情事觸感崩裂伏惟陛下俯權孤門哀榮之重爰奪臣賁一至之輕察其丹款特賜停絕至公允穆  
微臣克幸 又表曰近冒披款庶蒙克亮奉被還詔未垂矜允伏讀周遑罔真心誠臣本凡劣身名不限標一  
善不足以驗風流存小讓不足以弘進止若乃富埒千駟貴有邦家二者之來不期而至中人猶其趨超凡近  
固宜勉勗直以門緒有歸長德無二若使賁高延陵之風臣忘子臧之節是廢德舉豈曰能賢陛下留心孤門  
特深追遠故臣窮必呼天憑威咫尺賁嬰疾沈固公私廢禮逢不世之恩遂良己之志確然難奪有理存焉臣  
既承先旨出續傍統受命有資反身何奉敘心感悼義迫窮誠臣賁息壽年將志學禮及趨拜且私門世適二  
三攸序若天眷無已必降殊私乞以臣霽奉膺珪社伏願陛下聖慈曲垂矜慎如蒙哀允施重含育 周庾信  
功臣不死王事請門襲封表曰臣聞以法施民必傳祀典以勞定國必有承家孫叔敖祭爵無聞有傷良相女  
叔齊肩嗣絕沒實賁賢臣謹案大統十六年格先有封爵死於王事絕嗣者聽以支子繼襲非死王事不許承  
封前牒五等功臣皆是勤勞王室身當患難扞禦災禍翼贊大猷一日遇疾身捐館舍不幸無庸享祀便絕於  
禮則不足於義則有傷未求上林之獵已削其侯不服櫛楡之衣先除其國伏惟皇帝崇德旌庸興亡繼絕聞  
鼓鞀而思將帥畫雲臺而念舊臣豈有功存社稷而無後可守事盡忠貞而無祠可祭周於藩屏爲約事在世  
功漢以山河爲誓義存長久臣聞存人之國大於救人之災立人之後重於封人之墓竊以殷朝繼及無廢小  
宗周室興亡賁存身後紹高密者累葉豈專鄧禹之正胤嗣平陽者重世何必曹參之嫡孫愚謂生有其勞死  
非王事雖在支庶並聽承襲幸使伯有之魂不能爲厲若敖之愧其無餒而幽顯對揚人神咫尺

**增判**唐周彥之對遠腹襲侯判曰乙在夢徵蘭生逢集蓼岐嶷繼體戀弓冶之餘徵詩禮無聞想山河之舊業望九原而不作松石增哀思五等之崇班茅封闕嗣同夫嵇紹未有識於巨源類彼叔敖亦無言於楚相當今封比干墓式商容閭豈可使諸葛之苗隨時歇滅樂毅之後沒代湮淪况乎血屬詳明宜存必復之始手文昭著須傳幹父之能討以前聞義何殊於仲子酌其故事跡頗類於周文

**恩澤封一**

**增**蔡邕獨斷曰漢異姓婦人以恩澤封者曰君比長公主魏志曰漢制凡人君特所寵念皆賜之封邑及丞相初拜亦錫茅土號曰恩澤出自私情非至公之封也中興以來無有封者 **原**公孫弘傳曰漢帝以列侯為丞相唯弘無爵詔以高成之平津鄉戶六百五十封丞相弘為平津侯其後以為故事至丞相封自弘始也 **魏**志崔林傳云林為司空封安陽亭侯邑六百戶三公封列侯自林始也 **增**資治通鑑曰天寶九年賜安祿山爵東平郡王唐將帥封王自此始 **記**纂淵海曰國朝之制食邑滿萬戶乃封國公杜衍既致仕因郊祀當加恩而食邑未滿萬戶特詔封祁國公蓋異禮也 **文獻通考**曰按孟堅述西都列侯除王子之外以功臣為一表外戚恩澤為一表蓋功臣者以勲績顯著而得之者也外戚恩澤者以遭逢忝竊而得之者也然裔夷之降豈有何勲庸乃儕之功臣宰相而封侯未為恩澤乃儕之恩澤又博陸之定大策輔幼主長平冠軍之征匈奴取朔方破祁連其殊勲偉績本不緣椒房至李貳師則祇綠女寵以進伐大宛得名馬之事又不足言今列貳師於功臣列博陸長平冠軍於外戚抑揚之意殊所未喻 **記**纂淵海曰錫土非所以速無功割戶實所以封有德苟有寵過其量是謂食浮於人 **李靖**表會要曰景龍三年兵部尚書韋嗣立上疏曰皇運之初功臣食封才三二十家今恩澤受封至百四十家已上

**恩澤封二**

**增**以勞 **無勲** **文獻通考**曰東鄉侯籍建都鄉侯良賀二人俱順帝為太子時小黃門帝立以勞封 **隋書**曰封侯當報主恩不得終於養 **迎奉** **經略** **文獻通考**曰廣德元年西蕃犯京畿代宗幸陝北至華陰魚朝恩是以悲耳賢由是大奇之 **父母** **妻室** **明宗** **天成** **二年** **初**

使倍宗自蜀還京時行在制置內外經略皆出於復恭車駕還京封魏國公 **父母** **妻室** **明宗** **天成** **二年** **初**

使倍宗自蜀還京時行在制置內外經略皆出於復恭車駕還京封魏國公 **父母** **妻室** **明宗** **天成** **二年** **初**

使倍宗自蜀還京時行在制置內外經略皆出於復恭車駕還京封魏國公 **父母** **妻室** **明宗** **天成** **二年** **初**

曰在朝文武臣僚並諸道節度刺史等有父母者宜遍加恩澤使天下之為人父者知感為人子者知恩  
三年勅夫子立言備有闕雖之樂春秋學訓非無若節之封夫傳於朝妻貴於室所宜從爵給兒味崇父嘉  
諸道節度使各加恩巧為奏取與列國書歸味居攝安來後劉崇與張給攻詔封嘉師禮侯嘉子七人皆  
有稱號者宜各加恩賜爵內侯及七十二弟其諸生皆勅賜邑三公用時餘名乃有封侯賜爵光上疏曰近者封建頗緣恩澤功  
學盡孔子及七十二弟其諸生皆勅賜邑三公用時餘名乃有封侯賜爵光上疏曰近者封建頗緣恩澤功  
無橫草封忝賜履無橫草人已分茅記纂湖海曰杜行封邦國公遺奏有曰非萬戶而泰賜履之封自三  
少而重司日侍左右不離與衛平文獻難考曰高力士本姓馮則天名左右禁中元宗在藩力士傾心奉之及  
輔國本名靖忠元宗幸蜀郡肅宗承命北巡輔國以廢卒從小坊日侍左右禁中元宗在藩力士傾心奉之及  
融與衛及即位令掌四方文委恩遇稍崇又改名輔國既復二京封威國公  
寵章非次行食有加紀

恩澤封三

原即墨大夫官無留事史記田完世家云威王召即墨大夫而語之曰自子之居即墨也毀言日至然吾使人  
人君特寵晉中興書云漢制田野闢民人給官無留事東方曰深是子不事吾左右以求譽也封之萬家  
封崇大為樂通侯

封千秋為富民侯漢書車千秋傳云武帝時千秋上書言衛太子寬上頗知太子情恐  
封崇大為樂通侯

封千秋為富民侯漢書車千秋傳云武帝時千秋上書言衛太子寬上頗知太子情恐  
封崇大為樂通侯

封千秋為富民侯漢書車千秋傳云武帝時千秋上書言衛太子寬上頗知太子情恐  
封崇大為樂通侯

封千秋為富民侯漢書車千秋傳云武帝時千秋上書言衛太子寬上頗知太子情恐  
封崇大為樂通侯

封千秋為富民侯漢書車千秋傳云武帝時千秋上書言衛太子寬上頗知太子情恐  
封崇大為樂通侯

封千秋為富民侯漢書車千秋傳云武帝時千秋上書言衛太子寬上頗知太子情恐  
封崇大為樂通侯

封千秋為富民侯漢書車千秋傳云武帝時千秋上書言衛太子寬上頗知太子情恐  
封崇大為樂通侯

封千秋為富民侯漢書車千秋傳云武帝時千秋上書言衛太子寬上頗知太子情恐  
封崇大為樂通侯

封千秋為富民侯漢書車千秋傳云武帝時千秋上書言衛太子寬上頗知太子情恐  
封崇大為樂通侯

封千秋為富民侯漢書車千秋傳云武帝時千秋上書言衛太子寬上頗知太子情恐  
封崇大為樂通侯

封千秋為富民侯漢書車千秋傳云武帝時千秋上書言衛太子寬上頗知太子情恐  
封崇大為樂通侯

封千秋為富民侯漢書車千秋傳云武帝時千秋上書言衛太子寬上頗知太子情恐  
封崇大為樂通侯

封千秋為富民侯漢書車千秋傳云武帝時千秋上書言衛太子寬上頗知太子情恐  
封崇大為樂通侯

封千秋為富民侯漢書車千秋傳云武帝時千秋上書言衛太子寬上頗知太子情恐  
封崇大為樂通侯

恩澤封四

未滿萬戶王海云宋徵求錄慶曆七年南郊者皆得封  
乳母子封時以乳母子疏宿衛封雁門郡公

代李輔國文獻通考云程德裕以爲不可表曰臣聞名器爲帝王  
所貴未聞預事於宗廟而獲賞於疆

澤之功不安也一時恩澤豈足爲長世之軌

中董猛固讓封邑其封武安侯

與朕有儲潛之

通考云南嶽侯陳茂郭后

叔父梁之婿以恩澤封

久宿衛年

董猛固讓封邑

永平元年注云忠帝

以恩澤封

董猛固讓封邑

永平元年注云忠帝

以恩澤封

董猛固讓封邑

永平元年注云忠帝

以恩澤封

董猛固讓封邑



**增**制唐李嶠授張昌宗麟臺監制曰張昌宗鐘鼎盛門珪璋重器碩學總於丘墳高才軼於雒瀛每懷五嶽之舉期陟九仙之路雖混濟之量未去朝廷而元遠之心恒對山水頃立功祠廟欲以致福朕躬嘉其懇誠用增顯秩固辭侍從之班願在優遊之地子雲寂寞雅好文詞季長博通堪典經史宜因松柏之性處以蓬萊之山可麟臺監餘如故薛廷珪授內官劉益謙加官制曰劉益謙惟爾參我樞近之務副我腹心之求允謂才難克彰試可委任斯重端莊有聞水清繩直潔已蒞事數馬而對問樹不言稽爾秉持稱吾宥密是用升之峻級真彼崇班宜保優異勉圖始終

**增**碑唐鄭薰內侍省監楚國公仇士良碑曰公弱冠以辨智取位強仕以幹蠱居官及蒞大政以機略致勲勞臻於貴壽以恬退保終始事在簡冊爵極天人出入七朝顯揚三紀擊鞠廣場則馳先百馬彎弧迥野則飛落雙雕故得侍娛遊則三領五坊承顧問則八加供奉

外戚封一

**原**漢書曰漢興外戚與定天下侯者二人故誓曰非劉氏不王若有亡功非上所置而侯者天下共誅之 又曰高祖封呂后父呂公爲臨泗侯兄澤爲周呂侯 又曰文帝封后弟薄昭爲軹侯又鄧侯駒鈞以齊王舅侯周陽侯趙兼以淮南王舅侯 又曰薄昭寶嬰上官衛霍之侯以功受爵其餘后父據春秋褒紀之義帝舅絳大雅申伯之恩寢廣博矣 又曰景帝封太后弟姪竇廣國爲章武侯竇彭祖爲南皮侯寶嬰以破吳楚功封魏其侯后弟王信爲蓋侯 又曰武帝封太后同母弟田蚡爲武安侯勝周陽侯皇后姊子霍去病伐匈奴封冠軍侯 史記曰武帝衛后弟青封長平侯四子皆封侯貴震天下天下歌曰生男無喜生女勿怒獨不見衛子夫霸天下 **增**漢書曰宣帝制御史賜外祖母號爲博平君 **原**漢書曰河平二年上悉封舅王譚爲平阿

侯商成都侯根曲陽侯逢時高平侯立紅陽侯五人同日封故世謂之五侯 東觀漢記曰馬防兄弟三人各

六千戶防爲潁陽侯特以前參醫藥勤勞綏定西羌以襄城美亭一千二百戶增防防身帶三綬寵貴至盛

又曰光武封新野王子鄧泛爲吳侯皇考姊子周均爲富波侯追封外祖樊重爲壽張侯重子丹爲射陽侯孫

茂爲平望侯鼻鄉侯從子冲更父侯后父陰隆宣陽侯子識原鹿侯就爲信陽侯皇考女弟子來歙征羌侯弟

由宜西侯以寧平公主子李雄為新市侯后父郭昌為陽安侯子沈縣曼侯兄子竟新都侯匡發于侯以姨子  
馮邯為鍾離侯 又曰明帝封太后弟陰興為鮑陽侯子傅隱強侯陰盛為無錫侯楚王舅子許昌龍舒侯  
又曰鄧訓自中興後累世寵貴凡侯者二十九人東京莫比 魏志曰文帝欲追封太后父母尚書陳羣議自  
古無婦人分土命爵之制秦遠古法漢氏因之非先王之今典也帝曰此議是也 又曰卞隆以后父封睢  
陽鄉侯 晉書穆章皇后何氏名法倪準之女也後追贈父光祿大夫封晉興侯 太平御覽曰哀靖皇后王  
氏字穆之司徒左長史濛之女也初為瑯琊王妃哀帝即位拜皇后追贈父濛金紫光祿大夫封晉安縣侯  
文獻通考曰李祖勳祖昇弟齊文宣時以女為王妃封丹陽王

外戚封二

**增先褒紀子** 追封靈文 册府元龜曰周桓王將納后於紀本于爵故先褒為侯 又曰漢文帝即位薄太  
后母前死葬襍陽北帝乃追封太后父為雷文侯會稽郡置 園 漢文亦置靈文夫人

**作炭** 採桑 史記曰資皇后兄長君弟曰廣國守少君年四五歲時為人所累責至宜陽為其主入山作  
炭炭卧岸下穿崩盡殿殿計者少君獨得暇自卜數曰當為侯從其家之長安閭齊后立

廣國去時雖小識其縣名及姓又常與其姊採桑隨用為符信上書 順成 桑樂 册府元龜曰漢宣帝許皇后父  
自陳皇后名見持之而泣乃厚賜田宅金錢封公昆弟家於長安 帝舅嘉 后父昌 册府元龜曰漢宣帝許皇后父

時為大司馬車騎將軍輔政八九年矣及成帝立久之以特進侯就朝位 又 湖陽立廟 陵旁建登 册府  
曰後漢光武郭皇后父昌真定人仕郡初曾建武二十六年追贈昌陽安侯 又 湖陽立廟 陵旁建登 册府

帝永元九年追尊母梁貴人為恭懷皇后詔追封湖陽皇太后 又 湖陽立廟 陵旁建登 册府  
臨泗 觀津 上詳第一條 册府元龜曰魏郭永安平廣宗人文德皇后父也明帝

察鼎壽欽懷皇后之父也通契丹漢文昭皇后母侯奕世榮於文妣以故張氏得封二伯 尚三主 封二伯 金史  
主而不以勢驕人 文昭皇后母侯奕世榮於文妣以故張氏得封二伯 尚三主 封二伯 金史

名城 册府元龜曰外戚之尊由來尚矣擊周周室及漢家從母后之族貴皇親之親或追崇名議建置寢園  
或茂錫珪璋大敵土王蓋王侯分食名城 續文獻通考曰高皇帝無外家三尺之庸以故王爵廟貌雖極隆於

寵連封或一門三王或同族五侯分食名城 續文獻通考曰高皇帝無外家三尺之庸以故王爵廟貌雖極隆於  
王之勢東都深賈之難不反三侯同歸一貫 續文獻通考曰高皇帝無外家三尺之庸以故王爵廟貌雖極隆於

本大勳而成 揚徐而未耶自功臣外無兩者若李福西由尚主而擢爵然亦岐陽大勳所推本而成  
免無功之謂

外戚封三

**增遭逢** 又通考曰外戚恩澤者 獲侯成陶邑之封 夫于云獲侯成陶邑之封 夫于云獲侯成陶邑之封 夫于云獲侯成陶邑之封

以遭逢添竊而得之者也 獲侯成陶邑之封 夫于云獲侯成陶邑之封 夫于云獲侯成陶邑之封 夫于云獲侯成陶邑之封

獲侯成陶邑之封 夫于云獲侯成陶邑之封 夫于云獲侯成陶邑之封 夫于云獲侯成陶邑之封 夫于云獲侯成陶邑之封

專益地則 連高祖而侯者三人 漢高祖外戚 漢高祖後呂后高祖呂皇后父呂公單父人也高祖為漢王元年封呂公子

成侯 連高祖而侯者三人 與定天下侯者二人 呂氏所立三王 四人為王六人為侯 漢高祖後呂后高祖呂皇后父呂公單父人也高祖為漢王元年封呂公子

其謀善使人 告兄齊王 令發兵 西章欲與太尉勃丞相平 為內應 以謀諸將 呂后所立三王皆大臣之議事已布

告諸侯 王諸侯 王以兵屬 太尉請梁王 亦歸相國印 與大臣盟 而之國 齊兵長 呂后所立三王皆大臣之議事已布

世之利也 報產 王氏田氏三侯 信與兩女而仲 死戚兒 更嫁為長 陵田氏 婦生男 楊駿為臨晉

孫婦生一女 奕而戚兒 卜蓋曰 兩女當貴 欲倚兩女 奪金氏 納太子 宮太子 幸愛之 生三女 一男 男為

太子 武帝 即位 為皇太后 尊王后 曰 此貴微也 景帝 即位 王夫人 生男 會薄 皇后 廢卒 立王夫人 為皇后 男為

田蚡 為武安侯 賜金 萬兩 賜爵 侯 乙丑 詔曰 存善繼 絕食 藉德 貞武 騎都尉 樊演 高祖 父重 以光武 楊駿為臨晉

皇帝 元舅 扶助 云 楊駿 為臨晉侯 時人 喜侯 后 初 入 掖庭 為貴 人 帝 拜 武 外 祖 母 也 泰 始 三 年 詔 曰 故

之封 王 臨晉 書 曰 楊駿 為臨晉侯 時人 喜侯 后 初 入 掖庭 為貴 人 帝 拜 武 外 祖 母 也 泰 始 三 年 詔 曰 故

封 王 臨晉 書 曰 楊駿 為臨晉侯 時人 喜侯 后 初 入 掖庭 為貴 人 帝 拜 武 外 祖 母 也 泰 始 三 年 詔 曰 故

封 王 臨晉 書 曰 楊駿 為臨晉侯 時人 喜侯 后 初 入 掖庭 為貴 人 帝 拜 武 外 祖 母 也 泰 始 三 年 詔 曰 故

封 王 臨晉 書 曰 楊駿 為臨晉侯 時人 喜侯 后 初 入 掖庭 為貴 人 帝 拜 武 外 祖 母 也 泰 始 三 年 詔 曰 故

封 王 臨晉 書 曰 楊駿 為臨晉侯 時人 喜侯 后 初 入 掖庭 為貴 人 帝 拜 武 外 祖 母 也 泰 始 三 年 詔 曰 故

封 王 臨晉 書 曰 楊駿 為臨晉侯 時人 喜侯 后 初 入 掖庭 為貴 人 帝 拜 武 外 祖 母 也 泰 始 三 年 詔 曰 故

封 王 臨晉 書 曰 楊駿 為臨晉侯 時人 喜侯 后 初 入 掖庭 為貴 人 帝 拜 武 外 祖 母 也 泰 始 三 年 詔 曰 故

封 王 臨晉 書 曰 楊駿 為臨晉侯 時人 喜侯 后 初 入 掖庭 為貴 人 帝 拜 武 外 祖 母 也 泰 始 三 年 詔 曰 故

封 王 臨晉 書 曰 楊駿 為臨晉侯 時人 喜侯 后 初 入 掖庭 為貴 人 帝 拜 武 外 祖 母 也 泰 始 三 年 詔 曰 故

封 王 臨晉 書 曰 楊駿 為臨晉侯 時人 喜侯 后 初 入 掖庭 為貴 人 帝 拜 武 外 祖 母 也 泰 始 三 年 詔 曰 故

封 王 臨晉 書 曰 楊駿 為臨晉侯 時人 喜侯 后 初 入 掖庭 為貴 人 帝 拜 武 外 祖 母 也 泰 始 三 年 詔 曰 故

封 王 臨晉 書 曰 楊駿 為臨晉侯 時人 喜侯 后 初 入 掖庭 為貴 人 帝 拜 武 外 祖 母 也 泰 始 三 年 詔 曰 故

封 王 臨晉 書 曰 楊駿 為臨晉侯 時人 喜侯 后 初 入 掖庭 為貴 人 帝 拜 武 外 祖 母 也 泰 始 三 年 詔 曰 故

封 王 臨晉 書 曰 楊駿 為臨晉侯 時人 喜侯 后 初 入 掖庭 為貴 人 帝 拜 武 外 祖 母 也 泰 始 三 年 詔 曰 故

封 王 臨晉 書 曰 楊駿 為臨晉侯 時人 喜侯 后 初 入 掖庭 為貴 人 帝 拜 武 外 祖 母 也 泰 始 三 年 詔 曰 故

外戚封四

增制 唐蘇頌授王仁皎開府儀同三司制曰王仁皎威門華緒當代賢戚不言而自有陽秋從信而罔愆風雨

軒星作範已寵於金穴魯管增輝更芳於玉樹三事斯擬百工式瞻俾延椒臺之祥宜助槐庭之理 元張士

觀高麗國王昨加恩制曰昨秉心直諫賦質貞純早克嗣於先猷久服勞於王室身惟國壻居賓日之方男

陳萬言嫡孫書乞襲吏部張邦奇

言外戚封無世者上命為指揮奇

外戚封無世 五年泰和伯

外戚封無世 五年泰和伯

外戚封無世 五年泰和伯

外戚封無世 五年泰和伯

外戚封無世 五年泰和伯

外戚封無世 五年泰和伯

外戚封無世 五年泰和伯

外戚封無世 五年泰和伯

外戚封無世 五年泰和伯

外戚封無世 五年泰和伯

外戚封無世 五年泰和伯

外戚封無世 五年泰和伯

外戚封無世 五年泰和伯

外戚封無世 五年泰和伯

外戚封無世 五年泰和伯

外戚封無世 五年泰和伯

即皇甥復預乘龍之選築館荷兩朝之眷分茅襲百祀之傳祖宗世稱漢藩輔保樂土於三韓父子並為周司徒播清風於萬古可高麗國王尚服渥命以介福祺

**原**表晉庾亮讓封公表曰觀聖賢之於名爵敬戒之甚重豈先哲宜重之於古而聖朝可輕之於今耶譬猶迴太陽以消湛露運滄海以灌燎火其功易成其事易立

**增**唐宋之間為定王武攸暨諸降王位表曰陛下隆德嗣興鴻基紹復外家諸子降等猶普於山河主第增榮在臣更趨於等數維渭陽情重沁水恩多而濯龍之威今乃方於五侯綠駙馬之姻古未封於四履私親越禮聖人之孝理載光冒寵延災微臣之官謗斯久李

喬為定王讓官封表曰臣行能近淺識性凡陋難化之質非八音所陶不移之愚豈六藝能飾往緣戚屬叨奉恩私遂得地列齊封門開魯館承敷叙於九族被徽章於五等今光華始旦品物維新方就散秩之章幸沾朝

請之流寧可以冒踐槐廷更增茅土陛下懸旌訪逸刻像求才朝有白駒之賢野無黃犢之彥方使思皇多士必明於至公豈令械櫟能官近廢於親昵臣自審量實所不堪伏冀回光欲竊寢紱收綸察臣不移之心矜臣

非飾之請特停過誤改命才良則白馬丹書不慙於異姓和羹作礪不逮於凡庸

**碑**唐李湛然太子少傅竇希瑊碑曰自祥生石紐祚啓金刀盛葉與塗山比崇長發將觀津方永文昭武穆帝載矢之於典謨累將重侯后族布在於方冊故得國華人傑躡振古以騰芳服冕乘軒迄昌辰而益茂莫不

歌鐘繼響喧喧連北里之音耶館相望萬萬並東都之盛明張來儀滁陽王廟碑曰皇受天命發跡濠梁方其始興附於滁陽滁陽先知識聖於微聖有大難王脫其羈取彼神龍翼之風雲浴日咸池滌其垢氛龍騰日

升伊誰之功有相自天寔啓王哀皇奮無旅王命予之皇室未媿王命女之謀行諫從肝膽弗疑妻斐之言終莫我離秉鉞專征付以闔外顯強盛驕有衆日大變生不意卒疾於驚何啓其緒弗享其成皇明日昌既臣萬方刻符錫爵乃侯乃王

**論**唐李翰讓相呂后五等論曰孝惠既崩高后稱制侯王諸呂何不可哉若早署祿產之位序親疎之節小其國以圖全薄其勢以遠害而陳平周勃亦分茅錫土將相之後誓同山河舅甥之國穆若唇齒預聞親覲之心不踐嫌猜之路克復明錄決自我躬高謝壽陵不負先帝安有齊兵之觀變代邸之危疑哉

追封一

**槐里** 柏川 册府元龜曰漢武帝即位尊皇太后母臧兒為平原君追尊皇太后父仲槐里人也

年成卒後追封金源郡王 先儒 賢相 續文 通考曰程頤伊川伯張載邵雍封先儒 周敦頤注南

沉厚 册府元龜曰德宗在奉天贈故武成郡王賈耽林左僕射賜賚封三百戶賜林累有殊功性頗樸直初

言故褒贈有加焉 遼史曰耶律撤剌性忠實太急不能容忍若舊性不改雖朱洪散亡憂未入世祖時征又曰

沉厚為乙辛註殿立殿之史該問追封潞水郡王 感療 罵賊 感療 罵賊 感療 罵賊 感療 罵賊

李翰 顧人至正中守江州 討武氏 立理宗 追復 感療 罵賊 感療 罵賊 感療 罵賊

馬賊 而封 西郡公 迎 振 贈 印 至 墓 賜 策 六年 后 母 喪 帝 親 臨 送 葬 百 官 大 會 遣 使 者 迎 昌 皇 後 帝 御 臨

追封 魏 郡 公 云 又 曰 謝 靈 運 皇 后 父 也 為 護 美 校 尉 永 元 二 年 卒 盧 豫 平 山 高 颺 渤 海 册 府 元 龜 曰 帝 御 臨

昌 陽 元 興 元 年 和 帝 以 謝 靈 運 皇 后 父 也 為 護 美 校 尉 永 元 二 年 卒 盧 豫 平 山 高 颺 渤 海 册 府 元 龜 曰 帝 御 臨

元 徽 文 昭 皇 后 父 故 南 陽 王 文 學 學 業 為 平 山 縣 侯 又 曰 後 魏 鄧 香 安 陽 何 具 宣 德 后 父 香 和 泰 皇 后 從 兄

子 也 后 立 帝 追 贈 香 安 陽 侯 印 綬 又 曰 何 具 南 陽 宛 人 靈 思 皇 后 父 鄧 香 安 陽 何 具 宣 德 后 父 香 和 泰 皇 后 從 兄

也 后 立 帝 追 贈 香 安 陽 侯 印 綬 又 曰 何 具 南 陽 宛 人 靈 思 皇 后 父 鄧 香 安 陽 何 具 宣 德 后 父 香 和 泰 皇 后 從 兄

追 封 二 子 孫 貴 封 附 追 尊 陰 睦 為 宣 恩 侯 東 魏 漢 記 陰 睦 傳 云 建 武 二 年 樊 重 追 封

追 封 二 子 孫 貴 封 附 追 尊 陰 睦 為 宣 恩 侯 東 魏 漢 記 陰 睦 傳 云 建 武 二 年 樊 重 追 封

追 封 二 子 孫 貴 封 附 追 尊 陰 睦 為 宣 恩 侯 東 魏 漢 記 陰 睦 傳 云 建 武 二 年 樊 重 追 封

追 封 二 子 孫 貴 封 附 追 尊 陰 睦 為 宣 恩 侯 東 魏 漢 記 陰 睦 傳 云 建 武 二 年 樊 重 追 封

追 封 二 子 孫 貴 封 附 追 尊 陰 睦 為 宣 恩 侯 東 魏 漢 記 陰 睦 傳 云 建 武 二 年 樊 重 追 封

追 封 二 子 孫 貴 封 附 追 尊 陰 睦 為 宣 恩 侯 東 魏 漢 記 陰 睦 傳 云 建 武 二 年 樊 重 追 封

追 封 二 子 孫 貴 封 附 追 尊 陰 睦 為 宣 恩 侯 東 魏 漢 記 陰 睦 傳 云 建 武 二 年 樊 重 追 封

追 封 二 子 孫 貴 封 附 追 尊 陰 睦 為 宣 恩 侯 東 魏 漢 記 陰 睦 傳 云 建 武 二 年 樊 重 追 封

追 封 二 子 孫 貴 封 附 追 尊 陰 睦 為 宣 恩 侯 東 魏 漢 記 陰 睦 傳 云 建 武 二 年 樊 重 追 封

湖州轉戰至滅渡橋中流 追友諒至采石 又云張忠毅德勝合肥人以舟師來歸友諒 子孫貴封封暉遂

安郡公 冊府元龜云唐張長遜為五原太守會處羅可 徐世勳父 柱國舒國公蓋宜封濟陰郡王 宋璟父

元撫 又云開元六年侍中宋璟為父元撫妻贈 蕭嵩父灌裴光庭父行儉 又云十七年追贈中書令蕭嵩父

庭父行儉 孫遜陳情 四十餘年纓及令長臣臣侍嚴訓累登清秩類遷省又拜掖垣地近班帶近則過

為太尉 又云二十四年中書舍人孫遜上表陳情曰臣父嘉之幸遇明時早勤學業出身入仕

鴻運伏望降臣 乃後時在府有偷祭之貴於私庭無報德之效反慙烏鳥徒爾 李晟父欽 又云德宗興元元

朱泚拜司徒 贈嚴父叙太 有父母並許加恩 及諸道節度使等有父母者並許加恩 李瓊來歸復父官

爵 續文獻通考云李瓊全之子為蒙古江淮大都督景 自金歸元 又云世用封金歸元王 追封祖父母

父母 又云世宗嘉靖八年令凡孫輩祖爵者得追封其父母曾孫輩曾祖爵者得追封

**追封三** 子孫貴封附

**贈制** 元閻復追封伯夷叔齊制曰昔居北海之濱移廟東山之上休光垂於千載餘澤被於一方永懷孤峻之

風庸示褒崇之典於戲去宗國而辭周粟曾是列爵之可庶揚義烈以激清塵期於世教之有補可追封伯夷

為昭義清惠公叔齊崇讓仁惠公 姚燧 左丞許衡贈官制曰許衡玉裕而金相準平而繩直出處則惟義所

在言動必以禮自持休休焉有容屬屬乎其敬行已似秋霜烈日化人如時雨和風來席下之樞衣滿戶外之

列屨今既亡矣誰其嗣之於戲在爾身有垂沒世之名於朕心有失同時之恨可追封魏國公謚文正 閻復

丞相伯顏贈謚制曰伯顏崆峒孕秀列象騰精居政府則不動聲氣措泰山之安秉戎律則純乎仁義猶時雨

之降當其聲鶴浦渝盟之罪總龍驥飛渡之師克廣世祖好生之心允獲宋人誠服之意衣冠不改市肆不易

恩威普洽於三吳車書以混文軌以同聲教遂單於百粵逮朕纂承之始益申推戴之誠永懷社稷之宗臣宜

侈河山之高爵於戲曹侍中江南之役規摹一何小哉郭汾陽異姓而王崇報斯亦至矣可追封淮安王謚忠

武 元明善 中丞于璋贈謚制曰于璋志蘊忠貞運逢熙洽慶雲甘露氣和而動植自宜威鳳祥麟瑞應而猛

驚威伏結深知於世祖參大攻於武皇澄清每振於憲綱動靜允維於國體逮朕嗣服名卿來廷賜以繡衣執

法應中端之象專茲白簡行軺寬南顧之憂遽何馳計之間蓋有崇褒之渥於戲劉寬長厚允宜居鼎彝之司

法應中端之象專茲白簡行軺寬南顧之憂遽何馳計之間蓋有崇褒之渥於戲劉寬長厚允宜居鼎彝之司

胡廣中庸謂當久臺閣之任事乖往古思慰九原可追封薊國公謚文簡 明王禕中書平章政事常遇春追封開平王制曰常某英敏而沈毅嚴肅而恢宏自初建於義旗即來歸於戎旆首從淮右揚采石之鋒旋定江東振丹陽之捷拓邊疆於全楚殲強敵於三吳掃河洛而奠中原指幽燕而平朝土功成百戰允爲一世之豪氣蓋三軍豈特萬人之勇近報濠陽之凱益窮漠北之追攬哀訃之遠來知力疾而猶戰眷言忠蓋深用痛傷海宇一家旣已成於大統君臣同體期共享於太平事乃若斯情何能已秩庸陞於次相爵兼錫於真王雖禮數之有加於予心其有歎

**碑**明宋濂東丘郡侯花公雲墓碑曰皇上渡江之六年庚子夏僞漢主陳友諒以舟師入寇圍太平樞密院判官花公率麾下三千餘人結陣迎戰三日賊不得入城中乏食公士馬億城陷賊縛公急公怒奮身大呼縛盡解起奪守者刀殺五六人罵曰虜非吾主敵也曷不趣降賊怒碎公首縛於舟檣衆射之公至死罵賊不少變已而賊犯龍江上命諸將力戰賊敗去後五年上即吳王位追封公東丘郡侯 陶凱追封徐王廟碑曰洪武四年夏六月丙申皇帝御皇宮門名禮部尚書陶凱論之曰皇后父徐王馬氏世爲宿州人家閔子鄉新豐里王本民家素質樸以兄弟齒序人稱之曰馬某王少壯時膂力過人沉毅寡言笑重然諾而性剛強疾惡見有爲不義者視之若仇讐然或少忤其意輒肆毆擊雖至死無所畏憚鄉人莫敢犯當元政失馭天下將亂王以忿爭殺人恐逮於法移家定遠及天下大亂乃挈皇后母避兵他所而以皇后託定遠郭氏俾育爲已女後郭氏首難自爲元帥收鄉民兵朕亦爲部下士遂以皇后爲朕之配旣定天下即皇帝位皇后正位中宮封皇后父爲徐王母鄭氏爲徐王夫人以他無繼嗣因立廟於太廟之東歲時奉祭 蘇伯衡岐陽武靖王勳德碑曰皇上誕膺天命統一萬方羣才輻輳共爲帝臣傑出其間而受上將之任者固非一姓至其生建國爵而死啓王封者僅四人焉曰徐中山王曰鄧寧河王曰常開平王而岐陽王其一人也

**彈**子孫貴封詩明吳寬送楊君謙致仕曰昨者見章疏陳情欲長號謂臣心腹間有疾刺如刀自宜鍼石惡不任簿書勞蒙恩賜封典父母喜俱叨雨露不知感臣豈如蓬蒿壯年可驅策正合從時髦臣實自知愧奈碌病相遭

**增制**宋蘇軾司馬光曾祖政贈太子太保制曰臯陶邁種德種之遠故其發也難發之難故其報也大古之君子有種德於百年之前而待報於數世之後者昔聞其語今見其人某官某篤行有間信於鄉國懷道不試遺其子孫天不吾欺再世而顯至於曾孫其德日躋衰衣繡裳進位於朝退有事於家廟其致朕命詔於有神

元元明善平章董士選贈三代制曰董士選曾祖父昕畎畝怡愉里閭退讓開田種木深期蔽日之輪困如山出雲莫測為霖之變化子能擇主孫亦秉賢一門萬石之家聲四世五公之譜牒於戲慎終追遠分茅宣曹鉅之光崇德報功推本叶孫枝之願竄茲異渥寵爾營魂 宋本丞相伯顏祖考封謚制曰伯顏祖考故千夫長阿刺沉毅而窮力忠勤而小心從役忽禪奮蛇矛而深入虜征蜀道裹馬革以長終賢勞宿著於生平陰陽益隆於身後天開神聖關中土而大同地隔江淮獨東南之未下迺生孫子一我寰區肆加命數之隆用極褒崇之典可追封淮安王謚武康 王構翰林承旨姚燧父楨贈官制曰楨名門甲姓偉望通才初與長公聯芳於西洛繼為虜使持節於南壖以拯濟生靈為心以拔揚茂異為任爰艱危而靡恤期德澤之丕揚所全活者幾千人若昔鄧公之河役其往依者五百室非惟李氏之義門奚我生之弗辰竟以死而勤事風雨憂時之畧有對於中葛畬名世之規以貽於後於戲貞風千古歸然不廢魯靈光太中一家嗣者無慙漢司馬可追封魯國公謚忠獻

**表**唐常袞謝贈官表曰臣授任非據尸位已淹合上叩公朝退身私第固以未俾神化誓答皇慈尚塵青瑣之闈猶污玉堂之署乾坤施厚歲月恩深今又念及先臣旌其內訓寵以六官之長榮極三師之列魚軒表於東海翟第賦於南都宗祏有儀春秋有祀屬當禁火歸省先塋便奉除書以時昭啓洒雨露於松柏懸日月於丘封閭里相禁故老垂泣 權德輿謝追贈父母官表曰臣鄙此之歲孤苦零丁遭逢昌運忽至台司無能受祿莫與臣比以先臣之名器未稱餘慶或鍾蒙陛下之寵秩逾涯此生何幸 唐良士代韋令公謝先人贈官表曰臣父受教儒門宣力王室雖典司綱轄而未及崇班臣逮事休明謬登清貴常恐不克負荷忝辱祖宗豈謂陽和之仁因下炎上雨露之澤自葉流根大府名藩位秩崇重授之庶姓罕有其倫是臣父著績於先朝蒙寵於今日臣事君之節未效涓塵為子之方已榮松檟感恩思報豈謂為忠履族殞身孰之非孝



增碑唐顏真卿郭子儀家廟碑乾元三年下詔曰故壽州刺史郭敬之累君子之行毓達人之德才光文武政  
美中和生此大賢爲我良弼於是爵與神武之師克掃機噐之氣而子儀帥彼勁卒赫然先驅取京洛如拾遺  
剪凶殘猶振槁功存社稷澤潤生人是用寵洽哀榮義申存沒累追贈太保

淵鑑類函卷一百二十



淵鑑類函卷一百二十一

封爵部四 命婦并入異域降附封 遜讓封

徙封一

南郡 西華 文獻通考曰彭城靖王恭永平九年賜號靈壽王十五年封為鉅鹿王建初三年徙封江陵改

華益淮 平項籍 擊陳稀 又曰淮陽頃王兩永平五年封當山王建初四年徙封淮陽徙信為楚王都下郡文

帝元年徙 廢中山 制藩國 文獻通考曰中山王 又曰陳思王傳將法制藩國既自峻迫寮屬皆實契下才

澤為燕王 兵人給其殘老大數不過二百人 徙都常汲汲無歡 平高麗 禦宋師 力徙封梁國公賞平高麗之功也

通考曰遷師律陵運本姓韓名德讓統和中國姓南皇太后稱制選徙從王晉從 深入賊陣 幼養宮中

太后禦宋師有功封楚國公後德讓統和中國姓南皇太后稱制選徙從王晉從 深入賊陣 幼養宮中

向必冠惜其幼少力不遂心及難封漆水郡王徙封 致仕改封 年老更王 將軍陳縣公以年老致仕改封

混同郡王清寧中徙小將軍重初封漆水郡王徙封 致仕改封 年老更王 將軍陳縣公以年老致仕改封

幼養宮中 下詳 致仕改封 年老更王 將軍陳縣公以年老致仕改封

徙封二

徙王舊川 文獻通考云興居齊悼惠王子文帝二年封濟北王三年謀反自殺上觀濟 徙王江都 又云易

帝子以前二年立為汝南王吳楚 衡山王不應吳楚徙王濟北 又云淮南厲王之弟封衡山王吳楚反

徙王山陽定陶 又云共王康元帝子元光三年立為濟 春陵下濕減邑內徙 東郡漢紀春陵宗室傳云春

山林毒氣上書求減邑內徙元 徙徙為齊王 文獻通考云建武二年立統長子 襄邑徙封成陽 又云劉求

更始降赤眉為謝祿所殺明年求兄弟與母詣洛 原樊宏封壽張 徙都尉封謝侯十五年徙封壽張十三年

陽帝封求為襄邑侯奉更始祀後徙封成陽侯 徙徙封父城新息 文獻通考云朱浮沛國蕭人以為光武

陰傳徙封期思 又曰陰傳封期思侯七年以遷強 徙徙封父城新息 文獻通考云朱浮沛國蕭人以為光武

徙徙封新息侯二十 遺詔徙為陳王 為西平王肅宗前遺詔徙為陳王食淮陽郡 徙徙封魯陽鄉侯 侯丁綰

川定陵人王莽末世祖略地穎陽建初四年徙封魯陽侯 子楷嗣徙封 又云魏任城侯初二年晉爵為公

三年立為任城王 子楷嗣徙封 又云魏任城侯初二年晉爵為公 徙徙封宛侯 又云彭城王 徙徙封宛侯 黃初二年進爵為

封爵部 徙封 異域降附封

公三年為章陵 徙譙縣鄆城沛 初三年為譙王 五年封譙侯 二十二年徙封譙黃 壽春徙封汝

王又徙義陽 陽弋陽封壽春侯 徙封汝陽弋陽 渤海徙太原 受禪封渤海王 復徙為太原王 汝陰徙扶風 武王駿宜

帝子武帝踐祚進封 出繼徙封 東王定國後徙封 東萊青王 始平徙楚 子初封始平王 後徙楚 杜伏

威徙封吳王 伏威降授和州總管封楚王 三年徙封吳王 例改遼西 乙科清寧初封趙國公 威雍初再徙齊

晉又封趙王 太原 中例改遼西 壽王

徙封三

冊文唐岑文本冊越王泰改封魏王文曰昔在哲后受命君臨並建茂親以為藩衛然則古之列國今之按

部循名或異立政是同皆所以共治黎元俱獎王室克隆鼎祚咸悉由之惟爾越王泰生而韶敏幼而好學樂

善不倦才德日新地則維城禮優分器惟彼三魏實號五都非親勿居夾輔攸屬是用改封魏王傳之子孫長

為藩翰

異域降附封一

知歸 乞號 文獻通考曰吐谷渾阿豺并氏羌地方數千里號強國并西強山觀望江源嗣于羣寮曰此

巴郡入江渡廣陵會于海阿豺曰水尚知歸我獨無所歸子乃遣使南通宋獻物宋少帝封歸黑韓王可汗

之說使言其 獨悟 先降 冊府元龜曰唐太宗貞觀四年北蕃位地兼重早知慕義特布款誠可封北平郡王

王乞此號云 信誠為銀青光祿大夫賞高麗王降也 歸義 成功 冊府元龜曰高祖武德元年突厥建寧可汗自統額為武

義成功 懷義 奉化 冊府元龜曰天寶十四載以投降歸義王子悉謀還封懷義王賜姓李名忠信

封奉化可汗 罷射雕 遣貢象 冊府元龜曰中宗景龍二年高麗吐谷等歸義王賜姓李名忠信

子光安遣使貢象詔封光為安南王 突厥內附 蒙古來歸 冊府元龜曰唐高祖武德元年突厥冒突

拜為吐焉過按關可汗 曷利失畢 冊府元龜曰高祖武德元年突厥冒突

曷利失畢 曷利失畢 冊府元龜曰高祖武德元年突厥冒突

曷利失畢 曷利失畢 冊府元龜曰高祖武德元年突厥冒突

王曰南詔異年孫即雲南王閭蘇鳳之孫天寶中閭蘇鳳北臣吐蕃命其曾孫給以金印即吐蕃所立  
至是乃去吐蕃所立帝號請復南詔舊名帝請勒兵以赴俱守節不從再贊致書長孫無忌云上初即位  
嘉之賜以金印銀葉其文曰貞元冊南詔印  
若臣下有不誠之心者請勒兵以赴之并獻金銀珠寶十五種請置太宗靈座之前於是進封賓王又曰開  
元六年遣使冊立烏長國王骨咄國王俱立國王三國在安西之西與大食鄰境大食矯誘烏長孫無忌守節不從  
潛布款誠於朝  
延帝深嘉之

### 異域降附封二

**春秋路子之爵** 漢功臣表序云昔書稱肇夷率服詩云徐方來同春秋列路子之爵許其慕諸夏也  
**雜狄內附嘉之稱爵** 內附春秋嘉之其爵列諸盟會間  
**徐盧以匈奴王降侯容城** 漢書景帝欲候之亞夫曰匈奴王降侯匈奴  
**南越桂林監諭民降侯湘**

**成漢兵破番禺論敵駭民四十餘萬降侯** 八百三十戶  
**得南粵王建德封海常侯** 漢書南粵傳云其枝司馬  
**得南粵相呂嘉封臨蔡侯** 又云粵師都督  
**殺東粵王餘善封東成侯** 又關粵傳云粵故建德成侯與羸王居

**得南粵相呂嘉封臨蔡侯** 又云粵師都督  
**殺東粵王餘善封東成侯** 又關粵傳云粵故建德成侯與羸王居

**得南粵相呂嘉封臨蔡侯** 又云粵師都督  
**殺東粵王餘善封東成侯** 又關粵傳云粵故建德成侯與羸王居

**得南粵相呂嘉封臨蔡侯** 又云粵師都督  
**殺東粵王餘善封東成侯** 又關粵傳云粵故建德成侯與羸王居

**得南粵相呂嘉封臨蔡侯** 又云粵師都督  
**殺東粵王餘善封東成侯** 又關粵傳云粵故建德成侯與羸王居

**得南粵相呂嘉封臨蔡侯** 又云粵師都督  
**殺東粵王餘善封東成侯** 又關粵傳云粵故建德成侯與羸王居

**得南粵相呂嘉封臨蔡侯** 又云粵師都督  
**殺東粵王餘善封東成侯** 又關粵傳云粵故建德成侯與羸王居

**得南粵相呂嘉封臨蔡侯** 又云粵師都督  
**殺東粵王餘善封東成侯** 又關粵傳云粵故建德成侯與羸王居

**得南粵相呂嘉封臨蔡侯** 又云粵師都督  
**殺東粵王餘善封東成侯** 又關粵傳云粵故建德成侯與羸王居

**得南粵相呂嘉封臨蔡侯** 又云粵師都督  
**殺東粵王餘善封東成侯** 又關粵傳云粵故建德成侯與羸王居

**得南粵相呂嘉封臨蔡侯** 又云粵師都督  
**殺東粵王餘善封東成侯** 又關粵傳云粵故建德成侯與羸王居

**得南粵相呂嘉封臨蔡侯** 又云粵師都督  
**殺東粵王餘善封東成侯** 又關粵傳云粵故建德成侯與羸王居

**得南粵相呂嘉封臨蔡侯** 又云粵師都督  
**殺東粵王餘善封東成侯** 又關粵傳云粵故建德成侯與羸王居

**得南粵相呂嘉封臨蔡侯** 又云粵師都督  
**殺東粵王餘善封東成侯** 又關粵傳云粵故建德成侯與羸王居

**得南粵相呂嘉封臨蔡侯** 又云粵師都督  
**殺東粵王餘善封東成侯** 又關粵傳云粵故建德成侯與羸王居

**得南粵相呂嘉封臨蔡侯** 又云粵師都督  
**殺東粵王餘善封東成侯** 又關粵傳云粵故建德成侯與羸王居

**得南粵相呂嘉封臨蔡侯** 又云粵師都督  
**殺東粵王餘善封東成侯** 又關粵傳云粵故建德成侯與羸王居

**得南粵相呂嘉封臨蔡侯** 又云粵師都督  
**殺東粵王餘善封東成侯** 又關粵傳云粵故建德成侯與羸王居

遣使來貢其王金貞平 謝龍羽封夜郎郡公 冊府元龜高祖武德三年 拜夷南為毗伽可汗

太宗貞觀三年 詔延悅可汗一利心夷南遣使朝貢 授扶餘璋嫡子義慈為百濟王 冊府元龜曰太宗貞觀

冊府元龜曰太宗貞觀 冊府元龜曰太宗貞觀 冊府元龜曰太宗貞觀 冊府元龜曰太宗貞觀

冊府元龜曰太宗貞觀 冊府元龜曰太宗貞觀 冊府元龜曰太宗貞觀 冊府元龜曰太宗貞觀

冊府元龜曰太宗貞觀 冊府元龜曰太宗貞觀 冊府元龜曰太宗貞觀 冊府元龜曰太宗貞觀

冊府元龜曰太宗貞觀 冊府元龜曰太宗貞觀 冊府元龜曰太宗貞觀 冊府元龜曰太宗貞觀

冊府元龜曰太宗貞觀 冊府元龜曰太宗貞觀 冊府元龜曰太宗貞觀 冊府元龜曰太宗貞觀

冊府元龜曰太宗貞觀 冊府元龜曰太宗貞觀 冊府元龜曰太宗貞觀 冊府元龜曰太宗貞觀

冊府元龜曰太宗貞觀 冊府元龜曰太宗貞觀 冊府元龜曰太宗貞觀 冊府元龜曰太宗貞觀

冊府元龜曰太宗貞觀 冊府元龜曰太宗貞觀 冊府元龜曰太宗貞觀 冊府元龜曰太宗貞觀

冊府元龜曰太宗貞觀 冊府元龜曰太宗貞觀 冊府元龜曰太宗貞觀 冊府元龜曰太宗貞觀

冊府元龜曰太宗貞觀 冊府元龜曰太宗貞觀 冊府元龜曰太宗貞觀 冊府元龜曰太宗貞觀

冊府元龜曰太宗貞觀 冊府元龜曰太宗貞觀 冊府元龜曰太宗貞觀 冊府元龜曰太宗貞觀

冊府元龜曰太宗貞觀 冊府元龜曰太宗貞觀 冊府元龜曰太宗貞觀 冊府元龜曰太宗貞觀

冊府元龜曰太宗貞觀 冊府元龜曰太宗貞觀 冊府元龜曰太宗貞觀 冊府元龜曰太宗貞觀

冊府元龜曰太宗貞觀 冊府元龜曰太宗貞觀 冊府元龜曰太宗貞觀 冊府元龜曰太宗貞觀

冊府元龜曰太宗貞觀 冊府元龜曰太宗貞觀 冊府元龜曰太宗貞觀 冊府元龜曰太宗貞觀

冊府元龜曰太宗貞觀 冊府元龜曰太宗貞觀 冊府元龜曰太宗貞觀 冊府元龜曰太宗貞觀

冊府元龜曰太宗貞觀 冊府元龜曰太宗貞觀 冊府元龜曰太宗貞觀 冊府元龜曰太宗貞觀

冊府元龜曰太宗貞觀 冊府元龜曰太宗貞觀 冊府元龜曰太宗貞觀 冊府元龜曰太宗貞觀

冊府元龜曰太宗貞觀 冊府元龜曰太宗貞觀 冊府元龜曰太宗貞觀 冊府元龜曰太宗貞觀

冊府元龜曰太宗貞觀 冊府元龜曰太宗貞觀 冊府元龜曰太宗貞觀 冊府元龜曰太宗貞觀

冊府元龜曰太宗貞觀 冊府元龜曰太宗貞觀 冊府元龜曰太宗貞觀 冊府元龜曰太宗貞觀

冊府元龜曰太宗貞觀 冊府元龜曰太宗貞觀 冊府元龜曰太宗貞觀 冊府元龜曰太宗貞觀

冊府元龜曰太宗貞觀 冊府元龜曰太宗貞觀 冊府元龜曰太宗貞觀 冊府元龜曰太宗貞觀

冊府元龜曰太宗貞觀 冊府元龜曰太宗貞觀 冊府元龜曰太宗貞觀 冊府元龜曰太宗貞觀

冊府元龜曰太宗貞觀 冊府元龜曰太宗貞觀 冊府元龜曰太宗貞觀 冊府元龜曰太宗貞觀

異域降附封三

詩唐崔湜送梁卿王郎中賜東蕃冊詩曰梁侯上卿秀王子中臺傑贈冊綬九夷旌旂下雙闕西堂禮樂

送南陌軒車別征路入海雲行舟沂江月茲邦久欽化歷載歸朝謁皇心諒所嘉寄爾宜風烈 劉禹錫送源

中丞充新羅冊立使詩曰相門才子稱華簪持節東行奉德音身帶霜威辭鳳闕口傳天語到雞林煙開龍背

千尋碧日浴鯨波萬頃金想見扶桑受恩後一時西拜盡傾心 賈島送于中丞賜回紇冊立詩曰君立天驕

發使車冊文字著金書漸過青塚鄉山盡欲達皇情譯語初

詔明王禕封占城國王詔曰咨爾占城國王素處海邦奠居南服自乃祖父世篤忠貞嚮慕中朝恪守臣節

今朕肇承大統撫馭萬方欲率土之咸寧嘗馳書而往報而爾能畏天命知尊中國即遣使稱臣來貢方物思

聖天封大寶于蘭國王 冊府元龜云晉高祖天福三年制曰李聖天境控西陲心馳北闕頃屬前

聖天封大寶于蘭國王 冊府元龜云晉高祖天福三年制曰李聖天境控西陲心馳北闕頃屬前

聖天封大寶于蘭國王 冊府元龜云晉高祖天福三年制曰李聖天境控西陲心馳北闕頃屬前

聖天封大寶于蘭國王 冊府元龜云晉高祖天福三年制曰李聖天境控西陲心馳北闕頃屬前

聖天封大寶于蘭國王 冊府元龜云晉高祖天福三年制曰李聖天境控西陲心馳北闕頃屬前

聖天封大寶于蘭國王 冊府元龜云晉高祖天福三年制曰李聖天境控西陲心馳北闕頃屬前

聖天封大寶于蘭國王 冊府元龜云晉高祖天福三年制曰李聖天境控西陲心馳北闕頃屬前

聖天封大寶于蘭國王 冊府元龜云晉高祖天福三年制曰李聖天境控西陲心馳北闕頃屬前

聖天封大寶于蘭國王 冊府元龜云晉高祖天福三年制曰李聖天境控西陲心馳北闕頃屬前

聖天封大寶于蘭國王 冊府元龜云晉高祖天福三年制曰李聖天境控西陲心馳北闕頃屬前

聖天封大寶于蘭國王 冊府元龜云晉高祖天福三年制曰李聖天境控西陲心馳北闕頃屬前

聖天封大寶于蘭國王 冊府元龜云晉高祖天福三年制曰李聖天境控西陲心馳北闕頃屬前

聖天封大寶于蘭國王 冊府元龜云晉高祖天福三年制曰李聖天境控西陲心馳北闕頃屬前

聖天封大寶于蘭國王 冊府元龜云晉高祖天福三年制曰李聖天境控西陲心馳北闕頃屬前

聖天封大寶于蘭國王 冊府元龜云晉高祖天福三年制曰李聖天境控西陲心馳北闕頃屬前

聖天封大寶于蘭國王 冊府元龜云晉高祖天福三年制曰李聖天境控西陲心馳北闕頃屬前

聖天封大寶于蘭國王 冊府元龜云晉高祖天福三年制曰李聖天境控西陲心馳北闕頃屬前

聖天封大寶于蘭國王 冊府元龜云晉高祖天福三年制曰李聖天境控西陲心馳北闕頃屬前

聖天封大寶于蘭國王 冊府元龜云晉高祖天福三年制曰李聖天境控西陲心馳北闕頃屬前

聖天封大寶于蘭國王 冊府元龜云晉高祖天福三年制曰李聖天境控西陲心馳北闕頃屬前

聖天封大寶于蘭國王 冊府元龜云晉高祖天福三年制曰李聖天境控西陲心馳北闕頃屬前

聖天封大寶于蘭國王 冊府元龜云晉高祖天福三年制曰李聖天境控西陲心馳北闕頃屬前

聖天封大寶于蘭國王 冊府元龜云晉高祖天福三年制曰李聖天境控西陲心馳北闕頃屬前

聖天封大寶于蘭國王 冊府元龜云晉高祖天福三年制曰李聖天境控西陲心馳北闕頃屬前

聖天封大寶于蘭國王 冊府元龜云晉高祖天福三年制曰李聖天境控西陲心馳北闕頃屬前

聖天封大寶于蘭國王 冊府元龜云晉高祖天福三年制曰李聖天境控西陲心馳北闕頃屬前

聖天封大寶于蘭國王 冊府元龜云晉高祖天福三年制曰李聖天境控西陲心馳北闕頃屬前

聖天封大寶于蘭國王 冊府元龜云晉高祖天福三年制曰李聖天境控西陲心馳北闕頃屬前

聖天封大寶于蘭國王 冊府元龜云晉高祖天福三年制曰李聖天境控西陲心馳北闕頃屬前

法前人之訓以安一境之民眷爾忠誠良可嘉尚於戲以內治外朕乃一視同仁以小事大爾尚慎終如始永為藩輔益勉令名 又封高麗國王詔曰朕肇膺正統誕撫多方乃眷高麗襲朝鮮之遺讓克尊中夏逾渤海而稱臣蓋由夙慕於華風用是恪脩於臣職况爾三韓之累世皆慎始終屬茲四海之一家何殊內外爰稽彝制載錫真封

**制**唐李嶠封烏薄利歸義縣開國子制曰烏薄利家近圓城任隆方岳惠洽藩部功宣朝廷扶津構虛墜穴生氣能拒妖凶固守臣節踰馬韓而獻冊汎鯨海而申虔書勞有典方隆將帥之班舉善不遺宜拓公侯之宇元程鉅夫安南國王陳益稷加恩制曰陳益稷慕帝王之有真見幾而作懼祖宗之不祀自拔而來始者周王之赫怒伐罪弔民終焉舜帝之誕敷班師振旅彼迷不復爾守彌堅極瀕救焚從王師凡一再舉適館校餐留湖右幾三十年身歷事於四朝志不渝於初節肆朕即祚亟其來庭於戲內寧外撫朕不忘銅柱之南近說遠來爾益拱辰星之北對揚休命永堅一心 明蘇伯衡封靖西王制曰朕惟寶融保五郡而事漢式彰推戴之忱李勣舉十州以歸唐益著忠貞之節具位某曩在北朝屬為近戚任維城之重寄乃胙土於遐陬茲朕誕開鴻業之初惟爾灼知層數之在審於去就率先遣使而來庭籍其土疆不待興師而及境知同馬援之識真主義等箕子之歸成周是用頒新命以示恩仍舊封而授任

婦人封一命婦并八

**杜氏**通典曰凡三代之制諸侯之婦曰夫人夫之言也大夫曰孺人孺之言也士曰婦人婦之言也庶人曰妻妻之言也公侯有

夫人有世婦有妾有妾取於天子也無邦君之妻君稱之曰夫人夫人自稱於天子曰老婦自稱於天子謂

祭若時自稱於諸侯曰寡小君謂魯來朝自稱於其君曰小童若云木邦人稱之曰君夫人與邦人稱之

婦以下者自稱曰嬖子謂之言也於其君稱此凡婦人無爵從夫命之爵坐以夫之齒謂夫命為大至秦

漢婦人始有封君之號元壽七年始令列侯太夫人夫人諸侯王子及吏二千石無得擅徵補如漢列侯之

死子復為列侯乃尊稱太夫人子不得列侯則不得稱之其餘多闕 孫盛晉陽秋論曰婦人之封六國亂政 蔡邕獨斷曰漢異姓婦人

以恩澤封者曰君比長公主 魏氏春秋曰黃初三年帝欲侯太后父母陳羣奏曰宗典籍之文無婦人分土

命爵之制在禮婦人從夫爵耳 杜氏通典曰唐外命婦之制 皇帝妃嫔及太子良嬪以下為內命婦公主及

制大約皆出於諸王母妻及妃 王親王 文武官一品及國公 其非始封者帶 國夫人三品以上母妻

為郡夫人四品妻為郡君 若勳官二品有 五品母妻為縣君 若勳官三品有 散官同職事若勳官四品有封母

妻為鄉君其母邑號皆加太各視夫子之品 若夫及子兩有官及爵者皆從高階 其不因夫子別加邑號者夫人云某品

夫人郡君云某品郡君 若此諸庶子有五品以上官封者若嫡母在所生之母不得為太妃以下 無承繼者

合 中宗時章皇后表請諸婦人不因夫子而加邑號許同見任職事聽子孫用蔭門施祭執制從之儀 太后時

平州平州刺史鄭保英妻氏率城內女子助守賊遂退封為 開元八年五月勅准令王妻為妃文武官及國

公妻為夫人母加太字一人有官及爵者聽從高敘但王者名器殊恩或頒異姓妻合從夫受秩令甲更無別

條率循舊章須依往例自今已後郡嗣及異姓王母妻並宜准令為妃貞元六年太常卿崔縱奏諸國王母未

有封號請遵典故典為某國太妃吏部郎中柳冕等狀稱歷代故事及六典無公主母稱號伏請降於王母一等

命為太儀各以公主本封加太儀之上從之 宋史曰建隆三年詔定文武羣臣母妻封號太皇太后皇太后

皇后曾祖母祖母封國太夫人諸妃曾祖母祖母封郡太夫人婕妤祖母封郡太君貴人母封縣太君

宰相使相三師三公王侍中中書令曾祖母祖母封國太夫人妻國夫人樞密使副知院同知參知政事宣

徽節度曾祖母祖母封郡太夫人妻郡夫人簽書樞密院事曾祖母祖母封郡太君妻郡君東宮三太文

武二品嗣王郡王國公郡公縣公母郡太夫人妻郡夫人其下縣太君縣君孺人各有差 潛確類書曰宋政

和年詔命婦列郡縣以稱君蓋非婦道且等級無別於是定制執政以上封夫人尚書以上封淑人侍郎以上

封碩人大中大夫以上封令人中散大夫以上封恭人朝奉大夫以上封宜人朝奉郎以上封安人通直郎以

上封孺人 續文獻通考曰元一品封國夫人二品封郡國夫人三品封郡侯夫人四品封郡君五品封縣君

六品封恭人七品封宜人 明會典洪武二十六年定制一品封贈夫人二品封贈夫人三品封贈淑人四品

封贈恭人五品封贈宜人六品封贈安人七品封贈孺人 凡功臣推封制封某國公者即封某國夫人封某

侯者即封某侯夫人伯子男同又制封贈公侯伯子男者其公侯夫人各從其爵伯子男夫人止封夫人不得



用爵 凡命婦因子孫官爵封母并祖母者並加太字追封則否

婦人封二命婦并八

左傳曰晉敗齊師陳于鞌齊侯遂自徐闕入見保者曰勉之齊師敗矣辟女子曰君免乎曰免矣鏡司徒免乎曰免矣苟君與吾父免矣可若何乃奔齊侯以為有禮既而問之辟司徒之妻也封之石窳 陳留風俗傳曰延丘者衛地也故燕之延鄉高祖與項氏戰厄於延鄉有翟母者免其難故以延鄉為封丘縣以封翟母焉 史記曰漢有平原君即景帝王皇后之母也 後漢書曰崔駰曾祖母師氏能通孝經百家之言王莽賜號儀成夫人金印紫綬文軒丹轂顯於新室之世 又曰鄧后臨朝爵其太夫人為新野君萬戶供湯沐邑薨贈以長公主赤綬謚曰敬君 又曰梁冀妻孫壽封為襄城君兼食陽翟租稅又入五千萬加賜紫綬比長公主 又曰和帝夫人陰氏薨追號開封君賜紫綬 又曰靈帝封乳母宋娥為山陽君五千戶左雄奏曰尚書故事無乳母爵邑之制唯孝安皇帝變亂舊典封爵阿母王聖為野王君生為天下所咀嚼死為天下所欣快初封野王漢陽地動今封山陽君京師復震專政在陰其災尤急 又曰董卓為相國封其母為山陽君置令丞 晉書曰羊祜卒二歲而吳平武帝流涕曰此羊太傅之功也因以策告枯廟仍依舊何故事封其夫人夏侯氏為萬歲鄉君食邑五千戶 又曰太始六年詔太傅壽光公鄭沖太保華陵公何曾皆假夫人世子印綬食本秩三分之一皆如郡公侯比 又曰王導妻卒贈金章紫綬 又曰虞潭母亦拜為武昌侯太夫人加金章紫綬潭立養堂於家王導以下皆就拜謁 又曰韋逞母宋氏其父授以周官音義逞仕苻堅為太常乃就宋家立講堂置生員一百二十人隔絳紗幔受業號宋為宣文君 宋書曰鄱陽縣侯孟懷玉上母檀氏拜國太夫人有司奏許御史中丞袁豹以為婦人從夫之爵懷玉父綽見任大司農其妻不宜從子 隋書曰高涼女子冼氏世為南越首領有功詔冊為高涼郡太夫人齋繡帳油絡駟馬安車旌節鹵簿一如刺史之儀後冊為譙國太夫人仍開譙國太夫人幕府置長史以下官屬 冊府元龜曰高宗乾封元年有事於泰山老人年八十以上者婦人版授郡縣君 唐書曰肅宗乾元初詔百官元日冬至於光順門賀皇后于休烈為太常奏周禮有命夫朝人君命婦朝女君自顯慶以來則天后甫行此禮而命婦與百官雜處在禮不經帝罷之 宋

史曰蘇易簡母薛氏入禁中太宗賜以冠帔命坐問曰何以教子對曰幼則東以禮讓長則教以詩書上曰真孟母也 又曰禮部尚書任中正母入謁禁中與陳彭年王曾張知白妻同見真宗命中正母為班首且賜坐 又曰天禧三年詔中書舍人給事中諫議大夫母封郡太君而學士不預時盛度為兵部郎中請追封其母 自是學士官未至諫議者皆得封母 又曰張貴妃受冊禮官議命婦入賀儀未決或曰妃為脩媛時命婦已不能亢禮况今日乎既下有司議惟有外一品南省上事百官班見之儀然禮無不答議乃定

婦人封三

原開封

新野 東觀漢記順帝紀云大將軍夫人躬口率禮淑慎其身趨 爵從其夫之爵位生禮死事皆從夫之尊卑 恩自宸極 榮及閨門 為命婦 皆從夫 禮曰婦人無爵

舊將房企地侵掠梁部因獲王氏適而妻之後企地領家捐趙梁州飲酒醉時王獻之攜其首入城高祖悅 行諸關蔽耳于右銀臺門告夫被殺 守城 教字 唐書曰咸亨中燕山道總管李謹行大破高麗諸行妻劉 之冤開成元年降勅封武昌縣君 守城 教字 唐書曰咸亨中燕山道總管李謹行大破高麗諸行妻劉

乃獨封若五女為縣公主 太平御覽曰並卓孫女名白時尚未笄封為渭陽君子郡城 至元 大德 續文 起增使白乘金華蓋車都尉中郎將刺史二千石在 蒼女 卓孫 經濟類編曰東平王若上疏求朝 考曰完顏伯魏成宗乳母夫至元三十一年封為壽國公妻李氏為壽國夫人 又 加號 改元 冊元 元二十七年開

又曰周太祖實應元十五年封節度使李繼德 又韓昌黎集曰貞元十五年封節度使李繼德 又韓昌黎集曰貞元十五年封節度使李繼德 又韓昌黎集曰貞元十五年封節度使李繼德 又韓昌黎集曰貞元十五年封節度使李繼德

年詔曰漢文追崇靈文之號武宣皇后何氏乃何準之女追贈父諱晉安縣侯母爰氏為安國海人 平陽 長樂 魏志曰 陽君也 漢文追崇靈文之號武宣皇后何氏乃何準之女追贈父諱晉安縣侯母爰氏為安國海人 平陽 長樂 魏志曰

迎母還宮 漢書曰王太后臨崩時為金王孫嬌生不能望婦人懷忠不揮流矢可封為侯忠縣君 載坤賜邑 成君 太平御覽曰王太后臨崩時為金王孫嬌生不能望婦人懷忠不揮流矢可封為侯忠縣君 載坤賜邑

都謀叛王世充歸國誅死武都子以食師仁後乃竊師仁歸京師高祖詔封永壽卿君 下詳載耳注 載坤賜邑 成君 太平御覽曰王太后臨崩時為金王孫嬌生不能望婦人懷忠不揮流矢可封為侯忠縣君 載坤賜邑

夜亂年饑人多餓死備英乞丐以食師仁後乃竊師仁歸京師高祖詔封永壽卿君 下詳載耳注 載坤賜邑 成君 太平御覽曰王太后臨崩時為金王孫嬌生不能望婦人懷忠不揮流矢可封為侯忠縣君 載坤賜邑

載坤賜邑 成君 太平御覽曰王太后臨崩時為金王孫嬌生不能望婦人懷忠不揮流矢可封為侯忠縣君 載坤賜邑 成君 太平御覽曰王太后臨崩時為金王孫嬌生不能望婦人懷忠不揮流矢可封為侯忠縣君 載坤賜邑

載坤賜邑 成君 太平御覽曰王太后臨崩時為金王孫嬌生不能望婦人懷忠不揮流矢可封為侯忠縣君 載坤賜邑 成君 太平御覽曰王太后臨崩時為金王孫嬌生不能望婦人懷忠不揮流矢可封為侯忠縣君 載坤賜邑

載坤賜邑 成君 太平御覽曰王太后臨崩時為金王孫嬌生不能望婦人懷忠不揮流矢可封為侯忠縣君 載坤賜邑 成君 太平御覽曰王太后臨崩時為金王孫嬌生不能望婦人懷忠不揮流矢可封為侯忠縣君 載坤賜邑

載坤賜邑 成君 太平御覽曰王太后臨崩時為金王孫嬌生不能望婦人懷忠不揮流矢可封為侯忠縣君 載坤賜邑 成君 太平御覽曰王太后臨崩時為金王孫嬌生不能望婦人懷忠不揮流矢可封為侯忠縣君 載坤賜邑

載坤賜邑 成君 太平御覽曰王太后臨崩時為金王孫嬌生不能望婦人懷忠不揮流矢可封為侯忠縣君 載坤賜邑 成君 太平御覽曰王太后臨崩時為金王孫嬌生不能望婦人懷忠不揮流矢可封為侯忠縣君 載坤賜邑

載坤賜邑 成君 太平御覽曰王太后臨崩時為金王孫嬌生不能望婦人懷忠不揮流矢可封為侯忠縣君 載坤賜邑 成君 太平御覽曰王太后臨崩時為金王孫嬌生不能望婦人懷忠不揮流矢可封為侯忠縣君 載坤賜邑

載坤賜邑 成君 太平御覽曰王太后臨崩時為金王孫嬌生不能望婦人懷忠不揮流矢可封為侯忠縣君 載坤賜邑 成君 太平御覽曰王太后臨崩時為金王孫嬌生不能望婦人懷忠不揮流矢可封為侯忠縣君 載坤賜邑

婦人封四

**明雌侯** 魏春秋云許潁河內溫縣之 **林光侯** 漢書如淳注云項王后封 **柳侯** 漢書王子侯表曰簡陰

**安侯** 漢書文帝紀云文帝入代邸羣臣上言請請陰安侯 **平原君** 漢書外戚傳云武帝封王 **脩成君** 史記

世家云武帝封王太后在民 **博平君** 漢書外戚傳云宣帝制詔御 **功顯君** 又王莽傳云封 **舞陽君** 漢書

書云蓋思何皇后追封父真 **野王君** 漢志云明悼毛皇后黃初中以還入東 **廣陽鄉君** 又云數備孫女為

廣陽鄉君 **萬歲鄉君** 詳第 **安樂鄉君** 晉中興書成帝贈后 **安陽縣君** 太平御覽云魏王后自以

騎將軍母丘氏 **澤陽縣君** 又云康獻皇后褚氏太傅哀 **武成郡夫人** 孔帖云唐王君與妻自以 **誠節夫**

人史城孤欲陷矣氏率家及女下相助守賊退封為誠節夫人 **裙上雲起內外官母妻加邑號** 唐書

宗景儲二年皇后言衣箱中絕上有五色雲起帝令畫工圖其狀以示百僚內外五品 **申國夫人** 元中贈張

已上官母妻各加邑號一等無妻者聽授女天下婦人八曰有王二娘者熱黎等君 **封黎酋王二娘為宜人** 石湖范氏桂海衡志曰有王宜二娘死女能繼之

婦人封五

**唐白居易妻初授邑號告身詩曰弘農舊縣授新封鈿軸泥金誥一通我轉官階常自愧君加封號有何**

**功花箋印了排窠濕錦標裝來耀手紅倚得身名便備情日高猶睡綠窗中**

**唐蘇頌封姚崇妻鄭國夫人制曰榮河地緒籌組家聲輝相門以才淑冠邦族而婉嫵蘭儀蕙問式備言**

**容習禮聞詩載兼圖史金華作輔爰開土宇之封石窳承榮宜表珩璜之盛** **白居易封大和長公主制曰公**

**主之封號也或以善地或以嘉名立愛展親茲惟舊典第四妹端明成性和順稟教靜無違理故組紉有常訓**

**動必中節故環珮有常聲歲茂穠華日新淑問乃眷肅雍之德俾開湯沐之封** **李璣許州節度使王蘊母趙**

**氏進封楚國太夫人制曰王蘊方榮色養既孝而忠委以節旋遂稱名將賈勇而力過投石臨陣而義不聞金**

**得非其母趙氏善訓耶豈特築朱序之城寧陳嬰之族而已宜加大國之封以助南陔之慶** **崔嘏封石雄妻**

**索氏涼國夫人制曰西川貴族南國華容代有功勳門多閥闈早以懿德嬈于元臣既推內輔之才頗蘊中閭**

**之德是宜疏封表貴開國旌賢蘭儀永配於金夫蕙問更光於石窳勉思健婦以佐良人** **元稹封李愬妻卓**

封爵部 婦人封

氏魏國公夫人制曰李愬妻韋氏德宗皇帝之外孫也笄年事愬克有令儀夫蔭雖高猶執婦道持其門戶使愬有姻族之和奉其蘋蘩使愬有丞嘗之潔愬當分闡之際終無內顧之憂今愬積行累功以致爵位六遷軍鎮名列上台而韋氏猶限尋章未嘗開國甚不稱也因愬大名之邦式建小君之號錢瑄浙西節度使錢鏐燕國夫人吳氏進封晉國夫人制曰齊之辟司徒武力之臣也其妻有禮尚獲錫地於君今師長萬夫提封千里內資淑媛助我勳侯國進大君是惟舊典具官錢鏐妻吳氏肅雍之美箴戒不忘聞雞鳴而致敬事姑諷鶴巢而思齊有德輔成功烈諒屬柔明爰舉寵章戴加常等宋蘇軾司馬光曾祖母薛氏溫國太夫人制曰朕自通籍之臣皆有以寵綏其父母而自祖以上非予丞弼之家莫獲褒顯君子之孝至於尊祖以及其妣用邦君之禮以隆其家可謂至矣某氏靜專有守柔嘉維則經之以孝慈緯之以恭儉使清白之訓不墜於子孫而隱德之報可質於天地我有異數詔於窈窕翟副笄尚服享之

**晉**冊文唐薛廷珪冊益昌公主文曰咨爾第七女蘭芷芳猷肅雍懿範坤順之性體於自然天倪之姿稟於陰教不明爾德孰慰我心爰稽舊章俾率彝訓乃疏湯邑仍錫粉田所以示鳴鳩均養之仁樂螽斯宜爾之慶夙興夜寐無忘女史之箴下氣怡聲勉習家人之禮

**原表**魏曹植謝妻改封表曰麗書今以東阿王妃為陳王妃并下印綬因故上前所假印以其拜授書以即日到臣輒奉詔拜其才質底下謬同受私遇寵素養臣為其首陛下體乾坤育物之德東海含容之大乃復隨例顯封大國光揚章灼非臣負薪之才所宜克當非臣穢黷所宜蒙獲夙夜憂歎念報罔極洪施遂隆既榮枝幹猥復正臣妃為陳妃燿燿宣朗非妾婦蠢愚所當蒙被葵藿草物猶感恩養况臣含氣銜佩弘惠沒而後已誠非翰墨屢辭所能報答梁沈約謝母封建昌國太夫人表曰伏見詔書以臣母封為建昌國太夫人慶溢蓬

門榮流素族恭荷屏營罔識攸真臣稟訓私聞志塗靡立勉以為義誠有由然輸力致身曾無萬一天慈罔已至德彌光探其私志降此洪澤榮親之至始自微臣率斯道也方流萬物草卉輕命固莫云酬又為長城公

主謝表曰奉冊書封妾為長城縣公主徽命降臨慙腆罔寔妾膺靈稟氣育景璇閨弱志易淪柔德難樹雖復式脩姆保莫敢或違而肅雍不著穠華蓋闕不悟宸暉曲漸尋章夙賚藉此恩加遽延典策湯沐光啓珩緄昭

被 王僧孺為南平王妃拜改封表曰拜妾為南平王妃奉命震慙有灼丹寸妾瞻絲望帔且或多慙鏡史觀  
圖是焉知愧以茲眇薄有儷蕃儀組不聞醴醢蓋闕不悟元造曲被微渥愈臻改服逾名事華品貴恩深外  
郎榮照下庭豈斯輜弱所能勝荷

唐常袞謝妻封弘農郡夫人表曰古者卿大夫之妻咸曰命婦亦曰內  
子但有稱謂皆無封邑其後雖有石窮延鄉之賜亦無夫人之號唯漢魏咸里晉宋外家平原清河疏郡以馭  
賁建昌高密啓邑以睦親猶止於郡縣君而已近代若令國朝相襲階至三品妻封夫人禮秩兼盛等威稍逾  
臣以凡賤謬承委遇又蒙曲私霑及主饋特封嘉號載錫徽章中壹慶其秩高外姻賀其禮盛儀參貴列寵極  
私門自顧何功叨榮至此 王仲周代杜司徒謝妻封邑表曰臣小男母李氏本非主饋若貴云因子臣男尚  
自賤微禮有從夫臣妻又早逝沒豈伊末品忽被殊私此蓋陛下念臣齒髮漸衰宿祭無主俾立家而有裕遂  
開國以疏封詩美鵲巢懼無德而自處禮榮翟芾恐負乘以貽災 令狐楚謝贈亡妻晉國夫人表曰臣某帝  
枝末屬天壤微生幸遇升平叨居要劇生成之德無以奉於君親封賞之榮豈望及於妻子今者一門之內二  
日之中王澤浹於幽門天光蟠於高下受恩過厚忍愧逾深且翦葉為珪晉封所以稱其大織縑如雪班女由  
是詠其妍既耀溢於親疎實感纏於存沒

秦宋謝莊為尚書八座改封郡長公主奏曰臣聞爵厚懿成國之恒典景祚既新禮與時渥永興等七公主  
可封郡長公主

唐元稹為蕭相謝賜太夫人國號告身狀曰臣家傳儒素母實劬勞每織履以資臣宦遊嘗斷織以勉臣  
師學念臣庸昧本望非高所希捧檄之榮敢萌開國之慶陛下恩加望外簡自宸衷石窳封疆已光於萬葉藥  
珠文字重降於九重朝野謂之殊私宗族以之榮寵誓將齋戒洗心永奉真人之誥緘勝在筭深藏大帝之符  
寶過金籙瑞同鵲印

唐蘇頌高安長公主神道碑曰公承妙月之華分女星之耀有循其禮無擇於言於是曳紅綬賜青珪香  
滿三爐綵搖金縷允所謂帝乙歸妹以祉元吉魯侯主婚是稱同姓始稱宣城公主下嫁乎王氏 楊綰汾陽  
王妻霍國夫人王氏神道碑制曰汾陽郡王妻太原郡君王氏婉婉淑德齊莊令容稟訓姆師友于琴瑟作賓

君子宜爾室家克者艱難之勳賞由輔佐之力

**傳**周庾信周大將軍丘乃敦崇傳曰夫人宇文氏周文皇帝之第三妹也德高隆慮義重河陽魏受其終周新其命式墓封墳追旌盛德乃贈夫人安德郡長公主遊魂寃結非無廣漢之城久客思歸唯有東平之樹

**論**宋朱熹論夫妻封號曰婦人封號有夫為秦國公而妻為魏國夫人者亦有封兩國者秦檜封兩國范伯達笑之曰一妻而為兩國夫人是何義理故蔡京皆改隨其夫號如夫封建安郡則妻亦封建安郡夫人夫封

秦國則妻亦封秦國夫人侯伯子男皆然如淑人碩人宜人孺人之類亦京所定各隨其夫官帶之後人謂淑人碩人非婦人所宜稱看來稱碩人亦無妨惟淑人則非所宜爾但有一節未善有夫方封某郡伯而妻已先

封某國夫人者此則與京所改者相值齟齬不可行蓋其封贈格法如此當初合并格法也與整頓過則無病矣遂使人得以咎之謂其法自相違戾如此是亦京不子細乘勢粗改後人以其出於京也遂不問是非一切

爵封一

**漢書**曰漢二年令民除秦社稷立漢社稷施恩德賜民爵臣增曰爵者權位民賜爵有罪得以免也又曰孝惠皇帝即位賜民

爵一級中郎郎中滿六歲爵三級四歲二級外郎滿六歲二級中郎不滿一歲一級宦官尚食比郎中謁者執楯執戟武士騎比外郎太子御驂乘賜爵五大夫舍人滿五歲二級又曰元年賜民爵戶一級又曰六年

令民得買爵又曰孝文皇帝即天子位詔朕初即位其赦天下賜民爵一級師古曰賜爵者一家之長得之又曰孝景皇帝元年賜民爵一級又曰孝武皇帝建元元年賜民爵一級又曰孝宣皇帝本始元年賜天下人爵各一

級孝者二級又曰孝元皇帝初元二年行幸甘泉郊泰時賜雲陽民爵一級又曰孝成皇帝建始三年賜孝弟力田爵二級又曰孝哀皇帝即位賜吏民爵又曰孝平皇帝元始元年賜天下民爵一級文獻通

考曰東漢明帝即位賜爵三老孝弟力田人三級又曰永平三年賜三老孝弟力田爵人三級又曰章帝建初三年賜三老孝弟力田爵人三級又曰四年立皇太子賜爵同又曰和帝永光八年賜爵同又曰元興元年立皇太子賜爵同又曰安帝永初二年帝加元服賜爵二級又曰順帝永建元年賜爵人三級

又曰桓帝建和元年賜爵同 又曰獻帝建安元年賜爵人二級 冊府元龜曰唐太宗以武德九年即位於東宮文武官五品以上先無爵者賜爵一級 玉海曰高宗乾封元年以封禪改元中宗神龍元年祀明堂元宗天寶八載謁太清宮德宗大曆十四年即位皆賜民古爵 冊府元龜曰高宗總章元年詔太原元從西府舊僚第一等功臣其家子孫若三品以上加爵三等第二等功臣子孫三品以上官加爵一等 又曰興元元年德宗在奉天行在宮受朝賀大赦改元制內外文武官三品以上賜爵一級 又曰穆宗以元和十五年即位詔興元奉天功臣及蔡鄴立功將士普恩之外更賜勳爵 又曰後唐莊宗同光元年即位制將校已官者與加爵邑 又曰開寶以來采秦制賜民爵曰公士 玉海曰端拱元年賜高年百二十人爵為公士開寶中澶密等州民年八十以上呂繼美等二十九人並賜公士 又曰咸平五年賜京城父老百十九歲祝道岳爵公士 又曰祥符三年賜祥符等縣年八十以上者爵公士乾封民以天書降其地賜爵公士 又曰慶曆七年采秦制賜民爵曰公士

爵封二

原商君為法

徐野民注秦本紀云商君為法於秦新戰士一首者賜爵一級其欲為官者五十石其爵名一為庶長十二左更十三中更十四右更十五少上造十六大上造十七公大夫八公大夫九五大夫十左庶長十一右

微侯漢舊儀云公士為國君列士也傳子云造也古者成士升于司徒曰造漢舊儀云不更主一車四馬傳子云軍吏不

云管稟馬傳子云稟者古之稟名駕車馬者其形如轡故曰管稟漢舊儀云不更主一車四馬傳子云軍吏不復與凡更卒同大夫乘兵車也傳子云為大夫者其在車右也漢舊儀云官大夫領他車馬公大夫領行伍兵

大夫以上大夫年德賦作得字為官長率風俗通云大夫車漆帶不為正衛傳子云自左庶長至大夫長皆將軍也所得將庶人更幸也故以庶更名焉大夫長將軍也左右庶長即左右編裨將軍也商君為秦備其品為十

八級皆因古義自一爵以上至不更四等齊士也卿大夫以上至五大夫五等皆大夫也凡九等依九命之義自左庶以上至大夫庶長九卿之義也然則大夫以下漢武寵功中書有武功爵一級曰造士二級曰關與

品皆做古此朝之制而異其名所以殊軍國者也

三級曰良士四級曰元戎士五級曰官首六級曰軍衛此武帝所制以寵軍功也

千凡為六萬若今贖罪入三十三級直錢二入粟受爵取于有餘以供上用則貧民之賦可捐所謂捐有餘者也

遜讓封一

卷一百一十一

封爵部

爵封

遜讓封

遜讓封

遜讓封

遜讓封

遜讓封

遜讓封

**原**左氏傳曰會于戚封曹成公也諸侯將見子臧于王而立之子臧曰前志有之曰聖達節次守節下失節爲君非吾節也遂逃奔宋 又曰吳諸樊既除喪將立季札季札辭曰曹宣公之卒諸侯不義曹君將立子臧子臧去之以成曹君君子曰能守節矣君義嗣也誰敢姦君有國非吾節也札雖不才願附子臧之義棄其室而耕乃舍之 韓子曰楚莊王既勝晉于河雍歸而賞孫叔敖叔敖請漢間之地沙石之處楚國之法祿臣再世收唯叔敖獨存九世而祀不絕 漢書曰韋賢薨子元成當爲嗣心知非賢意即佯狂妄語笑既葬當襲爵以痛狂不應召下丞相御史案驗元成素有名聲疑其欲讓兄實不病遂奏劾之元成不得已乃受侯爵 東觀漢記曰竇融數辭爵位又上疏曰臣有一子質性頑鈍何况乃當傳以連城廣土享諸侯之國哉他日會見迎詔融曰公欲讓職還土今相見不宜論也 又曰桓榮卒子郁當襲爵讓于兄子顯宗不許不得已受封而悉以租入與之 又曰丁綝從上渡河及封功臣上令各言所樂謂綝曰諸將皆欲縣子獨求鄉何也綝曰昔孫叔敖勅其子受封必求硤确之地今綝能薄功微得鄉亭厚矣上從之封爲定陵縣安鄉侯後徙封陵陽侯 又曰張純臨終謂家丞曰吾無功於時猥蒙爵土身死之後勿議傳國爵子奮上詔奮嗣爵奮稱純遺旨固不肯受帝以奮違詔收下獄奮惶怖乃襲封 又曰帝欲封樊興置印綬於前興固讓曰臣未有先登陷陣之功而一家數人並蒙爵土令天下歛望上嘉興之讓不奪其志 又曰上欲封諸舅馬太后輒斷絕曰吾計之熟矣勿有疑也至孝之行安親爲上今遭變異穀價數倍憂惶晝夜不安坐卧而欲封爵違逆慈母之拳拳吾素剛急有胃中氣不可不慎豫歲之後惟子之志吾但當舍館弄孫不能復知政 魏志曰田疇從太祖入盧龍塞太祖欲侯之疇素與夏侯惇善太祖語惇曰且往以情喻之答曰豈可賣盧龍塞以易賞祿哉縱國私疇疇獨不愧於心乎涕泣橫流惇具答太祖太祖喟然知不可屈乃拜爲議郎 晉起居注曰故南城侯羊祜固辭歷年志不可奪身沒讓存遺操益厲此亦夷齊所稱賢也今聽復本封以彰厥美

選讓封二

**原**請貶 就賤 白帖傳昌黎封燕湖侯上疏以國貧不願之封乞五十萬爲 有勲不廢宜膺裂土之封 無功受封實懼貪天之罪 能讓 不請 或謂國賦富先用物保無曰陛下許讓可改許讓獨不可移乎帝曰



我未嘗命而命何憚... 國大母老... 東觀漢記曰封

記纂淵海曰本朝舊制... 乞辭願後... 子少博史記曰

字敬子父于以功封... 乞辭願後... 子少博史記曰

賜李侯三百戶... 乞辭願後... 子少博史記曰

男挺曰臣非爵非... 乞辭願後... 子少博史記曰

增唯以勉蜀之功... 乞辭願後... 子少博史記曰

封西城侯邑萬戶... 乞辭願後... 子少博史記曰

賞從亡者未及... 乞辭願後... 子少博史記曰

衛侯與免餘縣邑... 乞辭願後... 子少博史記曰

相軍奔祭酒卒... 乞辭願後... 子少博史記曰

位徵拜何皇后... 乞辭願後... 子少博史記曰

請與母弟上詳... 乞辭願後... 子少博史記曰

封汝陰王上書... 乞辭願後... 子少博史記曰

徐州刺史太相... 乞辭願後... 子少博史記曰

內發豈商能幸... 乞辭願後... 子少博史記曰

肯送歸順臣子... 乞辭願後... 子少博史記曰

魏孝欽太祖拜... 乞辭願後... 子少博史記曰

幸何敢以此微... 乞辭願後... 子少博史記曰

庸冒受天爵... 乞辭願後... 子少博史記曰

托屬檢庭仍加... 乞辭願後... 子少博史記曰

通未自爵邑于... 乞辭願後... 子少博史記曰

遜讓封三

原馬出居於鄭... 史記宋世家云宋穆公和既立而高召大司馬孔父謂曰先君宣公

晏子春秋景公封... 晏子以桓昌晏子辭不受曰富而不驕者未

春秋襄之愚窮... 其盛先君之命非孝則子

子人寧貧賤... 叔敖謂子無受肥饒

世而肆志也... 叔敖謂子無受肥饒

祿何敢受封... 今益封臣青丘青子

意也位等三... 朱鮪不受膠東王

人何敢受封... 朱鮪不受膠東王

卷一百一十一 人部 遜讓封

太平御覽云大將軍竇憲封表  
陽侯食邑二萬戶憲固辭封  
美其聽憲辭爵  
乃微檢為郎  
交乃伴狂不謀  
恩而絕父不滅之  
起受侯印選對而  
時例封官者以強  
辭讓懇惻固不敢  
書請減戶邑  
武侯基為征東將軍  
云云詳  
第一條

原遁亡七年  
後漢書劉愷傳和帝詔曰故居巢侯劉般嗣子愷當襲般爵而  
稱父遺意致封弟憲通亡七年所守彌篤蓋王法崇善成人之  
義致封弟愷通亡七年所守彌篤蓋王法崇善成人之義致封弟愷

起受侯印死有餘罪  
呂強都鄉辭讓懇惻  
後漢書呂強為小黃門再送  
富病篤不應召室強為小黃門再送

致國于弟  
劉愷丁  
歸功參佐  
魏志王

固讓歷年  
晉書羊祜傳祜遺令不得以南城侯入柩夜既引帝于大司馬門  
南臨送祜賜賚遺令不得以南城侯入柩夜既引帝于大司馬門

固讓封邑  
太平御覽云惠帝永平元年詔曰  
中常侍董猛固讓封邑其封為武

原馮恢讓弟  
晉書馮恢父愛少子馮恢欲以爵讓之恢父終還鄉結草為席伴君不言  
恢乃任為祭酒復要馮恢于淮良伯以恢不取備素器有小善不足稱也

衛瓘讓弟  
衛瓘六男無爵悉  
大夫讓爵于朝  
農夫讓畔于野

遜讓封四

原表齊謝朓為齊明帝讓封宣城公表曰如其懸旌灑澆刷馬伊穀灑酒望屬車之塵整笏侍升平之禮陛下

討讓元覽欽若宏圖鑒臣匪躬共申彝訓雖量能之請近遂微躬則弘長之風足軌來世 梁簡文帝為子大

心讓當陽公表曰日蝕之餘無黃童之對荷戟入榛異子鳥之辨遂復早建茅社夙開井賦魯列五等綬參四

色 又帝為子大欵讓石城公表曰詭對鶴書俯羞鴉翼臣生處深宮未覩焦原之險不出戶庭豈觀砥柱之

峻臣聞坳堂汎水豈議大瀆之流覆簣為峰終乖小魯之說 又為長子大器讓宣城王表曰襄野之辯尚對

軒君弘羊之計猶于漢主徒以結慶璿源乘陰霄極一日千里因騏驥之馳高蔭百尺藉雲崖之遠熙祖流聰

慧之稱方建臨淮之國元仲表岐嶷之姿乃啓平原之封南郡與郢春谷名區民化仲翔之俗山峻陵陽之嶺

而綠車赤綬文映相輝金璽銀券照灼光彩 梁江淹為齊高帝讓進爵為王表曰昔虞思勳夏不別殊物之

錫晉叔臣周豈頌上公之典魯藩懿親裁蒙象鳥之榮梁國戚屬方忝旌旗之貴 任昉為齊明帝讓宣城郡

公表曰臣本庸才智力淺短太祖高皇帝篤猶子之愛降家人之慈世祖武皇帝情等布衣寄深同氣武皇大

斬實奉話言雖自見之明庸近所蔽愚夫至此已實不忍自錮於綴衣之辰拒違於玉几之側遂荷顧託導揚末命雖嗣君棄常獲罪宣德王室不造職臣之由何者親則東牟任唯博陸徒懷子孟社稷之對何救昌邑爭臣之譏四海之議於何逃責且陵土未乾訓誓在耳家國之事一至於斯非臣之尤誰任其咎將何以肅拜高寢虔奉武圍悼心失圖泣血待旦寧容復徵榮於家恥晏安於國危且虛飾寵章委成禦侮臣知不恆物誰謂宜但命輕鴻毛責重山岳存沒同歸毀譽一貫辭一官不減身累增一職已黷朝經便當自同體國不爲飾讓至於功均一匡賞同千室光宅近甸奄有全邦殞越爲期弗敢聞命亦願曲留降鑒即垂順許乃君臣之道綽有餘裕苟曰易照敢守難奪 沈約爲柳世隆讓封公表曰臣聞懸旌玉塞貳師尚黜其功伐鼓炎州伏波猶懼其賞徒以兼委之施或難固辭抽心之情必無雙奪是故俛容青閣願還慈於裂壤竊步丹墀希收寵於開賦昔竄命窮雉難迫勢孤沈板末難負戶非切及顧溫清之館懼結尊慈之懷累葉鳴嗚舉門惴惴臣事逼君親理非外獎實賴朝謨謹肅率略遐震奔鯨外勦臣何力焉幸得扶老攜幼重出幽堵還軸歸驂再踐鄉路豈可資國肯以邀其功因衆功而饗其報遂使甘霜受電之心有同於飾請皎日大河之志匪殊於貌謁

唐

李嶠爲張令讓麟臺監封國公表曰陛下錄臣謏才收臣薄藝不行而至坐辭麋鹿之羣無翼而飛遂接鷲鴻之侶久慙粉米之飾欲辭稻粱之惠今復更申殊獎追敘微庸以臣子之恒情辱公卿之顯位等威齊乎四履名器光於五臺是用仰辭渥恩俯普肌膚伏冀南離迴耀微察於傾心北斗垂芒稍矜於走魄特停謬遇曲賜優容 張說讓封燕國公表曰陛下光撫宇內大寧天域百度維新萬靈翹注建侯疏壤允答元功臣亦何人首膺是命自古有傳道而爵說經而封蓋以訓蒙成聖資師通學臣之侍講有異前聞何者大明朝昇螢燭無助時兩夕濡浸灌焉施幸得依附光景游泳渥澤豈敢虛承啓發之恩謬荷就將之報 邵說代侯中庄謝封表曰臣聞論德而建封者聖王之事量功而受賞者忠臣之義封或謬建則王綱紊賞或虛受則臣體以乖陛下大聖繼統神武經邦道邁纂堯功高復禹頌幽燕肆逆汾滄阻兵朝義叛換於前懷恩旅扼於後陛下宸謨獨斷睿略潛行曾未三年克平二豎此蓋皇天保佑宗社降靈豈臣愚蒙敢叨封爵假使進能排難退克全軍爲臣之節固當若是以茲千賞實爲色羞 錢珣爲徐相公讓加食邑表曰臣乍違天顏初違帝里雖南山

渭水變王氣以潛新而荒草壞垣動秋風而尚慘連費何有編戶猶稀臣當此時莫知所措實賴祖宗垂祐睿哲申謀兼委近藩旁分庶事遂致五輅鳴鑾六師被甲陳吉行之盛禮正法座於良辰誕告四方復興景運御日月而無違素志嚮丘園而已動歸心詎謂聖慈忽加大造尚責佐王之效重增開國之封祇承異數徒冒優恩

**原書**魏武帝上書讓增封曰無非常之功而受非常之福是用憂結比章歸聞天慈無已未即聽許臣雖不敏猶知讓不過三所以仍佈腹心至於四五上欲陛下爵不失實下為臣身免於苟取 又上書讓封曰臣誅除暴逆克定二州四方來貢以為臣之功蓋相國以關中之勞一門受封鄧禹以河北之勤連城食邑考功効實非臣之勲臣祖父中常侍侯時但從輦扶翼左右既非首謀又不奮戰並受爵封暨臣三葉臣聞易豫卦曰利建侯行師有功乃當進立以為諸侯也又訟卦六三曰食舊德或從王事謂先祖有大德若從王事有功者子孫乃得食其祿也伏惟陛下垂乾坤之仁降雲雨之潤遠錄先臣扶掖之節採臣在戎犬馬之用優策褒崇光曜顯重非臣冠頑所能克堪 又上書讓費亭侯曰臣伏讀前後策命既錄臣庸才微功乃復追述先臣幽讚顯揚見得思義屏營怖懼未知首領所當所授故古人忠臣或有連城而不辭或有一邑而違命所以然者欲必正其名也又禮制諸侯國土已絕子孫有功者當更受封不得增襲其有所增者謂國未絕也或有所襲者謂先祖功大也數未極無故斷絕故追紹之也臣自三省先臣雖有扶輦微勞不應受爵豈逮臣三葉若錄臣關東微功皆祖宗之靈佑陛下之聖德豈臣愚陋所能克堪 又上書讓增封武平侯及費亭侯曰伏自三省資質頑素材志鄙下進無匡輔之功退乏拾遺之美雖有犬馬微勞非獨臣力皆由部曲將校之助陛下前追念先臣微功使臣績襲爵土祖考蒙光照之榮臣受不賞之分未有絲髮以自報效昔齊侯欲更晏嬰之宅嬰曰臣之先容焉臣不足以繼之卒違公命以成私志臣自顧省不克負荷食舊為幸雖上德在弘下有因割臣三葉累寵皆統極位義在曠越豈敢飾辭

**新判**唐人對承襲稱狂判曰求仁得仁孔丘歎其無怨違節守節延陵慕其高風甲代襲衣裘家承茅土志無苟得爰作伴狂元成讓兄初疑人望丁鴻避弟終感友言良史以為美談志士稱其重義 唐張疇對襲代封

逃判曰先王有作班氏敘其家風遠代無違韋孟陳其祖德是知本枝可重宗葉難輕丁冑望素高勲庸夙著  
金柯玉葉冠蓋之望攸崇青社白茅諸侯之業斯大上林春至花萼均芳下澤秋歸鴻鴈齊列旣而風枝不靜  
星瑄屢移何邵承家泣然流涕桓元襲爵悲不自勝苟懷揖遜之風遂有遁逃之迹昔延陵去國令範猶存太  
伯辭周遺芳未泯必若情深讓弟義等脫身請封韋氏之次男無虧太伯之高爵

淵鑑類函卷一百二十一



政術部一 君道 臣術 守官

君道一

**增**說文曰君尊也從尹從口以發號 晉悼公曰臣之求君以出令也於文口尹為君 白虎通曰帝王者號也號者功之表也所以表功明德號令臣下者也 春秋繁露曰德侔天地者稱皇帝天祐而子之稱天子 易緯曰天子者繼天治物改正一統各得其宜父天母地以養人至尊之號也 韓詩外傳曰君者何夢也羣天下萬物而除其害者謂之君 **原**易曰大君有命開國承家 **增**又曰聖人之大寶曰位何以守位曰仁 詩曰明明在下赫赫在上天難忱斯不易維王 **原**尚書曰惟天地萬物父母惟人萬物之靈賈聰明作元后元后作民父母 **增**又曰惟辟作福惟辟作威惟辟玉食 又曰五皇極皇建其有極敘時五福用敷錫厥庶民 又曰無偏無黨王道蕩蕩無黨無偏王道平平無反無側王道正直 **原**禮記曰禮者君之大柄也政者君之所以藏身也 **增**左傳曰君人者將昭德塞違以臨照百官 漢書曰本仁祖義褒有德祿賢能誅惡亂總遠方一統類美風俗此帝王所由昌也 後漢書曰人君者攝天地之政秉四海之維舉動不可以違聖法進退不可以離道規謬言出口則亂及四方 吳志曰人君不親小事百官有司各任其職故舜命九賢則無所用心彈五絃之琴詠南風之詩不下堂廟而天下治也 老子曰道大天大地大亦大域中有四大而王居其一焉 文子曰夫人君不出戶以知天下者因物以識物因人以知人故積力之所舉即無不勝也衆智之所為即無不成也 **原**又曰君舟也庶人水也水能行舟亦能覆舟 又曰君者儀也儀正則君正君者盤也民者水也盤方則水方盤圓則水圓 鄧析書曰為君者常若冬至之陽夏至之陰萬物歸之莫之使也偃卧而功自成優游而政自治 又曰為君者滅形匿影羣下無私掩目塞耳萬民恐震循名責實案法立成是謂明主 **增**莊子曰天不產而萬物化地不長而萬物育帝王無為而天下功故曰莫神於天莫富於地莫大於帝王 尸子曰務成昭之教舜曰避天下之逆從天下之順天下不足取也避天下之順從天下之逆天下不足失也 **原**又曰孔子謂子夏曰汝知君子乎子夏曰魚失水則死水失魚猶為水也孔子曰商汝知之 又

曰日在井中不能燭遠目在足下不能以視君之有國猶天之有日居不高則不明視不尊則不遠增韓子曰明君所以立功成名者四一曰天時二曰人心三曰技能四曰勢位故得天時則不務而自生得人心則不

趣而自勸因技能則不急而自疾得勢位則不推進而名成原呂氏春秋曰泉深則魚龜歸之人君賢則豪

傑赴之 又曰君者仁義以利之愛利以安之忠信以道之務除其災致其福故人之於上也若靈之於塗也

抑之以方則方以圓則圓若五種之地必應其類而蕃息百倍此五帝三王之所以無敵也 又曰齊桓公染

於管仲鮑叔晉文公染於舅犯卻偃荆楚王染於孫叔敖沈尹蒸吳闔閭染於伍員父之儀越勾踐染於范蠡

大夫種此五君者所染當故霸諸侯 又曰先王用非其有如已之有通乎君道者也君者處虛去服而無智

故能使衆智也無能故能使衆能也無為故能使衆為也增鬼谷子曰春生夏長秋收冬藏天之正也不可

干而逆之逆之者雖成必敗故人君亦有天樞生長收藏亦復不別干而逆之雖盛必衰此天道人君之大綱

也 春子曰立天子為天下也非立天下為天子也立國君以為國也非立國以為君也 說苑曰聖人之於

百姓其猶赤子乎餒者食之寒者衣之將之養之育之長之惟恐其不至於大也原潛夫論曰凡人君之治

莫大於和陰陽夫陰陽者以天為本天心順則陰陽和天心逆則陰陽乖天以民為心民安樂則天心順民心

苦則天心逆增風俗通曰易稱天先春而後秋地先生而後凋日月先光而後幽是以王者則之亦先教而

後刑

君道二

增莊子曰舜問於堯曰天王之用心何如堯曰吾不教無告不廢窮民此吾所以用心已舜曰美則美矣而未

大也堯曰然則何如舜曰天德而出寧日月照而四時行若晝夜之有經行雲而雨施矣堯曰膠膠擾擾予子

天之合也我人之合也 韓子曰歷山之農者侵畔舜往耕焉其年畊畝正河濱之漁者爭坻舜往漁焉其年

而讓長東夷之陶者器苦窳舜往陶焉其年器牢仲尼歎曰耕漁與陶非舜官也而舜往為之者所以救敗也

舜其信仁乎乃躬耕處苦而民從之 史記曰伯禽就封於魯周公戒伯禽曰我文王之子武王之弟成王之



說苑曰晉平公問於師曠曰人君之道奈何師曠曰人君清靜無為務在於博愛開耳目以察萬方不濶溺於俗不拘繫於左右廓然遠見卓然獨立屢省考績以臨臣下此人君之操也 韓子曰桓公謂管仲曰官少而索者衆寡人憂之管仲曰君無聽左右之請因能而授祿因公而與官人莫敢索君何憂焉 原呂氏春秋曰鄭君問於被瞻曰聞先生之義不死君信有之乎被瞻對曰有之夫言不能聽道不能行則故不事君也若言聽道行又何死之故被瞻之不死亡賢於死亡也 孔叢子曰定公曰周書所謂庸庸祗祗畏畏顯民何謂也孔子曰不失其道明之於民之謂也夫能用可用則致治矣敬可敬則尚賢矣畏可畏則省刑矣人君審此三者明以示民而國不興未之有也 原新序曰趙襄子問於王子維曰吳之所以亡者何也對曰吳君倏而不忍襄子曰宜哉吳之亡也倏則不能賞賢不忍則不能罰姦賢者不賞有罪者不罰不亡何待 山堂肆考曰唐太宗嘗謂侍臣曰朕欲天下之人皆富貴省徭役薄賦斂令比屋之人恣其耕稼如此則富矣孰行禮讓使人少敬長妻敬夫如此則貴矣 談苑曰李侍讀仲容善飲真宗命巨觥仲容曰告官家免巨觥上問何故天子為官家對曰蔣濟萬機論云五帝官天下三王家天下兼三五之德故曰官家 山堂肆考曰元仁宗御嘉禧殿謂侍臣曰卿等以朕居位為樂朕惟太祖創業艱難世祖混一疆宇兢業守成恒懼莫能當天心繩祖武使萬方百姓樂得其所

君道三

增四術 三懼 尹子曰治天下有四術一曰忠愛二曰無私三曰用賢四曰度量 韓詩外傳孔子曰明王有明君之金玉 絲綸 左傳曰思我王度式如玉式如金 禮記曰

貴然後聞於平 天中記曰書葉聖人是本然之政知 頤堦 履冰 問奇類林竟成曰戰戰栗栗日慎一日必然之理故其制民也如以高下制水如以燥濕制火 頤堦 履冰 問奇類林竟成曰戰戰栗栗日慎一日

穿居人上說 如龍 牧馬 數其積 莊子曰為天下者莫以異於牧馬哉去其害馬而已矣 三累 十思

折書曰君有三累親所信有作則思知士二累也近故疏視中累也 唐書曰魏徵上書曰君人者誠能見可用則思知足以自減躬則思知止以安人念高危則思知中下而自戒懼則思知正心以養德思所加

游則思三驕以為度忍懈怠則思慎始而敬終處學塞則思謹善而從可以盡深游之樂可以養德思所加

則思無喜以謀賞罰所及則思無怒以溫刑然後簡能則任擇善而從可以盡深游之樂可以養德思所加

為人 從義 太平御覽荀悅漢紀曰有王主有治主勤以為人不 執玉衡 讀金鏡 徐說集曰握天鏡而授

山堂肆考曰唐宣宗嘗以太宗所撰全鏡錄使令狐綯讀之至亂

未嘗不任不肯治未嘗不任忠賢上曰凡聖顯靈之德

有度班超王命論曰帝王之祥必有明聖顯靈之德

豐功得利精氣之業故能為鬼神所福響天下所歸往

為君者法江海江海無為以成其大故能長久為天下

名夫利者所以得民也威者所以行令也名者上下之所

明王之制其臣者二柄而已矣二柄者刑德也殺毀之謂

二大防上言三代曰君體建載未嘗百官無事由祖宗所

尚倫勤身尚禮 合天履中 應神受命 春秋運斗福曰處

冬寒夏暑 規圓矩方 韓子曰困者君術也為者臣道也

畏如雷霆 德為冠冕 仰之如日月 君者去偏黨以平

無不化無不和 與眾視與眾聽 也上下勤德而和德無

力如雷 無不化無不和 與眾視與眾聽 也上下勤德而和

濟海家語 管子 君道四 五帝水火金木土

五帝水火金木土 家語云季康子問於孔子曰何謂五帝

金德王色尚白 土德王色尚黃 少昊以土德王色尚黃

其量十世 原萬物之機 增天下惟有道者宜處

協地理 導利而布之上下 周語云為良夫諫厲王曰王

氏左 蓋之如天容之如地 神之主 繼天者君

謂尹文曰人君之事何如 尹文對曰事寡易從 原君地也

法省易因聖人寡為而天下理矣 宣王曰善 原君地也

故其治也察要而已矣 王者往也 元命苞云王者往也

主之術 為之傳而行不言之教 君根本也 本不美枝

蔽明掩聰 所以蔽明掩聰 所以蔽明掩聰

所以  
原一人被之而不褒萬人蒙之而不褊淮南子注曰褒大蒙冒褊小也儼然元默淮南子一言倚而天下靡非

羣下歸心通尊天事地新敬小慎微春秋民思明君猶赤子之慕慈母後有德之君以樂樂民無

德之君以樂樂身後漢禮讓為國仁義為宅揚雄七恕以進善九思以防惡桓範五穀俱傷君無德京

星占易占帝王霸孫綽子云道一者帝德立德立功可大可久天中記云帝王著論大帝王原眾才所歸

曹植賦序樂從規諫植脩策迺取長羅遠駕文中子云關朗曰聖人輔相天地準經陰取之殊途成之

一致海錄云干戈揖讓取之也殊致途玉龜符成之也一致

### 君道五

賦唐范榮三無私賦曰天得一以清地得一以寧日月得一以明聖人法之以化成因無私以成心每宵衣

以達曙奉此三道守而勿去大象是質選賢為急昭昭為大與天地而相參明明鑒下齊日月而出入天光發

乎幽滯仁聲振於潛蟄沈瑛賀雨賦曰臣聞堯以欽明文思察洪水而其吝湯以布昭聖武綿鏢石而不雨

我明德之馨香終時康而俗阜夫君人者脩己以敬乾乾日昃奉堯舜以為心崇禮讓而為則放黜回佞敷求

謙直使人以時用丘民之昏定異物不貴誠老氏之難得哀賑憐婺勉敦稼穡至誠感於天地湛恩浹於寰瀛

海氣蒙晏河光吐榮甘露凝而醴泉涌麒麟遊而鳳凰鳴煙雲蕭索而紛郁日月光華而淑清浩虛舟王者

父事天兄事日賦曰二儀覆載德之廣者惟天三光照臨明之大者惟日故王者於天也父事無怠於日也弟

恭靡失布和施令將成不宰之功明目達聰欲亞無私之質當其萬邦作貢四海為家仰元氣而晨昏靡隔指

陽精而伯仲非賒草色難窮屢軫南陔之戀棠陰易匿常思棣萼之華所以化洽中原祥臻上國登封泰岳猶

疑陟岵之時展禮東郊似望在原之力謝偃惟皇誠德賦曰周墳籍以遐觀總宇宙而一窺結繩往而莫紀

書契來而可知惟皇王之迭代信步驟之恒規莫不慮夫者常得懷安者必危是以戰戰慄慄日慎一日守約

守儉去奢去逸外無荒禽內無荒色惟賢是授惟人斯邛則四王不足五六帝不足七

批唐白居易批李夷簡賀御撰君臣事迹屏風表曰朕思求理化親閱典墳至於去邪納諫之規勤政慎

兵之誠取而作鑑畫以為屏與其散在圖書心存而景慕不若列之繪素目觀而躬行度將為後事之師不獨

政術部 君道

觀古人之象

**御製**唐太宗金鏡曰朕以萬幾暇日游心前史仰六代之高風觀百王之遺迹興亡之運可得言焉每至軒昊之無爲唐虞之至治未嘗不留連讚詠不能已已至於夏殷末世秦漢暴君使人慄慄然兢懼如履朽薄親治亂之本源足爲明鏡之鑑戒爲君之道處至極之尊以億兆爲君以萬邦爲意理人必以文德防邊必以武威孔子曰夫文之所加者深則武之所服者大德之所施者博則武之所制者廣不可以威武安民不可以文德備塞予思三代以來君好仁人必從之在上留心臺榭奇巧之人必至致精遊獵馳騁之人遠臻存意管絃鄭衛多進降懷粉黛燕趙斯來塞切直之路爲忠者必少開諂諛之道爲佞者必多且用入之道又爲未易已之所謂賢未必盡善衆之所謂毀未必全惡知能不舉則爲失材知惡不黜則爲禍始又人才有長短不必兼通是以公綽優於大國之老子產善爲小邦之相絳侯木訥卒安劉氏之宗晁夫利口不任上林之令捨短取長然後爲美爲天下之君處萬民之上安可易乎是用晨興夕惕無忘斯事爲上猶然何況臣下

**奏議**元馬祖常奏議曰夫惟天子者上承天下紹祖宗社稷是寄黎庶是戴崇高尊大無與比隆奉養當極其精美保愛當極其嚴密大而一飲一食小而一嘔一笑若調攝玉體疑順中和則清明在躬淑善感應

**策文**唐詞標文苑策科曰朕聞立極開基之主經文緯武之君莫不象法殊流汚隆異制至於安人導俗咸即運以垂芳緝化宣風各因時而播美是以道乎繩木爰膺九翼之年圖祕龜龍用啟六爻之代窮桑御曆押威鳳以分司軒后列位因景雲而命職微汾陽之迹則十政方凝俯河濱之化則四門攸闢祥披玉斗理九土以興功祚徙金精調五聲而作教周崇六禮仁義之道爲先漢設三章王霸之圖斯雜皆所以牢籠八際隳括三靈齊四大以居尊叶五神而稱正 明蘇伯衡國學公試策題曰問爲人君者莫貴於勤莫大於斷莫難於信其臣周文之日昃漢宣之勵精秦王之程書隋文之傳餐同爲能勤也而或治或亂不同焉晉武之平吳憲宗之取蔡符堅之南伐宋文之北討同爲能斷也而或興或亡不同焉秦穆之於孟明漢昭之於霍光燕曾之於子之德宗之於盧杞同爲能信其臣也而或安或危不同焉

**增策**唐姜公輔對直言極諫策曰夫中於道者易以興化失其道者難以從宜事奏其分則一毫以乘事審其

分則殊途同歸計歲者非一時而可用致理者非之在而成功但立法於制事之初望化於經年之外使指蓋鑒於興替寒暑漸於春秋何憂不均理於義玉而先於堯舜

臣術一

**原**易曰王臣寒寒匪躬之故 尚書曰熊羆之士不二心之臣保乂王家用瑞命于上帝 禮記曰近臣守和宰正百官大臣慮四方 孟子曰在國曰市井之臣在野曰草莽之臣 孝經說曰臣者堅也守節明度脩義奉職也 呂氏春秋曰開氣爲臣和氣爲人 **晉**韋昭釋名曰臣慎也慎於其事以奉上也 禮記曰大臣法

小臣廉官職相序君臣相正國之肥也 **原**韓子曰爲臣也北面委質無有二心朝廷不辭賤軍旅不辭難順主之法而無是非也故有口不以私言有目不以私視 孔叢子孟懿子問書曰欽四鄰何謂也孔子曰王者前有疑後有丞左有輔右有弼謂之四近言前後左右近人當敬畏之不可以非其人也 賈誼新書曰智足以謀國事行足以爲人師人足以爲上下之聲國有法則守之君有難則死之謂之大臣也 說苑曰人臣之術隨順復命無所敢專義不苟合位不苟尊必有益於國必有輔於君故其身尊而子孫保之臣之行有六邪六正行六正則榮犯六邪則辱賢臣處六正之道不行六邪之術故上安而下治生則見樂死則見惠此人臣之本也 又曰預禁未然之前使主超然立乎顯榮之處此聖臣也明察幽見成敗早防而救之此知臣也守公奉法不受賂遺此正臣也身死國安不悔所行此直臣也安官貪祿與世沉浮此具臣也偷合苟容與世爲樂不顧其後害此諛臣也所欲進則明美隱惡所欲退則明過匿美此姦臣也內離骨肉之親外則妒亂朝廷此讒臣也擅矯主命以自貴顯此賊臣也讒言以邪墜主不義此亡國之臣也

臣術二

**原**淮南子曰周公之事文王也行無專制事無由己身若不勝衣言若不出口有所奉持於前洞洞屬屬如不能如將失之可謂能子矣及繼文武之業履天子之國則平夸狄之亂誅管蔡之罪無所顧問感動天地聲懾海內可謂能武矣成王長北面致政委質而臣事之請而後行無擅恣之意無矜伐之色可謂能臣矣 **左**傳曰晉懷公立命無從亡人期暮而不至無赦狐突之子毛及偃從重耳在秦弗召懷公執狐突曰子來則免

對曰子之能仕父教之忠古之制也策名委質二乃辟也今臣之子名在重耳有年數矣若又召之教之二也  
父教子二何以事君乃殺之  
新序曰秦欲伐楚使者往觀楚之玉器楚王聞之召昭奚卨而問焉昭奚卨  
對曰此欲觀吾國之得失而圖之遂使昭奚卨應之奚卨稱曰是國之所寶者賢臣也理百姓實倉廩使民各  
得其所令尹子西在此秦珪璋使諸侯解忿狷之難交兩國之忻使無兵革憂太宗子方在此守封疆蓮境界  
不侵鄰國鄰國亦不見侵葉公子高在此理師徒正兵戎以當強敵提梓鼓以動百萬之衆使赴湯火蹈白刃  
出萬死不顧一生司馬子反在此若霸王之餘義撮治亂之遺風昭奚卨在此惟大國之所觀秦使者瞿然無  
以對反言於秦曰楚多賢臣未可謀也  
左傳曰秦醫和謂晉侯曰良臣將死天命不佑趙孟曰誰當良臣對  
曰主是謂矣主相晉國于茲八年晉國無亂諸侯無闕可謂良矣  
漢書絳侯周勃為丞相上禮之恭常目  
送之素盞進曰丞相何如人也上曰社稷臣盞曰絳侯所謂功臣非社稷臣社稷臣者主存與存主亡與亡  
唐書魏徵曰願陛下使臣為良臣勿使臣為忠臣帝曰忠良有異乎徵曰良臣稷契皋陶是也忠臣龍逢比干  
是也

臣術三

**十等** 四責 左傳曰陳宇謂楚王曰天有十日甲至癸人有十等下所以事上上所以共神也故王臣公公  
四責受重賞無功一責也居大位不治二責也 獻身 以人其體故其交諱不絕受罪益寡 董子曰上臣事

君以人中臣事君以 **含章** 納約 易曰含章可貞 勵翼 諷議 尚書曰庶明勵翼 通可道 股肱 喉舌

書曰今命爾子翼作股肱心膂 **于身** 擇君 禮記曰為人臣者親其親而後仕 **變五緯** 協四序 五緯 文類聚曰 **盡吾敬**

矣 **無作威** 思補過 君曰臣無有作福作威忠退思 **變五緯** 協四序 五緯 文類聚曰 **盡吾敬**

**合於道** 問奇類林帝曰吾盡吾職而 **服休服采** 于蕃于宜 書曰 **無諂無**

**驕** 可貴可賤 禮記曰為人臣下者 **來旬來宜** 詩曰 **望大望小** 不下 **不尚**

詩曰 **為上為德** 來旬來宜 詩曰 **望大望小** 不下 **不尚**

則望大利小言入則望小利 **有諫無訕** 難進易退 事君難進高且退則位有序 **受祿不誣** 進賢

又曰子云事君不下達不尚辭 **有諫無訕** 難進易退 事君難進高且退則位有序 **受祿不誣** 進賢

為善上詳觀身注夫孔蓋于子貢問孔子曰為善地叔進管仲子皮進子產未聞管仲子產有所進也 公正無私

忠順不失荀從漢紀曰忠順不失夙夜匪懈惟理愛和以輔上德是謂良臣 繩愆糾繆 滌血抽誠曰安得

類聚曰滌血抽誠披胸見狀 祭遵憂國奉公 宋璟佐時經務東觀漢記曰祭遵死後每朝會帝歎曰安得

臣術四

展采 錯事景苑詳注漢萬 論思 獻納景苑詳注

代終易曰地道無成而代有終也 金鉉又云鼎黃耳金鉉耳喻君鉉喻臣也 玉鉉又曰上九鼎玉鉉喻大臣也 亮天工書曰欽哉惟時亮天工 篤棊又曰篤棊

承弼又曰以旦夕承弼承弼厥解 原臣哉鄭哉鄭哉臣哉 亂臣書 四方是維詩云四方是維 原有諫

無訛禮 怠則張而相之禮 以道事君論語 歸美報上毛詩 社稷之臣春秋 能臣左 不擇事而安之莊子

梁棟大臣桓 憂國奉公東 賢臣 鄂鄂之臣 智囊之臣新 輔弼之臣漢 謀臣魏 展業文選云

守其業以原 履冰執熱不得辭焉抱朴子 毗翼景苑詳注六朝 葵藿心初學記云葵藿心喻臣之忠 輔翼霜露又云輔翼霜露謂變

臣術五

賦 唐白敏中如石投水賦曰石銘臣節水喻聖聰順投既因於納諫虛受必俟乎輸忠從以謙言出清規而有中類夫貞節入碧浪以無窮爰自人謀式彰天獎言必在乎能發道爰疑於虛往自懷從善聞蹇蹇於股肱

何異臨川運礫礫於指掌理既符於水石事且契於雲龍佇啟心而是贊在虛已而能容石投水而誠資手敏

臣佐君而詎得面從當手敏則水不傷清匪面從則君能立政嘉獻替而無爽幸遭逢而有慶所以垂衣廣納

側席深居言之者何常率爾聞之者足以起于攻玉之形隨帝心之沃若補天之質應王澤之濡如既而流謗

靡行沈幾自得當持重而無撓冀臨深而不惑逆於耳而順於心黜其邪而褒其直用礪金於磨鑿渙汗潛通

泉韞玉於恩波津涯莫測

畫 唐于邵賀外甥崔相國書曰且於西漢公輔言之蕭曹以清靜照帝戴良平以謨明贊王業至宣帝時魏

相通故事邠吉知大體斯皆章章可言者也泊夫張蒼之律曆孫弘之文章韋賢之好學平當之有恥然亦號

政術部 臣術 官班

為賢相抑其次焉至若匡張孔馬服儒衣冠被阿諛之譏不勝其任最下則陶青劉舍莊翟趙周之徒皆齷齪備位身名偕泯夫此數子者豈不粗知君相之道古今之變哉病於無所發明保持祿位而已有時無功可不謂大哀乎

**論**唐韓愈諍臣論曰陽子本以布衣隱於蓬蒿之下主上嘉其行誼擢在此位官以諫為名誠宜有以奉其職使四方後代知朝廷有直言骨鯁之臣天子有不僭賞從諫如流之美庶巖穴之士聞而慕之束帶結髮願進於闕下而信其辭說致吾君於堯舜熙洪號於無窮也 宋蘇軾大臣論曰以義正君而無害於國可謂大臣矣 又曰智者內以自固其君子之交而厚集其勢外以陽浮而不逆於小人之意以待其間寬之使不吾疾狃之使不吾慮啖之以利以昏其智順適其意以殺其怒然後待其發而乘其隙推其墜而挽其絕故其用力也約而無後患如此者功成而天下安之

官班一

**九儀** 十等 九命之儀 傳人有十等 通班 異數 不列賜品 禮亦異數 尚齒 易方 禮曰朝同爵則尚齒 易曰君子立不易方 序守 錯立 各

序守 周禮禁 錮立禁談者 易班 抗禮 易班辨位 禮亦異數 國章 禮命 禮曰朝同爵則尚齒 易曰君子立不易方 朝儀 王爵 彝憲 常秩 命秩 品制 次

守位 序從 禮謬 官邪 由官 邪也 會有表 立無序 表亦位也 無序則亂其位 禮由位叙 名以器分 名位

不同 貴賤有等 禮 高卑殊品 拜揖異儀 官以命分 位由序守 奚獨後子 孰能宗子 小宜事

大 卑不降尊 賤宜事貴 少不陵長 降尊就卑 下陵上替 情非事下 禮豈得中 苟無區別

則有觀餽 列官分職 設儀辨位 傳 失位者懸間 後來者居上 傳柳伯享韓宣子起孔張失位後至立於客間執政聖之適客後又聖之適懸

間客從而笑之 汲黯曰陛下用人如積薪後來者居上 所宜守以等威 豈可易其紀律 既同列爵於朝 亦可進人以禮 雖九

儀之辨貴 宜三命而益恭 鄭忽憑怒於我先 孔張懷慙於客後 韓信羞絳灌為伍 彭寵恥吳耿同

行 以貴下賤 雖聞於昔賢 降尊就卑 恐違於今制 **連璧** 布恭 合璧事類曰書王敬則與王倫齊拜

連璧 元朝寄隱客詩曰 况逢多士朝賢為若布恭 鳴琴 湧雲 續愈江陵詩曰班行再寓穆構佩鳴琴 等衰 內外 白居易代書

容商千餘等家官班 分內外游處差 年輩相違 議論各別 在使幕或戲年輩相違問德曰大蟲走鼠俱是十二相義何

容商千餘等家官班 分內外游處差



臣在西府 又曰錦袍公慶府中與范希文韓亦顯  
同在西府 上前爭事議論各別下殿各不失和氣

官班二

**原**天秩有禮書有尊卑之禮 **增**官聯周禮云冢宰以八法治官 **原**茲位周禮哉位有序 儀以辨等則禮以儀辨 雜居

齊茲 正其服位禮周 九命之數自上公至下士周禮 貴貴禮貴貴為 貴爵爵而尚茲 脩其班制禮 等衰等

列等列 同儕 同等 犯貴 比肩 恪居守次 慎守官常禮 表儀儀引之 名以出信傳信以守器

列位之所傳曰朝有定制 易則生亂 過則有刑 禮失則昏 名失則愆 正上下之位 正辨爵之

義 班爵之位傳 正朝廷之儀 辨貴賤之位 苟命數之或乖 亦於禮而何取 不敢與任為茲 未

可黜朱於朝 表著之位所以昭 登降有數 分隔屏風後漢劉弘字巨君為太尉第五倫為司空班文在

屏風分滿其間遂為故事 **增**末班文選云末班謙 班司何敬祖詩云 青瑣杜南詩云典 臚人初學記云臚人

文班武班唐書云朝日殿上設象門南武班東班西班 班居班居文班之次入宣殿門文班自東門入武班自西門入

之亂班進曰云班班道宗曰與大夫韋何其著位不盡明日班越次與江夏王道宗語臨 班簿側注平章

冊府元龜云鄭崇昭宗時為右衛騎常侍性滑稽為詩多侮刺時號平章事

官班三

**增**詩唐權德輿酬主客仲員外見賀正除詩曰周班每喜簪裾接郢曲偏宜諷詠頻 張籍酬王祕書見寄詩

曰相看頭白來城關却憶漳溪舊往還今體詩中長出格常朝官裏每回班 鄭谷賀新除左省韋拾遺詩曰

垂白郎官居坐末著緋人吏立階前百僚班定趨丹陛兩腋風清上碧天 姚合奉寄留守令狐相公詩曰除

書東守洛陽宮恩比藩方任更雄拜表出時傳七刻排班衙日有三公 宋歐陽脩早朝感事詩曰疎星牢落

曉光微殘月蒼龍關角西王勤爭門隨仗入牙牌當殿報班齊羽儀雖接駕兼驚野性終存鹿與麋笑殺汝陰

常處士十年騎馬聽朝雞 王庭珪送胡邦衡之新州貶所詩曰囊封初工九重闕是日清都虎豹閑百辟動

容觀奏牘幾人回首愧朝班 元王惲奉陪憲臺諸公閣下賀正詩曰盤盪帳殿敞彤庭天仗宵嚴擁萬靈玉

筍東班分列辟龍蟠首拜認前星 又為壽節出左掖門口號詩曰隔夜端門分板位平明替笏列鷄行紫雲

開盤頭白 卷二百三十一 政術部 官班 擇官

低覆千官拜潤入金爐百和香 又曰對品班分玉筍行一時望拜殿西廂百官燕出宮闈靜疎雨濛濛濕建

章

明顧光祿公卿入門曲曰萬乘天臨千官景從濟濟卿士秩秩王公筮班鴛鴦接武夔龍同心協德永効

公忠

擇官一

原選孤介 防請託 第五倫字伯魚為蜀郡民史富孫史皆鮮草駑馬以財貨自達倫忠之簡其豐贖者選之

文武悉召 儒吏相參 尹翁歸字子心漢武家居田延年為吏必於儒者同儒者必

擢人 掄才 擢人 明試 登庸 禱神 祝天 唐

七品 領三輔 唐帝欲擇宰相以盧文紀姚顛有人望者以名內瑠瑤中焚香祝天以筋撲之首得文紀欣然相之

抑強宗 擇清流 孔楷蓋至忠曰貞觀故事宰相子弟多居外職非直抑強宗亦

特委公 當擇臣 人特以委公曰楊賢才屬錦繡萬花谷曰柳澤為相帝嘗擇李李德邑源曰此特家

無憚大吏 能自存又以咽張建封貞元初為壽州刺史會高承宗父于獨孤羊相次為徐州刺史又曰韓愈淮西

必擇文梓 不惜美錦 孔昭曰劉祥道疏古者為官擇人不得取亦其太庸 思擇重臣

先求曾任 不可妄授 冊府元龜開元十二年勅宰相

自朝廷之始 冊府元龜開元十二年勅宰相

元信石顯 冊府元龜開元十二年勅宰相

宜擇儉潔 郎官須有才望 山堂雜考唐憲宗時

郎官須有才望 山堂雜考唐憲宗時

郎官須有才望 山堂雜考唐憲宗時

郎官須有才望 山堂雜考唐憲宗時

郎官須有才望 山堂雜考唐憲宗時

人等為殿中侍御史率領才處厚曰清

擇官二

原惟其人官不必備 難其人 **郤毅可** 左傳云晉蒐于被廬作三軍謀元帥趙衰曰 具瞻所歸 天中記

徒關武帝其人于荀慈答曰 為官擇人者治 孔帖云實誠為宗正卿太宗與諸會謀乃下詔曰誠比家純

王公具瞻所歸不可用非其人 擇僚吏 **湛御史者** 季累訪於齊神曰盧懷景等皆為通顯巨者 桓彥範執不可 思為秘書監兼靜能為

國子祭酒彦範執不可得才 為官擇人豈待情樂 事彥範曰為官擇人豈待情樂遂引為右臺侍御史

**銓掇皆便所司** 下云戴叔倫春映劉道執政叔倫勤人事彥範曰為官擇人豈待情樂遂引為右臺侍御史

歸之帝不受又致京師伏上表請在於是請泉令缺 所擇悉所歷深 孔帖云韋嗣立建言設官吏本於

先朝聞之舉然後於州州已試然後辟五府五 廉使補授屬員取其可者 使姓管二十餘郡州探至邑令

府者聞乃升諸朝得謂所擇者十之一餘皆廉使補之狀既至史執精而前曰具 官官宮妾不知名女 宋仁宗問王

擇官三

**制唐白居易** 授楊潛李繁史備等制曰揚潛溫厚靜專有端士之操李繁精強博敏有才于之稱史備變通

健決有能吏之用而皆本於文學輔以政事為郎見其行為郡間其聲夫洋東梁之險遂居蜀之腴濠控淮之

要皆名郡也今吾提三郡而委之三吏得不思勤儉教導勞來安輯膏雨吾土而襦袴吾人者乎潛可守洋州

刺史繁可守遂州刺史備可守濠州刺史 杜牧授賈弘餘加官依前台州刺史蘇莊除鄧州刺史等制曰南

郡盜作而蕭育拜河南政美而寇恂留為人擇官因重而撫考於兩漢行古道也弘餘廉使上言父老有請其

為政也長育多方惠訓不倦凡設教令皆有科旨莊任南康悉心為理謹身律下節用愛人南陽古都近者小

擾臨海越俗尤惜良吏就加起拜各叶所宜

**策唐白居易** 對審官策曰官有大小繁簡之殊才有短長能否之異稱其任則其政立枉其能則其事乖故

先王立庶官而後求人使各司其局也辨眾才而後入仕使各盡其能也如此則官雖省才雖半可得而理矣

若以短任長以大授小委其不可而望其可強其不能而責其能如此則官雖備才雖倍無益於理矣故曰任小能於大事者猶狸捕虎而刀伐木也屈長才於短用者猶驥捕鼠而斧剪毛也王者誠能量眾才之短長審庶官之小大俾操鑿柄者無圓方之乖備輪轅者適曲直之宜自然人盡其能職脩其要曩倫日序庶績日凝何患乎事不舉而政未成也哉 又對大官乏人策曰臣竊見近日秘省校正或以門地投議赤簿尉惟以資序求未商校其器能不研覈其才行至使頃年以來臺官空不知所取省郎闕不知所求豈直乏賢誠亦廢事且以資序得者僅能參其簿領以門地進者或未任於鉛黃臣恐台衮之才臺省之具十年以後稍乏其人

勤官一

**原恭恪** 積累 詩序積行累功以致爵位 莫如勤 能有繼 非德莫如勤 無日不惕 夙夜惟寅 賦

**智以效官** 勤而泄事 精力於職事 勤心有補益 後漢書云史弼為黃門令勤心有所補益 不

**解甲** 必枕戈 兩府元龜曰實執為州道行臺每臨戎對寇必披甲枕戈而解甲 勤稼穡 設版築 元龜

曰唐柏季纂武德中歷屯田農國監每於事苑內小心要慎勤於稼穡高祖每稱善之 不離左右 與均甘

苦 冊曰郭崇勳為樞密使非宗與將軍戰於楊劉崇勳率師至博州既役從設版築 交更輒

鳴 安寢則歎 孔帖曰裴耀卿夜決獄訟嘗養一雀每交更輒鳴呼為知更雀 吳越備史 通宵假寐

數旬一歸 冊曰武肅王錢鏐夜決獄訟嘗養一雀每交更輒鳴呼為知更雀 吳越備史 通宵假寐

倦 晝夜不息 冊曰武肅王錢鏐夜決獄訟嘗養一雀每交更輒鳴呼為知更雀 吳越備史 通宵假寐

於前人 不不堪 冊曰武肅王錢鏐夜決獄訟嘗養一雀每交更輒鳴呼為知更雀 吳越備史 通宵假寐

勤力 晝夜不息 冊曰武肅王錢鏐夜決獄訟嘗養一雀每交更輒鳴呼為知更雀 吳越備史 通宵假寐

類然 晝夜不息 冊曰武肅王錢鏐夜決獄訟嘗養一雀每交更輒鳴呼為知更雀 吳越備史 通宵假寐

每入 晝夜不息 冊曰武肅王錢鏐夜決獄訟嘗養一雀每交更輒鳴呼為知更雀 吳越備史 通宵假寐

李傑 晝夜不息 冊曰武肅王錢鏐夜決獄訟嘗養一雀每交更輒鳴呼為知更雀 吳越備史 通宵假寐

勤官二

克勤于邦 治民祇懼不敢荒寧 治民祇懼不敢荒寧 治民祇懼不敢荒寧 治民祇懼不敢荒寧

息運有嚴明之君能慎賞罰不敢怠忽自暇于政事則命之于下國以受命天子之內 朝夕勤文王以惇篤

其民孔安國傳云從朝至于日 夙夜罔或弗勤 勤卹民隱 國語曰昔商王帝辛不遵暇食于日中不遵暇食于日中

先王非務武也勤卹民隱而除其害也 不敢自逸 欽乃攸司 泣事惟勤 不懈于位 朝夕從事 毛詩云

君事早起夜寐在于公所也 夙興夜寐灑掃庭內 夙興夜寐無忝所生 毛詩小宛毛詩云夙興夜寐

臣若能早起夜臥則不 古訓是式威儀是力 力猶勤也勤厥職者格居官次不懈 朝夕從事 毛詩十月之交

他士于朝夕從事毛詩曰惜惜強壯之 盡瘁事國 盡力勞瘁以從國事也 毛詩 王事靡盬繼嗣我日

勞事不取自謂為勞勞費刑罰也 不敢告勞 王事靡盬不遑啟處 毛詩 王事靡盬繼嗣我日

行戎嗣續其日言常勞苦無休息也 民生勤則不匱 左傳曰樂書曰楚自克庸以來其君無日不討國人

訓之似若無日不討軍實而申職之于勝之不可保封之百克而卒無後 居之無倦 先之勞之 路問政于

勞之 原恪居官次 日仄坐朝幽枉必達 明帝論 盡心奉職 東觀漢記云周禁傳曰禁為 出入阡

陌與利務在富之 躬耕漢書馮異傳曰異為大將軍守邊境無所侵擾異曰臣聞古之為將者不

上應事 常伏閣下 報帝伏青蒲出詔字仲文舍釋卿事勤力不懈每奏事不 冠劍不解 當觀漢記曰桓文高每

十載未嘗被衣三看服其重也 不離省闈 後漢書黃香為尚書郎嘗獨止宿 抱書而寐 魏氏春秋曰高

大粗見而哀之徐解衣裘覆之而去自是拜焉 沉迷簿領 消散沉速 彈頰問回回自亂 馳翰未遑食日

晏不知晏對 白日接賓客夜問省文書 兵志 賤清為太常白 取博具投諸江 事文類聚云陶侃嘗

或以戲談廢事乃取其 居官畢力理治 則畢力理治 則畢力理治 則畢力理治 則畢力理治 則畢力理治

將軍博具投諸江 居官畢力理治 則畢力理治 則畢力理治 則畢力理治 則畢力理治 則畢力理治

將軍博具投諸江 居官畢力理治 則畢力理治 則畢力理治 則畢力理治 則畢力理治 則畢力理治

將軍博具投諸江 居官畢力理治 則畢力理治 則畢力理治 則畢力理治 則畢力理治 則畢力理治

將軍博具投諸江 居官畢力理治 則畢力理治 則畢力理治 則畢力理治 則畢力理治 則畢力理治

將軍博具投諸江 居官畢力理治 則畢力理治 則畢力理治 則畢力理治 則畢力理治 則畢力理治

將軍博具投諸江 居官畢力理治 則畢力理治 則畢力理治 則畢力理治 則畢力理治 則畢力理治

將軍博具投諸江 居官畢力理治 則畢力理治 則畢力理治 則畢力理治 則畢力理治 則畢力理治

冊府元龜曰李太亮為左衛大將軍太宗謂太亮每行夜以鞭算又曰劉晏每朝薄馬上以鞭算掌徵巡

日當丙夜遣即將行甲乙丁戊等夜身先於人其將軍也

精警冊府元龜曰唐于乙丁戊等夜身先於人其將軍也佐吾為理以勤國事白居易詩以勤國事白居易詩儒學雖優亦勤

史事孔祐云王彥威為戶部侍郎美譽四騰孔祐云吳泰德宗初出為福勤於稼穡冊府元龜曰後唐周知

老於軍旅惟馬上得休息孔祐云五代敬翔從太祖用兵盡心勤不事事吾何安於吏職簿書文檢檢察

藏藏其不躬親左右曰公位重年高如此朝廷賜守卿卿以養安幸無說

勤官三

詩梁王筠和衛尉新喻侯巡城口號詩曰聞闐暖已昏鈞陳香將暮樓烏城上返晚雀林中度屯衛時巡警

凝威肆安步 唐韓琮秋晚信州推院親友或責無書寄答詩曰官信安仁拙書非叔夜慵謬馳驄馬傳難附

鯉魚封萬里勞何補千年運泰逢不量橫草力虛慕入雲蹤 元趙孟頫次韻左轄相公奉寄徐公詩曰盡日

沉迷簿領書何時重得賦閒居已無夢想懸金印豈有文章到石渠 袁桷曉發詩曰葶食慎王事曉星當前

戶跨馬官道行細草泣寒露

制唐元稹授韓臯左僕射制曰韓臯始以直言事代宗司諫諍復以文章政術事德宗為舍人中丞京兆尹

在順宗憲宗時出領藩方入備卿長逮予小子歷事五君勤亦至矣 元姚燧元帥烏野而封謚制曰烏野而

氣鍾光嶽之純全誠貫金石之堅確智足謀國勇則冠軍佐天運之惟新憤人心之未定故自北而徂南首遼

尾魏十攘左而塞右膺齊背秦語其跋履於四方數豈戎衣之百襲為庸已懋其報宜豐可當非劉氏之不王

姑故若魯侯之大宇

碑唐韓愈南海神廟碑曰天寶中冊尊南海神為廣利王祀祭式與次俱升因其故廟易而新之在今廣州

治之東南海道八十里常以立夏氣至命廣州刺史行事祠下而刺史常選用重人既貴而富且不習海事又

當祀時海常多大風將往皆憂戚既進觀顧怖悸故常以疾為辭而委事於其副其來久矣元和十三年始詔

用國子祭酒孔公為廣州刺史兼御史大夫以殿南服至州之明年將夏祝冊自京師至吏以時告公乃齋戒

視冊警羣有司曰冊有皇帝名乃上所自署其文曰嗣天子某謹遣某官某敬祭其恭且嚴如是敢有不承明

日吾將宿廟下以供晨事明日吏以風雨白不聽於是州府文武吏士凡百數交詞更諫皆擯而遲公遂升舟風雨少弛權夫奏功雲陰解駁日光穿漏波伏不興省牲之夕載陽載陰將事之夜天地開除日星明概五鼓既作牽牛正中公乃盛服執笏以入即事文武賓屬俯首聽位各執其職牲肥酒香樽斝靜潔降登有數神具醉飽 明李賢禮部尚書胡公濙神道碑銘曰太宗文皇帝入正大統察近侍中惟公忠實可託遂命公巡遊天下以訪異人為名實察人心向背以故雖窮鄉下邑軌迹無不到尋進禮部左侍郎往巡江浙諸州還朝時車駕駐蹕宣府公馳謁行在所上卧不出聞公至喜而起且慰勞之曰卿驅馳良苦賜坐與語凡所歷山川道里郡邑豐嗇民情休戚以至所聞所見保國安民之事悉為陳說上欣然納之

**增**基誌明楊士奇故少師楊公榮基誌銘曰太宗皇帝入正大統初建內閣簡翰林之臣七人專典密務七人者解縉胡廣王淮胡儼金幼孜公及士奇也時四方之事方殷七人且夕侍左右承顧問退治職務且兼稽古纂述之事不虛寸晷上時步至閣中親閱其勞且視其所治咸稱旨時公尤勤勵遂皆進官

**增**記宋王禹偁待漏院記曰君逸於上臣勞於下法乎天也古之善相天下者自臯夔至於房魏可數也是亦不獨有其德亦皆務於勤耳夙興夜寐以事一人卿大夫尚爾况宰相乎朝廷自國初因舊制設宰相待漏院於丹鳳門之右示勤政也至若北關向曙東方未明相君啟行煌煌火城相君至止職職鸞聲金門未闢玉漏猶滴相君下車于焉以息待漏之際相君得不有思乎其或兆民未安思使泰之四夷未附思使來之兵革未息何以弭之田疇多荒何以闢之賢人在野我將進之佞人在朝我將黜之六氣不和災青薦至願避位以禳之五刑未措欺詐日生請脩德以釐之憂心忡忡待旦而入九門既啟四聽甚通相君言焉時君納焉皇風於是乎清夷蒼生以之而富庶

### 守官一

**原**各出納 調陰陽 出納之各謂之有司 丙吉不問殺人而問牛喘曰殺人京兆尹長廢命不敬 失職

**則**死 左傳守官廢命不敬城蒲與能業其官 靖共爾位 傳臺駘能 各守爾典 職思其憂 各司其局

**當**官而行 **增**守物 死官 柳宗元論曰皮冠者虞人之物也物者道之準也守其物由其準而後 孟容

政術部 守官

守著令 仲鄂執亂典 孔帖曰許孟容拜禮部員外郎公主子求輔崇文生孟容固謂不可主訴之帝問狀以

論而中尉讓免其死仲鄂著令對帝嘉其守禮部員外郎公主子求輔崇文生孟容固謂不可主訴之帝問狀以

有詔御史蕭傑監之際復爭遂獨詔免死又曰柳仲即遺侍御史有禁卒誣置人所父墓柏殿之吏以專殺

行法必坐此死矣后固授之 又曰獨孤用鳴鳴連御史中丞會殿中 何所迴避 敢不糾彈 冊府元龜曰薛

王源植取官用晦直其柱書五 又曰獨孤用鳴鳴連御史中丞會殿中 何所迴避 敢不糾彈 冊府元龜曰薛

夫時僧惠範持太平公主權勢通奪百姓肆劫法不稱願罷官去 弟勢傾朝野何所迴避朝諱暴烈亦合

誅死天綱疎漏屢領誤全中宗晏駕削去皇輪攻之制 君舉必記 人命所懸 大夫知起居注太宗謂曰卿

定阿韋臨朝之策神人怨憤臣奉司道不糾彈 守官臣職當載筆君舉必記 大夫知起居注太宗謂曰卿

曰起居注朕為司刑少卿謂所親曰耶道不糾彈 守官臣職當載筆君舉必記 大夫知起居注太宗謂曰卿

書冊府元龜曰及志及開營為左驗防門大夫將軍使使者徒皇有手勅志元夜宇文士及分統士馬出宿于章武門太宗承

殿太和六年為謀議大夫夫頻上章言時政得失轉給事中吹華州 侍郎辭知選 尚書不決事 孔帖曰盧承

御史兼御史中丞詔下之後給事中盧戴封還詔書帝遂制罷之 侍郎辭知選 尚書不決事 孔帖曰盧承

曰太宗尋令檢校兵部侍郎仍知五品生選事承慶辭 日選事職在尚書臣今掌之便是越局 唐書左右丞不勾

曰左右丞相不判徒况天子 乎 杖左右丞相不判徒况天子 乎 杖左右丞相不判徒况天子 乎

守官二 思不出位 君子思不出其位 立不易方 易 官脩其方 唐宿其業 不假器 器有等差之 不越樽俎 莊子鹿

治應視史不越 樽俎而代之 死不失守 見死不失守 不進旌招 齊侯田招虞人以旌不進旌尼曰守道不如守 食不避難 莊子鹿

其難于避 陳平不對農獄 史記云文帝後六年匈奴大入邊乃以劉禮為將軍軍霸上徐屬為將軍軍棘門以亞夫為將軍軍細

真將軍 柳以備上自勞軍至霸上棘門軍士皆已睡無人戍守將軍劉禮曰天子先破秦入秦還軍霸上以待將軍將軍聽細

人勞軍亞夫乃傳言開門出見亞夫曰將軍細柳無人戍守將軍劉禮曰天子先破秦入秦還軍霸上以待將軍將軍聽細

聖 漢書嚴中夜有怪軍臣皆驚霍光恐有變召尚書符璽即欲收取印 刺史不察黃綬 朱博為黃州刺史人

刺史不察黃綬 朱博為黃州刺史人 刺史不察黃綬 朱博為黃州刺史人 刺史不察黃綬 朱博為黃州刺史人



崇訓為節烈太子所殺優詔追封魯王晉安樂公主請依永泰公主為崇訓追諡中宗重其能守官凡能  
許之陳泰曰彼之謂本屬君后及諸君諸王及公主集無稱號者帝無以對陳泰  
寧佐強鐵轉運季光河也徐州撫取資糧不與先納怒召寧欲殺之帝無以對陳泰  
不為仁函其手謝曰吾聞其下不可聊與君謀耳時重其能守官率其職司其局  
職司其局交相致以全其公也抗在下不為撥失大者

### 守官三

**詩**宋范仲淹為廣德司理與太守爭非姪莘老以詩記其事曰維持徑行下枉直情必通太守異趨舍挺然  
不曲從有事爭救之粉屏記其終官小俸祿薄家居率窮空賣馬以自給徒步氣彌充 蘇軾次韻賀劉登詩  
曰君看三代士執雉本以殺身為小補居官死職戰死綏夢尸得官真古語

**碑墓誌**元虞集平章政事張公珪墓誌銘曰上命道士劉志清以其法為醮事近侍分其所用金幣道士訟之  
臺而近侍譖道士於上前當殺者六人公力辨道士無死罪上怒曰汝以臺綱脅我耶公曰御史臺陛下之臺  
則臺綱陛下之綱也陛下奈何欲自壞其綱乎上怒未解顧左右扶出明日復叩頭苦諫曰陛下必欲用譖言  
殺無罪臣請先死上即不殺六道士親解衣以賜公明日上謂近臣曰人言中丞忠臣乎張中丞乃張忠臣非  
官中丞也

**書**宋歐陽脩上范司諫書曰天子曰不可宰相曰可天子曰然宰相曰不然立乎廟堂之上與天子相可否  
者宰相也天子曰是諫官曰非天子曰必行諫官曰必不可行立乎殿陛之前與天子爭是非者諫官也宰相  
尊行其道諫官卑行其言言行道亦行也

**增記**唐呂周任泗州大水記曰唐貞元八年夏上帝作孽罰茲東土浩淼長瀾周亘千里泗州刺史張公始至  
聚邑老以訪故塞薪捷石以禦之維舟編桴以截之洪波汗漫不辨涯涘公獨與左右十數人覽舟於郡城西  
南隅女牆之上以向衝波公之左右失色同辭請移公曰任天子守土臣也苟有難而違之若王命何



政術部二 攝官 省官 職官 侵官 爭長 罷官

攝官一

原拜真 承乏 其受也 攝官承乏 將效一官 敢有二事 直官 貼職 沈括筆談曰唐制官序未至

宗為直記室是也 注承乏謂兼二職也 院孔帖曰崔光遠元宗時何官開先數十人乃定 實有勞效 且

與珍先遠募官攝府縣誰何官開先數十人乃定 實有勞效 且

求廉慎 兩府元龜曰開成四年詔曰諸門入任人數轉多每年史曹注擬無關惟河北諸道河東澤潞南初三

餘諸道並不得奏人 又管內官員猶多假攝之中虛均奏海博擇吏與江淮不同觀察使奏正 獨得補署 多是

假攝 倚辦故能成功 李德裕一重集曰游磁等四州祭酒令錢林侍講學士詔令每月十日入院不絕 本司

常務 按其歷任 冊府元龜曰高重開成七年國子祭酒錢林侍講學士詔令每月十日入院不絕 本司

兼孝恭長史 請章相攝衛 孔帖曰李靖陳國藩銳十策有詔拜靖行軍總管兼

攝官二

原不二事 禮 兼職 兼人 周制尚兼官 羣書考索云或問自太宰至旅下士其為官六十有三而為府者

不必備惟其人而已 有其人則備無其人則兼是為周官之實 庶幾唐虞之制而官事不攝吾夫子所以深責

管仲變先王之法也 以三公之召公為保 周公為師 召公為保 周公為師 召公為保 周公為師

召太保與芮伯彤伯畢公衛公公是六卿之職 其長也 三公之下實有三少當兼之 見周公既制死字召

芮伯彤伯衛侯實兼領司徒宗伯司寇之職 其餘大抵皆兼官也 其大者猶兼而死於百官羣有司乎 太

宰兼行六卿事 又云或問六卿之分職各率其屬 治典之職 掌邦之禮典何也 此太宰兼行六卿之空

九兩凡此十條 皆經國之大綱 政事之條目 而散見於三百六十八法 八柄八統九職九賦九式九貢 原

不攝 官事者 攝政 孔于為司寇攝政 不給 職權 不給 而慎 刑書若又攝官 括大罪也 兼二事 傳沈諸

云云詔知古純崇所引及全列精輕之出攝吏部尚書知東都道知何攝為史大夫明日謝帝曰何攝為即古越之時崇之子在洛通賓客饋遺愚者請托知古歸德以開一

攝官三

詩唐苑咸送大理正攝御史判涼州別駕詩曰天子念西疆咨君去不遑垂銀棘庭印持斧柏臺網雲下天山白桑枯塞草黃佇聞河隴外還繼海沂康

制唐元稹授王播中書侍郎平章事兼鹽鐵使副制曰王播在德宗時以封詔入仕踐履臺閣由御史中丞京兆尹掌鹽鐵為春曹尚書乃長邑髦以控蠻蜺盡稱厥職達於子聞驛詔徵還便殿與語得所未得聞所未聞昭然發蒙幾至前席重委操劍鉞刀益精國有美財而人不加賦東師在野物力蕭然不有主張孰能勘濟

是用命爾作相仍以舊務因之爾為西備戎羌東定燕冀內實九府外豐萬人百度羣倫罔不在爾

碑周庾信周太子太保步陸碑曰公儀表外明風神內照事君惟忠事親惟孝言為世範行為士則留連墳索悃悃文詞霜府錄於尚書天官總於司會出入匡贊常戴數職身具六龜腰恒四綬

省官一

原立政 審官明王立政不惟其官惟其人也 損不急 罷冗員史楚悼王用吳起為相損不急之官削養戰士 怨誹 厭伏孔然曰李朝隱

待賢才 罷冗官唐書曰初太宗省內外官定制為七百三十員曰吾以此待天下賢才足矣 孔然曰李淵

帝曰若何為冗員對曰州參軍無職事及兼試州縣則可而吏員不可減所謂省官者去其冗員非常員也

至德以來有員比正員三之一可悉罷帝乃許復吏員而罷冗官 不虛設 則易求孔然曰杜佑為戶部侍郎

津門下侍郎官貴簡約夏后官百不併併之唐時任職觀難以省吏員誠教弊之功也

收廩料 併寺監職部入於屯田 又六曹所裁凡十九員大案曰夫攝官之職如青徒如特科子韓此皆

得至治之體 察靈弊之根 下職司無虛授 擢書考索曰夫攝官之職如青徒如特科子韓此皆

弊之根其可  
戶口凋寡桓溫論并官  
公私驅擾申紹疏省職  
晉書曰桓溫總督內外上疏陳便宜七事其  
久於其事乎  
中紹上慕容暉論守宰職曰吏多則政繁今之見戶口凋寡不當漢之一郡宜并官省職令  
郡而備置百官加之新立軍號公私驅擾人不物生宜併省官職務勸農桑

省官二

省西曹  
魏志毛玠為司空丞相東曹掾屬諸葛不行人憚之時議欲併省官員咸言  
省蘭臺  
晉時議省  
以去農功荀勗議曰省吏不知省官者官不知省事者事不知清心蓋曹清解致盡一之歌此清之本也漢文  
帝從幾致刑罰此省事也先武併合吏員縣官國邑最重十一如清省官也魏太和申違王人四出滅天下吏員  
正始中亦併合郡縣此省事也今欲求之於本則省事為  
官省則選清而得久職并則吏簡而俗靜  
晉王彪  
先若欲省官司九寺可併於尚書臺宜省付三府云云

何事官外置官

孔融沈攸清曰今日之治患在官繁不患員少兩省官自常侍諫議補闕拾遺四十員日  
先補其闕何  
罷左右常侍賓客十員其六員可  
減判官員  
又云楊綸奏減諸道  
事官外置官  
六員二十員可罷  
罷左李必曰常侍賓客十員其六員可  
委中書條件停減  
又

請罷郡縣吏二千餘員  
孔融又云李德裕嘗謂省事不  
省官之不急  
又陸贄五要云  
委中書條件停減  
又

陸贄議內外官有冗員及百司  
省職省員省人  
也祥符之極密直學士以六員為式治平之少卿監以七十  
員為額此省其員也開寶之罷流外  
慶曆之減任于此省其入任之人也

省官三

詔元李謙清冗職詔曰自疆土極照臨之遠而省臺有內外之分日益月增官冗人濫嘗勅有司而澄汰意  
能舊制之遵承比聞近侍之言謂益曩時之弊彼不勝重任有墜上聞苟尚蹈匪曩時惟子咎其清冗職用復  
前規

前規

策唐白居易對省官併條減使職策曰臣聞古者因人而置官量賦而制祿故官之省置必稽人戶之衆寡

祿之厚薄必稱賦入之多少俾乎官足以理人人足以奉吏吏有常祿財有常征財賦吏員必參相得者也頃

以兵戎屢動荒沚游臻戶口流亡財征減耗則宜量其官而省之併其祿而厚之故省官則事簡事簡則人安

祿厚則吏清吏清則俗阜而天下所由理也然則知清其吏而不知厚其祿則飾詐而不廉矣知厚其祿而不

知省其官則財費而不足矣知省其官而不知選其能則事壅而不理矣此三者迭為表裏相須而成者也臣

又見兵興以來諸道使府或因權宜而置職一置而不停或因斃勞而加俸一加而無減致職多於郡縣之吏

俸優於臺省之官積習為常煩費滋甚今若量其職員審其祿秩使多寡有常數厚薄得其中則費不廣而下無侵削之患矣職有常數則事不煩而人無勞擾之弊矣此又利害之相懸遠者

**判**唐司馬滔對省官員判曰時康官備所藉為理戶減務煩則害於政有司靡我王爵思立國體知師旅之後版籍徒懸念閭里之空州縣宜省誠有可尚議未得中雖在濟物之規實亦勤人於遠請依百姓之訴用減庶僚之員省事省官晉朝高其論從人從欲魯史異其文

**增**議晉王彪之議曰職事之脩在於省官朝風之澄在於并職官省則選清而得久職并則吏簡而俗靜選清則勝人久於其事事久則中才猶足有成 唐杜佑省官議曰唐虞稽古建官惟百夏商官倍亦克用又周建六官各有徒屬雖尚文去質吏眾事煩然而條流不紊職非重設秦氏立制多因時宜漢初沿襲後漸增廣光武建武六年廢罷四百餘縣吏職十置其一魏太和中分命使臣省州縣吏正始中又并合郡縣等晉太元六年省七百餘員隋開皇三年廢五百餘郡國家員觀初省內官六百餘員詳設官之本為理眾庶所以古者計人置吏存諸方策昔臯繇作士師正五刑今刑部尚書大理卿是二臯陶也垂作共工利器用今工部尚書將作監是二垂也契作司徒敷五教今司徒戶部尚書是二契也伯夷秩宗典邦禮今禮部尚書禮儀使是二伯夷也伯益作虞掌山澤今虞部郎中都水使者是二伯益也伯冏作太僕掌車馬今太僕卿駕部郎中尚輦奉御閹廐使者是四伯冏也古者天子有六軍漢家前後左右將軍四人今則十二衛神策等八軍凡有將軍六十人也歷代增益以至於於是舊名不廢新職日加名繁職重不可適舉顧茲大弊實思革之

**曠官一**

**沉職** 備位 沉滯不舉 言無職事 充位 深湯為御史大夫每奏事日野天子忘食事皆 干誅 干誅 顯官

**出柙** 以干先王之誅以違官謗 毀積 虎兕出於柙中是謂之過 廢厥職 廢官若因廢時亂日廢厥職尸 敢煩 敢煩 顯官

**不書朔** 不能治官數煩龍乎 左傳 葬士禮 服大刑 禮曰大夫廢其事終身不仕死以士禮 泣事 泣事 顯官

**不敬** 率職不怠也禮 都家不及 州縣徒勞 周禮朝大夫齊都家法都家之理有不及者誅其朝大夫在 尸祿 素餐 慢官 息事 棄命廢職 慢官逮戾 且味裕居 宜科懈

旅則誅有司不及謂有稽職 音也 州縣之職徒勞人耳

位 苟忘卸緯 是謂拂經 既不治庖 宜科出押 不能承式 何以守官 苟不恭乎乃職 必遠戾

子厥躬 苟棄命而廢官 則有常而無赦 臨事有虧則思移過 失期不請誰合當辜 慢官之後徒告

關供 臨事之前胡不白請 畫諾 署名 范祥雲 緬論云 汝南太守宗資 任功曹 范祥雲 曰 汝南大

事十年時 張嘉貞 張說 相次為中書令 乾曜 守范孟博 南陽宗資 王處謨 冊府元龜 曰 汝南大

推讓之及寺元 紘 杜暹 知政事 遂無所參 議唯諾 署名而已 飲食終日 脫略萬事 錦繡 萬花 谷 曰 五代

公悉克 簡非其人 則厥官 美 顯 此 至 忠 論 駕 爵 有司不力 厥官如曠 孔 結 曰 韋 溫 諫 比 詔 下 關 月 有 司 地

者 結 完 之 則 吏 舉 職 事 歸 正 矣 思 萬 事 惟 速 幸 有 才 藝 呂 才 東 昌 子 集 序 曰 除 六 合 悉 焉

相 輔 乘 驢 到 郡 環 府 舍 屏 障 內 外 相 望 法 令 清 簡 旬 日 而 運 健 愈 記 曰 博 陵 崔 斯 立 以 前 大 理 評 事 言 得

失 熟 官 為 丞 既 樂 不 得 施 用 謂 曰 丞 哉 丞 哉 余 不 負 丞 而 丞 負 余 則 盡 枯 去 牙 角 一 曠 故 迹 破 崖 岸 而 為 之

曠官二

不恭命 汝不恭命于左 莫肯夙夜 詩云三事大夫莫肯夙夜 原日飲酒 曹參為相不事 事日飲 三光不明 漢書

望之矣三公非其人則三光為之 原不治事 漢陳遵為掾不治 曹參數廢被請主相之事 報曰 掾今 日清譚

王夷甫為元城令 終 不知馬何由知數 世說新語云 王森之為相 沖騎兵參軍 沖問 森 曰 何 由 知 官 曹 虛 設

孔帖云 桂長源上宰相者 兵部無戎帳戶 部無版圖 虞水不管山川 金倉 不可曠 缺 有 小 大 開 刺 之 殊 而 俱

不 同 錢 穀 光 祿 不 供 酒 衛 尉 不 供 幕 和 書 不 校 勤 著 作 不 檢 探 官 曹 虛 設 不可曠 缺 有 小 大 開 刺 之 殊 而 俱

備 於 時 而 用 爾 與 二 弟 連 夜 痛 飲 韓 愈 謝 宗 夫 實 錄 云 陽 城 字 元 宗 北 平 人 好 學 遠 近 慕 其 德 行 李 泌 為 相 舉

城 方 與 其 二 弟 牟 容 連 御 史 出 都 孔 帖 云 舊 史 牟 思 謙 授 監 察 御史 謂 人 曰 御史 簿 書 禁 如 絲 晉 吏 沸 如

夜 痛 飲 人 莫 能 窺 其 意 御 史 出 都 孔 帖 云 舊 史 牟 思 謙 授 監 察 御史 謂 人 曰 御史 簿 書 禁 如 絲 晉 吏 沸 如

糜 又 晉 吏 沸 如 糜 召 詰 其 官 皆 耗 然 如 羅 登 進 其 民 皆 窮 然 而 疲 晉

曠官三

詩 唐 杜 甫 戲 簡 鄭 廣 文 詩 曰 廣 文 到 官 舍 繫 馬 堂 階 下 醉 即 騎 馬 歸 頗 遭 官 長 罵 宋 劉 克 莊 廣 州 都 試 詩

曰 自 昔 番 馬 統 府 雄 君 恩 暫 許 領 元 戎 不 羞 短 髮 垂 肩 白 且 愛 前 旌 照 眼 紅 筆 久 不 靈 妨 草 檄 臂 新 無 力 怯 關

弓 即 今 超 距 多 臬 俊 安 用 輜 車 載 此 翁

政 術 部 曠 官 侵 官

**判**唐王維對宮門誤不下鍵判曰設險守國金城九重迎賓遠方朱門四關將以盡通阡陌宵禁姦非眷彼  
關人實司是職當使秦王宮裏不失狐白之裘漢后殿中惟通諸馬之跡而乃不施金鍵空下鐵關將謂堯人  
可封固無狗盜之侶王者無外有輕魚鑰之心過自慢生陷茲註誤而抱關為事空欲望於侯嬴或犯門有人  
將何禦於臧紇 白居易對失囚判曰不念恪居傲於羨里旋聞失守逸乃楚囚雖非故縱所因曾是慢常而  
致得於他人自是疎網無漏失其所職豈可出柙不科 唐人對二月不供官人炭判曰入侍女之熏爐香焚  
百和處仙人之丹竈巧液千金變寒作暄轉冷成熟投其鑄冶可以方其造化驗其燥濕可以測其陰陽充百  
郡之時須為萬邦之日用二月不供三章有犯

**記**唐白居易江州司馬廳記曰江州左匡廬右江湖土高氣清富有佳境刺史守土臣不遠觀遊郡吏執事  
官不敢自暇佚惟司馬綽綽可從容於山水詩酒間由是郡南樓山北樓水滄亭百花亭風篁石巖瀑布廬宮  
源潭洞東西二林寺泉石松雪司馬盡有之矣苟有志於吏隱者捨此官何求焉

侵官一

**原**出位 越官 君子思不出其位 越司 代斲 諸越司侵職者杖七十議曰設官分職各有  
二事 君子難做 思不越官 禮器 不能卸緯 焉用代庖 傳其本司侵人職掌當杖之也 老于 無越思 不

不謀其政 易而生亂 過則有刑 各恭乃位 出則有尤 如冒厥官 過猶不及 是太苛 何相侵

孔帖曰杜淹建言諸司文案稱期議以御史檢校太宗以問僕射封倫倫曰設官各以其事治御史劾不法而  
索按求疵是太苛且侵官淹默然又曰楊炎善制中書舍人分押尚書六曹以平奏報開元初廢其職盧杞

請復之災固以為不可把盜怒又海故主相過答 非不惡寒 嫌其出位 韓非子曰韓昭侯飲而寒典冠  
之覺而問左右曰誰加衣者左右對曰典冠君因兼罪典衣與典冠其罪典衣以為失其事也故加衣於君為

起其職也非不惡寒也以為侵官之害甚於寒 孔帖曰白居易拜左贊善大夫是時盜殺武元衡京師震擾  
居易首上疏請亟捕賊刷朝廷恥 便是越局 不敢侵官 孔帖曰盧承慶遷民部侍郎太宗尋令檢校兵部

掌之便是越局 相據其出位朝廷恥 便是越局 不敢侵官 孔帖曰盧承慶遷民部侍郎太宗尋令檢校兵部  
某對臣預為諫官 故得有所陳 則記言勸不敢侵官 冒也 杖之 白帖曰侵官冒也 雖則奉公 且

為出位 行苟越思 動而生悔 苟越思於乃職 必速戾於厥躬 帖白 下詳越司注

侵官二

為出位 行苟越思 動而生悔 苟越思於乃職 必速戾於厥躬 帖白 下詳越司注

為出位 行苟越思 動而生悔 苟越思於乃職 必速戾於厥躬 帖白 下詳越司注



**判**唐人對京令問喘牛判曰二京分邑墨綬居官三擢通班黃圖作宰自可遙聞善政廣樹嘉猷江陵叩頭  
止風有驗洛陽強項據地無從何得道之良規人餘惡少翳桑墻下不見童子懷仁垂楊路傍惟聞暴客相殺  
忽此逢牛翻能駐馬羣非向楚詎是因風氣似還吳猶疑見月此乃丞相及言何煩邑宰垂詰操刀之術罕明  
代所之嗤難免 唐褚亮對建國判曰定之方中作為宮室紫微夜視考太乙之帝居黃道畫參取義和之亭  
午於是審曲面勢置臬懸衡各有典司無乃詢於梓匠越其樽俎翻見作於同律晉雖不競楚勿與知侵官有  
刑罪將安捨不司宗伯之事忘為荀息之詞人亦有言自貽伊咎 唐人對挈壺挈不供判曰甲兵用嚴班  
位在守惜不畏法是瘵乃官挈壺挈陳力同道軍井軍舍從事殊觀匪恪居於戎律遽倣擾於侯度使介冑  
之夫云思拜井熊羆之將方解佩刀緊所掌而有失故流毒之夫衆出晉侯於淖大夫且謂侵官加韓昭以衣  
典冠乃為越事爾不還忌咎從自及

爭長一

**周班**任齒 魯人以周班後鄭鄭忽以有功也怒 勝許爭 十年 一日 年長以倍則父事之十年以長

**尚年** 敬長 叔謂叔曰寡人若朝於薛不敢與諸任齒 序齒 比肩 羞居我上 恥與同列

又城野戰之功相如後以口舌而居我上吾羞不忍為之下見必辱之相如聞之屈辱下申避避頗乃負荆謝罪費詩字公達漢中王遠詩拜闕羽為將羽聞黃忠為後將軍怒曰大丈夫終不與老兵同列不肯拜詩曰

在上云云羽振乃拜 忘彼肩隨 務茲心競 則有隨之 不可以後之 莫能相下也 勝侯曰薛庶姓也

伯有 以敬事長則順 立而無序則亂 見考禮序 亂 相下 自尊 辨位 亂行 有儀 抗禮 我

先 人下 禮謬 辭游 何以卑我 矣獨後子 晉鄭同儕 商周不敵 滕薛之尊 絳灌之恥 將

後鄭忽 乃長滕侯 而與我齒 將不汝容 **拔刀** 碎硯 唐書曰劉文靜自以才器功勳在裴灌之右

曰會當斬裴首 合璧事類曰鄭叟盧攜在中書因 臣且不服 汝有何功 冊府元龜曰太宗謂諸功臣曰

能盡當各自言游安王釋笑曰不意中書有死解之事 汝有何功 冊府元龜曰太宗謂諸功臣曰

服 又曰尉遲敬德好許直又及其功嘗何宴慶善宮時有班在其上者敬德怒曰汝有何功合坐我上 有

**何尊卑** 每陳攻伐 事文類聚曰賈復因鄧禹得召見署破虜將軍智識復與段孝共坐孝曰君將軍督我

伐之勞及見枉之狀或不勝憤恨出不辭 王勃陵藉 韓愈勳直 山堂肆考曰唐王勃聞魏州多藥草求補

曰唐李紳為御史中丞宰相李逢吉忌其剛而韓愈勸直乃以愈為京兆尹兼大夫免參以激紳紳愈果不相下武計紛然於是兩罷之京  
 與臣比 不欲在已上 袁煬通鑑曰賀若弼韓琦虎爭功於文帝前弼曰臣在韓山死戰破其銳卒擒其驍將之安得與臣比帝曰一若煬為上勳孔祐曰郭崇韜與官者馬紹宏俱為中門使而紹宏位在上臣故關納及莊宗即位二人當為極密使而崇韜不欲馬紹宏在已上遂以張居翰為極密使紹宏為宣徽使 嘆比伏滔肩 會斬裴寂首 嘆曰公之厚意未足以榮國士與伏滔比肩何辱如之 下詳拔刀法

爭長二

少不陵長 卑不降尊 人猶犯蕩 慮以下人 長幼之節 上下之位 蔡序陳下 春秋胡傳云蔡

下者先儒以為後至也宜所以先定民志乎是 長於勝 左傳云齊先 以力勝人胡博云大 以力勝人者人者人

有輕楚之心及其被楚又有驕齊之志既勝齊師復 生乃與喻等為伍 史記云韓信嘗遇明喻與拜送

與喻等為伍 同僚不能降意 帝重之與陳黃門侍郎柳莊明習典故雅達政事文 爭競細碎韓愈頓令

與喻等為伍 同僚不能降意 帝重之與陳黃門侍郎柳莊明習典故雅達政事文 爭競細碎韓愈頓令

與喻等為伍 同僚不能降意 帝重之與陳黃門侍郎柳莊明習典故雅達政事文 爭競細碎韓愈頓令

爭長三

跋明錢習禮書唐顏魯公爭座帖曰顏魯公剛直之姿英發之氣今觀與右僕射郭公論魚開府坐次帖蓋

所稱右僕射蓋郭英乂也魚開府即朝恩也英乂代宗永泰元年三月與裴冕同拜命於集賢殿為右僕射唐

世以中官為觀軍容使自魚朝恩始朝恩為軍容實自監英乂為陝西軍始意與朝恩共事久情好舊故善提

行香位次當尋襲為常魯公退而貽書反覆論辨力斥其非無少容貸當時朝恩怙寵驕肆觀其冒居成均大

司成之位升座講易鼎覆鍊以譏宰相元載則可以知其為大璫之至桀黠者矣魯公銳然申朝廷禮秩以折

其僭且以盛滿戒英乂者甚至使英乂佩服其言豈有他日崔旰之既乎

濫官一

原爛羊頭 續狗尾 後漢史始官爵皆實聖草小語曰蠶下養中郎將爛羊胃駝都尉爛羊頭關內侯 晉趙

增互市 賭郡 南史曰宋文帝與羊元保交賭郡羊縣補宣城太守 起舞 善走 山堂肆考曰唐崔日

白版侯 墨勅官 朝野金載曰武后時封侯者衆靖印之

致五品 志闡聖者給官被除

引權勢 竭資俸

授樂工 用幸人 孔帖曰

元龜曰中宗神龍元年李嶠章疏曰同在外置官數倍正開管府倉儲鳴於資俸外

官一千餘員 軍實尚直 國爭卒投 光州長史 今位將軍 不可帝不 職文獻通 考曰元順 帝至正六 年有

班頓首曰 用幸人 居清遠 恐後世 參政采 兒直

假弄麒麟 得富貴 事類曰 齊後主 時諸官 奴婢

倚馬員外 素彪儀

騎都塞市 常侍比肩 併 梁朝員外 常侍雖 唯言承 平時朝 參軍市 中無數

仕路太廣 時事可知 故崇農 商而趨 之

胥史濫章 報孔帖 曰韓琦 言任 路太廣

同次之位 擬車者 卿尉衛 尉員外 潛詳 爲詩多 傷刺 故時 可也

臺閣盈朱 紫胥史 濫章 報孔帖 曰

至忠同平 章事 疏陳 時政 曰今 刻位 已廣 冗員 復倍 陛下 降不 贊之 澤近 賊有 無涯 之請 登閣 之內 朱紫

萬官扶 蓋軒思 宜備 職又 曰帝 封泰 山張 說多 引兩 省錄 事主 書及 所親 攝官 升山 起階 至九 品張 九齡 密

請詔 賜於 珠恩 晉史 乃置 章報 惡刻 出四 方大 望

連車載 補闕 廢馬 駢封 詰孔 帖曰 武后 時官 濫章 報孔 帖曰

侍御史 胸脫 封書 郎沈 山堂 肆考 曰唐 代詔 贈后 曾祖 父曰 臣封 拜王 長通 白門 達本 是樂 工與 卓韻 類使

白門達 自輿 卓授 鄭普 思葉 靜能 以方 術除 孔帖 馬周 曰臣 伏見 王長 通白 門達 本流 起拔 爲官 文獻 通考

曰唐中 宗神龍 元年 大白山 人靜 能爲 國子 祭酒 置一 千餘 員封 百二 十人 詳廢 馬駢 封詔 注下

秘書監 其年 又除 方術 人葉 靜能 爲國 子祭 酒

濫官二

三百赤 帝 授彼 其之子 三百 赤帝

原武功 爵 得買 爵志 大司 農陳 賦稅 既竭 不足 以奉 戰士 有司 請令 民

增兼金 累紫 抱科 斗符 之世 兼金 累紫

原鴻都 門 漢 帝

好學 祭酒 樂部 門士 君子 皆深 和之

增西園 成市 團成 市全 章有 盈筭 之議 華館 申不 足之 嘆

私人以 獻瓜 爵操 者天 下公 認瓜 者無 意其 意欲 拔以 試官 陸贄 曰

官孔帖 云魏 元忠 陳郡 男子 財况 私人 以書 規之 人獻 瓜爵 操者 天下 公認 瓜者 無意 其意 欲拔 以試 官陸 贄曰

何勤焉 分職 建官 不可 濫來 猥府 庫虛 耗乃 上書 歸咎 於時 因蓋 前非 曰分 職建 官不 可以 濫取 士多 且

政術部 濫官 賣官 爵

濫又云劉祥知選事上疏陳孫供奉孫供奉宗昭以辨絕雙孫供奉本舉下第詩云何如學取孫供奉一笑君王便

著樞密易窄衫與羣閣伍山堂肆則坐於殿政之中以內侍童兒加開府儀同三司領府密每春王爵

於是濫事文類聚曰宋朝故相未聞有贈王者蔡京秉政用繼述之說贈王剛公為舒王贈何執中

城文賦通考曰遠通宗清寧中耶教坊司為平章又云元成宗大德十一年遣

善寫真善寫真官至太子太師

濫官三

疏唐辛替否諫中宗置公主府官疏曰臣聞古之建官員不必備九卿已下皆有其位而闕其選賞一人謀

乎三事職一人訪乎羣司負寵者畏權勢之在躬求榮者避權門而不入故稱賞不濫官不濫士皆完行家有

廉節陛下百倍行賞十倍增官金銀不供其印束帛無充於錫遂使富商豪賈盡居纓冕之流鬻伎行巫咸陟

膏腴之地一旦羊頭入典狗尾生謠將恐魏巍盛唐取議於後 韋嗣立諫濫官疏曰孔子曰譬有美錦不可

使人學製此明用人不可不審擇也古者懸爵待士惟有才者得之若任以無才則有才之路塞賢人君子所

以遁跡銷聲懷歎恨者也

賣官爵一

漢食貨志曰漢文帝從晁錯之言令人入粟輸邊六百石爵上造四千石為五大夫萬二千石為大庶長

又曰武帝時所忠言世家子弟富人或闕難走狗馬弋獵博戲亂齊民乃徵諸犯令相引數千人名曰株送徒

入財者得補郎師古注所姓忠名也株送徒言被根株白帖曰張釋之以貴為郎注漢法貨五百又曰

食貨志桑弘羊為均輸令吏民入粟補郎官至六百石 又曰漢桓帝占賣關內侯注漢法貨五百又曰

段熲樊陵張溫等雖有功勳名譽然皆先輸貨財而後登公位崔烈時因傳母入錢五百萬得為司徒及拜日

帝曰悔不小靳可至千萬 原白帖曰張讓專權孟他以蒲桃當作葡萄酒一斗道讓讓拜他梁當作涼州刺史

合璧事類曰宋文帝令人入米七百石者除郡 冊府元龜曰鄭愔諂事武三思掌選專以賣官為務人多怨

讞時京師大早為之語曰殺鄭愔天必陰 又曰肅宗至德二年侍御史鄭叔清奏諸道士僧尼如納錢請準

勅迴授餘人并情願還俗授官勲邑號等亦聽又準勅納錢百千文與明經出身如曾受業祖通帖策者減二

十千文如先經舉送到省落第帖策不甚寥落者減五十千文若粗識文字者準元勅處分如未曾讀學者加三十千時天下多虞軍用不充權為此制尋即停罷 又曰憲宗元和十二年詔曰入粟助邊古今通制如聞定州側近秋稼多登屬以軍府虛貧未任收糴將設權宜之制以成儲蓄之資念切救人不同常例有人能於定州納粟五百石放同承優出身一千石者使授解福官 文獻通考曰宋神宗熙寧元年行入粟補官法出將作監主簿助教告勅七十道付河北安撫司募人入粟尋又賜河東空名勅誥 又曰金哀宗天興元年賣官及許賣進士第京城民入賞授延州刺史劉仲溫授許州刺史 又曰元武宗至大元年江浙屬郡饑訪富家能以私粟賑貸者量以授官 又曰順帝至正四年有匿奸事而輸粟得七品者為怨家所告中書省司郎中成遵以為賣官鬻爵已非令典况又賣與奸淫之人何以為治必奪其勅還其粟著為令從之 又曰明英宗正統五年勅立預備倉發所在庫銀糴糧貯之軍民中有能出粟以佐官者授以散官 又曰景泰元年以邊圍事嚴令天下生員納粟上馬者許入監其上選事例與歲貢同 又曰嘉靖四十三年戶部尚書高耀奏薊鎮之糧乞開空選事例請於歲貢援例等監生預投在外布按經歷等官經歷五百兩至檢校一百二十兩各有差官員出身從七品一百六十兩至從九品六十兩各有差從之

賣官爵二

**原銅臭** 雁美三帝開鴻都門賣官又私令左右賣公卿公千萬卿五百萬崔烈入錢拜三公問于鈞曰我為守者亦去職還書刺謁規規則不 **入粟** 輸錢漢食貨志罷錯粟重粟之道在於以粟為賞罰令募天下起說入問君前在郡食雁美乎 **受爵移賣** 前漢食貨志府庫並虛乃募民能入奴婢則復終身先為郎者則皆輸禮錢或以錢不足免 為郎增秩 受爵移賣 為郎增秩 師古注庶人入奴婢則復終身先為郎者則

增其秩 武帝本紀云受爵賞而欲移賣者無所流貶其議為令有司奏請 黃霸補卒史 曹嵩至太尉 置武功賞官注馳次第也言欲移賣爵者無有差次不得流行故為置官級 相如非其好 德容以此達 如以賞 郡人而卒史獨二百石所謂尤與者之也 曹嵩輸西園錢位至太尉 自達乃常蓄好刀筆伺大吏有乏者即給之 此見識遠也 堂牒 孔帖曰前蜀王衍太后太妃 史曰閻王相遣醫人陳究以空名堂牒賣官 五代 上造 樂公 上詳第一條 白帖曰漢武時國用耗竭府司

有定價 必並爭 定價中散大夫高居呼為京師白劫 下詳教令注 上郡早 陝西饑時上郡以西

淵鑑類函 卷二百二十三 政府部 賣官爵

有定價 必並爭 定價中散大夫高居呼為京師白劫 下詳教令注 上郡早 陝西饑時上郡以西

早復情賣爵令而賤其價以招人續文獻通考曰拜司監至將軍

全熙宗皇統三年陝西旱饑詔許富人入粟補官曰相為得一寧數日詔書當出五日果拜司

錢二千萬可贖勝遠其子津召長孫無忌之胡明皇天寶中為安南都護詔書當出五日果拜司

以賂遷其價益賤又曰杜黃裳性忠勤奉公然不識大體貪驕驕以儲積為務人不願者科令就之

復節度求為權使臣議逢吉受其賂曲為奏請從諫自將作監主簿起復昭義節度留後

祖天福中為三司副使千王景遇求為解縣鹽運使遂舉凌遲倉廩虛罄物史記曰干戈出後

初承喪亂之後倉庫虛罄連班入粟之制為下吏鬻以好爵鈞元恭取錢安樂降勅

凡前代法書名畫他家所賣金帛不能置者必先以好爵鈞焉元恭取錢安樂降勅

二公主引用知吏部侍郎掌選事以賊汚聞時人為之語曰長寧安樂並狂顛既執翻地亦謂天貴弄大家

皆出屠販納貨售官博墨孔怡曰安樂公主下嫁武崇訓先誠勳天下與太平公主皆開府而主府官屬尤濫

物封投之故賊斜封官卜式獻錢拜郎中夢炎輸米命副使郎中復為御史大夫封侯續文獻通考

曰元世祖至元二十五年遷授松江民曹夢炎浙東宣慰風以毀家紓國之公誼縱其剝下媚上之私心

雖以貴財進身而不害其為名士蓋帝取之貪管公卿舉其剝下媚上之私心故崔烈張溫雖以公舉登仕而

無其人主門同商賈選司如仇敵官需爵妃主之門同商賈然舉選之署若開闢然又曰續說上言往

選司從容有禮今知仇敵賈販

賣官爵三

增疏唐蕭至忠諫賣官需爵疏曰當今列位已廣冗員倍多陛下降不營之澤近戚有無涯之請賣官利已鬻

法徇私貪吏之輩冒進而不識廉隅方雅之流知難而斂分丘隴則才者莫用用者不才

增論唐牛希濟崔烈論曰自咸通之後上自宰輔以及方鎮下至牧伯縣令皆以賂取故中官以宰相為時貨

宰輔以牧守為時貨銓注以縣令為時貨觀其堆積之所然後命官權倖之門明如交易夫三公宰相論道平

治四海調變陰陽為造化之主方鎮牧伯天子藩屏以固宗廟社稷之重刺史縣令為生人教化之首率皆如

是即同販婦之行畫生民膚髮與骨髓尚未足以厭其求國家之禍也

巧宦一

原盡得五侯 四至九卿 漢五侯不相得 巧宦四至九卿 漢南太守 五侯門盡能得其權 心漢漢數子

背約 專祿 漢公孫弘曰 齊人多詐 始瑛 持祿 固寵 茶白 草朱 山堂詩考曰 宋壽者十人

獻朱 尊得官 奸事者 作詩云 吮靴 製冠 朝野命 載曰 唐張說 考事王 毛仲 茶連 福建 運使其子 待問 以

未夫人 其有 名位者 又十人 或獻 北珠 冠四 枚于 仇曹 從曹 以道 四夫人 其十人 亦欲 乘嬌 險巧 府元

準州人 以門 蔭入 仕 蕭宗 末 呢於 珠相 王 緝 緝 引至 仲喜 舍人 準素 算文學 部 時 亦 欲 乘嬌 險巧 府元

元龜 曰 傳 游 藝 為 左 補 闕 又 書 稱 武 后 符 瑞 為 哥 舒 翰 判 官 蕭 宗 立 聖 德 聖 訓 行 在 帝 深 遇 之 未 為 四 時 李 遵 言 一

年自 青 而 綠 及 朱 紫 也 又 呂 誼 天 寶 末 為 哥 舒 翰 判 官 蕭 宗 立 聖 德 聖 訓 行 在 帝 深 遇 之 未 為 四 時 李 遵 言 一

之 劉 皆 希 旨 論 其 善 淫 亦 屈 已 附 上 官 達 賀 宴 容 上 官 氏 累 遷 史 部 郎 中 又 曰 唐 休 璟 神 龍 中 以 老 病

龍 歸 私 第 年 力 雖 衰 進 取 養 女 因 以 自 建 妻 為 所 稱 爭 與 交 參 軍 元 龜 曰 李 德 裕 意 宗 時 為 太 原 府 司 顯

氏 用 事 而 休 璟 為 男 取 其 善 女 因 以 自 建 妻 為 所 稱 爭 與 交 參 軍 元 龜 曰 李 德 裕 意 宗 時 為 太 原 府 司 顯

日 滯 於 外 關 乎 國 際 曰 豈 所 不 欲 其 如 貧 何 乃 許 借 幾 十 萬 滯 初 未 嘗 及 至 關 成 如 其 諾 除 中 尉 遂 為 中 人

所 稱 於 外 關 乎 國 際 曰 豈 所 不 欲 其 如 貧 何 乃 許 借 幾 十 萬 滯 初 未 嘗 及 至 關 成 如 其 諾 除 中 尉 遂 為 中 人

不 輕 笑 之 非 儒 流 無 學 術 相 揚 奕 遇 之 頗 厚 召 入 為 京 兆 尹 基 無 學 術 然 善 事 權 貴 事 元 載 結 李 訓

孔 帖 曰 郭 英 又 東 都 平 權 知 留 守 陰 事 宰 相 李 元 載 相 結 巫 加 遷 哥 善 俯 仰 毀 廉 隅 冊 府 元 龜 曰 乘 武 自 拜

兆 尹 善 術 仰 能 交 結 權 右 雅 無 清 直 之 稱 孔 帖 曰 乘 武 自 拜 善 俯 仰 毀 廉 隅 冊 府 元 龜 曰 乘 武 自 拜

公 坐 事 疑 後 為 河 東 太 守 以 失 職 內 挾 快 乃 毀 廉 隅 冊 府 元 龜 曰 乘 武 自 拜 善 俯 仰 毀 廉 隅 冊 府 元 龜 曰 乘 武 自 拜

出 居 縣 宅 託 附 之 再 進 中 書 侍郎 皇 后 賜 姓 名 李 紹 安 復 為 象 州 節 度 使 有 中 人 助 由 他 運 致 冊 府 元 龜 曰 乘 武 自 拜

德 宗 時 自 忠 州 刺 史 受 代 至 京 除 澧 州 刺 史 延 美 解 日 景 倫 時 有 中 人 助 道 及 月 華 門 遠 宣 不 令 赴 郡 除 倉

部 員 外 郎 又 曰 鄭 權 為 工 部 尚 書 州 刺 史 延 美 解 日 景 倫 時 有 中 人 助 道 及 月 華 門 遠 宣 不 令 赴 郡 除 倉

因 緣 附 會 傾 貨 進 奉 冊 府 元 龜 曰 乘 武 自 拜 善 俯 仰 毀 廉 隅 冊 府 元 龜 曰 乘 武 自 拜 善 俯 仰 毀 廉 隅 冊 府 元 龜 曰 乘 武 自 拜

劉 贊 卒 緩 頓 軍 府 資 用 進 奉 微 拜 豈 全 吾 軀 常 達 鈞 聽 山 堂 詩 考 曰 應 楊 再 思 居 相 位 十 餘 年 畏 足 恭

州 部 員 外 郎 又 曰 鄭 權 為 工 部 尚 書 州 刺 史 延 美 解 日 景 倫 時 有 中 人 助 道 及 月 華 門 遠 宣 不 令 赴 郡 除 倉

直 者 先 禍 不 關 宜 全 吾 軀 又 曰 宋 程 松 諂 事 韓 侂 胄 自 知 錢 塘 縣 物 或 曰 公 諫 議 何 自 屈 折 答 曰 世 路 孔 艱

文 進 路 楊 國 忠 冊 府 元 龜 曰 乘 武 自 拜 善 俯 仰 毀 廉 隅 冊 府 元 龜 曰 乘 武 自 拜 善 俯 仰 毀 廉 隅 冊 府 元 龜 曰 乘 武 自 拜

章 二 碁 為 宰 相 上 詳 累 擢 注 又 曰 丘 和 康 仕 隋 高 祖 天 寶 中 為 安 南 都 護 路 時 宇 文 遠 方 被 任 選 和 一 年 擢 平

冊 府 元 龜 曰 乘 武 自 拜 善 俯 仰 毀 廉 隅 冊 府 元 龜 曰 乘 武 自 拜 善 俯 仰 毀 廉 隅 冊 府 元 龜 曰 乘 武 自 拜 善 俯 仰 毀 廉 隅 冊 府 元 龜 曰 乘 武 自 拜

巧 宦 二 巧 宦 換 官 巧 宦 換 官 巧 宦 換 官 巧 宦 換 官 巧 宦 換 官 巧 宦 換 官 巧 宦 換 官 巧 宦 換 官 巧 宦 換 官 巧 宦 換 官

巧 宦 二 巧 宦 換 官 巧 宦 換 官 巧 宦 換 官 巧 宦 換 官 巧 宦 換 官 巧 宦 換 官 巧 宦 換 官 巧 宦 換 官 巧 宦 換 官 巧 宦 換 官

巧 宦 二 巧 宦 換 官 巧 宦 換 官 巧 宦 換 官 巧 宦 換 官 巧 宦 換 官 巧 宦 換 官 巧 宦 換 官 巧 宦 換 官 巧 宦 換 官 巧 宦 換 官

巧 宦 二 巧 宦 換 官 巧 宦 換 官 巧 宦 換 官 巧 宦 換 官 巧 宦 換 官 巧 宦 換 官 巧 宦 換 官 巧 宦 換 官 巧 宦 換 官 巧 宦 換 官

巧 宦 二 巧 宦 換 官 巧 宦 換 官 巧 宦 換 官 巧 宦 換 官 巧 宦 換 官 巧 宦 換 官 巧 宦 換 官 巧 宦 換 官 巧 宦 換 官 巧 宦 換 官

巧 宦 二 巧 宦 換 官 巧 宦 換 官 巧 宦 換 官 巧 宦 換 官 巧 宦 換 官 巧 宦 換 官 巧 宦 換 官 巧 宦 換 官 巧 宦 換 官 巧 宦 換 官

勸王諸呂洪書外戚恩澤侯表注云以大錫郭尖山堂肆考云後魏郭景議遷太尉附張易之兄弟附會張易之兄弟歷位正諫大夫

容容持祿又云李元素元初召宗室道古巧求官遊公卿間常與奕求鎮守又云鄭維連工部尚書乃結權

聲婉顏孔帖云孫熾逐君見文有司馬安者獲仁盜義縛舌膠骨系發破顏因鄭注以交王守澄又云王

容容持祿又云李元素元初召宗室道古巧求官遊公卿間常與奕求鎮守又云鄭維連工部尚書乃結權

容容持祿又云李元素元初召宗室道古巧求官遊公卿間常與奕求鎮守又云鄭維連工部尚書乃結權

容容持祿又云李元素元初召宗室道古巧求官遊公卿間常與奕求鎮守又云鄭維連工部尚書乃結權

容容持祿又云李元素元初召宗室道古巧求官遊公卿間常與奕求鎮守又云鄭維連工部尚書乃結權

容容持祿又云李元素元初召宗室道古巧求官遊公卿間常與奕求鎮守又云鄭維連工部尚書乃結權

容容持祿又云李元素元初召宗室道古巧求官遊公卿間常與奕求鎮守又云鄭維連工部尚書乃結權

容容持祿又云李元素元初召宗室道古巧求官遊公卿間常與奕求鎮守又云鄭維連工部尚書乃結權

容容持祿又云李元素元初召宗室道古巧求官遊公卿間常與奕求鎮守又云鄭維連工部尚書乃結權

容容持祿又云李元素元初召宗室道古巧求官遊公卿間常與奕求鎮守又云鄭維連工部尚書乃結權

容容持祿又云李元素元初召宗室道古巧求官遊公卿間常與奕求鎮守又云鄭維連工部尚書乃結權

容容持祿又云李元素元初召宗室道古巧求官遊公卿間常與奕求鎮守又云鄭維連工部尚書乃結權

容容持祿又云李元素元初召宗室道古巧求官遊公卿間常與奕求鎮守又云鄭維連工部尚書乃結權

容容持祿又云李元素元初召宗室道古巧求官遊公卿間常與奕求鎮守又云鄭維連工部尚書乃結權

容容持祿又云李元素元初召宗室道古巧求官遊公卿間常與奕求鎮守又云鄭維連工部尚書乃結權

容容持祿又云李元素元初召宗室道古巧求官遊公卿間常與奕求鎮守又云鄭維連工部尚書乃結權

容容持祿又云李元素元初召宗室道古巧求官遊公卿間常與奕求鎮守又云鄭維連工部尚書乃結權

詩唐章孝標贈陸豐浙西進詩除官曰帝城雲物得陽春水國煙花失主人昨日天風吹樂府六宮絃管一時新

換官 擇官 不擇官

原恭賞換縣薛宣為馮翊穎陽多盜賊令薛恭未嘗治民職不辦東邑縣小人謹朴易儉誕換州魏志母丘

原恭賞換縣薛宣為馮翊穎陽多盜賊令薛恭未嘗治民職不辦東邑縣小人謹朴易儉誕換州魏志母丘

原恭賞換縣薛宣為馮翊穎陽多盜賊令薛恭未嘗治民職不辦東邑縣小人謹朴易儉誕換州魏志母丘

原恭賞換縣薛宣為馮翊穎陽多盜賊令薛恭未嘗治民職不辦東邑縣小人謹朴易儉誕換州魏志母丘

原恭賞換縣薛宣為馮翊穎陽多盜賊令薛恭未嘗治民職不辦東邑縣小人謹朴易儉誕換州魏志母丘

原恭賞換縣薛宣為馮翊穎陽多盜賊令薛恭未嘗治民職不辦東邑縣小人謹朴易儉誕換州魏志母丘

原恭賞換縣薛宣為馮翊穎陽多盜賊令薛恭未嘗治民職不辦東邑縣小人謹朴易儉誕換州魏志母丘

原恭賞換縣薛宣為馮翊穎陽多盜賊令薛恭未嘗治民職不辦東邑縣小人謹朴易儉誕換州魏志母丘

原恭賞換縣薛宣為馮翊穎陽多盜賊令薛恭未嘗治民職不辦東邑縣小人謹朴易儉誕換州魏志母丘



即應若付軍旅而略軍士入市取酒刺酒

牛羊茁壯 **原**子路不擇祿仕子路曰家貧親

表而已矣 **原**子路不擇祿仕子路曰家貧親

衛之計非但將軍策笑馳出釋構若涉細中細

撤毛義事親孝張奉其名往候之會州撤至以義守令

**代官一** 李充屈作小縣充曰窮猿香林宜囑釋水遂作小縣

**原嗣掌** 終更 周禮嗣掌某月注云代任一月 策名 隨牒 清淨 簡易 無所變更 百姓謂之為相事

法較若畫一曹參代之守而勿失職其清淨民以寧一 記纂淵海曰歐 有禮 無狀 孔帖曰李自良為右

陽公知開封府所代包孝肅以威嚴御下帝以河東近胡謂曰物於遠退享不有禮然守北門無越卿者復調

羅燧兵以自良代之自良事雖不敢當帝可息羊馬置五區於東州不經時無越卿者復調

既行 又曰物是委問中本南朝書故地可息羊馬置五區於東州不經時無越卿者復調

充之民間怨運 **雞鳴** 鳥飛 合璧事類曰雞鳴去郡不受一錢百姓數千人留奉放船不得進乃小停夜潛

留海曰李元結治潤有惠政代去吏民進 **牽船** 擁馬 救荆州受代史民捕馬截登留 必為政 何以

代左傳曰鄭子產有疾謂子太叔曰食將受之其兄諫倉曰涼州一以寬服民其文莫如猛 晉書曰

張範病風以秦州刺史謂子太叔曰食將受之其兄諫倉曰涼州一以寬服民其文莫如猛 晉書曰

**留鞭** 梁書曰任昉為吳興太守清深被代而還 **因其迹** 必當改 漢書曰黃霸代韓延壽居潁川因其

承前代人不易其政必當改 **蕭規曹隨** 召父杜母 漢書曰蕭規曹隨功考泰山 晉書曰謝方明遷南陽

後有 **狗貂相續** 糠粃在前 船不足狗尾 記纂淵海曰孫綽與顧堅並行每朝會貂尾盈坐時人語曰

聖成曰糠之揚 **宜有以誨** 實為未易 十餘年而小兒服承君後任重慮遠宜有以誨之 齊書曰王延之

曰後接為中書令何遜 **未服即墨** 方清冀朔 反問於燕惠王使騎劫代齊七十餘城 蜀書曰墨

攻討大河以南盡為晉土 邊方當城清冀 **按校馮翊** 檢察會稽 而望之 韓延壽代蕭望之為左馮翊

胡會朝廷遠戴若思為都督 邊意甚快 十餘萬延壽即按校望之在馮翊時 韓延壽代蕭望之為左馮翊

竟望之卒無事責 在東曰時義之與王連齊名而義之甚輕之 遠先為會稽 韓延壽代蕭望之為左馮翊

遂稱病去郡 **錦標得雋** **金鼎調元** 揮毫錄曰王曾李迪皆狀元及罷相又為交承故文正 **兄弟之義**

**子孫不忘** 之前輩高曰此為稱之誼 文承之分 兄弟之義 至其子孫亦世講 **舊政告新令** 後功掩前蓋

南史曰傅劭代劉元明為山陰令 問元明曰 刺史不輒去 節度少換代 若別道皆降魚書乃得去 關元時

類以舊政告新令 歐陽公詩曰 後功掩前蓋 刺史不輒去 節度少換代 若別道皆降魚書乃得去 關元時

淵蓋 類以舊政告新令 歐陽公詩曰 後功掩前蓋 刺史不輒去 節度少換代 若別道皆降魚書乃得去 關元時

置諸通採訪使傳專刺史威柄外移漸不可久其刺史不稱職若誠員本通使條具以聞不得擅追及尋而  
判史亦不得無去帝嘉其謀云 又曰唐自兵興以來方鎮節度使少微入換代者皆死乃命馮故行軍司  
馬皆簡 張延賞梅韋卓後為代 李端初詔堅老若有素 記海之舉乃辭去後自全吾持鶴西川為延賞代  
自上述 公曰吾不識人 揮塵錄曰唐聖老下大理李端初為少卿詔曰子嘴尖如此誠為人也後十年聖老代端初  
為淮南清端初頗省其面目曰郎中若有素者風采堂堂非曩日比也聖老答言風采堂堂非曩日比也  
比往時嚙尖否 無變蕭何法 敢易袁公政 遊行者老進道 不得去於彼使論曰吾不教易袁公政人替羅拜  
端初愧作而悟

代官二

增考績 尚書云三載考績 原及瓜而代 許使連稱管至父戌葵 告令尹 楚于文三仕為令尹無喜色三已  
尹 矯代 魏信陵君無忌請殺趙魏王長泰不許趙告急於公子其軍遂救趙也 功成者去 四時迭代  
授受不替 蕭何舉曹參 舉三人 年明於法度今在即治有能名廷尉子定國能代詳天下可以無冤太  
僕陳萬年事後母孝三人皆在臣右推吉知人 合符而去 後漢馮異字孫文代合符而去卿榮之 更  
之及相繼居位並皆稱職上謂聖吉知人 合符而去 後漢馮異字孫文代合符而去卿榮之 更  
盡更盡還為沛太守邊史三載一更也 親友兩代 魏陳曠為廣陵太守律文代合符而去卿榮之 更  
及尚書令 父子相代 清美 周瑜舉魯肅 吳周瑜病舉魯肅 陸遜代呂蒙 問誰可代者蒙對曰陸  
遜志意深長才堪 新不如故 又云梁江革為盧驥王長史以正自居不與典籤趙問誰可代者蒙對曰陸  
負重乃以代家 賦詩清水亭 北史云申徽為襄州刺史及代選人史送者數十里不絕徽賦 老人記政 清河太守及為  
至傾城祖道有老人曰老人年九十 巡察使二年一代 十道巡察使委之察史無人應賢直獄二十年一代  
三十五政府若非推善改清亦微底 中代 宗得表 容博 弟自代 又曰章質之承貞時始為監察御史  
李勉堪大事 又曰令狐彰方疾甚表史謂高者劉安工部 弟自代 又曰章質之承貞時始為監察御史  
謂之私 三揖一辭 君子三揖而進 災星去福星來 湘山野錄云揚叔資郎中典封州人言扇守視事後三  
福星來守喜召優人謂曰致謝 謙傲對曰本州舊例用此一首

代官三

增詩 唐權德輿酬張秘監喜太常中書與德輿同日遷官相代詩曰珠樹共飛棲分封受紫泥正名推五字貴  
仕仰三珪繼組心知黍腰章事頗忝蓬山有佳句喜氣在新題

休假一

原按急告寧皆休假名也釋名曰急及也言操切之使相逮及也李斐漢書曰告請也言請休謁也寧安也告曰寧也漢律使二千石有予告有賜告予告者在官有功最法所當得者也賜告者病滿三月當免天子優賜其告使得印綬將官屬歸家理疾至成帝時郡二千石賜告不得歸家自馮野王始也休假亦曰休沐漢律吏五日得一下沐言休息以洗沐也晉顏師古曰告者請謁之言謂請休耳或謂謝謝亦告也原晉令急假者一月五急一年之中以六十日為限千里內者疾病申延二十日及道路解故九十五日此其事也書記所稱曰歸休亦曰休急休湣取急請急又有长假併假

問奇類林曰俗以上澣中澣下澣為上旬中旬下旬蓋本唐制十日一休沐故韋應物詩云九日驅馳一日閒也沈括筆談曰本朝館閣每夜輪一人直宿如有故不宿則虛其夜謂之豁宿豁宿不得過五日即次入宿若遇豁宿曆書腹肚不安故相傳為害肚曆

休假二

原賜告分休上詳前敘便宜益於時不限歲役長以闕或因陳事得著州吏大錯分休又荷擔杖策謝免後漢書張少卿父養母孝願家貧為郡功曹每休輒先下常單步荷擔杖下清即稱於鄉里不取

後漢書曰祝皓字子春志節抗烈為仁義為史歸休先周旋鄉里書老先進然後到家名昭遠近又曰吳

解職持羊酒詣軍門吏籍名入請入見大將軍汪等無入語史之李垣等皆與尼文時尼為兵在大將軍幕府

之國與尼長假選得隨兵晉起居注曰考遊集定省世說曰車武子為侍中與東亭諸人期共遊集車

武大康元年詔大臣疾病假滿三月解職不果後幼封嘉興伯祭觀中國日樂乃併求急還南既造江未

師候之曹請假還家來定省假私姓日見之至無不果假日將盡懷之乞求未解假弘呼前至關復不見

造渚還都欣然自得郭璞晉書曰郭璞為王敦參軍如後作亂高書求歸鄉里以討溫急為名及至建康

南坑般參軍郭璞初相與令瑛並拜墓晉陸華任群高書求歸鄉里以討溫急為名及至建康

魏舒字陽元為尚書三娶妻皆亡是年自定乞假歸妻曰婦從及後三最予告數月考免猶見令云二千石

告過長安滿不分別賜子今有司以為子告得歸賜告不得是一律兩科失省刑之意夫三最予告也或病滿

賜告認恩也今告則不得失輕重之意鳳不聽竟坐野王賜告不得歸遂為常案在官連有三最則得子告

賈遠字梁通為豫州刺史兵曹從事受前刺史假途到數月乃還遠考竟免之

期寇謂春申問之對曰齊王使

朱臣女弟與使者飲故失期也

林詩可借細塵落素衣

集有聖馬千告詩釋簿領

復羈繫劉孝綽詩時時

免綴班元好問詩時曾隨

曾隨牒免綴班元好問詩

時曾隨朝復朝去遂其私

從所欲唐書應甲令

遇休即召順宗

實錄云令孤願貞元初以左庶子史館修撰中視日薄暮乃得出遇休日使至第召之

退席乃長告不與爭孔帖云王君母見閣中視日薄暮乃得出遇休日使至第召之

休假三

原自公退食詩山郎出錢

漢書故事郎出錢市財用給文書乃得出名曰山郎注云山財所出也故曰山郎

賈之其乘富郎日出游戲或行錢得善節流轉相放揚譽為中郎將

郎移長度大同農以給財用其疾病休謁洗沐皆以法令從事郎皆化之莫不從

謁注云謁者自白得告也律史二千石

以上告歸歸亭道不遇行所在者無辭

鄧通不出文帝幸鄧通通亦患不

多病數告 與飲失期

望廬金華帝嘗歸永明詩步出

望廬金華帝嘗歸永明詩步出

望廬金華帝嘗歸永明詩步出

望廬金華帝嘗歸永明詩步出

望廬金華帝嘗歸永明詩步出

望廬金華帝嘗歸永明詩步出

望廬金華帝嘗歸永明詩步出

望廬金華帝嘗歸永明詩步出

望廬金華帝嘗歸永明詩步出

望廬金華帝嘗歸永明詩步出

望廬金華帝嘗歸永明詩步出

望廬金華帝嘗歸永明詩步出

望廬金華帝嘗歸永明詩步出

望廬金華帝嘗歸永明詩步出

復羈繫劉孝綽詩時時

免綴班元好問詩時曾隨

曾隨牒免綴班元好問詩

時曾隨朝復朝去遂其私

從所欲唐書應甲令

遇休即召順宗

實錄云令孤願貞元初以左庶子史館修撰中視日薄暮乃得出遇休日使至第召之

退席乃長告不與爭孔帖云王君母見閣中視日薄暮乃得出遇休日使至第召之

休假三

原自公退食詩山郎出錢

漢書故事郎出錢市財用給文書乃得出名曰山郎注云山財所出也故曰山郎

賈之其乘富郎日出游戲或行錢得善節流轉相放揚譽為中郎將

郎移長度大同農以給財用其疾病休謁洗沐皆以法令從事郎皆化之莫不從

謁注云謁者自白得告也律史二千石

以上告歸歸亭道不遇行所在者無辭

李登得

毛據請假

李登得

毛據請假

李登得

毛據請假

李登得

毛據請假

李登得

毛據請假

李登得

毛據請假

李登得

毛據請假

李登得

元和後觀用兵宰相不保冰之福在位。雖遺書警奏皆。即移病。又云高智周為侍讀。得告還鄉里。歎年位。

從容賦決。率午滿下。選第休沐。如令神。然若無事時。俱高須加優異。附府元龜云。嚴毅為檢校司徒。兼太子少傅。長慶二年。即史堂。以仲舅未停官。又云郭縱為

軍長慶二年。疾假滿百。日合停。勅嚴毅為太子賓客。分。東都文宗太和四。安重誨與羣官有異。云。

日帝以仲舅詩未停官。準式停官。年留守。道和體奏。從請假一百日。準式停官。安重誨與羣官有異。云。

後唐安重誨為樞密使。天成四年。奏堂兄。嚴辛請準式假。有司給假。一十五日。休謁。休請。從告。

勒重海位。重禁庭日。親機務。與羣官有異。在常式。難拘宜。自初開日。共給七日。休謁。休請。從告。

原詩齊謝朓休沐重還道中詩云。薄遊第從告。思閒願罷歸。還叩歌賦似休。汝車騎非瀟池。不可別伊川。難重。

違汀葭稍靡靡。江菼復依依。田鶴遠相叫。沙鴝忽爭飛。雲端楚山見。林表吳岫微。試與征徒望。鄉淚盡沾衣。賴。

此盈樽酌含景。望芳菲。問我勞何事。霑沐仰清微。志狹輕軒冕。思甚戀庭闈。歲華初有酒。初服偃郊扉。梁沈。

約休沐寄懷詩曰。雖云萬重嶺。所翫終一丘。堦墀幸自足。安事遠遊臨。池清海暑開。幌望高秋園。禽與時變。

蘭根應節抽。憑軒寒木末。垂堂對水周。紫籬開綠篠。白鳥映青疇。艾葉彌南浦。荷花遠北樓。送日隱曾閣。引月。

入輕憐。覺發寒蔬。翦賓來。春蟻浮來。往既云。勅光景為誰留。梁劉孝綽旬假西亭寄呈熊郎中副使詩曰。

休旬屏戎事。涼雨北窗眠。一夜江城夢。萬里繞山川。草木散幽氣。池塘鳴早蟬。妍芳落春後。旅思生秋前。紅槿。

梨庭艷綠蒲。繁渚煙間君。東林卧郡閣。曠周旋。酬對龍象侶。灌注清冷泉。如何無礙志。猶苦病纏牽。原隋江。

總休沐山庭詩曰。洗沐惟五日。棲遲對一丘。古棧橫近澗。巴石聳前洲。岸綠開河柳。池紅照海榴。野花寧辨晦。

山蟲詎識秋。人生復能幾。夜燭非長游。唐王維休假還舊業便使詩曰。謝病始告歸。依依入桑梓。家人皆。

佇立相候。衡門裏。時輩今長年。成人舊童子。上堂嘉慶畢。顧與姻親。盡論舊。忽餘悲。自存且相喜。田園轉蕪沒。

但有寒泉水。衰柳日蕭條。秋光清邑里。入門乍如客。歸騎非便止。白居易蘇州郡齋旬假命宴詩曰。公門日。

兩衙公假月。三旬衙用決。簿領旬以會。親賓公多及。私少勞逸常不均。况為劇郡長。安得閒宴頻。下車已三月。

開筵始。今辰初黔軍。厨突一拂郡。榻塵既備。獻酬禮亦具。水陸珍萍醅。若溪醋水鱸。松江鱗。角食樂懸。動佐歡。

妓席。陳風流。吳地客。佳麗江南人。歌節點。隨袂舞香遺。在茵清奏疑。未闋醜顏氣。已春衆賓。勿遽起羣僚。且遠。

巡無輕。一日醉用鶻。九日勤。微彼九日勤。何以治吾民。微此一日醉。何以樂吾身。温庭筠休澣日謁西掖所。

州監顧孟。卷二百二十三。政術部。休假。

知詩曰赤墀高閣自從容玉女窗扉報曙鐘日麗九門青瑣闥雨晴雙闕翠微峰蕙露滋仙草琴上薰風入禁松荀令鳳池春婉婉好將餘潤變魚龍 包何程員外春日東郊詩曰郎官休浣憐遲日野老歡娛爲有年幾度折花驚蝶夢數家留葉待蠶眠藤垂委地縈珠履泉長侵堦浸綠錢直到閉關朝謁去鶯聲不散柳含煙 宋蘇軾示王定國詩曰天風浙浙飛玉沙詔恩歸沐休早衙遙知清虛堂裏雪正似蒼筤林中花出門自笑無所詣呼酒持勸惟君家踏冰凌兢戰疲馬扣門剥啄驚寒鴉 陳去非休日早起詩曰隴隴窗影來稍稍禽聲集開門知有兩老樹半身濕劇讀了無味遠遊非所急蒲團著身寬安取萬戶邑開鏡白雲度捲簾秋光入飽愛今日開明朝復羈繫 朱子熹示祝四弟詩曰十日一休沐諸生各歸休虛齋息羣響兀坐心悠悠久兩苔徑荒林深鳥啼幽階前樹萱草與子俱忘憂 金元好問自鄧州幕府暫歸秋林詩曰升斗微官不療餓中林春兩巖牙肥歸來應被青山笑可惜緇塵染素衣 元虞集觸石墜臣卧病蒙恩子告詩曰趨召顯階歎目昏旋聞子告荷深恩藥班西域千金劑酒賜初筵九醞尊默憶舊書忘晝永行吟冷暑覺春溫摩挲素壁光於雪思得參書寫樹根 張養浩休日郊外詩曰久厭官居苦幽尋到澗阿鶴知松歲月鷗狎海風波野迥塢孤立嶺高雲半過菟裘良未暇聊此慰蹉跎 明高啟四月朔日休沐雨中詩曰送春風雨苦潺潺得告今朝免繳班卧聽鳩啼花落盡此身如在故園間

**原**奏梁沈約奏彈孔稚珪違制放假事曰臣聞禁憲有章士子攸慎守官有典觸網斯及蓋所以崇威闡法下肅上尊謹案廷尉會稽品中正臣稚珪歷奉朝班頻登要近九棘之任理無休謁冒制干聞實虧恒典恩許雖降所制不關違犯之條猶合糾黜且稚珪俯自內轄作士下闈通制明文日陳几案自踰規矩莫斯爲甚臣等參議請以見事免稚珪所居官除中正官名輒下禁止 又奏彈奉朝請王希聘違假曰謹案奉朝請臣王希聘幸齒朝班私敬蓋闕休請有期曾無過及違弛之譽允膺裁糾臣等參議請以見事免所居官輒下禁止

**序**明宋濂味梅齋序曰洪武初余奉詔總裁元史於時豫執筆者凡數十人皆四方豪俊余日與之周旋會聚間一休沐輒相過從飲酒爲歡酒闌氣盛撫掌大噱論古人文章政事不深夜不止信一時之樂哉

淵鑑類函卷一百二十四

政術部三辭官 去官辭官 離局有罪復用

辭官一

**史記**曰淳于髡博聞強記學無所主客有見髡於梁惠王惠王屏左右獨坐而再見之終無言惠王以讓客客以謂髡髡曰吾前見王王志在驅逐後復見王王志在音聲吾是以默然客具以報王大駭曰先生誠聖人也前先生之來人有獻善馬者寡人未及視後先生之來人有獻誣者未及試寡人雖屏人私心在彼有之後見見一語連三日三夜無倦惠王欲以卿相位待之髡謝去 高士傳曰陳仲子楚王聞其賢欲以為相仲子謂妻曰今日為相明日結駟連騎食方丈於前意可乎妻曰夫子左琴右書樂在其中矣結駟連騎所安不過容膝食方丈於前所甘不過一肉今以容膝之安一肉之味而懷楚國之憂亂世多害恐先生不保命也於是出謝使者相與逃去 史記曰留侯素多病乃稱曰家世相韓及韓滅不愛萬金之資為韓報仇今以三寸舌為帝者師封萬戶于良足矣願棄人間事欲從赤松子遊耳 晉書曰武帝詔以鄭袤為司空袤謂坦曰魏以徐景山為司空吾時為侍中徐公語吾曰三公當上應天心苟非其人實傷和氣不敢以垂死之年累辱朝廷終於不就 北齊書曰王晞字叔朗昭帝欲以為侍中苦辭不受或勸晞勿自疎晞曰我少年以來閱要人多矣充拙少時鮮不敗績且性實疎緩不堪時務人主思私何由可保萬一披猖求退無地非不愛作熱官但思之爛熟耳 問奇類林曰李日知為刑部尚書屢乞骸骨許之將請不謀於家歸乃治裝行妻驚曰產利空空何辭之遽日知曰仕至此已過吾分 冊府元龜曰李抱玉為鳳翔節度使吐蕃每歲犯境代宗以岐下國之西門寄在抱玉思寵無比秩處三公抱玉以任位崇重抗疏懇讓司空帝嘉其謙讓許之 又曰李夷簡為淮南節度稱疾告老朝廷以未及懸車不之許夷簡堅請凡四表乃許分司東都 經濟類編曰判戶部駙馬都尉鄭顥營求作相其父祗德聞之與書曰聞汝已判戶部是吾必死之年又聞欲求宰相是吾必死之日也顥懼累表辭劇務宣宗以顥為祕書監 冊府元龜曰馮贇應順元年為中書令面奏曰臣出自寒微比無勞効徒因際會遂竊寵靈天下觀聽者安肯無言臣竭血誠期不奉詔上以其衷切改授兼侍中 經濟類編曰哲

宗時文彥博復居政府無歲不求去會殿中侍御史賈易言彥博致和建儲之議不可信太后命付史館彥博益求罷乃以太師充護國軍山南西道節度使致仕 山堂肆考曰宋孝宗淳熙十五年朱熹既歸投匭進封事言大本急務大本者陛下之心急務則輔翼太子疏入夜漏下七刻帝已就寢亟起東燭讀之明日除主管西太乙宮兼崇政殿說書熹力辭乃以秘閣修撰奉祠 經濟類編曰岳飛好賢禮士覽經史雅歌投壺恂恂如書生每辭官必曰將士効力飛何功之有

辭官二

**上章** 投檄 於說上疏以疾寢伏待罪自且及申公卿奏說慢免為庶人 漢帝臨軒遣使徵陳病篤曰有公族穆為步兵校尉策勳曰吾聞伐國不問仁人 避功臣 辭郡吏 杜詩字公若為南陽徵降避功臣上疏曰宜虛戰勝不訪儒士此舉異為至哉投檄而歸 避功臣 辭郡吏 杜詩字公若為南陽徵降避功臣上疏曰宜虛

之字長情拜平原守上疏曰陛下 稱父命 視子疾 晉卞壺字季望之為尚書令時公樂讓為郡中正度恰為私謀官補即吏所為憂末而忘本 辭三公 泛五湖 官曰君行今臣行竟乃扁舟泛五湖

部尚書以愛子長生有疾末解官 辭三公 泛五湖 官曰君行今臣行竟乃扁舟泛五湖

**罷就第** 遂之楚 杜延年賜安車駟馬 辭三公 泛五湖 官曰君行今臣行竟乃扁舟泛五湖

死故也 尊賢為丞相 病周金百斤罷加賜疾一區 丞相致仕注見始 佯狂以避 失渡而止 韋賢罷相 德周滿治

避兄 後漢世祖強起張港為司 敢辱高位 願督小職 使致仕為卿曰羈旅之臣幸免獲辰敢辱高位

避兄 後漢世祖強起張港為司 敢辱高位 願督小職 使致仕為卿曰羈旅之臣幸免獲辰敢辱高位

避兄 後漢世祖強起張港為司 敢辱高位 願督小職 使致仕為卿曰羈旅之臣幸免獲辰敢辱高位

避兄 後漢世祖強起張港為司 敢辱高位 願督小職 使致仕為卿曰羈旅之臣幸免獲辰敢辱高位

避兄 後漢世祖強起張港為司 敢辱高位 願督小職 使致仕為卿曰羈旅之臣幸免獲辰敢辱高位

避兄 後漢世祖強起張港為司 敢辱高位 願督小職 使致仕為卿曰羈旅之臣幸免獲辰敢辱高位

避兄 後漢世祖強起張港為司 敢辱高位 願督小職 使致仕為卿曰羈旅之臣幸免獲辰敢辱高位

避兄 後漢世祖強起張港為司 敢辱高位 願督小職 使致仕為卿曰羈旅之臣幸免獲辰敢辱高位



今非直成公雅志亦欲注  
一六代權模下詳終中修注  
今三六代權模下詳終中修注

知選冠神武門上表辭  
曰區陽文忠公在禁屢致仕門生蔡承禧言朝方倚重且未及引年豈可更休  
乞養病請致仕

射以疾不名佑以老疾請致仕  
後而歸林壑解時致珍銀給全樓終身又曰孔連塞隱於高陽好學不徒大層中轉運劉晏繼未為遠容由

是累按起居舍人述睿歸還林壑  
范希朝謙李自良辭歸邠州元龜以布朝得衆志之希朝擇奔國朝史遊環

延謝恩旬日復固辭疾歸還林壑  
范希朝謙李自良辭歸邠州元龜以布朝得衆志之希朝擇奔國朝史遊環

反側也詔嘉之又曰李自良為河東軍大將貞元三年從節度使馬燧入朝時羅燧兵權德宗欲以良代

欲代為軍帥物議多之  
請表左右乞從閑逸冊府元龜曰魏徵為侍中貞觀十年遷為尚書左丞

聖曆初以老疾乞從閑  
篤信仙方恣游名山冊府元龜曰魏徵為侍中貞觀十年遷為尚書左丞

管為詩箋五字曰鄭居中以中書舍人致仕志游名山軍運致仕末年寫信神似方飛棟全手履冠注母粉不與類

臣犬馬之歲八十一血氣衰竭耳目不聰  
文正感悟持國歎咏周奇類林曰從前輔相野嘉祐中有詩贊王

非復能有所益頓乞骸骨遺星列子厚樹上詩云水錦榮名錦短絳冠高節莫問奇類林曰韓持國晚年守許

五秋泰岳汾陰俱禮單道回奸伴亦松游公覽之喜因感悟以疾屢辭  
韓持國晚年守許

致仕  
妄叨榮寵冀竭涓塵冊府元龜曰魏徵為侍中貞觀十年遷為尚書左丞

書右丞相以年老上表曰丞相官師之長愚臣稟朽之餘所以俛仰為政  
邪奚請老張良稱病左傳曰

對仕也時為中軍  
間唯鶴之譏憂即鹿之嫌並詳後非不愛熱官豈可妨賢路

晉平太守期年求還曰吾山  
不與宰輔議實由大臣薦問奇類林曰判戶部有缺京兆尹韋澳奏事宣宗

宣宗不悅及歸其甥柳玘尤之澳曰主上不與宰輔會議私欲用我人必謂我以他年心之力袁龍難以

居是  
難逃天下之責不勝家門之盛度上詳後十四年冊府元龜曰韓公武弘之子以討淮西功為

而弘出鎮河中季父充移鎮宣武公武數曰二父同居重鎮  
世修壽日獻圖子厚生辰上詩曰

吾州壽日從子世修獻壽之任家門之盛懼不克感聖躬宿衛  
幸未厭得自遂必待棄豈知足林曰

名遂身退扁舟五湖即日贊曰賢哉陶淵明新賦平吳  
幸未厭得自遂必待棄豈知足林曰

陛下厭臣臣首領不保安得自遂乎  
端問奇類林曰龐莊敏公知定州屢請老或謂上方注意且精力克壯

開監須自  
政術部辭官

政術部辭官

何堅引去公曰必待筋力不支明主朕素然後乃去是不待已宜知足之謂

辭官三

**原不能考止** 陳力就止 **舉主不可齊列** 後漢劉陶字子奇遷尚書以所舉主 **同諱** 王舒字處明父名會舒

他郡朝廷議以字同音異舒又陳 **同名** 江統為中郎選列乞就乞避拜侍中 **叔父未得任進** 魏志劉琦字子孫不得言朝廷從之

辭于是改會為都不得已而行之 **宜勿奪志** 魏田疇字子泰宜加刑鍾議宜勿奪志 **增尚書**

**令必簡德量才** 晉書謝石為尚書令上疏選位曰尚書令總 **此例甚多** 孔融曰武德七年榮成執法右僕

相左僕射高士廉辭位 **求歸耕養** 雷先生類雪刺滿頭求歸耕養備員 **告年** 王為王詩曰結帽方

國史之內此例甚多 **賜鑑湖剡水一曲** 問奇類林曰唐明皇時賀知章年八十六以病上表乞為道士還鄉上許 **詩酒自樂**

元龜曰晉伊玉羽為光祿少卿滿 **乞為僧** 又曰木方詩漢乾祐二年自 **司諫歸華山** 湘山野錄曰宋真

歲退歸奉中以林泉詩酒自樂 **錢若水歎矣** 錢若水因歎曰上待輔臣如此蓋然東歸高邁以感動之者耳即以母老請解

安石詆求歸愈切 **辭官四**

**詩** **宋鄭俠觀孔義甫與謝致仕詩有感曰** **人生足清閑天下第一福惜哉聲與利舉世方逐逐君子耀軒裳**

**小人腴口腹霜雪滿頤頰馳競心更速誰知東山後清風千載續仁孝實天成聰明乃幾燭弱冠擢高科聲華**

**光煜煜騏驥駕夷途千里在舉足歲未再周天官先上應宿皇華屢更指間請分符竹端介奉高明慈仁撫羣**

**獨施設妙通神歡詛道相屬一旦遽上章幡然謝羈束古人涖官政五十曰艾服公年未五十懇請竟從欲緬**

**彼伋與軻進退遺佳躅三揖就恩榮一辭託巖谷由公仕以觀其庶無媿惡** **元蒲道源辭陝西儒學提舉曰**

**布穀聲中雨散絲晚牕濃睡正快時春來暖透黃綢被老去甜歸白粲糜仕及引年何況病官雖開局亦當辭**

**為子多謝門前客莫怪慵夫應接遲** **明高啓辭戶部之命東還有作曰詔貳民嘗出禁林陳辭因得解朝簪**

**臣材自信元難稱聖澤誰言尚未深遠水江花秋艇去長河宮樹晚鐘沈還鄉何事行猶緩為有區區戀關心**

增疏後漢東平王蒼自以至親輔政不自安上疏曰臣蒼疲驚特為陛下慈恩覆護在家被教導之仁升朝蒙  
爵命之首制書褒美頌之四海舉負薪之才升君子之器凡匹夫一介尚不忘簞食之惠況臣居宰相之位同  
氣之親哉宜當暴骸膏野為百僚先而愚頑之質加以痼疾誠羞負乘辱污輔將之位將被詩人三百赤芾之  
刺自漢興以來宗室子弟無得在公卿位者惟陛下遵承舊典終享厚恩乞上驃騎將軍印綬退受藩國願蒙哀憐  
**增表**晉李密陳情表曰祖母劉日薄西山氣息奄奄人命危淺朝不慮夕臣無祖母無以至今日祖母無臣無  
以終餘年母孫二人更相為命是以區區不能廢遠臣密今年四十有四祖母劉今年九十有六是臣盡節於  
陛下之日長報劉之日短也烏鳥私情願乞終養周庾信為問大將軍乞致仕表曰臣自出身奉國四十餘  
年遭遇風雲從微至著而臣甲子既多堯年又及無參賓客之事謬達諸侯之班尸祿素餐久紊彝典負乘致  
寇徒煩有司加以寒暑乖違節宣失序風水交侵菁華已竭雖復庶頗強飯馬援據鞍求欲報恩何能為役榮  
啓期之樂適足自貽燭之武之言無能為也特乞解所居官言從初服事符骸骨之請非謀几杖之賜又代  
人乞致仕表曰臣聞一葉將墮寧待於風露百川皆到自竭者潢汚臣仲春之末舊患漸加雙足頗蹇四支不  
利扶步有邯鄲之失勉視無離婁之明安可率此留務濶茲恒典唐李靖為尚書右僕射以疾上表遜位曰  
臣固庸流無階貴仕短翮慕侶願榆枋而自得駘足追羣瞻燕越而絕思幸屬光華啓旦管庫無遺假官商於  
庸音披丹漆於朽質雖復南臨徼外北踐沙場敵必倒戈人懷尚義以此為效實貪天功而上賞亟行鴻恩罔  
已錫爵胙土連衡寇鄧腰金鳴玉方軌崔盧木石有心豈不增媿自濫端副待罪文昌遂使化洽陰陽或虧於  
玉燭德動辰緯時爽於珠聯求其所由並臣之咎加以年事西夕痾病日侵乞解所職養病私門唐休璟為  
尚書右僕射以雨水為害上表曰臣聞得其理則陰陽以調失其和則災沴斯作臣樛櫟散材桑榆暮齒識非  
經遠器不濟時徒以宿忝周行歷登朝廡執典禁戎不雪四郊之恥忝尸端右更居八座之榮况疲敝已至年  
髮浸衰無德而祿必為小人之患非材妾居果致大臣之咎頃自中夏及乎首秋固有水災屢為人害將政教  
之吏罔副天心實變理之才未知王度昔漢官故事丞相以天災免職况竊在聖朝豈敢靦顏居位乞解所居  
待罪私庭宋璟乞致仕表曰臣聞力不足者老則更衰心無主者疾而尤廢臣拔自幽介欽屬聖明才不逮

人藝非經國徒以久從驅策歷參試用命偶時來榮因歲積遂得再昇台座三入冢司進階開府增邑大郡所更中外已荼蘼章遠居端揆尤竊右職伏惟陛下探能以授為官而擇察臣之有詞矜臣之不逮使得罷歸私室養疾衡門 權德輿代魏博田僕射辭官表曰臣聞中原息戰子房得以乞身東吳既平范蠡終能行志愚臣夙心私有所慕況蒲柳先邁驚蹇易疲仰觀天慈俯照愚悃 郭崇韜上表陳情曰臣棘牙小校樛朽凡妄陛下天矜不迴國權堅付在一時而難違重命許五年而別選通人邇來雖戡夷巨孽繼紹鴻基雪三百年社稷深冤立十九葉宗祊大事皆謀從聖慮斷自宸衷兼列較之同心非微臣之獨計今珥貂冕於朝端統龍旌于闈外恩榮有進功德無稱終憂即鹿之嫌寧抑懸貍之刺 宋歐陽修辭免參知政事表曰臣本乏才能徒緣幸會列于侍從白首無聞置在樞機素餐已甚雖聖主之恩天地曲示含容而朝廷之事豪釐動關利害豈止曠官之誚每懷報國之憂矧惟政事之臣實代天工之任俾之贊貳宜擇才賢 又辭樞密副使表曰器能甚薄風力不强少喜文辭殆浮華而少實晚勤學古終迂闊以自愚而自遣逢盛明權在侍從聞嘗論天下之事言出而衆怨已歸思欲報人主之知智短而萬分無補徒措危躬於禍咎每煩聖造之保全既不適於時宜惟可置之閑處故自叨還禁署逮此七年屢乞方州幾於十請瀝愚誠之懇至被明詔之丁寧惟大度并包猥荷優容之賜而羣賢在列敢懷希進之心

**進狀**宋吳永叔辭免除權吏部侍郎狀曰臣猥自遐陬曦登朝序偶直清朝之更化忽陪羣彥以同升謬當記注之筵復玷詞翰之選亦輝載筆幾瞻言動之容紅燭燃牕兩被傳宣之寵雖曰儒生之榮遇每慚往哲之高風方戒滿盈又叨甄擢官清易曠甫半歲而三遷恩重難酬不一月而再命僮冒承于殊渥恐交噴于煩言伏望聖慈俯矜愚悃 真德秀再辭免戶部尚書狀曰臣雖乏通明之識粗知去就之宜昔政在私門固合進難而退易今權歸公室所當朝名而暮行矧惟去國之十年常切愛君之一念每愁無路可輸賦歛之忠詎意逢辰重瞻天日之表身未離于閩嶠心已鶩于闕庭惟是天臺高選地官劇曹位在納言雖踵夔龍之武職專治賦媿亡晏混之才俗瀆睿聰冀還宸渥

**增墓表**明楊士奇陳靜誠先生墓表曰太祖高皇帝定鼎金陵時南臺侍御史秦元之素知先生入言於上曰

陳遇有輔翼才宜寘左右使效裨益即日召見與語大悅禮待加厚稱先生而不名曰侍帷幄贊幾務車駕幸其第者三命之官輒辭臣民既推戴上登大寶所承諾問悉保國安民大計先生竭心摯誠多所獻替命爲學士翰林者再皆固辭嘗奉密命借中官趙信往視浙江還奏稱旨命爲禮部侍郎又固辭間遣疾賜藥命中官挾太醫院官視療時徵寒特賜錦被及上供米既瘳入謝上嘉獎連稱君子者三又除禮部尚書又固辭自是不復強之以職每召見錫勞必厚或坐久必賜宴問命殿馬送歸先生秉義懷忠非正道不陳羣臣以過被譴者率爲解釋上亮其誠未嘗爲忤數諭之曰卿老不欲仕有子令帶刀侍衛叩首以子幼辭蓋靜澹恬退始終一志

去官一

**前漢書**曰陳咸爲尚書平帝時王莽輔政多改漢制咸心非之及莽因呂寬事誅不附己者何武鮑宣等咸乃歎曰易稱君子見幾而作不俟終日吾可以逝矣即乞骸骨去職及莽篡位名咸以爲掌寇大夫謝病不應時三子參豐欽皆在位乃悉令解官父子相與歸鄉里閉門不出 天中記曰後漢選注胡剛清高有志節值王莽居攝解衣冠懸府門而去遂亡命交趾隱于屠肆之間 冊府元龜曰王績龍門人隋大業中應孝悌廉潔舉授六合縣丞非其所好棄官歸鄉里 又曰盧懷慎爲黃門監稱疾辭職詔曰盧懷慎忘身徇公積勞爲病方欲省其謀慮專於導引且憑針艾之術副朕鹽梅之期聽以去官許其養疾 又曰韋況代宗大曆中隱居于嵩山守志樂道孔述睿深器之薦爲拾遺不起未幾又以起居郎追赴闕半歲棄官東歸徙家于龍門別墅 問奇類林曰張正甫爲相與門人崔咸議欲休致崔力贊之既歸門庭冷落意遂大悔謂人曰後有大事勿與少年郎議之 又曰司空圖致仕而歸居中條山作亭名曰三休謂量才一宜休揣分二宜休老而贖三宜休 山堂肆考曰宋种放累章乞歸章聖賜買山錢 合璧事類曰孫集賢寬天禧中直史館幾三十年晚守蘇期年大書詩于廳壁拂衣而去其詩曰人生七十鬼爲鄰已覺風光屬別人莫待朝廷差致仕早謀泉石養閒身 又曰元豐七年文太師告老奏乞赴闕親辭天陛庶盡臣子之誠既見神宗即日賜宴顧問溫密留京師一月凡對上者五錫宴者三賜詩者再 山堂肆考曰蓬州人鄭修登元祐進士知梁州軍未及引年翻然而歸所居結茅扁曰飯牛菴 又曰趙抃歸老西安作高齋蘇軾寄詩云功名富貴俱逆旅挂冠而去真秋

毫 又曰劉渙字凝之棄官家於廬山之陽作騎牛歌曰我騎牛君莫笑萬事從我好 經濟類編曰別兒怯  
不花諷御史劾奏阿魯圖不宜居相位阿魯圖即辭避所親為之不平阿魯圖曰我博爾朮世裔豈以丞相為  
難得邪但御史臺世祖所建我與御史抗即與世祖抗矣汝等勿復言

去官二

**原** 命駕 後漢逢萌字子慶見王莽殺子宇曰三綱絕矣不去禍及乃解冠挂東都門而歸 世說張翰  
官數千里以邀名 貢禹 枚乘 禹字少翁為河南令以賦事為府官所責免冠掛馬曰冠一免豈  
爵乃命駕東歸 彭澤令曰今日不能為五斗粟折腰于鄉里小兒貪官作歸去來辭 王羲之

**敢** 踰心 陶潛為彭澤令曰今日不能為五斗粟折腰于鄉里小兒貪官作歸去來辭 王羲之  
上還舉板 晉書魏舒為司徒年老每稱疾遜位後因正旦朝罷還第表送章綬帝手詔數勉而舒執意彌

**緩** 三公能辭 祿終者未之有也 荆州先賢傳曰 棄官而去 投檄而歸 長沙太守徐稅行縣以草檄教  
董正少有美姿太守舉孝廉正負笈單步上還舉板 南先賢傳曰黃憲來孝廉德以疾歸 無義不仕

**不** 聽 遂 棄官而去 下詳辭官也 晉陶侃字士行 適以疾歸 豫章記孔恂為訓導駕孝廉德以疾歸 無義不仕

**有** 嫌 棄 歸 君子之仕行其義也 晉陶侃字士行 適以疾歸 豫章記孔恂為訓導駕孝廉德以疾歸 無義不仕

**疏** 原之 傳宋公孫蕩棄官則族無所庇 主簿病不之官司隸惟促倫上  
經字彥緯為江夏守曹爽附縉三十四令交布于吳經不發書棄 史及子駿遠趙內史遂免官歸 世說王

**官** 歸 母以經典兵馬而擅去官對送使杖五十 吳經不發書棄 史及子駿遠趙內史遂免官歸 世說王

**奉** 身 以 退 量力而行 增身退 老傳 記曰七十功成名遂身退天之適也 禮 懸輿 歸杖 合璧事類

**駕** 無 李斯之數音便保懸車復章賢之故 罪人 饑鳥 三國志曰田豫字國讓仕魏連南陽守曰年高七十

**去** 又曰脫簪公府歸杖曰秋表 饑鳥 三國志曰田豫字國讓仕魏連南陽守曰年高七十

**李** 復 主書作書讀之老風池邊不去 饑鳥 三國志曰田豫字國讓仕魏連南陽守曰年高七十

**王** 朝 未 央 官 見 赤 珠 大 如 肆 考 曰 面 紫 羅 網 有 毒 漏 之 死 乃 歎 曰 仕 者 人 之 罪 網 也 宜 可 久 淹 邪 遂 挂 冠

**而** 退 時 人 謂 如 珠 隱 山 堂 肆 考 曰 面 紫 羅 網 有 毒 漏 之 死 乃 歎 曰 仕 者 人 之 罪 網 也 宜 可 久 淹 邪 遂 挂 冠

**是** 折 腰 人 遂 棄 官 歸 恥 為 屬 疾 其 姦 孔 帖 云 郭 處 俊 為 勝 陽 王 府 屬 棄 官 去 邑 雲 夢 見 雪 覆 庭 竹 遂 挂 冠

**騎** 採 薪 粟 孔 帖 曰 關 播 以 太 子 少 師 致 仕 主 財 賦 辭 留 務 京 師 時 裴 延 齡 與 滂 不 叶 存 疾 其 姦 去 官 賣 車  
曰 實 威 既 深 有 器 局 非 時 帝 時 以 皇 后 姊 婿 徵 殊 苦 督 將 不 堪 中 人 輔 有 督 將 恃 恩 伐 功 者 多 魏 史 李 守  
為 考 功 節 歎 侍 遊 宴 非 其 所 好 下 詳 第 一 條 殊 苦 督 將 不 堪 中 人 輔 有 督 將 恃 恩 伐 功 者 多 魏 史 李 守  
史 克 本 州 防 禦 使 有 監 軍 中 人 枯 權 正 雅 不 能 堪 遂 謝 病 免 潛 遁 而 去 謝 病 以 歸 節 吳 人 也 少 習 詩 禮

年六十不求仕天寶初以高臨徵遷至太子右諭德其性簡率雖恩遇志意不易既解問廷不言發期晉通而

去朝廷故友送贈及又曰高臨徵遷至太子右諭德其性簡率雖恩遇志意不易既解問廷不言發期晉通而

武后多殺 刺史不禮 孔祐曰李思訓為江都令武后多殺宗室思訓素官去 毀車遠道 焚章長蕭

後漢書曰馬良年三十為尉奉檄書迎督郵在斯役因或車殺馬裂衣冠進至捷為空妻撫學妻子求索啖

而吐 挂冠自在 投絃歸來 拜表行香盡不知 東西無所羈挂冠自在勝分司探花嘗酒多先到 角巾歸

里 牛車還鄉 合璧事類曰羊祜與弟秀書曰既定邊事當角巾東洛歸故里曰 像追送不得見 疏廣謂受

張鑄與昱 事文類聚曰張廣為太傅兄子受為少傅廣謂受曰吾聞知足不辱即日乞骸骨上許之皆賜黃

科歷四郡守五任漕憲嘗帥南陽王介甫乃其門外道也與姪並並以光祿卿致仕同歸鄉里 不似白雲

相期赤松 越歌送蕭相公詩眼射射竟為鴻毛上天人情緩自勞脫却朝衣便去青雲不似白 飽鱸膾

披鶴氅 文以嗣王屬我今嗣王不墜其業吾老矣不復事人矣遂因請退居從諱不能留乃為之築室于土洲

震披鶴氅自 棄官為道士 以家付兒曹 學白猿黃冠子 山堂詩考曰秋卒幼不得志棄官為道士頗有文

退為以家 自稱香山居士 難做退位菩薩 社每府與往來白衣 刑部尚書致仕與香山僧如滿結香火

事付兒曹 不勝開冷 不使我酣美酒 遂出所受俸錢 羊死妻送酒不絕歲餘又死墳曰天不使我酣

美酒邪妻官去 又曰呂才東臯子王績集序天下亂君歎曰 羊死妻送酒不絕歲餘又死墳曰天不使我酣

原高尚 易曰不事王 逃祿 趙溫歎雌伏 東觀漢記趙溫為京兆丞歎曰 高低謂藏暉 文士傳曰高悅

以為上計史伯融不行謂司馬曰 司徒失人 仲叔曰 辭而不問是失人也 投劾云云 郡守非人 數蒙

檢書千卷隱光敏彈還稱疾歸家 兄子曼容為官 見執主事儀 范滂字孟博為光祿主事執公儀郭林宗

其人乃素官 官止六百石 漢郭象子曼容為官 見執主事儀 范滂字孟博為光祿主事執公儀郭林宗

聞而 范滂詣獄解印 後漢黨錮事下詔捕范滂等滂解印引引出獄去天下大震于何為在此曰滂死則禍宗

列敢以 巴肅詣縣解印 巴肅坐黨自裁詣縣縣令見肅入閭解印致俱去肅曰 陳蕃刺史不合 刺史周

不為別駕以諫 龐參鄉人敬之 龐參鄉人敬之 龐參鄉人敬之 龐參鄉人敬之 龐參鄉人敬之 龐參鄉人敬之

不合投傳去 龐參鄉人敬之 龐參鄉人敬之 龐參鄉人敬之 龐參鄉人敬之 龐參鄉人敬之 龐參鄉人敬之

投冠陶潛詩曰投冠放 非其好 尉非其好也 後棄官歸于鄉里 彥範不用其言 道中宗神號初功臣

投冠陶潛詩曰投冠放 非其好 尉非其好也 後棄官歸于鄉里 彥範不用其言 道中宗神號初功臣

投冠陶潛詩曰投冠放 非其好 尉非其好也 後棄官歸于鄉里 彥範不用其言 道中宗神號初功臣

投冠陶潛詩曰投冠放 非其好 尉非其好也 後棄官歸于鄉里 彥範不用其言 道中宗神號初功臣

投冠陶潛詩曰投冠放 非其好 尉非其好也 後棄官歸于鄉里 彥範不用其言 道中宗神號初功臣

投冠陶潛詩曰投冠放 非其好 尉非其好也 後棄官歸于鄉里 彥範不用其言 道中宗神號初功臣

投冠陶潛詩曰投冠放 非其好 尉非其好也 後棄官歸于鄉里 彥範不用其言 道中宗神號初功臣

投冠陶潛詩曰投冠放 非其好 尉非其好也 後棄官歸于鄉里 彥範不用其言 道中宗神號初功臣

恒考範等用事處元道秀範書論時  
事得失考範終不用其言乃去官  
不用則乞骸歸去職歸其妻放歌  
遺名勇退自撰勇退通名年滿七十韓愈集序曰國子司業楊君巨源  
長篇永為陸司勳庶幾平不朽  
十亦白丞相子弟侍側公卿在席孔帖云盧肅求以太子太師致仕還於東都有園林別  
去歸其鄉聖歲時行樂于弟侍側公卿在席詩酒翰味竟日忘歸

去官四

隱武寧山孔帖云柳渾累遷衢州永為陸司勳又曰歐陽矩移陸司  
又曰歐陽矩移陸司勳書論或不行言或

去官四

唐王維錄事曰解印歸田里賢哉此丈夫少年曾任俠晚節更為儒遁迹東山下因家滄海隅已聞能

狎鳥余欲共乘桴 又送綦母校書棄官還江東曰明時久不達棄置與君同天命無怨色人生有素風念君

拂衣去四海將安窮秋天萬里靜日暮九江空清夜何悠悠扣舷明月中和光魚鳥際澹爾蕪叢余亦從此

去歸耕為老農 杜甫送孔巢父遊江東曰巢父掉頭不肯住東將入海隨煙霧詩卷長留天地間釣竿欲拂

珊瑚樹深山大澤龍蛇遠春寒野陰風景暮蓬萊織女回雲車指點虛無引歸路自是君身有仙骨世人那得

知其故惜君只欲苦死留富貴何如草頭露 劉長卿漢陽獻李相公曰退身高臥楚城幽獨掩閒門漢水頭

春草雨中行徑沒暮山江上卷簾愁幾人猶憶孫弘閣百口同乘范蠡舟早晚却還丞相印十年空被白雲留

杜牧許侍御棄官東歸寄贈曰天下繡衣吏東吳美退居有園同庾信遊事學相如蘭晚晴香嫩筠溪翠影

疎江山九秋後風月六朝餘塵意迷今古雲情識卷舒他年雪中糧陽羨訪吾廬 朱慶餘孔尚書致仕曰高

人心易足三表乞身閑與世長疎索唯僧得往還直聲留閣下生計在林間時復逢晴景乘車看遠山 劉得

仁和鄭先輩謝秩閒居寓書所懷曰把筆還詩債將琴當酒資藍衫懸竹桁烏帽挂松枝 温庭筠贈盧長史

詩曰移病欲成隱扁舟歸舊居地深心事少官散故交疎道直更無侶家貧惟有書東門煙水夢非獨為鱸魚

王建送唐大夫罷節歸山曰年少平戎老學仙表求骸骨乞生全不堪腰下懸金印已向雲西寄玉田苑節

抱歸官路上公卿送到國門前人間雞犬同時去遙聽仙歌隔水煙 宋王禹偁賀將作孔監致仕曰泣辭明

主挂冠簪便約幽雲老舊林朝請罷來頻典笏田園歸去只攜琴焚香靜院當山色曬藥空庭避竹陰一子得

官三品祿未饒疏傳有黃金 趙抃送穆舜賓承議致政還鄉曰清修平日得無慚學道勤行肯妄談軒冕喧

譚公始悟林泉滿灑我先諧曾憐避弋雲中鴈每念繹絲繭裏蠶盡舫西歸時節好春山如黛水如藍 孔平



仲送謝仲規致仕曰公年五十餘鬚髮黑如漆朝廷方進用未是挂冠日又非力不任數以身自乞人疑狗虛名今也踐其實蕭然巢許委臭腐視冕絨東南富人材卿相近間出急流能身退千古未有一賢哉謝夫子趣尚真不屈騰裝嶺外遠歸權江邊疾故鄉何日到清暑坐華室荔包雜紅紫茶品分甲乙歲時會親賓左右列圖帙回頭煙瘴地揮手風波窟天將勞以生乃獨取閒佚觀公着宇秀凜凜有道骨當為地上仙不是籠中物蘇軾罷徐州往南京曰吏民莫攀援歌管莫悽咽吾生如寄耳寧獨為此別別離隨處有悲惱緣愛結而我本無思此涕誰為設紛紛等兒戲鞭鞫遭割截道邊雙石人幾見太守發有知當解笑撫掌冠纓絕黃庭堅次韻休官曰世態已更千變盡心源不受一塵侵青春白日無公事紫燕黃鸝俱好音付與兒孫知伏臘聽教魚鳥逐飛沉黃公壚下曾知味定是逃禪入少林楊萬里送吳敏叔侍郎曰腳踏雞趨豹尾閒心飛碧岫白雲端人看疏傳如圖畫帝念嚴光返釣灘玉殿松班唐次對竹宮茅立漢祠官自憐病鶴樊籠底方羨冥鴻知影寒朱熹蒙恩許遂休致曰闌干首偕久空繫未覺清羸帶眼寬老去光華益黨籍向來羞辱侍臣冠極知此道無終否且喜閒身得暫安漢祚中天那可料明年大歲又渚灘元趙孟頫題歸去來圖曰斯人真有道名與日月懸青松卓然操黃華霜中鮮棄官亦易耳忍窮北牕眠撫卷常三歎世久無此賢明孫黃送翰林宋先生致仕歸金華曰事業文章滿汗青白頭歸去世綠輕雙溪水繞長松下只讀楞伽一卷經王世貞解任後得明卿罷官報寄贈曰郵書一到不堪聞起剔殘燈坐夜分塞馬論來終是失冥鴻去後許誰葦無妨中散來千里更喜延之咏五君與說近靈應稍慰買山全占洞庭雲

**傳**明王英劉先生傳曰宣德中監察御史尹崇高力薦先生雖老猶可學校師表至京以年將八十辭宣宗皇帝曰伏生九十尚傳經八十豈不可為教官先生辭益力上曰老者安之孔子之言也朕允其請令歸故鄉先生歸怡然自得深衣幅巾列圖史左右日吟咏不輟

**增序**宋程俱送林德祖東歸詩序曰余行道南徐過故人蘇承祖出許振叔書道德祖挂冠勇決之狀余時冒初暑向遠途忽煩憤間之灑然如挹寒流而濯清風也明徐一夔郁離子序曰誠意伯劉公學足以探三才之奧識足以達萬物之情氣足以奪三軍之帥以是自許卓然立於天地之間不知自視與古之豪傑何如

也年二十已登進士第有志於尊主庇民當是時其君不以天下繫念慮官不擇人例以常格處之噤不能有為已而南北繹騷公慨然有澄清之志藩閩方務治兵辟公參贊而公銳欲以功業自見累建大議皆因時之長策而當國者樂因循而悅苟且抑而不行公遂棄官去屏居青田山中發憤著書此郁離子所以作也

**○** 咨目 宋朱子致仕後客位咨目曰榮陽呂公嘗言京洛致仕官與人相接皆以閑居野服為禮而歎外郡或不能然其指深矣某以老大野逸自居近緣久病艱於動作屈伸俯仰皆不自由遂不免遵用舊京故俗輒以野服從事然而上衣下裳大帶方履比之涼衫自不為簡其所便者但取束帶足以為禮解帶可以燕居免有拘學纏繞之患且使窮鄉下邑得以復見祖宗盛時京都舊俗其美如此亦補助風教之一端也

離局一

**○** 還棄厥司 被官歸次 失位 失官慢也離局嘉也 失職 臣之失職 一日失職 一日失職 既忘恤緯

**○** 是不理庖 各揚其職 **○** 持虎符出界 事文類聚曰漢馮異將軍王鳳諷御史中丞劾奏野王賜告病

**○** 越界迎 後漢皇甫規字威明為波遼將軍欲退身歎上病不計友人王昱表還規越界

**○** 出界送 晉郭奕為野王令平枯過之遂 **○** 棄印謁趙咨 問過榮陽曹

**○** 出界送 送往出界數百里 **○** 石崇免官 石崇為荆州徵為大司

**○** 不樂職輒去 又曰張建封湖南觀察使卓之晉時看 人吏不得離局應舉 文獻通考曰宋太宗端拱二年

**○** 離局二

**○** 判 唐人對病疾判曰四岳咨命九土司牧功共理於伏熊期得賢於建隼淮陽臥理聞汲黯之政舉渤海行

歌美冀公之化洽甲官忝列郡未著能名庭無致仕之蘭院少延年之菊漳濱臥疾雖比於古人潁川流譽觀

頽於今吏賜告養疾宜輟務於公庭出境而行何慢官於私第

黜免一

原設雀羅 賦鵬鳥漢書漢 賈誼論居長沙原放乃行吟澤畔屈原曰恭承嘉惠子侯歸長沙聞屈原自沉以

保 行吟澤畔 侯罪長沙 屈原放乃行吟澤畔 屈原曰恭承嘉惠子侯歸長沙聞屈原自沉以

仁醉酒 屈平獨醒 晉周顛字伯仁為吏部尚書醉 庶人終家 特進歸第 蘇武出使匈奴

直豐滿豐之者老不為金吾驍從尤甚奴家健騎依倚強奪財貨篡取罪人妻婦女有司莫敢舉奏太后間

之使謂者策免景 成王黜廷理 晏子逐高紅 後漢竇武平匈奴威名大盛周史守令大夫其門下

是刑也吾將死廷理懼遂刑其族人成王聞之不及復而至於子文之室曰寡人幼少置理失其人以致夫子

之意於是黜廷理而尊子文 晏子使高紅治家而已如嬰者焉隨之者諫曰高紅之事大夫子三年曾無以爵任而

嬰之數請其罪晏子曰若夫方立之人唯聖人而已三年未嘗爾吾過也吾是以辭之 柳下惠三黜 潘安仁再

免論語曰柳下惠為士師三黜曰直道而事人焉往而不三黜 潘岳開居賦曰自弱冠涉于知命 陳遵置

酒跳梁 廖立視屋憤咤 前漢陳崇初來之蜀志曰廖立先主徵為侍中後主髮位從長水校尉立自諱才名宜

為諸葛亮之戚而更游散常懷快舉現屋憤咤亮 紉爵 降階 禦魅 投荒 逐臣 遷客 投諸

四裔 謫居三年 失恩禁闈 俟罪荒陬 將不甘心 故無鉗口 賈誼長沙之中實傷鵬鳥 屈原汨

羅之上見著離騷 增屢諫 好諧 冊府元龜曰薛大鼎貞觀中為齊王祐長史祐游情羣小大鼎屢諫不聽

倚黃綬好諧戲非通人間小說他日帝曰侍讀者當以理術 受金 納賄 冊府元龜曰張涉德宗居春宮時

輔導太子今故之談論有異思不之罪發於家 又曰薛綬元和初為陳議大夫充皇太子

受湖南觀察使全事覺以異思不之罪發於家 又曰薛綬元和初為陳議大夫充皇太子

使夏官侍郎李迥秀特張易之勢 納賄 冊府元龜曰張涉德宗居春宮時

勇而黜亦其宜也謂上復我知 納賄 冊府元龜曰張涉德宗居春宮時

立仗馬 觸藩 祗黃治通鑑曰李林甫謂諫官曰君不見立仗馬乎

大匠貞觀中太宗特幸雋州斥 立仗馬 觸藩 祗黃治通鑑曰李林甫謂諫官曰君不見立仗馬乎

熱又多應太宗大怒立德坐免 立仗馬 觸藩 祗黃治通鑑曰李林甫謂諫官曰君不見立仗馬乎

軌謂侍御史秋仁傑曰古之被池臺榭皆在深宮不欲外人見之恐傷百姓之心也機所 關難檄 賞花詩

冊府元龜曰王勃高宗封初沛王賢成文搆之漸斥勃不令入府 又曰白居易元和初為太子左贊善大

朝歌不殘勝母者惡其名也勃此文恐成文搆之漸斥勃不令入府 又曰白居易元和初為太子左贊善大

夫先士讓易母因看花墜并死居易作實居及速州刺史 先集眾 不給直 冊府元龜曰高宗朝元

與以輕先促團集眾欲斬之帝謂侍臣曰恐外人謂我玩好戲輕斬人命特令南山市園大額宗朝元

五年門下侍郎同平章事令孤楚生為山陵使不給工人備直收其錢十五萬賜為羨餘獻之怨許盈路羅為

政術部 黜免



三公以災異免謝承後漢書曰安帝即位大 鳴舌遠免與略曰明太后臨朝使黃下治山陵尚書樂巴上

李密作詩奏免晉書曰李密有才而能察其內轉而無官無職乃選漢中太守白明以失分憤怨及賜錢東

僚位偏其隆替名節灌以墮落魏大義以明責及初服于私門 謝瞻種蕙免官

恨破甑世說曰野克陵免官後見桓公問之曰卿何 流汗失色資治通鑑

鄭氏性悍史曰楊素為御史大夫其妻鄭氏性悍素 畫衣裳為荜甲之象

萬代不原又曰權萬紀及為隋書侍御史 無所弘益曰

思量不能出家家稱常請出家太宗謂曰甚知公素愛桑門今 塵頭鼠目

不敢久在機密史曰高祖歷位六年書令後既寵衰不敏久在機密 乃求官龍章鳳姿之士不可見

私書彙苑詳注曰呂青運禮部侍郎與妻延齡為姻家擇其 言得失黜官韓愈集曰田縣丞

觀王氏清歌冊府元龜曰韓朝臣多相率觀之僧齊豫馬坐是除名 霖雨無功又曰劉

在任恣誅求又曰在任唐韓知章為漢州刺史天咸四年 斷獄謬誤

以死為生又曰晉李鼎為侍御史天福八年勅曰李鼎方居憲府

帶階官安置朱子語錄曰本朝舊法取諸人若如是常階官亦須帶別駕 輕介葉李師中送唐

一筆勾資治通鑑曰范仲淹選監司取班簿視不才者一筆勾之富弼曰一筆

黜免三

增詩唐張九齡酬宋使君見贈白時來不自意風昔謬樞衡翼聖輔明主妨賢媿友生罷歸猶右職待罪尚南

荆襄廢時所薄祇言察故情 李白寄崔侍御曰黃河三尺鯉本住孟津居點額不成龍歸來伴凡魚 杜甫

寄李白曰昔年有狂客號爾謫仙人筆落驚風雨詩成泣鬼神稻梁求未足意欲誇何類五嶺炎蒸地三危放

政術部 黜免

政術部 黜免

逐臣幾年遭鵬鳥，獨立向麒麟。蘇武先還漢，黃公豈事秦。楚筵辭醴日，梁獄上書辰。已用當時法，誰將此義陳。老吟秋月下，病起暮江濱。莫怪思波隔，乘槎與問津。韓愈左遷至藍關，示姪孫湘曰：一封朝奏九重天，夕貶

潮陽路八千。欲為聖明除弊事，敢將衰朽計殘年。雲橫秦嶺家何在，雪擁藍關馬不前。知汝遠來應有意，好收吾骨瘴江邊。白居易郡齋月下憶廬山草堂曰：諫諍知無補，遷移分所當。不能匡聖主，祇合事空王。龍象投

新社，鷲鸞失故行。沈吟辭北闕，誘引向西方。便住雙林寺，仍開一草堂。平治行道地，安置坐禪牀。手板支爲枕，頭巾閣在牆。鄭谷送吏部曹郎中鄴免官南歸曰：高名向已求，古韻古無儔。風月拋蘭省，江山向桂州。賢人

知止足，中歲便歸休。雲鶴深相待，公卿不易留。滿朝張祖席，半路上仙舟。久別郊園改，將歸里巷修。桑麻勝祿食，節序免鄉愁。陽朔花迎權，崇賢滿溝席。春歡促膝，蒼日暖扶頭。道暢應爲蝶，時來必問牛。小生誠淺拙，早

歲便依投。攀送偏揮灑，龍鍾志未酬。宋徐鉉貶官秦州出城作曰：浮名浮利信悠悠，四海干戈痛主憂。三諫不從爲逐客，一身無累似虛舟。滿朝權貴皆曾忤，繞郭林泉已徧遊。惟有戀恩終不改，半程猶自望城樓。蔡

持正夏日登車蓋亭曰：紙屏石枕竹方牀，手倦拋書午夢長。睡起莞然成獨笑，數聲鶯笛在滄浪。黃庭堅跋東坡和陶詩曰：東坡謫嶺南時，宰欲殺之。飽喫惠州飯，細和淵明詩。淵明千載人，東坡百世士。出處雖不同，氣

味乃相似。明楊基送李琴川謫臨海曰：南風雨來塵作泥，稻花豆莢生初齊。一人失意解官去，席上衆賓顏色低。輜車欲發未忍別，感慨握手立大堤。

**增序**唐李白送趙四流炎方序曰：趙少公才貌瓌雄，志氣豪烈。以黃綬作尉，亦猶雞棲鶴籠，不足以窘東鸞鳳。耳以嫉惡抵法，遷于炎方。辭高堂而墮心，指絕國而搖恨。天與水遠，雲連山長。黃鶴曉別，愁聞命子之聲。青楓

暝色，盡是傷心之樹。**增記**明蘇伯衡南華謫居圖記曰：洪武元年，國子祭酒許先生謫韶州。即唐宰相張文獻公祠，以居祠在州城之北。而城南有山曰南華，直乎祠之前。其岡巒起伏，草木行列。朝霏夕靄，不出戶域。可以盡得之。先生著書閒

暇時，時臨眺而樂焉。夫以文學侍從之賢，一旦以微言而遠謫嶺海，間去親戚而伍夷獠人，將不勝其戚戚。先生不惟不戚戚，且安而樂。有終焉之志，此其學問之過人爲何如。吾祖文忠公之安置惠州，自言譬如元是惠

州秀才累舉不第北歸之望已絕方自肆於山水之間惟日不足何曾以謫為意也今先生之志豈不猶吾祖哉不然蠻邦窮裔連山複壁蛇蟲之所潛瘴癘之所聚此羈人遺客之所以悲思無聊而不勝者又何足樂也

**增**祭文唐韓愈祭柳子厚文曰凡物之生不願為材犧尊青黃乃木之災子之中棄天脫帶羈玉佩瓊璫大放厥詞富貴無能磨滅誰紀子之自著表之愈偉不善為斲血指汗顏巧匠旁觀縮手袖間子之文章而不用世乃令吾徒掌帝之制

**有罪復用一**

**原**秦赦孟明之罪 魏尚舉繁獄 魏尚有罪繫獄馮唐舉之 宣室詔入 賈誼論居長沙復歲餘文帝思拜

韓安國 安國下獄免官後起 死灰復然 國曰死灰獨不復然乎未幾拜梁內史 名為淮陽 漢書曰張敞

起亡命 張敞有罪詣關上印綬即從關下亡命 漢收實惠之功 增 從祠泰山 還笏 附書曰張敞在青州

功相忘今西邊不靜瓜分沙路絕馬豈可高枕鄉邑不為取指 增 豈可高枕鄉邑 冊府元龜曰薛仁貴上元中

州歲餘太平公主等伏誅其日詔曰劉求義以臨事請能元日茂興京於無用 宰相哀其才 禮帖曰劉禹

才將澤濯用之會程兵復起領留務乃詔為錫等補連州刺史 下江南圖 山堂肆考曰宋曹翰太祖時名

州未至各支言事御史帝曰知卿被謫以來未嘗以私書 暫著南冠 蘇軾詩曰暫著南冠不復佩銀

活焦枯 黃庭堅詩曰昨夜風雷震 原 棄瑕錄用 責功補過 重以才難 許其功贖

**有罪復用二**

**增**詩 唐司空曙酬張芬救後見贈曰紫鳳朝銜五色書陽春忽布網羅除已將心變寒灰後豈料光生腐草餘

州秀才累舉不第北歸之望已絕方自肆於山水之間惟日不足何曾以謫為意也今先生之志豈不猶吾祖哉不然蠻邦窮裔連山複壁蛇蟲之所潛瘴癘之所聚此羈人遺客之所以悲思無聊而不勝者又何足樂也

州秀才累舉不第北歸之望已絕方自肆於山水之間惟日不足何曾以謫為意也今先生之志豈不猶吾祖哉不然蠻邦窮裔連山複壁蛇蟲之所潛瘴癘之所聚此羈人遺客之所以悲思無聊而不勝者又何足樂也

州秀才累舉不第北歸之望已絕方自肆於山水之間惟日不足何曾以謫為意也今先生之志豈不猶吾祖哉不然蠻邦窮裔連山複壁蛇蟲之所潛瘴癘之所聚此羈人遺客之所以悲思無聊而不勝者又何足樂也

州秀才累舉不第北歸之望已絕方自肆於山水之間惟日不足何曾以謫為意也今先生之志豈不猶吾祖哉不然蠻邦窮裔連山複壁蛇蟲之所潛瘴癘之所聚此羈人遺客之所以悲思無聊而不勝者又何足樂也

州秀才累舉不第北歸之望已絕方自肆於山水之間惟日不足何曾以謫為意也今先生之志豈不猶吾祖哉不然蠻邦窮裔連山複壁蛇蟲之所潛瘴癘之所聚此羈人遺客之所以悲思無聊而不勝者又何足樂也

州秀才累舉不第北歸之望已絕方自肆於山水之間惟日不足何曾以謫為意也今先生之志豈不猶吾祖哉不然蠻邦窮裔連山複壁蛇蟲之所潛瘴癘之所聚此羈人遺客之所以悲思無聊而不勝者又何足樂也

元陳標送汪希道入都曰行行觸秋暑勇往觀國光修途或濡滯一瞬北風涼不仕十餘年養親憲罕場將  
謁吏部選寸祿願少償庶略助甘旨贖其不遑將不仕果何因憲幕嘗朝驅馳海南北訊獄主慈祥註誤陷  
賊黨詰問加精詳活千七百人解縱還善良幾以失出謹究竟靡濫藏久之天日開歲月坐荒荒濼溪范參父  
議獄俱慨慷殺人求媚人毋乃欺穹蒼活千人有封君後必當昌安得當吾世而不蒙薦揚當路願鑒之萱草  
墮北堂俾得早言歸爲養及壽康臨期重丁寧白雲遙在望

**增制**唐陸贄奉天改元大赦制曰李希烈田悅王武俊李納等有以忠勞任膺將相有以勲著繼守藩維朕撫  
馭乎方信誠靡著致令疑懼不自保安兵興累年海內騷擾皆由上失其道而下罹其災朕實不若人則何罪  
其李希烈等一切並與洗滌各復爵位待之如初仍即遣使分道宣諭朱滔雖與賊毗連坐路遠未必同謀朕  
方推以至誠務欲弘貸如能効順亦與維新人之行業或未必兼構大厦者方集於羣材建奇功者不限於常  
檢苟在適用則無棄人況黜免之人沉鬱既久朝過夕改仁何遠哉白居易授澧州刺史李肇郢州刺史王  
溢朗州刺史温造等制曰乃者李景儉使酒獲戾而肇等與之會合飲失於檢慎宜有所懲由是左遷分爲郡  
守今首坐者既復班列緣累者亦當徵還但以長吏數易爲弊頗甚況聞三郡皆有政能人方便安不宜遽換  
故吾以來章階級並命而就加之

**增碑**唐楊炯原州百泉縣令李君神道碑曰武德六年轉仲山甫左列南州舊俗淫其白獸之祠西楚餘毗背  
吾黃龍之約王師直進陵劔棧以長驅廟略遐宣指銅丘而決勝七年詔君討襲楓天棗地金門玉帳之營方  
卦圓著剡木弦弓之射一鼓而擒四姓三戰而平百濮其年加上大將軍而俄以爭功得罪游俠從君特降王  
綸遐遷騰府通塞有命潘安仁之緒言富貴在天卜子夏之餘論無諧封禪空歎息於周南絕望夏臺竟棲遯  
於漢北太宗承聖皇之大寶奉天帝之休期雷雨八瀛光華四極旌賢赦過惟新之命屢章念功簡勞惟舊之  
恩累洽授長樂監仍命於北門供奉宜春禁苑太液神池浸石菌而揚波擢金莖而挹露南經丹徵恒陪萬乘  
之遊北統黃山再奉三駟之禮



論政一

**原**釋名曰政正也下所取正也 禮記曰聖人南面而聽天下所宜先者五一曰治親二曰報功三曰舉賢四

曰使能五曰存愛察有仁愛者也五者一得於天下民無不足不贖者 尚書曰懷乎若朽索之馭六馬 大戴禮曰

德法者御民之銜勒也吏者轡也刑者策也天子御者內史太史左右手也古者以法為銜勒以官為轡以刑

為策以人為手故御天下數百年而不解轡 **增**又曰曾子曰敢問不費不勞以為明乎孔子愀然揚着曰參

汝以明主為勞乎舜左禹而右皋陶不下席而天下治 **原**論語曰君子篤於親則民興於仁故舊不遺則民

不偷 **增**左傳曰季札聘于鄭謂子產曰鄭之執政者侈難將至矣政必及于子為政慎之以禮不然鄭國將

敗 **原**管子曰國有四維一維絕則傾二維絕則危三維絕則覆四維絕則滅傾可正危可安覆可起滅不可

得復也四維一曰禮二曰義三曰廉四曰恥 又曰堯舜之民非生而治桀紂之民非生而亂故治亂在上

又曰聖君設度量置儀法如天地之堅如列星之固如日月之明如四時之信然正令往而民從之 **增**又曰

凡赦者小利而大害也故久而不勝其禍無赦者小害而大利也故久而不勝其福 **原**晏子曰景公問治國

何患對曰患社鼠社有鼠不可灌人君之左右出則賣重寒熱入則矯謁收利 **增**又曰齊侯問於晏子曰為

政何患對曰患善惡之不分公曰何以察之對曰審擇左右左右善則百僚各得其所宜而善惡分孔子聞之

曰此言也信矣 **原**老子曰治大國若烹小鮮 **增**又曰聖人無恒心以百姓心為心善者吾善之不善者吾

亦善之信者吾信之不信者吾亦信之 **原**商君書曰凡人主所以勸民者官爵也國之所興者農戰也令民

求官爵皆不以農戰而以巧言虛道也此為勞民勞民者其國必無力無力者其國必削 又曰善治者使盜

跖可信不能治者使伯夷可疑 韓子曰夫堯生在上位雖十桀紂不能亂者勢治也桀紂亦生在上雖有十

堯舜而不能治者勢亂也 陸賈新語曰君子為治也混然無事寂然無聲官府若無人亭落若無吏郵無夜

行之卒鄉無夜名之征者老甘味于堂丁男耕耘于野 淮南子曰治國者若耨苗去害田而已今沐者墮髮

而猶爲之不已以其所去者少所利者多也 又曰治國之道工無僞事農無遺力士無諂行官無失法譬若

設網者引其綱而萬目張 又曰張琴瑟者小絃絃絃者而大絃緩立事者賤者勞而貴者逸也舜爲天下彈

五絃之琴歌南風之詩周公肴膳不徹于前鐘鼓不解于懸而四夷服嬴秦政政秦始畫決獄夜理書御史冠

蓋相接于道戎五嶺以備越五嶺韓城之嶺九疑之塞番築修城以守胡然姦邪萌生而亂愈滋 又曰太清

之始天覆以德地載以樂四時不失其序風雨不降其虐日月淑清而揚光五星循軌而不失行鳳麟至著龜

兆甘露下竹實滿流黃出朱草生滿成也流黃土精也朱逮至衰世松柏籓籓宛而夏槁江河山川絕而不流

夷羊在牧夷羊土神也服之飛蚤滿野飛蚤 又曰楚王問詹何曰治國奈何詹何曰何明于治身不明于

治國楚王曰寡人得奉宗廟社稷願學所以守之詹何對曰臣未嘗聞身亂而國治者也故本身不敢對以未

楚王曰善 **增**孔叢子曰田駢以道術說齊王王曰願聞國之政駢對曰臣之言無政而可以爲政譬若林木

無林而可以爲林願王察其所謂而自取齊國之政焉天地之間六合之內可陶冶而變化也齊國之政何足

問哉 又曰法之生也以輔仁義重法而棄義是貴其冠履而忘其頭足也故仁義者爲厚基者也不益其基

而張其廣者毀不益其基而增其高者覆 **原**史記曰齊威王召即墨大夫而語之曰自子之居即墨也毀日

至然吾使人視即墨田野闢民人給官無留事是子不事吾左右以求譽也封之萬家名阿大夫語之曰自子

之守阿譽日聞矣然使使視阿田野不闢民貧若是子以幣享吾左右以求譽也是日烹阿大夫及左右嘗譽

者於是齊國震懼人不敢飾非 **增**又曰陸賈時時稱說詩書高帝罵之曰乃公居馬上得之安事詩書賈曰

居馬上得之寧可以馬上治之乎且湯武逆取而順守文武並用長人之術也 **原**說苑曰政有三品王者之

政化之霸者之政威之強國之政脇之夫此三者各有所施而化之爲貴矣化之不變而後威之威之不變而

後刑之夫至於刑則非王者之所貴也 新序曰臧孫行猛政子貢非之曰夫政猶張琴瑟也大絃急則小絃

絕矣是以位尊者德不可以薄官大者治不可以小地廣者制不可以狹民衆者政不可以苛獨不聞子產相

鄭乎其掄材惟賢抑惡而揚善故有大略者不問其所短有德厚者不非其小疵其牧民之道養之以仁教之

以禮因其所欲而與之從其所好而勸之賞之疑者從重罰之疑者從輕 **增**論衡曰魏文侯使西門豹往于

讞告之曰耳聞之不如目見之目見之不如足踐之足踐之不如手辨之人始入官如入晦室久而愈明明乃  
治洽乃行 魏何曾上明帝疏曰漢宣曰百姓所以安其田里而無歎息愁恨之心者政平訟理也與我共此  
者其惟良二千石乎此誠可謂知政之本也 晉劉頌受詔疏曰善為政者網舉而網疎網舉則所羅者廣網  
疎則小必漏所羅者廣則為政不苛此為政之要也 唐書曰陳子昂上書言元氣者天地之始萬物之母王  
政之大端也天之道莫大乎陰陽萬物之尊莫大乎黔首王政之貴莫大乎安人故人安則陰陽和陰陽和則  
天地平而元氣正矣 宋史歐陽修傳曰或問為政寬簡而事不弛廢何也曰以縱為寬以略為簡則政事弛  
廢而民受其弊吾所謂寬者不可苛急簡者不為繁碎耳

論政二

審禮 履事 權衡誠懸不可欺以輕重繩墨誠陳不可欺以曲直規矩誠設不 化人 知賢以道化人而  
子曰治國之 可欺以方圓君子審禮不可欺以姦詐 去煩 不履其事則亂也體 遺愛 絕私子產古之  
難在知賢 貴簡賤繁去煩有善莫不較物簡賢理不肖用費理 絕私 愛尹翁歸  
抱公 微令軌物 字夫微百官之 貴清淨 漢曹參為齊相有益公好黃老術曰貴清淨人自  
絕私 令注微名所為 飾儒雅 正參避堂以舍之齊大治也 張敞 綠飾以儒雅  
酌人言 求民瘼 酌人言以為政 禁未產 如農功 管子曰未產不日禁則民無 務三政 釐百二  
政民不可不慎務 三而已一日擇人二日 觀淑慝 除苛虐 觀政淑慝謂德也 德教行政 法令為師  
其德教以行其政 令 薛宣不教子吏事乃曰政 寬猛相濟 法令滋彰 寬猛相濟政是以和 使民  
者以法令為師能與不能自有資材何可學也 法令滋彰 寬猛相濟政是以和 法 使民  
以時 官人以序 廉善廉能 足食足兵 周禮曰贊羣吏之治一曰廉善二曰廉能注 不躬不親  
弗剛弗柔 弗剛弗柔 庶績咸熙 彝倫攸敘 無反無側 不放不忘 猶金在鎔 刑肅而俗弊 法  
從上猶全在 禮記 悅近來遠 親仁善鄰 氏春秋 臨下以簡 安民則惠 稱物平施 振民育  
出而姦生 擇可勞而勞之 因所利而利之 九功 三德 八政 九敘 德 政清吏肅 事簡民安 事舉其中 化行於上 九功 三德 八政 九敘 德  
德 政清吏肅 事簡民安 事舉其中 化行於上 九功 三德 八政 九敘 德  
厚生唯和 九功唯敘 九敘唯歌 戒之用休 董之用威 勸之以九歌 九敘 八政 九敘 德  
俾勿壞 又箕子曰 又用三德 一日正直 二曰剛克 三曰柔克 九敘 八政 九敘 德  
曰司空 五曰司徒 六曰 財成 參伍 周易曰 天地交泰 后以財成 天地之道 輔相 天地之宜 以左右 民  
司寇 七曰賓 八曰師 財成 參伍 周易曰 天地交泰 后以財成 天地之道 輔相 天地之宜 以左右 民

開盤 頁白 卷三 論政 政府部 論政

備取度於地 平易 恭敬 史記周公曰政不簡不易民不近平易近民必歸之 經濟類編曰子路治蒲

中取法於人 製錦 置器 左傳曰子欲使尹何為邑而使學者製焉其為美錦不亦多乎 產曰子有美錦不使人學

上親 製錦 置器 左傳曰子欲使尹何為邑而使學者製焉其為美錦不亦多乎 產曰子有美錦不使人學

情與處則安置諸危處則危天下之 虛心 強骨 老子曰聖人虛其心實其骨 魚喻 馬敗 文子曰水濁則魚

泰氏富強而覆其國造父之御不盡其馬虞舜之治不窮其人故造父無失御虞舜無失人 囊魚 肥羊

韓非子曰善張網者引其網若一貨助邊不願為郎上林中欲令子使者民之本綱也故聖人

治非不治民 史記曰漢武出貲助邊不願為郎上林中欲令子使者民之本綱也故聖人

而牧羊羊肥息上善之式曰 如金石 譬琴瑟 董仲舒策曰為政不行善者必變而更化之譬琴瑟

非獨羊也治民亦猶是矣 泥在鈞 國語曰國土無民則國亡 董仲舒策曰為政不行善者必變而更化之譬琴瑟

解而更張之 木有根 泥在鈞 國語曰國土無民則國亡 董仲舒策曰為政不行善者必變而更化之譬琴瑟

所為之 士無邪 鬼不神 管子曰凡牧民者使士無邪行女無淫 御點馬 治亂繩 董仲舒策曰為政不行善者必變而更化之譬琴瑟

敵且當以柱後惠文彈治之 耳史選道之敵曰必御治梁矣 下詳第三條 貴知變 疑不類 董仲舒策曰為政不行善者必變而更化之譬琴瑟

寬經月不答一人及治罪則嚴法峻誅不貸或問之曰鄉士齊而民勞吾撫之 猶恐其擾邪土沃民稠則賦吏俗

非用威莫能治政所以貴知變也 又曰柳仲卿為京兆政嚴明後出河南以寬惠為政或疑曰魏朝何如子產

之治本惠養 若之何毀 不能無誇 曰夫人朝夕遊焉以議執政之善否其所惡者改之吾師也若之何

相鄰三年而後誦止吾先君之相魯三月而後誦止 損上益下 懸賞設法 易曰損上益下民說也若之何

惡以理民懸賞設法以別善 三載考績 六計獎吏 合璧事類曰唐虞有三載考績之法而無庶績罔人

政七 論政三 原政如水霜姦軌消亡 辨上下定民志 何以守位曰仁何以聚人曰財 容民畜眾 危以動則民不

與易 建萬國親諸侯 又曰地上有水比先 神道設教 設教而天下治矣 原惟辟奉天 道有升降政 由俗革 德惟善政政在養民 不貴異物民乃足不寶遠物則遠人格 克艱 又曰后克艱厥后臣克 德 與治同道 又曰德惟治否德與亂同 學古入官 又曰學古入官議 勿貳勿疑 又曰臣賢勿 必本天 以四時為柄以日星為紀 欲治其國先齊其家 政者君之所藏 為政在人 治國不以禮猶 無耜而耕 食節事時 齊其政不易其宜修其教不易其俗 官職相序君臣相正 與其食浮於人寧使

人浮於食 四達不悖則王道備 政不正則君臣危禮 聲音與政通又曰治世之音安以樂其政和亂世之音怨以怒其政乖聲音之道

齊之以禮有恥且格 節用愛人 必聞其政 刑罰不中無所措手足語 先之以博愛而民莫遺其親先

之以敬讓而民不爭導之以禮樂而民和睦示之以好惡而民知禁陳之以德義而民興行 其教不肅而成

其政不嚴而治並孝 人道敏政 如蒲蘆為政也者蒲蘆也 人道為大子曰人道 裁國無利器猶鉛刀

而割既 任賢使能 利而勿害 貪利則治道乖通利則君道章 因任而授官循名而責實禮樂治

之粉澤 弗富不足無人不興無以台親 緩法重刑非治平之理 民怨者傷國六 為國富民 帝王富

民 野與市爭民家與府爭貨 若饑魚之歸餌渴馬之赴泉 漫於政者害於國 四維不張國乃滅亡管子

達民之情然後從命 崇道貴德則聖人自來任能黜否則官府理治家 不尚賢使民不爭不貴貨使民

不盜老子 閔閔淳淳又曰其政悶悶其民淳淳 國有二柄 術者主之所執 勢者君之與威者君之策

國者君之與勢者君之馬 以一國目視故視莫明焉以一國耳聽故聽莫聰焉 賞罰國之粉黛 託是非

於賞罰屬輕重於權衡 官爵以利民 守我理因自然 因能受祿莫敢索官 利君之祿焉得不報 利

以得民 不以智累心不以私累世不吹毛而求疵不洗垢而索瘢 四疑不破損身失國韓 堯舜不易民

而治治桀紂不易民而治亂荀 勿鹵莽莊子曰 治有四術尹 上之所為民之歸也 引其紀萬目起引

其綱萬目張 禮以體政政以正民 務德而安民 利以安之 利以平民 物有其官 官修其方呂氏

四民用足則國家安黃石 芒刀斤斧賈誼曰仁義思厚人主之芒 原下之從上猶金在鎔 琴瑟

不調必解而更張為政不行必變而更化董 王者藏於天下諸侯藏於百姓韓 治國無若五音史 治有

二機 政有三品 治民如御奔馬說 治亂民猶治亂繩漢 治煩事如治亂髮傳 在吾所以為政志

曰秦漢字雖踴為深相每動諸縣曰世治則禮備世亂則禮簡方今難以禮化在吾所以為政 振表持領舉綱收綱 治化貴簡易法令不欲多應 政

有細目法有大綱論 知之者昌不知者亡 吏不徇功民不私力王 綜核人才官方能晉 各勤 其官以久其任 官少則精精則職理溫 民非賢則不治俗非智則不振顏 取諸兩儀 必修諸己以

政術部 論政

光四海抱朴子

罷無益之巧棄難得之貨潘尼

政寬則姦易禁政急則姦難絕物理論

政道有三魏書

因事施

公仍便效才

民勞者傷國劉子

可以觀政

教之以德則民有格心

齊之以刑則民有遠心

### 論政四

**原表**魏武帝陳損益表曰陛下即昨復蒙試用遂受上將之任統領二州內參機事實所不堪昔韓非閔韓之

削弱不務富國強兵用賢任能臣以區區之質而當鐘鼎之任以閭閻之才而奉明明之政願恩念責亦臣竭

節授命之秋也謹條遵奉舊訓權時之宜十四事奏如左庶以蒸螢增明太陽言不足採魏曹植降江東表

曰臣聞士之羨永生者非徒以甘食麗服宰割萬物而已將有以補益羣生尊主惠民使功存於竹帛名光於

後嗣今臣文不昭於俎豆武不習於干戈而竊位藩王尸祿東夏消損天日無益聖朝淮南尚有山竄之賊吳

會猶有潛江之鹵使戰士未獲歸於農畝五兵未得戢於武庫蓋善論者不取謝善戰者不羞走夫凌雲者泥

蟠者也後申者先屈者也是以神龍以為德尺蠖以昭義昔湯事葛文王事昆夷固仁者能以大事小若陛下

遣明哲之使繼能陸賈之蹤者使之江南發愷悌之詔張日月之信開以降路權必奉聖化斯不疑矣

**獨議**晉潘岳九品議曰天生蒸民而樹之君使司牧之勿失其性君不獨治於是乎建牧立監陳其輔佐故曰

天工人其代之然則高官厚祿非明崇賢所以興治卑位下役非為鄙愚所以供職雖或開榮辱之門有爭競

之弊而百王莫之能易者此道不可以二故也方今天下隆平四海攸同薦賢達善各以類進夫觀民宣化為

治之本雖實小邑猶須其人又中正之身優劣懸殊苟知人者智則不知者謬矣莫如達官各舉其屬方獄九

列朝所取信郡守雖輕有刺史薦舉之當否實司其事考績累名施黜陟焉進賢受賞不進賢甘戮沮勸既明

則人自為謀庶公道大行而私謁息矣

**原論**後漢崔寔政論曰自堯舜之帝湯武之王皆賴明哲之佐博物之臣故阜陶陳謨而唐虞以興伊箕作訓

而殷周以隆及繼體之君欲立中興之功者曷嘗不賴賢哲之謀乎凡天下之所以不治者常由世主承平日

久俗漸弊而不寤政寢衰而不改是以受命之君每輒創制中興之主亦匡時失俗人拘文牽古不達權制奇

偉所聞簡忽所見焉可與論國家大事哉孝宣皇帝明於君人之道審於為政之理故嚴刑峻法破姦宄之膽

海內清肅天下謐如嘉瑞並集屢獲豐年薦勲祖廟享號中宗算計見效優于孝文元帝即位多行寬政卒以  
墮損威權始奪遂為漢室基禍之主治國之道得失之理於斯可以鑒矣昔孔子作春秋褒齊桓懿晉文歎管  
仲之功夫豈不美文武之道哉誠達權救弊之理也故聖人能與世推移而俗士苦不知變以為結繩之約可  
復治亂秦之緒于威之舞足以解平城之圍文帝乃除重刑非輕之也以嚴制平非以寬制太平也 王符潛  
夫論曰夫為國者以富民為本以正學為基民富乃可以教學正乃得以義民貧則背善學淫則詐偽明君之  
法務此二者以為太平之基致休徵之隆夫富民者以農桑為本以遊業為末百工者以致用為本以巧飾為  
末商賈者以通乏為本以鬻貨為末三者守本則民興富國之所以為國者以民也治國之日舒以長故其民  
閑暇而力有餘亂國之日促以短故其民困務而力不足所謂治國之日舒以長者非能請義和而令安行也  
乃君明察而百官理民安靜而力有餘故視日長也所謂亂國之日促以短者非能謁義和而令疾驅也乃君  
暗則百官亂而姦究興細民懷賄而趨走故視日短也 魏王粲儒吏論曰士同風於朝農同業於野雖官職  
務殊地氣異宜然其致功成利未有相害而不通者也至于末世則不然矣執法之吏不闕先王之典縉紳之  
儒不通律令之要彼刀筆之吏豈生而察刻哉起於几案之下長於官曹之間無溫裕文雅以自潤雖欲無察  
刻弗能得矣竹帛之儒豈生而迂緩也起於講堂之上遊於鄉校之中無嚴猛斷割以自裁雖欲不迂緩弗能  
得矣先王見其如此也是以博陳其教輔和民性達其所壅祛其所蔽吏服雅訓儒通文法故能寬猛相濟剛  
柔自克也

說蘇伯衡空同子警說曰三代之後取天下不必皆由仁義其才智高出於天下則取之矣至於維持天  
下係乎風俗維持風俗係乎政教則無古今一也故政教之得失風俗之美惡乃天下安危存亡之所係而國  
勢之強弱弗與焉何以知其然邪西漢十有二君而其六君者賢君也成哀雖失德然禍不及民其國勢可謂  
強固難動而王莽以斗筭穿窬之材不下陛而取之所以然者由高帝自謂得之馬上安事詩書其政教不修  
其風俗不美也東漢自安順以下日入於衰亂而桓靈之虐與三季之主無大相遠宜其勢之易動而董卓呂  
布袁紹袁術皆有絕人之姿曹操功蓋當世而才百倍於莽此數人者莫不竭其智力而終莫能得焉所以然

者由世祖敦尚學術興厲名節以表正之明帝開設學校尊禮師傅以作新之政教修於上風俗美於下也然則政教風俗之於天下豈細故哉時君世主之務宜莫此之急矣或者乃以為取天下既無難則保天下宜亦易易然而於凡大開漢乎其不留意也可乎哉

立政一

原都鄙有章 上下有服呂氏春秋 考政法 規治亂家語 除怨惡 同好善周禮合方氏 取誠信 去詐偽周禮

角斗角 正權祭月 市廛不稅 關譏不征 用地大小 視年豐耗王制 申畫郊圻 表厥宅里書

春入貢 秋獻功 稽其功緒 糾其德行已上並周禮 惟其人 施有政高書曰唐虞稽古建官惟百內有

和萬國咸寧夏商官倍亦克用又明王立政不惟其官惟其人 督生徒 給廚餼韓愈潮州請置學

君陳惟爾季考恭惟孝友于兄弟充立政有政命汝尹茲東郊改教又曰 明罰勅法 真屢陳教曰

日又趙德秀才性雅專精學通經有文章誦誦揚聲射為街推官專勾當州學 真屢陳教曰

以賢生徒與禮法之風刻史出已休百千以為舉本故其贏餘以給學生則無 明罰勅法 真屢陳教曰

重先莫屢陳教則律不違用克違設俗大令 九功九敘 庶獄庶慎尚書曰水火金木土穀惟修正德利

又曰周公曰嗚呼孺子王矣 春生秋殺 陽開陰閉

相戒受民和我庶獄庶慎 立政二

者公至之日皆罷行之春生秋殺陽開陰閉今修于庭戶數日之間而人前所不便及所願欲而不得

原瑤璣七政書 舊人共政又曰古或先王本惟屬任舊人共政 洪範八政 威熙允鑿百工庶績咸熙 原明王立政 小國

事大國大國庇小國 罪疑惟輕 功疑惟重 殖有禮覆昏暴 三載考績三考黜陟幽明尚書 乃施典於

邦國周禮 乃施則於都鄙 以六典治邦國注曰一治典二教典三禮典四政典五刑典六事典 以八法治官府注曰一官屬二官職

成六官法 以八則治都鄙注曰一祭把二禮俗三刑賞四田役 以八柄取羣臣注曰一曰置五曰生六曰

官刑八官計 以八統馭萬民注曰一親視二設故三進賢四使 以九職任萬民注曰一三農二園圃三歲廣四

八曰珠 以九式均節財用注曰一祭把二賓客三喪祭四羞服五 以九兩祭民注曰一五宗六主七吏八友九

間民 以六敘正羣吏注曰一正其位二進其治三聽其情 以六聯合邦治注曰一獻刑二薄征三錫刑四強力五舍禁

邦治注曰一政復二歸三閭里四稱 以荒政十有二聚萬民注曰一散刑二薄征三錫刑四強力五舍禁



索鬼神十 頌職事十有二於邦國都鄙使以登萬民注曰一稼穡二樹藝三作材四阜蕃五錫材六通材

以鄉三物教萬民注曰六行三曰六德二 以嘉石平罷民注曰嘉石文石也樹之外 以肺石達窮民注曰肺石

而無告者注曰周禮司 通其財利注曰周禮合 為封丘之度注曰周禮家 掌邦之委積以待

施惠鄉里之委積以恤民之難阨門關之委積以養孤老郊里之委積以待賓客野鄙之委積以待羈旅縣都

之委積以待凶荒注曰周禮 以稍聚待賓客以甸聚待羈旅注曰周禮委人掌斂野 齊八政以防滯 一道德以同

俗注曰並 刑仁講讓注曰禮 同律禮樂制度量入以為出制國用必於歲之杪注曰家 量地以制邑度地以居民注曰並王

完隄防謹壅塞以備水潦注曰月 安民立政注曰書 行其政教注曰論 制送死之節注曰家 父其父子其子注曰又曰孔子

為之者曰不齊父其父子其子注曰原 行之之以禮守之以信 使之以和臨之以敬注曰並左 有勲不廢有績而載

立政三注曰原 月省時考歲終報功注曰淮南 立之以長幼齊之以君臣 厲之以義教之以仁注曰並杜預 為客主禮

餘尤難為功得不思其緊切者施之哉如遼大臣以端治本嚴明賞罰以贊觀聽崇獎御史以振紀綱革罷監

軍以專委寄講求屯種以省饋餉輯睦親藩以厚宗支旌表忠節以作士氣限禁僧道以來召募革去罰贖以

澄貪濁禁抑權貴中鹽以通商賈招降各處寇盜以安反側修理水陸道路以便驛運整擷腹裏緊要城池軍

馬以備不虞似此尚多宜令預政大臣逐一詳審條例施行則內修外攘雖取可復邦國真安

銘宋陳無已黃樓銘曰熙寧十年河決澶州南傾淮泗彭城當其沖夾以連山扼以呂梁流泄不時溢十

里平地水深丈餘守臣蘇軾深惟流亡為天子憂夙夜不怠興發戍兵外為長槌乘高如虹以殺其惡內為大

隄附城如環以待其潰築二防於南門之外以適南山以安危疑發倉庾勸禁以惠困窮以督盜賊宣布恩

澤巡行內外吏民嚮化興於事功法施四邑誠格百神可謂有功矣宜有褒嘉以勸郡縣十月奏京師明年元

政術部 立政

政術部 立政

政術部 立政

政術部 立政

豐正月制誥諭意臣軾惟念祗承謨訓人神協同敢自爲功以速大戾而明揚褒大無以報稱乃作黃樓於東門具刻明詔以承天休而明德意使其客陳師道爲之銘其詞曰皇治惟戒修明法度協和陰陽十有一年天災時行河失其防齊魯梁楚千里始達潰亂散亡皇仁隱憂臨遣信臣以惠東方羸老不窮安慰撫養發散積倉流人如歸居人忘危完聚靡傷天敘地平明聖成能人神效祥靈平告成百穀豐盈萬邦樂康郡縣祇畏允迪聖謨終事無荒皇功不居歸休臣民適昭揚守臣拜手夸大休嘉使民不忘改作黃樓以臨泗上述修故常庶臣無佞原始原終銘之石章以告成功以揚德聲永永無疆

**碑**唐韓信卿河南尹張公碑曰惟唐六葉歲在乙未兗臣肇亂殘毒生靈穀洛之郊七年方平宮廟燔夷府寺爲墟陰燐轉於原隰麋鹿遊於街陌天子乃命河東郡侯廷賞尹於東夏視人猶身視邦猶家一年流亡廢至二年土壤咸闢三年公給人足家有餘積疏達河渠導塞隄封乃立宗廟乃建寢殿變丘墟爲閭里散災稜爲和氣公府若虛戶庭不局牛馬產畜牧而不羈

**議**元郝經立政議曰臣聞所貴乎有天下者謂其能作新樹立德澤加於人令聞施於後也國家光有天下縣歷四紀恢拓疆宇古莫與京惜乎攻取之計甚切而修完之計弗逮天下之器日益弊而生民日益德也蓋其幾一失而其弊遂成法度廢則紀綱亡官制廢則政事亡都邑廢則宮室亡學校廢則人材亡廉恥廢則風俗亡紀律廢則軍政亡守令廢則民政亡財賦廢則國用亡天下之器雖存而其實無有昔元魏始有代地便參用漢法至孝文遷都洛陽一以漢法爲政典章文物粲然與前代比隆天下至今稱爲賢君王通修元經即與爲正統是可以爲鑒也金源氏起東北小夷部曲數百人渡鴨綠取黃龍便建位號一用遼宋制度收一國名士置之近要使藻飾王化號十學士至世宗與宋定盟內外無事天下晏然法制修明風俗完厚真德秀謂金源氏典章法度在元魏右天下亦至今稱爲賢君燕都故老語及先皇者必爲流涕其德澤在人之深如此是又可以爲監也今有漢唐之地而加大有漢唐之民而加多雖不能便如漢唐爲元魏金源之治亦可也陛下睿稟仁慈天錫勇智喜衣冠崇禮讓愛養中國有志於爲治而爲豪傑所歸王民所望久矣今自踐阼以來下明詔蠲苛煩立新政去舊污登進茂異舉用老成緣飾以文附會漢法天下顯顯莫不思見德化之盛至治

之美也但恐害民餘孽板附姦邪更相援引比次而進若不辨之於早猶夫前日也書曰罔不在厥初易曰履霜堅冰至詩曰如彼雨雪先集維霰春秋書元年春王正月皆謹之於初辨之於早也方今之世在於卓然有為斷之而已毋累於宵人不惑於羣言兼聽俯納賁若一代號為英主臣之所願也

善政一

易曰君子以勞民勸相 又曰君子以振民育德 又曰先王以茂對時育萬物茂對天時 養育萬物 尚書曰欽若

昊天曆象日月星辰敬授人時 詩曰訏謨定命遠猶辰告 禮記曰哀公問政子曰文武之政布在方策

其人存則其政舉其人亡則其政息 論語曰子貢問政子曰足食足兵民信之矣子貢曰必不得已而去於斯三者何先曰去兵子貢曰必不得已而去於斯二者何先曰去食自古皆有死民無信不立 又曰季康子

問政於孔子孔子對曰政者正也子帥以正孰敢不正 又曰季康子問政於孔子曰如殺無道以就有道何如孔子子曰為政焉用殺子欲善而民善矣君子之德風小人之德草草上之風必偃 又曰或謂孔子曰子

奚不為政子曰書云孝乎惟孝友于兄弟施於有政是亦為政奚其為為政 家語曰子路治蒲三年孔子過之入其境曰善哉由乎恭敬以信矣入其邑曰善哉由乎忠信以寬矣至其庭曰善哉由乎明察以斷矣子貢

問曰夫子未見由之政而三稱其善可得聞乎孔子曰入其境田疇治草萊闢溝洫深此恭敬以信故其民盡力也入其邑牆屋完固林木甚茂此其忠信而寬故其民不偷也至其庭甚清閒諸下用命此其明察以斷矣

又曰哀公問政於孔子孔子對曰政之急者莫大乎使民富且壽也公曰為之奈何孔子曰省力役薄賦斂則民富矣敦禮教遠罪戾則民壽矣公曰寡人欲行夫子之言恐吾國貧孔子曰詩云懼憐君子民之父母未

有其子富而父母貧也 又曰衛靈公問孔子曰有語寡人為國家者謹之於廟堂之上則政治矣何如孔子

曰其可也愛人者則人愛之惡人者則人惡之 又曰哀公問於孔子曰寡人欲國小則能守大則能攻其道

何如孔子曰使君朝廷有禮上下和親天下百姓皆君之民也將誰攻焉苟違此道民叛如歸皆君之讎也將

誰與守公曰善哉於是廢澤梁之禁以惠百姓 管子曰凡為國之道必先富民民富則易治也貧則難治也

奚以知然民富則安鄉安鄉則重家重家則敬上畏罪敬上畏罪則易治也貧則危鄉危鄉則輕家輕家則凌

亂

政術部 善政

政術部 善政

政術部 善政

政術部 善政

上犯禁凌上犯禁則難治也昔者七十九代之君法制不一號令不同然而俱王天下何也必國富而粟多也  
又曰政之所存在順民心政之所廢在逆民心民惡勞我佚樂之民惡貧賤我富貴之民惡危墜我存安

之民惡滅絕我生有之 又曰凡牧民者欲民之正欲民之正也則微邪不可不禁也微邪者大邪之所生也  
微邪不禁而求大邪之亡傷固不可得也 鄧析書曰夫水濁則無掉尾之魚政苛則無遠樂之士

類編曰魏文侯時西門豹為鄴令發民鑿十二渠引河水灌民田田皆溉當其時民治渠煩苦不欲也豹曰民  
可以樂成不可與慮始今父老雖患苦我然百歲後期令父老子孫思我言

論執政然明謂子產毀鄉校如何子產曰何為夫人朝進夕退而游焉以議執政之善否其所善者吾則行之  
其所惡者吾則改之是吾師也 又曰子產知然明問為政焉曰視民如子見不仁者誅之如鷹鷂之逐鳥雀

也子產喜以語子太叔且曰他日吾見蔑之面而已今吾見其心矣子太叔問政於子產子產曰政如農功日  
夜思之思其始而成其終如農之有畔其過鮮矣 又曰鄭子產有疾謂子太叔曰我死子必為政唯有德者

能以寬服民其次莫如猛夫火烈民望而畏之故鮮死者水懦弱民狎而玩之則多死焉疾數月而卒太叔為  
政不忍猛而寬鄭國多盜取人於萑蒲之澤太叔興徒兵以攻萑蒲之盜盡殺之仲尼曰善哉政寬則民慢慢

則糾之以猛猛則民殘殘則施之以寬寬以濟猛猛以濟寬政是以和 孟子曰為高必因丘陵為下必因川  
澤為政必因先王之道 孫卿子曰夫一仞之牆民不能踰百仞之山童子升而游焉凌遲故也今仁義之凌

遲久矣能謂民弗踰焉 莊子曰至德之世山無蹊隧澤無舟梁鳥雀之巢可攀援而闖也 又曰聞在宥  
天下不聞治天下在之者恐天下之淫其性也宥之者恐天下之遷其德也天下不淫其性不遷其德有治天

下者哉 又曰黃帝將見大隗于具茨之山適遇牧馬童子請問為天下小童曰夫為天下者吳以異乎牧馬  
哉去其害馬者而已矣 商君書曰古者民聚生而羣處故求有上也然則天下之樂有上將以為治也今

有主而無法其害與無主同有法而不勝其亂與無法同也 韓子曰故言毛嬙西施之美無益君面用脂澤  
粉黛則倍其初言先王仁義無益於治必賞罰則國治賞罰法度者國之脂澤粉黛 又曰勢者君之馬也威

者君之輪也勢固則輿安威定則策勁臣從則馬良民和則輪利為國有失於此覆輿奪馬折策敗輪矣與覆

輿者君之輪也勢固則輿安威定則策勁臣從則馬良民和則輪利為國有失於此覆輿奪馬折策敗輪矣與覆

輿者君之輪也勢固則輿安威定則策勁臣從則馬良民和則輪利為國有失於此覆輿奪馬折策敗輪矣與覆

輿者君之輪也勢固則輿安威定則策勁臣從則馬良民和則輪利為國有失於此覆輿奪馬折策敗輪矣與覆

輿者君之輪也勢固則輿安威定則策勁臣從則馬良民和則輪利為國有失於此覆輿奪馬折策敗輪矣與覆

輿者君之輪也勢固則輿安威定則策勁臣從則馬良民和則輪利為國有失於此覆輿奪馬折策敗輪矣與覆

輿者君之輪也勢固則輿安威定則策勁臣從則馬良民和則輪利為國有失於此覆輿奪馬折策敗輪矣與覆

輿者君之輪也勢固則輿安威定則策勁臣從則馬良民和則輪利為國有失於此覆輿奪馬折策敗輪矣與覆

輿者君之輪也勢固則輿安威定則策勁臣從則馬良民和則輪利為國有失於此覆輿奪馬折策敗輪矣與覆

馬奔策折輪敗載者安得不危經濟類編曰倪寬為左內史寬既治民勸農業緩刑罰理獄訟卑體下十

吏民大信愛之原新序曰魯君使宓子賤為單父宰子賤辭去因請善書者使書憲法魯君與之至單父使

書子賤從旁引其肘書醜則怒之欲好書則又引之書者患之辭去歸以告魯君魯君曰子賤苦我授之使不

得施其善政也乃命有司無得擅徵發單父單父大理冊府元龜曰劉仁軌鎮守百濟經福信之亂合境

凋殘僵屍相屬仁軌始令收斂骸骨瘞埋弔祭賑貧乏存問孤老條錄戶口又曰陽城貞元末為道州刺

史土地產民多矮每年常貢號為矮奴城不平以良為賤又憫歲有離異之苦乃抗疏論免之無不泣荷唐

書曰韓愈改索州刺史素人以男女為隸過期不贖則沒入之愈至悉計庸得贖所沒歸之父母七百餘人因

與約禁其為隸冊府元龜曰李德裕為浙西觀察使江嶺之間信巫祝惑鬼怪有父母兄弟癘疾者舉室棄

之而去德裕欲變其法擇鄉人之有識者諭之以言繩之以法數年之間弊風斯革彙苑詳注曰李惠登雖

樸素無學術而視人所謂利者行之所謂害者去之率心所安暗與古合居二十年田畝日闢戶口日增又

曰王克敬嘗為兩浙鹽運使温州建鹽犯以一婦人至克敬大怒曰豈有逮婦人行千百里外與吏卒雜處者

汗教甚矣自今毋遽建議著為令經濟類編曰元順帝時水旱民多失業時魏中立薦韓墉為饒州路總管

俗尚鬼疇至凡境內淫祠盡毀之人初大駭已而歎服選民俊秀入學求尊宿有學者為五經師每月考課

以示勸勉由是人人自力於學

善政二

德和寬撫以德和人書撫人以寬韓繹獨無追捕黃霸在潁川繹獨有死無以葬者霸為伐某所木為棺以葬

不嚴而化決遣如神從化景時為御史如河南太守吳公覽居官可紀朱博冀州行部吏民數百遮道

博使從事明勅告吏民欲言縣丞屈者仲舒內史公孫弘說寬居官可紀朱博冀州行部吏民數百遮道

峻屯吏者行部還詣治訴冤及言盜賊詞各使屬其從事博駁申決遣如神吏人不欺姦豪皆去

奇推至誠吏人不取短長何並為潁川名次杜預號武庫朱邑葬桐鄉機不可勝朝延稱美號曰杜武

黃霸中奏案持史短長從橫郡中皆亡去杜預號武庫朱邑葬桐鄉機不可勝朝延稱美號曰杜武

將死無其子曰桐鄉受我後子孫奉當我木當答辱人違大司農文公制移居翁歸有記籍字文公

勸稼於是人安尹翁歸為東海郡中賢不肖皆有如箱薛宣設方略陶侃無棄物翔下至財用筆視情

政術部善政



係伍凡得兒者皆使自明所從來書  
張延賞具舟楫遺亡人  
王敬美設糜糗待軍士  
冊府元龜曰張延賞  
於券付之略為籍記凡三千八百人  
王敬美唐末為雍州刺史史寧四年冬臘師古敗軍路出於穎時雨雪連旬軍士凍餒敬美自淮燈薪相屬  
早人有亡去地境者史或物之延賞曰居此坐聽彼可生又何恨也具舟楫而盡遣之俾自修其室  
于道郡中設糜糗餅餌  
進賢理屈  
探隱拯沉  
聲與風翔  
澤從雲游  
雨零露湛  
冬暖春暄  
以待之全活者甚眾

善政三

**厚下安宅**  
其人君觀封之象而厚  
重明以麗乎正乃化成天下  
易  
亮采惠疇  
謂明亮庶事而  
順成庶類也  
俞受敷施

言人君於有德者合  
德懋懋官功懋懋賞  
書  
眾人熙熙如登春臺  
老  
被飾  
漢書曰言除去  
舊事更飾新文

富王成黃霸朱邑贊遂舉弘名信臣所居人富所  
唯恐人知史直不疑為官唯恐人知其為  
家給人足  
董苑詳注曰陶侃練死事勤稼穡或陳武士皆勤勵之有奉饋者問其所由若  
義合里  
冊府元龜曰秦漢貞  
力後所致歡喜賜若地所賜則呵斥還之是以軍民勤於農稼家給人足  
元末為華州刺史百  
姓有至自他境者皆給地  
無閉糶  
又云崔俊為湖南觀察使湖南舊法豐年實易不出境糶  
禁賣親需子  
以居唐完仁弘為武州都督夷獠之俗  
寬明勤謹  
又曰崔俊為武州都督夷獠之俗  
寬明勤謹  
又曰崔俊為武州都督夷獠之俗  
寬明勤謹

又曰唐完仁弘為武州都督夷獠之俗  
寬明勤謹  
又曰崔俊為武州都督夷獠之俗  
寬明勤謹

廣之衡行者常自度易舟而北公取餘材造舟百艘移二廣諸郡曰仕宦  
之家有父兄沒而不能歸者皆移文以遺當具舟載之歸者相繼於道

善政四

**詩** 陳江總治西湖詩曰史氏導漳水西門溉河潮圖始未能悅克終良可要擁鐘勸年首提澇勞春朝平阜  
草色嫩通林鳥聲嬌已集故池鶯齊詩新田苗何吁畚築苦方驩魚稻鏡

**序** 宋王庭珪寅陂行序曰安成西有寅陂溉田萬二千畝廢久官失其籍大姓專之陂旁之田歲比不登邑  
丞趙君搜訪耆耄盡得古跡浚溪港起隄闢躬視阡陌灌注先後各有繩約不可亂是歲適大旱而寅陂溉萬

二千畝苗獨不稿民頌歌之國家方下勸農之詔法有農田水利實承職也然偽自增飾以蒙顯賞者世不為  
怪由是水利為虛名今寅陂功竣丞不肯自言部使者終不及省察某出城別君東門外逢寅陂之民塞路涕

泣言此為飲其事作寅陂行安成城頭烏夜宿啼烏未起雞登木傾村入城來送君馬首摩肩袂相屬但有龐  
首不識名何物老翁出山谷老翁持酒前致詞家住西村大江曲大江兩岸皆腴田古有寅陂置官屬自從陂

廢田亦荒官中無人聞舊漬公沿故道堰橫流陂旁航稻年年熟今年雖早翁不憂田頭已打新春穀誰云此

政術部 善政

政術部 善政

政術部 善政

政術部 善政

陂會當復老父曾聞兩黃鶴嗟哉如君不負丞躬行阡陌勸農耕監司項背只相望風謠滿路胡不聽胡不聽  
實陂行為叩天關叫一聲

**增賦**唐白行簡文王葬枯骨賦曰骨雖無知葬以表德展厚禮於九原示深仁於萬國原夫靈臺肇建璧池是  
穿宛彼枯骨委茲窮泉既靡觀其銘誌曾莫知夫歲年西伯乃色變盡爾涕流泣然爰命從者將收瘞焉徒觀  
其年代起忽英靈淪沒土變豐肌苔封朽骨於是惠霑生死澤及榮枯遺奠有加於蘋藻備物無闕於芻塗幽  
壤始開見佳城於白日靈丘是啓旋卜宅於青烏既而遷彼古塋葬之中野推誠於重泉之內昭德於普天之  
下念此窮塵之骨尚或瑾之欲使行路之人不得見也

**原**敦梁簡文帝圖雍州賢能刺史教曰冀州表朱穆之象太丘有陳寔之畫或有留愛士氓或有傳芳史籍昔  
越王鎔金尚思范蠡漢軍染畫猶高賈彪矧彼前賢寧忘景慕可並圖象廳事以旌厥善

**增**表梁劉孝儀為雍州柳津請留刺史晉安王表曰楚備寶臣秦兵不入齊多君子魏珠取照足使文公懼而  
側席孟軻歎而廢寢敢言借寇之願切望申耿之恩陛下昔在潛龍因茲或躍固以陋臚臚於周原包匆匆之  
佳氣昔次君出撫近駕班輪喬卿在政遙授袞服馮熊賦而督盜御龍章而行部無虧變理有光司牧

**增**頌唐孫遜濟州刺史裴公德政頌曰公淮是邦其明年也皇帝東巡狩至岱宗自洛及兗供帳於東道者凡  
十有六州焉大或敦圻次或萬井中產者輕幣膏梁者倍征方事之殷猶懼不給茲郡福小實難圖也公深識  
遠謀擇利而行西自於陽穀東盡於良清造舟為三橋置騎為馬驛開野為兩頃除道為九達或穗或粘或薪  
或糗或糞或餼或糧或糗因吏祿之奇贏雜官用之餘美通變合度豐省中程編戶之民秋毫勿興其三年秋  
大水河堤壞決諸郡皆俟詔到莫敢興役害既滋甚功無已時公既成奏因而發卒播告厥指率籲於人荷鍤  
者穢屬負畚者磨至公俯臨決河躬自護作雨不張蓋塵不振衣饋不致鮮寢不處館版築競勤裝鼓弗勝以  
決辰之役興百倍之利澹災革燹於今賴焉公名曜卿字漢之河東聞喜人

**原**碑梁裴子野丹陽尹湘東王善政碑曰皇上建顯號垂鴻名廣大配乎天地光華象乎日月長駕遠撫橫通  
于都外策鏡區域充塞乎無垠上冠九域旁濟八表制禮以告成功作樂以彰治定福應允臻祥慶符合六府



孔修九官咸事於往歲也有司奏以湘東王爲宣惠將軍丹陽尹既而下車爲政振民育德循名責實舉無遺  
處若夫據饋累起求賢如不及卑身折節用人若由己玉帛旅於丘園辟書交乎塗路求餘論於故府想遺風  
於舊哲延儒生於東閣命文學於後車重門洞啓列筵廣置四民總至獄訟殷集王兼而治之綽有餘裕上弘  
其禮下悅其風虛往實歸人得所至由是百吏仰成具僚斂衽千里之間有懷必亮躬親勸課賦政授時辨相  
物宜務盡地利由是仍歲有秋餘糧栖畝是以縉紳先生愀然相顧遂造象魏拜而陳之有詔報曰臧介之善  
春秋必書吏民歸美難用抑絕於是二三君子歎得所奏乃擇工良匠追石名山撰德選辭典事篆刻俾萬代  
之下知斯文之在斯銘曰茫茫禹迹經啓萬方平秩肇定曰若我皇并包九域畫野分疆倚殿帝子曰就月將  
疏爵分品奄有瀟湘君王先啓旣表南國肇允神童翻飛上德導達元微優游翰墨行成師範文爲麗則帝曰  
爾語出康庶績勿替敬典大猷允迪我王顯允洵美且麗夙夜乾乾有隆無替光贊大朝庇民濟世京邑翼翼  
永承嘉惠 陳徐陵爲司空徐州刺史侯安都德政碑曰巖巖天柱大矣周山之峰桓桓地軸壯哉崑崙之阜  
三光懸而不墜九土鎮以無疆承乾合德之君則天體元之后所以並吞四鎮咸建五臣業配蒼祇功成寓縣  
至於流名雅頌著美風詩年代悠然寂寥無紀其能繼茲歌詠者司空侯使君子自文昭武穆祚土開家濮水  
盛其衣簪榮波分其序秩仁義之道夷門美於大梁儒雅之風司徒重於強漢自道人許劭託命於江湖高士  
素忠寄身於交越俱遠建安之難獨處衡山之陽祖天賁秀傑世載雄豪卓富擬於公侯班佃必於旌鼓父光  
祿大夫邑里開通德之門州縣無抗禮之客自茫茫禹迹赫赫宗周家滅驪戎國亡夷羿我高祖武皇帝迎河  
圖於浪泊括地象於炎州南興涿鹿之師北問共工之罪天生宰輔堯年致白虎之祥神賜英賢殷帝感蒼龍  
之傑公亦觀時佇聖嘯咤風雲蹀開黃石之書高咏元池之野沈吟梁甫自比管仲之才惆悵莘郊久負伊生  
之歎自羯鹵侵華羣蠻縱轍後臯柱部之地四戰五達之郊郡境賢豪將謀禦難長者僉論推公主盟義士雄  
民星羅霧集公旣膺五聘方啓六韜率是駢徒仍開嶺嶠自大討瀟湘同茲樊鄴下軍違命上策不宜敗我王  
師受拘勅盜大陳格於文祖咸秩具神率土依風羣靈稟朔公亦忠爲令德天纂之謀吳帳斯開衛門無擁雖  
復季孫還魯隨武濟河國慶民歡相倚匪若即授使持節開府儀同三司丹陽尹昔光武不尤於馮異穆公深

禮於孟明終報王官之師遂舉咸陽之地斯乃聖主之宏略而名臣之遠圖者為皇帝以陶唐啓國致玉版於河宗顛頊承家佐金天於江水經綸草昧定鼎之業居多締構權輿斷鼈之功相半固以英聲馳於海外信義感於寰中主器攸歸當璧斯在公於是抗表長信清宮未央從億兆以同心引公卿而定策馳輕軒於軫轡奉侍駕於中都七廟之基於焉永固萬邦之本由此克寧乃復進司空公南徐州刺史於是鎮之以清靜安之以惠和望杏敦耕瞻蒲勸穡室歌千耦家喜萬鍾陌上成陰桑中可詠春鷓始鳴必具籠筐秋蟀載吟競鳴機杼或肅拜靈祀躬瞻舞雩去駕擁於風塵還旌阻於飄沐京坻歲積非勞楚堰之泉倉廩年豐無用秦渠之水雖復東過小縣夏雨逐其輕輪南渡滄江秋濤弭其張蓋固不得同年而語矣若夫聽採民訟昏曉必通名引軒轅躬親辨決立授符於前案無留詣於後曹接務高城之中非異甘棠之下欣欣美俗濟濟都塵以賈琮郭賀之風行建武永平之化於是州民散騎常侍王瑒等拜表宮闕請揚茲美化樹彼高碑民欲天從允彰絲誥銘曰鬱鬱三象茫茫九州縣天慘沓地度劉赫矣高祖爰清國讎元勳佐命力牧風后亦旣旋歸邦家有暉宮亭蓋浦奮翅高飛電卷勅寇風行國威文身被髮作貢來綏我皇纂武攀號東序謁渭同周迎門惟呂流矢為暴攬搶斯舉喋喋蒼黎挽挽刀俎自我徂征妖氛克平爰驅大虜寶翦長鯨北震巢浦南倅灌城青羌卷介亦狄迴兵蹈舞難踰歌謠靡宣曰我黎庶俱祈上元山移兩越海變三田公為上相復倍斯年又廣州刺史歐陽頴德政碑曰弱水導其洪源軒臺表其增殖懿哉少府師儲皇於二京盛矣司徒傳儒宗於九世廣陵邕邕族擅江右渤海赫赫名重洛陽若夫岳鎮龍蟠星懸鶉火衡山誕其高德湘水降其清輝千仞孤標萬頃無度年當小學志冠成童因孝為心欲仁成體屯騎府君早棄榮祿易簪之日幾將毀終不杖之言深非通制遺賈巨萬富擬猗頓裁變槐榆並賑宗戚南茨大麓北眺清湘得性於橘洲之間披書於杏壇之上三冬文史五經縱橫頻致嘉招確乎難拔既而帝啓黃樞神亡赤伏天地崩實川冢沸騰羣悍酋豪更為禍亂朝披羽檄夜照燿烽浴鐵蔽於山原縱金駭於樓堞公疲兵屢出獨據胡牀勅賊重圍尚凭書几揚灰旣散駕林將揮威尅凶梁以保衡服常以二主蒙塵三光掩曜出入逾於嘗膽殷憂獨其撫心不治第宅深符去病志羣醜彌同越石自禹圭旣錫堯玉已傳物變謳謠風移笙管商周之際孤竹尚其哀歌曹劉之間蘇子猶其狂哭況番禺連

帥實謂宗枝迷我天機自窺梁鼎以公威名本重通統前軍乾數難違剥象終悔高祖永言惟舊彌念奇功即  
訓皇家深弘朝紀檻車才至輿櫬已焚祝史祔於夷吾壇場延於井伯綢繆安樂造次計謀爰珥豐貂允光金  
螭但八桂之土蠻夷不賓九疑之陽兵凶歲積以公昔在衡臯深留夙愛仁恩可以懷猛獸威名可以懼啼兒  
乃授持節散騎常侍衡州刺史我皇帝從唐侯以庸國屈啓筮而登家一恭寶祚開定江沔三改璇衡包羅湘  
峽昔中宗屈申於處仲高祖遺恨於平城漢武承基方通沙塞晉明紹運裁平姑孰方其盛業綽有光前踐祚  
之初進公位征南將軍廣州刺史又都督東衡州二十州諸軍事宜公乃務是民天敦其分地火耕水耨彌亘  
原野賊盜皆偃工費競臻鬻米商鹽盈衢滿肆新垣既築外戶無扃脂脯豪家鍾鼎為樂揚袂灑汗振兩流風  
市有千金之租田多萬箱之詠僧釋慧羨等來朝絳闕備啓丹誠乞於大路康莊式刊豐琰庶獎卿寶鼎復述  
台司之功羊叟高碑更紀征南之德於是跪開黃素爰登紫泥鑿此誠祈皆如所奏乃詔庸臣為其銘曰赫赫  
宗陳桓桓鼎臣千乘建學五典攸因盛德斯遠公門日新萬高惟岳睨甫生申去衡移廣遠征自鎮悠悠銅界  
藐藐金鄰莫遠非督無思不賓三江靡浪五嶺奚塵式歌式舞仁哉至仁公自饗福於萬斯春 又晉陵太守  
王厲德政碑曰若夫睢陵世傳以詳載德之華徐州先賢亦著清風之美偉哉文獻光啓中興郭莖表其深源  
何籌慙其遠慶豈唯桓氏之鳴玉張家之珥貂素姓之朱衣楊宗之華轂又有仗飛遮列班弓夾門濯龍俯望  
緹騎盈道奕世如此何其盛哉君以藍田美玉大海明珠灼灼美其馨芳英英照其符彩風神雅淡識量寬和  
既有崔琰之鬚眉非無鄭元之腰帶爛爛如高巖下電騷騷若長松裏風勢利無擾於胸襟行藏不繫於懷抱  
家門雍睦孝友為風上交不諂下交不瀆脫貂敕厄情靡私爰釋馬窮途惟濟危殆至於網羅圖籍脂粉藝文  
學侶揖其精微詞宗稱其妙絕出為仁武將軍晉陵太守五雞三蟲勤恤有方問羊知馬鈞距兼設濟北移樹  
累政之所未治汝南爭水連年之所無斷一朝明決曾不留滯四民商賈咸用殷阜銘曰康哉寶運美矣良臣  
胄自澧水源於洛濱公侯世及宰輔相因曰我民秀山川降神風情穆穆孝友恂恂學則經笥文為世珍高風  
遠矣曠代難倫鼎鉉虛職台階未臻安知霜霰遽天松椿碣石斯表民情既陳徒然下拜何報陽春 江總吳  
興郡廬陵王德政碑曰卓爾吾王天人可擬早成風智謙懷虛已偃息流略翱翔文史三雍雅對九師名理好

古如斯學兼之矣睢陽肇構碣石初開賜田待士勝道求材剖符彭國述職瓊臺去謠曙鼓留歌暮來 周王  
褒上庸公陸騰勒功碑曰在昔洞庭彭蠡三苗有遠竄之君太室陽城九州無同姓之國是知周衛設險所務  
非山川河岳作固所寶惟休德至於三峽蹇產九折崢嶸高峰尋雲深谷無景秦開漢閉雖阻荷戟之虞魏塞  
晉通終因東馬之利我大周開闢宇宙混同文軌御六氣於天樞頓八紘於地絡彭濮未恭邛笮不討外憑劍  
道之難內負銅梁之阨大將軍上庸公仗國威靈奉辭伐罪長戟萬隊巨艦千軸板楯酋豪斯楡君長歷稔通  
寇累代稽誅廓清江源蕩滌巴濮若夫荆門千里蜀置永安之宮巴水三迴吳阻夷陵之縣巫峽使君之灘淪  
波洽沒陰平督郵之道棧徑威紆路阻巒陬途橫夷落擅強專險輕法侮吏天子爰詔有公奉命天討星言載  
塗指日邁邁冊授公大將軍信州刺史韓信召拜軍中致設壇之禮衛青出征臨河聞後距之令夫鍾鼎大禮  
之器昭德必書金石不朽之質庸勲斯樹某等乃建碑於某地敢作頌云遐觀命氏眇求世祿龍圖紀河鴻漸  
于陸霸楚傳姓命吳啓族君子篤生降靈惟岳朝陽擢彩荆山曜璞巴庸自擅彭濮稱王南洎楚道西通夜郎  
內憑玉壘外阻銅梁介視荒服斗絕邊疆赫赫南仲堂堂方叔天子命我遐征越逐實氏車騎去病冠軍封山  
刊石鐫銘刻勲遠隔年代懸感風雲盛德必祀千載斯文

**唐李軫**泗州刺史李君神道碑曰君諱孟璽字

公悅君之臨猗氏也萊田數十望上蔽荆榛下闢島嶼逋逃夜聚豺狼曉嗥公曰穀不足者地有餘利食不足  
者人有餘功長荆棘孰若樹禾稼聚豺狼孰若利貧窶乃疏鑿涑川化草莽為陂塘變磽确為墳壤人民胥悅  
工亦子來雜史起決漳鄭國開白亦何加也

**墓誌**唐白居易號州刺史崔公墓誌銘曰唐有通四科達三教者曰崔公元亮授密州刺史密民之凍餒者

賑恤之疾疫者救療之芻體未殞者命藏葬之男女過時者為嬪娶之三月而政立二年而化行密人悅之發  
為謠詠換歛州刺史其政如密先是歛州民畜牛馬而生駒犢者官書其數吏緣為姦公既下車盡焚其籍草  
息貿易一無所問先是歛民居山險而輸稅米者擔負跋涉苦不支公許其計解納緡賤入貴出官且獲利人  
皆忘勞農人便之歸如流水朝廷聞其政徵拜刑部郎中謝病不就俄改湖州刺史政如密歛加之以聚羨財  
而代逋租則人不困謹茶法以防黠吏則人不苦修堤塘以備旱歲則民不饑罷民賴之如依父母

**循**行狀唐杜牧浙江西道觀察使崔公鄆行狀曰三吳者國用半在焉因高為旱因下為水者六歲矣於是科民等第籍地沃瘠均其征賦一其徭役經費宴賞約事裁節誠禱山川歲獲大稔復曰衣冠者民之主也自艱難已來軍士得以氣加之商賈得以財侮之不能自奮者多栖於吾土遂立延賓館苟有一善必接盡禮因訪閭里知民之疾苦期歲而吳民復振

**增**傳唐李華東川節度使盧公傳曰盧坦字保衡為宣州刺史江淮大旱米價日長或說節其價以救人坦曰宣州地狹穀不足皆他州來若制其價則商不來矣價雖賤則無穀奈何後米斗及二百商人舟米來者相望坦乃借兵食多出於市以平其價人賴以生當塗縣有渚田久廢坦以為歲旱苟貧人得食取儲可易為功於是渚田盡闢藉備以活者數千人又以羨錢四十萬代稅戶之貧者故旱雖甚而人忘災

**增**書事唐孫樵書何易于曰益昌民多即山樹茶利私自入會鹽鐵官奏重榷筦詔下所在不得為百姓匿易于視詔曰益昌不征茶百姓尚不可活矧厚其賦以毒民乎命吏剗去吏爭曰天子詔所在不得為百姓匿今剗去罪愈重吏止死明府公寧免竄海裔邪易于曰吾寧愛一身以毒一邑民乎亦不使罪蔓爾曹即自縱火焚之觀察使聞其狀以易于挺身為民卒不加劾

**增**述唐盧子駿濠州刺史劉公善政述曰客有自濠梁來者余訊之曰濠梁之政何如客曰楚俗好巫而信鬼死者其親戚不敢穿廳事葬相傳立小屋號曰殯宮焉雖在城郭亦為之有土木隳築棺槨巍然者有棺槨分拆骸骨縱橫者不獨庶人而士大夫之家有焉劉公惻然曰非禮也下令曰某月有限限畢其家不闕地葬者笞二十鰥寡孀獨力不任者絕嗣無主旁無近親者刺史以俸錢為塋訖事人無犯令野無殯宮焉盧子曰葬者藏也欲人之不得見也奈何濠之人不藏其父子昆弟邪劉公教生者以禮恤死者以仁因書以備太史氏采錄焉

寬政一

**增**易曰雷雨作解君子以赦過宥罪 禮記曰孔子過泰山側有婦人哭于墓者而哀使子路問之曰子之哭也壺似重有憂者而曰然昔者吾舅死於虎吾夫又死焉今吾子又死焉夫子曰何為不去也曰無苛政 樂

苑詳注曰馬援務開寬信恩以待下任吏以職但總大體而已賓客故人日滿其門 後漢書曰卓茂為密令  
 勞心諄諄視人如子嘗有言部亭長受其米肉遺者辟左右問之曰亭長從汝求乎將自以為恩意遺之乎人  
 曰往遺之耳茂曰若是則汝為敝人矣凡人之生羣居雜處故有經紀禮義以相接汝獨不欲修之寧能高飛  
 遠走不在人間邪亭長以素善吏歲時遺之禮也人曰苟如此律何故禁之茂笑曰律設大法禮順人情今我  
 以禮教汝汝必無怨惡以律治汝何所措其手足乎一門之內小者可論大者可殺也且歸念之 冊府元龜  
 曰唐房元齡為尚書左僕射既總百司明達吏治飾以文學審定法令意在寬平 經濟類編曰唐徐有功名  
 弘敏以字行初為蒲州司法不事敲朴吏相約有犯徐司法杖者眾共斥之迨官滿不杖一人 錦繡萬花谷  
 曰宋璟為政寬厚仁愛百姓號有脚陽春 資治通鑑曰元和十四年以張弘靖同平章事充宣武節度使弘  
 靖宰相子 張延實 少有冷間河東宣武闕帥朝廷以其位望素重使鎮之弘靖承王鏐聚斂之餘韓弘嚴猛之  
 後兩鎮喜其廉謹寬大故上下安之 冊府元龜曰後唐李嗣昭為昭義節度使時大兵之後城中士庶饑死  
 者半鄜里蕭然嗣昭緩法寬租勸農務穡一二年間軍城完輯 續問奇類林曰杜祁公之帥并州也吏請家  
 諱公曰我無所諱諱取枉法贓耳 又曰曹侍中彬知徐州有吏犯罪逾年然後杖之人皆不曉彬曰吾聞此  
 人新娶婦若杖之彼其舅姑必以為不利而惡之吾故緩其事而法亦不赦也其用志如此

寬政二

**原閉閣** 吐茵 韓延壽為馮緝行縣至高陵有兄弟訟者延壽曰是馮明政致不至乃開閣不出遣吏作告  
馮明政 吐茵 中悅懼所訟田兄弟悔過叩頭謝罪請改行 兩吉為相取史會醉據訴斥之吉曰以醉飽不

**服民** 得眾 子產曰唯以德者能得眾 濟猛 制寬 不殺盜 西吉為丞相令三公府不殺盜  
西吉 制寬 寬政是以和 寬猛 師蕭曹 學

**黃老** 黃帝以寬厚清淨為天下師 漢語曰寬則得眾 黃帝 不接吏 不殺盜 西吉為丞相令三公府不殺盜  
黃帝 不接吏 不殺盜 西吉為丞相令三公府不殺盜

**放遣子女** 歸還奴婢 冊府元龜曰李德裕為相時有婦人失竊歸還奴婢 不殺盜 西吉為丞相令三公府不殺盜  
冊府元龜 不殺盜 西吉為丞相令三公府不殺盜

**增放遣子女** 歸還奴婢 冊府元龜曰李德裕為相時有婦人失竊歸還奴婢 不殺盜 西吉為丞相令三公府不殺盜  
冊府元龜 不殺盜 西吉為丞相令三公府不殺盜

**諸將設誓** 敦寔止之曰政在養人傷生過多雖能不足賢也德解為滅威 問奇類林曰曹武惠王以金陵

**克忽稱疾** 不視事諸將皆來問疾王曰余之病非藥石所能愈諸公克城之日不 不鞭甯越 唯殺嘉運  
不鞭甯越 唯殺嘉運

**克忽稱疾** 不視事諸將皆來問疾王曰余之病非藥石所能愈諸公克城之日不 不鞭甯越 唯殺嘉運  
不鞭甯越 唯殺嘉運

綱目曰王承為東海太守政尚清靜不為細家有犯夜者為吏所拘承問其故答曰從師受書不覺日暮承曰  
李嘉運與賊相連謀為內應高祖令收按其黨元放俘九十捨擒四千  
以汝始曰人不犯法何所齊州刺史在官憲刑罰從事劉普慶說曰明公仗節方夏無所新戮何以示威  
武帝法度以刑罰痛合壁事類曰張萬福准九州皆有鬼愛黃霸獨用寬和萬福皆有鬼愛  
黃霸獨用寬和萬福皆有鬼愛

寬政三

**增** 不急斷 孔子集語曰鞭朴之子不從父之教刑戮之民不從君  
刑不上大夫 何休解公羊云古者刑不上大夫故有罪放之而已所以  
也 破觥斲犀 周史記醜史傳曰漢興破觥而為國強斲犀而為朴網  
中繩則止 鹽鐵論曰治民者若大匠之

不多殺 獲不其多殺 願夫少殺 誅罰恩行 此謂  
原 議 曹 醉 呼 從 功 曹 少 卿 為 勃 海 徵 入 議 曹 王 生 請

不鞫 賊罪 後漢東安相下獄 公希 教守 綱人 於聖 世尹 所不忍 為聞 者皆 感激 自厲 者  
吾以寬 獨志 先主 曰

歸 郭子 注莊 云璧 之野 欲 觀 之 窮 地 意 急 情 無 取 嚴 刑 于 頃 策 政 之 善 者 無 取 乎 嚴 則  
寬 以 容 物 物 必

寬政四

宋方岳簡徐宰詩曰 雨外茅茨黃葉村 老農相語一燈昏 山深未識新官姓 但說無人夜打門

唐孫遜東都留守韋虛心神道碑序曰 皇帝二十四年 鑿駕還長安之月 有坐殊死在 躐繫者 時迫季冬

將寬嚴法公為之請曰 攸徂之慶 方喜來蘇 好生之德 宜加在宥 上可其奏 試許從流 杜黃裳東都留守 願

公神道碑曰 公諱少連 字夷仲 授登封主簿 邑有暴虎 公以為天道可以誠感 猛鷲可以仁服 乃堙塞陷窞 移

政術部 寬政 吏久從政

政術部 寬政 吏久從政

政術部 寬政 吏久從政

政術部 寬政 吏久從政

政術部 寬政 吏久從政

政術部 寬政 吏久從政

檄靈岳於是人安其居獸不為害公尹京兆以為設鉤距塗楮衣前人之所為不足以為四海式於是布和平尚簡易始務仁人之惠無取赫赫之名政弘大體去有餘慕

**策**唐張說對策曰臣聞刑以助教德以開邪先王慎於好生大易誠於緩死今陛下毋臨黔首育蒼生乎佑下人克配上帝然有東南小侵荆蠻遠郊雖聖德泣辜尚用防風之戮天心罪已仍勞淮甸之師其有誑誤間閭脅從井邑陛下懸孤孀於海淮恤困窮於江漢捨從寬宥此陛下之恩也今策政刑之要臣聞政同水火刑譬陰陽頃者三監亂常有司既糾之以猛於今四罪咸服陛下宜濟之以寬明肆赦之渥恩安萬人之反側布深仁於羅鳥收至察於泉魚豈不大哉

吏久從政一

**書**易曰日月得天而能久照四時變化而能久成聖人久於其道而天下化成後漢書曰五年再聞天道乃備夫以天地之靈猶五載以成其化況人道哉又曰天下非一時之用也海內非一旦之功也蘇軾策曰古之用人者知其久勞於位則時有以賜予勸獎之以厲其心不聞驟遷以奪其成效羣書考索曰漢制邊吏三歲一更而其他官吏以至倉庫之徵初未嘗有終更之限也夏侯嬰自高祖時為太僕至文帝世不易其職貢門歷三世不徙官此其在內然也有為京兆五年張有為刺史五年何有為郡守八年黃未嘗不久任也王嘉謂文帝時吏居官者或長子孫以官為氏其二千石長吏亦安官樂職莫有苟且之意此足以見漢之任吏不輕易置也苟二千石治行課最則特疊書增秩賜金亦未遽遷擢以重斯民去思之心又曰官守數易獎法也而將相之數易監司郡守之數易其弊為尤甚祖宗朝趙中令之相凡十一年王文正之相凡十二年向文簡之相亦十年皇祐用相遠者五七年次者二三年而亟用亟罷何郊已切議之良以道揆之任非百官有司比任之則勿疑疑則勿任祖宗朝郭進之守西山凡二十年李漢超之守關南凡十七年董遵晦之守通遠凡十四年其餘或九年或十年或十餘年蓋不可悉數夫閫外之任古人所重委之也專任之也久則可以責其成效擢之未幾而遷之隨至雖有頗牧何所用之祖宗朝宋博轉運使河東凡十一年宋瑤之知秦州凡六年蔣元振之知白州凡七八年在蜀者或至三仕宰相廬者或七年不遷而知滄州未半年而更三任授發運使



未數日而又選諫議則吳申力言之夫親民之職不可屢易監司一易則擾一路郡守一易則擾一州令宰一易則擾一縣送故迎新勞擾萬狀五日京兆奸者侮之雖百龔黃何所容其技邪祖宗朝曰相曰將曰監司曰守令無一不久其職者正謂是也不寧唯是張質之在樞密五十年王貽永為樞密十五年古之以司馬為氏不過是也陳恕之在三司十二年李士衡之任筦計二十年古之以倉庫為氏不過是也趙師民楊安國之在經筵或十餘年或二十七年所以養君德者多矣司馬光劉溫叟之在臺諫或五年或十二年所以格君心者久矣張師德九年在西掖章得象十二年在翰林所以出納王命者當矣

吏久從政二

**原**吏安其任民習其化唐虞三載考績欲使吏安其任因以為氏漢為吏長子孫因以增秩賜金漢宣吏  
**者**不即移易就增秩賜金欲使人安民習其化而無苟且之政其化故人皆勵精為理百姓安富也不欲易代迎新送故之費及森吏因緣絕簿書盜財物公私費損甚多皆當出於民所易調吏又未必習或不加故益為增祿寬算復漢左雄奏御史親民之吏清白任從政者寬  
**衆**也注云吏則緣交代之際監簿書盜財物也增祿寬算其負算增其祿秩秩秩史職滿歲宰府州郡乃得辟  
**衆**如此則送迎之役增其位班數易雜聖人猶久於其道然後化成況其餘乎諸葛恢政績第一詔曰自頃多難官職  
**衆**和為諸郡首宜進久於其事戶口潤寡不當漢之一郡宜并省官職令久於其事為刺史二十餘年  
**其**治班以勸風教久於其事戶口潤寡不當漢之一郡宜并省官職令久於其事為刺史二十餘年  
**曰**陳孝揚為雋州刺史二十餘年變夷之後為河南尹四十年又云復唐張全義自唐末為河南尹四十  
**以**老歸咸都嘗與交梓之益涕數百里方免為河南尹四十年又云復唐張全義自唐末為河南尹四十

淵鑑類函卷一百二十五



禁令一

尚書曰王曰嗟六事之人子誓告女左不攻於左女不恭命右不攻於右女不恭命御非其馬之正女不恭命用命賞於祖不用命戮於社子則孥戮女 又曰王曰爾尚輔子一人致天之罰子其大賚女爾不從誓言子則孥戮女罔有攸赦 戰國策曰顏蠋曰昔者秦攻齊令有敢去柳下季鑿五十步而樵采者死不赦 史記曰秦始皇三十四年丞相李斯曰異時諸侯並爭厚招遊學今天下已定法令出一諸生不師今而學古以非當世惑亂黔首如此勿禁則主勢降手上黨與成乎下禁之便利曰可 韓子曰董闕於為趙上地守行石邑山中深澗峭如廬深百仞問其左右人曰嘗有人入此者乎對曰無有闕於喟然太息曰吾能治矣使吾法猶入澗之必死則民莫敢犯何為不治 論衡曰淮陽鑄偽錢吏不能禁汲黯為太守不壞一爐不刑一人高枕安臥而淮陽政清 彙苑詳注曰孝武時李曾為趙郡太守令行禁止并州丁零數為山東害知曾能得百姓死力不敢入境 問奇類林曰明皇嘗賜醕三日上御五鳳樓觀者喧溢樂不得奏金吾白梃如雨不能過上患之高力士奏河南丞嚴安之為理嚴為人所畏請使止之安之至以手板繞場畫地曰犯者死於是三日指其畫以相戒無敢犯者 冊府元龜曰權懷恩以威名御下人吏重足而立出為宋州時汴州刺史楊德幹亦以嚴肅與懷恩齊名懷恩路由汴州見新橋中塗立木以禁車過者謂德幹曰一言處分豈不得何用此為 韓愈柳子厚墓銘曰元和中出為刺史得柳州既至歎曰是豈不足為政邪因其土俗為設教禁州人順賴 又貝州司法參軍李君墓銘曰其在貝州其刺史不悅於民將去官民相率謹誦手瓦石胥其出擊之刺史匿不敢出州縣吏不敢禁司法君奮曰是何用爾屬小吏百餘人持兵仗以出立木而署之曰刺史出民有敢觀者殺之木下民間皆驚相告散去 宋史曰道學盛於宋宋弗究於用甚至有屬禁焉後之時君世主欲復天德王道之治必來此取法矣

禁令二



禁令三

不掩弱不暴寡淮南子曰黃帝治天下使強不得掩弱人不得暴寡人民相保而不失也春無奪農夏無奪功太公曰民有三誠知之者國不

無事欲冬無雪無事欲冬無雪異以申命易曰重異以申命謹業先甲易先甲三日後甲先庚庚又三日先庚同上

禁越而去盜拘束以示其地之眾也劫掠劫掠而去劫掠也禁偽而除詐又云以賈氏禁偽而

師賈師之屬必以賈氏為謹原蠶周禮蠶馬質注云蠶與馬同文原為蠶能兩大羅再蠶為傷馬禁物靡周

司市云以正令禁物靡而均市鄭注云奇服怪民不入官周禮鄭注云奇服非塞阱杜獲周禮鄭注杜獲

命夫過市罰一蓋命婦過市罰一帷夫人過市罰一簪周禮司市云國君過市則刑人夫過市則刑人

宅不毛者有里布京錢也以其流布則謂之布以其轉易不窮則謂之錢布者田不耕者出屋

粟又云空田者罰以三家之稅不耕者祭無感不蠶者不帛又云凡應民不蠶者不不績者不衰又云應民不績者不衰

不蠶者不帛又云凡應民不蠶者不不績者不衰又云應民不績者不衰奮鐸以令月令乃發春始

莫子并蜂自求辛螫毛詩小寇莫注云并蜂擊曳也此戒尊臣曰汝無振鐸於朝特發號令必奮木鐸以警眾也周禮小宰職

魚鼈不中殺不弔于市非制鄭注云殺之布帛精麤不中數不弔于市鄭注云凡以五穀不時果實未熟

不弔于市鄭注云物未表裘不入公門鄭注云表振締絡不入公門鄭注云振獺祭魚

然後虞人入澤梁射祭獸然後田獵王制云云又曰鳩化為鷹然後昆蟲未蟄不以火田王制注昆蟲未蟄

不殺胎不死夭王制不傷不卵不殺胎不死夭曰天胎懷也謹關塞徑月令孟冬謹關塞徑

不與世子同名禮記鄭注倒笑側龜於君前有誅振書端書於君前有誅禮記注去聲不誅事也

無君者不二采禮記鄭注士不衣狐白禮記注云君也知防禮知禁示民讀邦法禮記注去聲不誅事也

開盤頭白卷二百二十六政術部 禁令

開盤頭白卷二百二十六政術部 禁令

民而讀邦法 讀時令月 違令驛馬 憲令君之 不得以地與春秋 猶伯以璧假許田 穀梁傳曰 假不言

天子在上 諸侯不 不得以屬通 春秋鄭伯使弟禦來盟 穀梁傳曰 諸侯以非假也 非假而曰假 許易也 禮

以制不為刑 刑者曰昔先王議事 民不遷農不移 晏子春秋 晏子對齊侯曰 在禮家施 議事以制 刑者曰

不在庭 左傳云 楚王問申無宇曰 棄疾不在內 鄧丹在內 君其少戒 不墮山不崇鼓 國語曰 周靈王二十

欲墮之 太子聃嬰曰 不可 穀梁傳曰 古之長民者 不墮山不崇鼓 鍾也 不墮山不崇鼓 年穀落 關將 王官王

相擊 彌言于 齊侯曰 孔丘知禮而無勇 若使萊人以兵劫魯侯 必得志焉 孔丘以公退 曰 士兵之兩君合好而

齊夷之 伴以兵 敵之非齊君 所以命諸侯也 齊不亂 華俘不于盟 兵不逼 好也 神為不詳 於德為怨

禮君必不然 始禍者死 也 而相與時 故不與 國即 擊將 作 亂 董 安 于 闔 之 語 趙 孟 曰 先 備 諸 侯 孟 曰 晉 國 之

命始禍者死 越職即死 事非子曰 韓侯 醉而寢 典冠者 見君之寒 加衣於君 上略侯 覺 單 曲 衣 以 為 失 其

越職則死 無障谷 水利也 水注川曰 鄆 注 鄆 曰 谷 專 無貯粟 何注曰 有甚于 策 故 明 主 之 女 臣 君 不 得 越

役其君之命 為用是不君也 禁河伯娶婦 西門豹 法令由一史 陸下 興 義 兵 紀 云 二十 六 年 丞 相 奏 曰

梁木當有五帝所不及也 禁弓弩 公孫弘 奏 民 不 得 挾 弓 弩 吞 丘 壽 王 曰 恐 邪 人 挾 之 條 勅 初 若 煩 碎 漢

黃霸為 柯川太守 為條 務 節 用 殖 財 米 禁暑吏以富者 別白之 教 無 以 富 者 謂 賈 人 百 萬 不 足 與 計 事

鹽密初若 蚺時 然 霜 精 力 能 推 行 之 禁署吏以富者 別白之 教 無 以 富 者 謂 賈 人 百 萬 不 足 與 計 事

禁漁採 珠禁 珠禁 採 火禁 詳 寒 王吉 斬不舉子 新其 父 母 以 土 核 合 理 之 云 禁山公娶 姬 宋 均 字 叔

守沒過 縣有 唐后 二 山 人 共 祝 之 衆 生 因 娶 百 姓 男 女 事 遂 絕 鄭 惲 罪 不 舉 子 鄭 惲 字 文 公 為 下 葬 萬 九 生

咸改 易 殺 而 不 敢 嫁 娶 均 到 令 曰 為 神 娶 者 娶 巫 家 女 事 遂 絕 鄭 惲 罪 不 舉 子 鄭 惲 字 文 公 為 下 葬 萬 九 生

姓初 畏 罪 後 稍 豐 給 國禁 官禁 赦後 出 令 冊 唐 志 禁 賭 令 一 歲 明 會 大 赦 還 平 原 相 出 令 曰 仍

不改 嘉 狀 者 不 謂 子 不 信 明 如 皎 日 若 者 給 數 五 百 削 若 直 指 刺 史 政 寬 猛 令 剛 柔 得 中 者 給 數 千 附 劉 子

禁令四

錢 冊 密 是 以 人 皆 感 悅 令 下 必 赴 之 所 下 條 教 甚 有 義 理 又 云 嚴 仲 堪 領 晉 陵 禁 產 子 不 舉 錢 儉 限 令 用

**增**制唐蘇頌禁斷錦繡珠玉制曰朕聞召公曰弗作無益害有益孔子曰奢則不遜儉則固叔代遷說僻王驕縱惟崇玉杯象箸不勝捐金抵璧朕在幼沖每期質樸手未曾持珠玉目未曾觀錦繡自寅奉休圖勉康政道嘗想漢文衣綈之德晉武焚裘之事竟未能令行禁止敦本棄末朕甚懼之今王侯勳戚下洎廝養雕文刻鏤衣紈履絲習俗相誇殊塗競爽有妨於政無補於時豈朕言之不明教之未篤也且一夫一女不耕不織則天下有受其饑寒者今四方晏如而百姓不足豈不以尚於珠玉珍於錦繡墾田疇而奪其務出布帛而害其功歟其珠玉錦繡等自今以後切令禁斷

**增**勅唐蘇頌禁斷女樂勅曰自有隋頹靡庶政雕斲徵聲徧於鄭衛街色矜於燕趙廣場角抵長袖從風聚而觀之浸以為俗朕方大變淺譎用清滯蠹眷茲女樂事切驕淫傷風敗政莫斯為甚自今以後不得更然又禁斷大酺廣費勅曰禮存寧儉書戒無益約費蓄財為國之本至如賜酺合宴正欲與人同歡廣為聚斂固非取樂之意況目徇於奢是不誠也心勞於偽是不經也自今已後兩京及天下大酺所作山車旱船結彩樓閣寶車等無用之物並宜禁斷又禁斷妖詭等勅曰釋氏汲引本歸正法仁王護持先去邪道失其宗旨乃般若之罪人成其詭怪豈涅槃之信士彼有白衣長髮假託彌勒下生廣集徒侶妄說災祥或別作小經詐云佛說或輒畜弟子號為和尚眩惑閭閻蠹政為甚刺史縣令職在親人自今以後宜嚴加捉搦

**增**碑元宋子貞中書令耶律公神道碑曰楚材字晉卿天下新定未有號令所在長吏皆得自專生殺少有忤意則刀鋸隨之至有全室被戮極櫛不遺而彼州此郡動輒兵興相攻公首以為言皆禁絕之

**增**判唐姚齊梧對懸政象法判曰獻歲布德羣物俱新懸法施令衆官畢舉是遵往躅無昧彝憲惟甲位當司馬職在平人載舉舊章不忘所守因天地之始和擇官司之令典懸之象魏表一人之有法狗以木鐸俾萬方之知禁將使國風所遺丕冒海隅王化所流率先京邑奚金吾之妄糾在古典而斯味

**增**策唐白居易對號令策曰王者發號施令出於一人加于百辟被于萬姓漸于四夷如風行如雨施有往而無返也故聖王慎之然則令既出而俗猶未齊者由令不一也不一者非獨朝出夕改晨行暮止也蓋謹于始慢于終張于近弛于遠急于賤寬于貴行于疎廢于親則不一也又對典章禁令策曰臣聞典章不能自舉

待教令而舉教令不能自行待誠信而行昔密賤行化德及泉魚非嚴行所致也推其誠而已魯恭為理仁及春翟非猛政所驅也委其信而已又聞周公之理也周年而變三年而化五年而定陛下苟能勤教令以撫之推誠信以奉之則三年化成五年理定臣竊未以為遲矣

**著序**元虞集禁令篇序曰戒之使避曰禁示之使從曰令一禁一令各專一事故上自朝廷下逮倡優走賤莫不備列使人知所避嚮而遠於罪

典法一

**原周舊**魯初傳採周之舊魯初傳採周之舊馭害起姦法制以取其害無更能用莊子典法無更藏盟府施邦

**爾侯度**舉舊章求令典儀文王擇楚國率由舊章謹

**增損儀矩**倫謂餘慶池該前載乃詔為評定餘慶引韓愈等為副增損儀矩號稱評綜

典法二

**原慎五典**慎徽屏棄典刑非訖於威惟訖於富尚有典刑大夫相序大夫以法相

**制事典**趙宣子言三辟之興叔向與子產書云三辟之興皆司典之後天下公共編於令

**規制遂定**孔帖云章述先是詔修六典始堅則意成餘數曰吾更修七書而六典歷年編於令

簿書一

**周禮**曰司書掌九式九正九事以周知入出百物敘其財受其幣九事謂九式鈎考財幣又曰大司馬大

役與慮事屬其植受其要簿書文獻通考曰漢和帝永元十四年初復郡國上計補郎官漢制郡國歲盡遣

上計掾史條上郡內眾事謂之計簿孔帖曰蘇瓌十道使括天下亡戶初不立籍瓌請罷十道使專責州縣

豫立簿注天下同日闋正盡一月止又曰張嘉貞選兵部員外郎時功狀盈几郎吏不能決嘉貞為詳處不

闋旬廷無稽牒賁治通鑑曰元和二年李吉甫撰元和國計簿上之總計天下方鎮四十八州府二百九十



五縣千四百五十三其鳳翔郿坊邠寧振武涇原銀夏靈鹽河東易定魏博鎮冀范陽滄景淮西淄青等十五道七十一州不申戶口外每歲賦稅倚辦止於浙江東西宣歙淮南江西鄂岳福建湖南八道四十九州一百四十四萬戶比天寶稅戶四分減三天下兵仰給縣官者八十三萬餘人比天寶三分增一大率二戶貢一兵其水旱所傷非時調發不在此數 會要曰貞元十二年賀蘭正元進用人權衡十卷舉選衡鏡三卷 玉海曰開寶六年七月命參政盧多遜知制誥扈蒙張澹參詳長定循資格取悠久可用之文為長定格三卷總二百八十七事書成上之頒為永式自是銓選益有倫矣 又曰至道元年詔重造二稅版籍頒其式於天下 又曰景德四年權三司使丁謂言戶部狀景德三年戶口數比咸平六年計增五十五萬三千四百一十戶二百萬二千二百一十四口賦入之數計增三百四十六萬五千二百九切以版圖之設生齒必登所以一其租庸辨其眾寡前朝丁黃之數悉載縑緡國家幅頓萬里阜成兆民唯國用之缺書由有司之曠職臣今以籍具上史館望歲較其數以聞從之 又曰上召三司孔目官李溥等二十七人問以計司錢穀之務溥等盡言其利病願得條對許之送中書令宰相假以顏色令剖析寇準曰先有司之義也溥等條上三司利害七十一事 中書參校其四十四事可行遂著於籍 錦繡萬花谷曰丁謂撰景德會計錄後蘇轍亦仿其法為皇祐會計錄紹興五年通臣亦有是議名曰紹興會計錄 文獻通考曰高宗建炎三年右僕射朱勝非等上吏部七司敕令格式一百八十八卷

簿書二

**原月要** 歲會周禮小宰月終則以官府之敘受事吏之要注云每月之小計也 又云贊家宰受歲會起今羣吏致詳注使齊歲盡文書求計也 具文 贊治漢宣詔曰

文而巳 史掌官書以贊治贊治今起草文書也失則 司書 案牘主財用 掌官契 善辭案周禮五曰

以治職注人主財用簿書也後漢周紆 計簿書 送解式 黃霸為馮翊公二百石卒吏領郡錢穀計簿書以

為善相任刑法善為辭案為州內所則也 延年文致 呂範開白 羅正見精年治獄皆文致不可 得解反者輸致

條已上一日付了二百條已上五日了 一 呂範典主財物稱權和求必關臨時說私許當時見望權守賜羨長任以谷能賦或料費功會周 簿領 符牒

各為傳著文簿使無所疑問權臨時說私許當時見望權守賜羨長任以谷能賦或料費功會周 簿領 符牒

**增** 沉埋 頽碎 彥博為吏部法澤士類家術不能厭衆訟標滿前時識其頽碎 兵數 役法 宋史曰賦

府與曾公亮考天下兵數及三路屯戍多少地理遠近更為圖籍玉海曰慶元二年史書許及言法令使民者莫切于役法請以新舊法刪潤成一書赴尚書省審訂然後繕寫進呈六年上之凡一百八十九卷

九品七司玉海曰天監中舊法考定門編類冠冕為十八班文獻通考曰淳熙元年史部尚書蔡沈以明三官考令格式中擁膝據案之除解衣裘裘之而去自是朝為孔帖曰呂昇卿舒翰度河西表度

支判官勤總吏職清整或出自昏為樂孔帖曰王臨事煩填委文學每視簿籍紛於前人所不堪播反用

絕竄簿捕偽牒孔帖曰王始進學功員外郎虛從鬼考吏部精力于官為嚴最感久易漫吏制 棹秩書

人材簿玉海曰紹興六年右相張浚上重修棹秩新書共五十八卷力于官為嚴最感久易漫吏制 棹秩書

道慶強敏苗晉卿練達孔帖曰某造處性強敏視簿籍詳而不苛世稱史事 始由踐祚萃三百餘事之詔

書上踵中興別二十五章之役要玉海

簿書三

不視文書後漢何榻字甫與為趙相 對簿謂獄訟 不改謂上計文 舉書多張文簿也 校簿諸

有體上下不可相侵云云 夜省文書日接賓客夜問省文書 牒訴控僂孔帖圭北山移文云駘

不署摺牒孔帖曰象王崇德會計錄詔獎之以其書付秘書閣凡六卷一 簿書填委蘇軾詩云簿書 造貢籍成玉海云乾道八年禮

景德會計錄詔獎之以其書付秘書閣凡六卷一

戶賦二即縣三課入四歲用五種食六雜記

簿書四

增判唐宋全節對造帳籍判曰國之尋倫資於版籍儻或廢闕是長姦回頃者寰海徵兵編戶失業粉榆暫別

蓬籜無歸聖朝提象握符再造區夏矜百姓之流蕩廢三年之典故且量地出稅據丁授田法在畫一事宜經

久永言州府恤此疲人曾無革弊之規徒徇隨時之義昔漢朝倉卒稍或先收今歷代升平寧容後造租賦所

繫不可憑虛豪右主藏須從摭實欲施小惠亂我大猷人有憚於暫勞國遂忘於固本州司所見頓味通途爰

叩兩端敢申獨見

要會一

吳越春秋曰禹登茅山大會計理國之道更名其山曰會稽 周禮曰太宰歲終令百官各正其治受其會

又曰小宰六敘五日以敘受其會 又曰八成八曰聽出入以要會月終受羣吏之要 又曰職歲掌賦出

以待會計而考之注助司會鈞考詳吏之計 又曰內宰歲終則會內人之稍食 又曰縣正既役則稽功會事而誅賞

又曰中車凡車之出入歲終則會之 又曰大司徒以土會之法辨五地之物生注以土計貢稅之法 又曰鄉師大役

帥民徒而至治其政令既役則受州里之役要以考司空之辟以逆其役事注役要所遺民徒之數詳功作章程 又曰小司徒

稽國中四郊都鄙之夫家九比之數乃頒比法於六鄉之大夫三年則大比大比則受邦國之比要注大比謂備闕民數

及財物也 又曰士師歲終則令正要會 左傳曰戎朝于周發幣于公卿注如今計駱論公府卿寺 玉海曰衛宏漢舊

儀朝會上計律常以正月旦受羣臣朝賀天下郡國奉計最貢獻 又曰元狩二年前上谷太守郝賢坐計謾免

師古曰計簿狀設 又曰司馬談為太史公注漢儀注天下計書先上太史公計上丞相 又曰黃龍元年詔曰方今天下少事而民多貧

盜賊不止其咎安在上計簿具文而已御史察計簿疑非實者案之 後漢書曰大鴻臚郡國上計屬焉郡國

常以春行縣勸民農桑振救乏絕論課殿最歲盡遣吏上計 又曰大司農郡國四時上月旦 桓譚新論曰

漢百姓賦斂一歲四十餘萬萬吏俸用其半餘二十萬萬於都內為禁錢 北史蘇綽傳曰牧守令長非通六

典及計帳者不得居官 玉海曰柳冕疏聖唐稽古天下朝集三考一見皆以十月上計京師十一月禮見會

尚書省 唐書曰天寶元年天下郡府三百六十二縣一千五百二十八鄉一萬六千八百二十九戶部進計

帳戶八百五十二萬五千七百六十三口四千八百九十萬九千八百 玉海曰元和間中書奏三司錢物至

年終各具所入所用數分為兩狀以二月間奏 又曰崔伯易曰以皇祐之書較景德之錄雖增田三十四萬

餘頃反減賦七十一萬餘斛 又曰祥符三年名近臣觀書于龍圖閣閱元和國計圖三司使丁謂進曰唐朝

用江淮歲運米四十萬令江淮歲運米五百餘萬即今府庫充實倉庾盈衍上曰民康俗阜誠賴天地宗廟降

祥而國儲有備亦自計臣宣力也 又曰祥符會計錄九年林特上凡三十卷詔獎之仍付秘閣特前為三司

使奉詔纂大中祥符八年天下戶口財賦凡戶八百四十二萬二千四百三口一千八百八十萬一千九百三

十斛入兩稅錢帛糧斛二千二百七十六萬四千一百三十三縣絲麻草二千二百八十三萬六千六百三十

計

開監 頁 卷二百二十六 政術部 要會

六茶鹽酒稅權利錢帛金銀二千八百萬二千 又曰慶曆元年詔御藥院內東門司取先帝時及天聖初帳籍比較近年內中用度增損之數以聞 又曰張方平曰慶曆五年諸路監酒商稅歲課比景德會計錄增三數倍以上 又曰治平四年三司使韓絳上治平會計錄六卷詔獎諭內外歲入一億一千餘萬出一億一千餘萬 又曰熙寧七年詔三司置會計司以宰臣韓絳提舉先是絳奏三司總天下財賦其出入之數並無總要考較盈虛之法欲選官置司以戶口稅賦場務坑冶河渡房園之類租額年課及一路錢穀出入之數歲校增虧以能否為黜陟故有是命 又曰元祐三年戶部尚書韓忠彥侍郎蘇轍韓宗道等言編成元祐會計錄大抵一歲所收錢穀金帛等物未足以支一歲之出欲取費用詳加裁節多不傷財少不害事詔浮費並用裁省 又曰靖國元年右司員外郎陳瓘進國用須知言已往之費不可追未然之費所宜會

要會二

**辟名** 經費 謂文簿不貴 聽出入 考財用 禮小軍以八成經理治八曰聽出入以要會計最薄 事 羣吏正成 三公受計 小宰宰夫之職歲終則今羣吏正歲會月終則今正月要旬終則 嚴助奉計最

**張蒼** 遺計相 嚴助 願奉三年計最嚴凡要也 考財用 禮小軍以八成經理治八曰聽出入以要會計最薄 事 羣吏正成 三公受計 小宰宰夫之職歲終則今羣吏正歲會月終則今正月要旬終則 嚴助奉計最

**掌皮** 典 玉海曰周禮膳夫外府司乘庖 歲杪 月稽 禮記曰冢宰制國用必 事 周禮曰宮正月終會 掌皮 典 玉海曰周禮膳夫外府司乘庖 歲杪 月稽 禮記曰冢宰制國用必

**比要** 簡稽 周禮曰小司徒大比則受邦國之 晏子 王稽 說苑曰晏子治東阿三 事 周禮曰宮正月終會 掌皮 典 玉海曰周禮膳夫外府司乘庖 歲杪 月稽 禮記曰冢宰制國用必

**會入出** 計中否 周禮曰大府歲終會貨賂入出 考治成 會政事 上詳第一條 事 周禮曰宮正月終會 掌皮 典 玉海曰周禮膳夫外府司乘庖 歲杪 月稽 禮記曰冢宰制國用必

**較出入** 會盈虧 玉海曰皇祐二年命學士承旨王堯 臣都知王守惠右司諫陳升之與三 事 周禮曰宮正月終會 掌皮 典 玉海曰周禮膳夫外府司乘庖 歲杪 月稽 禮記曰冢宰制國用必

**願復置** 宜復修 玉海曰嘉祐六年諫官司馬光 言民既困而倉庫府庫又虛為今之 事 周禮曰宮正月終會 掌皮 典 玉海曰周禮膳夫外府司乘庖 歲杪 月稽 禮記曰冢宰制國用必

**能救上府** 自稱太守 玉海曰元祐元年京師上府者以為右 後漢書曰建武十四年越人為 事 周禮曰宮正月終會 掌皮 典 玉海曰周禮膳夫外府司乘庖 歲杪 月稽 禮記曰冢宰制國用必

**趙壹** 獨折 裴諤不對 後漢書曰趙壹 光祿大夫 事 周禮曰宮正月終會 掌皮 典 玉海曰周禮膳夫外府司乘庖 歲杪 月稽 禮記曰冢宰制國用必

**詔獎丁謂** 上嘉田況 玉海曰景祐四年丁謂 延置時司從東達受計吏數百 事 周禮曰宮正月終會 掌皮 典 玉海曰周禮膳夫外府司乘庖 歲杪 月稽 禮記曰冢宰制國用必

**互相關鍵** 總為揭貼 制報用度支是司出 事 周禮曰宮正月終會 掌皮 典 玉海曰周禮膳夫外府司乘庖 歲杪 月稽 禮記曰冢宰制國用必

納貨財太府做職凡屬太府出納皆稟度支文符其出入支用之數大籍后土明書曰武帝元封五年至泰山祠高祖  
王彥威開成初為戶部侍郎判度支常見太宗西所用隨口家知有歲計軍用一切不可不謹邪  
臣自典計司按見管錢糧文簿量入為出軍國所用隨口家知有歲計軍用一切不可不謹邪  
籍可見 盈虛登耗指掌可分 出納奇贏之數皆披籍可見 又曰宣和七年兩浙運副程昌弼奏增損與一歲  
度經費為職臣分別科目使盈虛登耗之數可指諸掌請詔臣編纂宜和兩浙會計總錄頒之郡縣從之

要會三

增會稽史記云禹會諸侯江南 原考成周禮以參 受會周禮官聯以會邦治宰正 受質歲之成 會計  
周禮會計功命曰會稽會計也 致事簿上其計 稽事校簿 聽其會計 周禮書契散國之貳聽其會計 贊會又曰  
以式法 日入月入 其要小宰聽之歲終則會 唯王不會 玉海云天官書歲終則會 贊會又曰  
會事 會財也 簿上其計 稽事校簿 聽其會計 周禮書契散國之貳聽其會計 贊會又曰

歲終會政 又云州長黨正族師送 納其餘 周禮云泉府歲終會 會計其政 終會計其政 盟書 可寇大  
其歲藏之 命其屬 又云小司寇 典路 又云典路師注云漢朝 歲會統月要月要統日成 玉海云易氏曰  
也歲終受歲會而無月要之文 三官各舉其一 而司會之貳也 月終受月要而無日成之文 宰夫月要月要統日成 玉海云易氏曰  
網舉目 又云尊者總其 原質成 禮司會以歲之成質于天子 宰夫成歲事制國軍市成計會要也 贊平  
也平其計也 歲事歲 收攬 魯語云收攬而烝納要也 原不從中覆 漢書云李牧軍市成計會要也 贊平  
計也 計一歲之用 注因祭祀以納五穀之要 原不從中覆 漢書云李牧軍市成計會要也 贊平

增集課錄 郡各上其計 魏元帝時 州州歲一造計帳 三年一造戶 度支掌 唐書志云度支掌租賦物產豐賦今  
流民愈多 計帳戶籍 唐六典云京師歲一造計帳 三年一造戶 度支掌 唐書志云度支掌租賦物產豐賦今  
計文不改 又云比部京師歲一造計帳 三年一造戶 度支掌 唐書志云度支掌租賦物產豐賦今

三月四時 又云比部京師歲一造計帳 三年一造戶 度支掌 唐書志云度支掌租賦物產豐賦今  
與兵及天下賦入 天聖中官吏與兵及天下賦入 錢帛芻糧 玉海云慶曆會計錄二卷慶曆三年三司  
部參掌鈎考中 五者既具 蘇轍元祐會稽錄云計而斟酌裁節之焉 鈎考中外帳籍 又云元豐官制  
外帳籍之事 五者既具 蘇轍元祐會稽錄云計而斟酌裁節之焉 鈎考中外帳籍 又云元豐官制  
所領不入會計將著之他書 須恢復後 玉海云淳熙六年臣僚請為會計錄上曰向者欲為此錄取民

開盤頭面 卷三百二十一 政府部 要會 德化

所領不入會計將著之他書 須恢復後 玉海云淳熙六年臣僚請為會計錄上曰向者欲為此錄取民  
之積天下封楮之實非昔三司 須恢復後 玉海云淳熙六年臣僚請為會計錄上曰向者欲為此錄取民  
所領不入會計將著之他書 須恢復後 玉海云淳熙六年臣僚請為會計錄上曰向者欲為此錄取民

德化一

史記曰西伯陰行善諸侯皆來決平於是虞芮之人有獄不能決乃如周入界耕者皆讓畔民俗皆讓長虞芮之人未見西伯皆慚相謂曰吾所爭周人所恥何往為祇取辱耳遂還俱讓而去諸侯聞之曰西伯蓋受命之君 左傳曰子產相鄭一年與人謂曰取我衣冠而褚之取我田疇而伍之孰殺子產吾其與之三年又謂曰吾有子弟子產誨之我有田疇子產殖之子產而死誰其嗣之 經濟類編曰倪寬為左內史奏開六輔渠定水令以廣溉田收租稅時裁闊狹與民相假貸以故租多不入後有軍發左內史以負租課殿當免民間皆恐失之大家牛車小家擔負輸租纒屬不絕課更以最 韓愈集序曰扶風馬公總為鄆曹濮節度觀察等使鎮其地公之始至眾未熟化以武則忿而憾以恩則橫而肆一以為赤子一以為龍蛇憊心疲精磨以歲月然後致之難也及教之行眾皆戴公為親父母 續問奇類林曰明道先生主簿上元時謝師直為江東轉運判官師宰來省其兄常從明道假其僕掘桑白皮明道問之曰漕司役卒甚多何為不使曰本草說桑白皮出土見日者殺人以伯淳所使人不欺故假之耳

德化二

先訓 自責 魏霸字喬卿為鉅鹿掾史有過先訓之不改乃罷之或稱他史之長以激之皆司徒掌十二教教民以度教節則人知足以裕教不用情 格心 捉耳 書格其非心 劉矩字叔方為禁丘不偷上好禮則民莫敢不教上好信則民莫敢不用情 格心 捉耳 令以禮化人 有爭訟者矩捉耳告之以忿悉可忍 和解 諦思 杜畿字伯侯為河東守有訟者為陳大義令歸諦思之自後少有訟者 風動縣官不可入 丕變 晉效 書民用丕變效 詩爾 答訟主 寢訟上 田訟主取財物叔

草偃 詩序風以動之教以化之 丕變 晉效 書民用丕變效 詩爾 答訟主 寢訟上 田訟主取財物叔 答之曰主非兩主邪主間之大懈而還財也 劉悛字貞長為丹陽尹時百姓 陳和睦 譬禍福強難治道 頗有訟官長者數人下訟上獻道也由是為俗人 多警怒及銷除怨怒之跡長老以為便可行 伏覽一 廣漢老鄉里所信者數十人說酒對訟 誦俗為陳和睦 觀舍盛整頓此非惡人當是教化未至母守 寧養孤 中長老鄉里所信者數十人說酒對訟 誦俗為陳和睦 觀舍盛整頓此非惡人當是教化未至母守 寧養孤 何詳意一物欲致此子于不義母聞感悔涕泣而去 我近過舍盛整頓此非惡人當是教化未至母守 寧養孤 吉辛成 數五教 設四誠 書敬數五教在寬 長幼之禮 伯為山陽守以禮教人為設 仰如日月 潤同江海 荀氏傳云為倫次令為政有德風集其境 蒲鞭相恥 葦杖示刑 漢書劉寬為南陽守愛 願借寇君

荀氏傳云為倫次令為政有德風集其境 蒲鞭相恥 葦杖示刑 漢書劉寬為南陽守愛 願借寇君 王隱晉書應康為南平守郡人敬之云

乞留董和志董和為郡守不入境卑南往至穎川百姓感德曰願使陛下度借寇若一卒蜀

人于車為縷唐蘇綰衣成人有兒死不為縷于車為縷王符太守唐庫車悉高偽物皆棄

史發叔執馬相王以車車不便馬故下令使高相曰穎川人感延壽化賣馬車馬下里偽物者皆棄之市道

數下卓王許之居數日民怨高其車此不敬而化穎川人感延壽化賣馬車馬下里偽物者皆棄之市道

化民成俗敬教勸學由學術文公閉閣思過省休助婚教士者比於期魯韓延壽為田延壽曰是

以田相移太守學者比鄒魯諸生執俎豆文翁化蜀教人讀書者比於期魯韓延壽為田延壽曰是

以德齊以禮性相近習相遠論語導之以德齊之以禮齊之以禮齊之以禮齊之以禮齊之以禮齊之以禮

不累日史孔子與開張之三月當羔羊者不飾賈路不拾遺公孫弘曰虎豹馬牛禽獸不可制也及教訓服

木石之類歲期年而風俗和平固圜空虛吏民富實獄訟止息刑人者不累日人于利害好惡豈比禽獸

變臣弘尚竊道之地儒服行民誦曰孔子相魯魯人謗曰廣粟而韓授之無私冊府元龜曰于鄒魯及三月政成

示無疑阻明其教令冊府元龜曰于鄒魯及三月政成

或以善惡山盜處部出乃以儒服出城致之不疑因皆降之

事者無問疎遠皆至臥內由是人情遂固又曰令孤旅穆宗時為宣武軍節度使先是許示無疑阻但有白

以仁惠明其教令人遂從化何必刑法無不感泣馬韋地自諫曰民慢且無畏矣答曰政在治之而已

或以為反側之子其心未安度笑曰答曰元龜義論唐杜即吾人也恭之父老無感泣以逆順兵士遂弒弓釋甲

道而逃冊府元龜曰今狐楚為河陽三城節度使時為宣武軍節度使先是許示無疑阻但有白

賦稅不登載察使又曰楚州刺史崔元暉為宣武軍節度使先是許示無疑阻但有白

至者不拾遺縱之見母悉令歸家冊府元龜曰元正不獨相見因泣下元膺憫焉盡脫其械縱之及期無復

公若有所疑請當其罪眾悉縣有輕囚十數人會春時雨歸獄獄吏出之曰明不取小魚果格猛獸南

子曰季子治官父不馬期易容觀社獄元龜曰唐元德秀為魯州刺史曰元膺憫焉盡脫其械縱之及期無復

破械出之翌日果格猛獸自腹德秀冊府元龜曰唐元德秀為魯州刺史曰元膺憫焉盡脫其械縱之及期無復

其間以秋補其醫藥身自省問其後人有病者爭就使君其家親或問留養之始相慈愛風俗遂變又曰後

遷并州刺史下節先至獄中露坐驗問十餘日問決遣成盡還領訟事有須禁者公義即宿廳事終不還關或

政術部德化

諫曰何自善公或曰刺史無德不能使民無訟豈可禁人在獄而安寢於家乎罪人聞之咸自款服

德化五

原觀民設教 德博化光 易 化馳如神 既見君子德音孔膠 雨雪瀼瀼 見現曰消 飛鳴好音

爾惟風下民惟草 政由俗革 道有升降 入其國其教可知 君子之德風小人之德草

以寬服民 者能以寬服民其政莫如猛 養之以仁敬之以禮 小人不知非 豎子不戲狎斑白不提

道不拾遺 子產相鄭一年豎子云云 及於寬政 子產相鄭一年豎子云云 施道教民上下和洽

惠在愛民 鄒有聖令為史公 延壽守東郡民不忍欺 吏民向化 風俗移人

囚守治獄八年 田者讓畔 遺錦詣吏 因其迹 天下無冤民

衛卒請留一年以報寬鏡德 郭業行士卒慶室視其飲食居處有疾病者身自撫循

由興之所由興也德者養善而進關者也刑者懲惡而禁後者也故德化之崇者至於賞刑罰之甚者至於誅

王政化之為貴 撫以恩信 口無惡言 伏其化 德者化所

人遺吏米內而訟之 茂曰遺人 為政寬恕 仁化 遺徒斂親果還入獄

徒歸家應期而還 每一年伏臘 小人知恥 狗吠不驚 我有枳

棘岑君伐之我有蜂賊岑君遇之 生男名駱 以江為字 吏有相訴閉關

安丘諸長妻使同宿 生男名駱 以江為字 吏有相訴閉關

門風指屬兒以報吳君因收歸而盡行 生男名駱 以江為字 吏有相訴閉關

生男名駱 以江為字 吏有相訴閉關

以江為字 吏有相訴閉關

吏有相訴閉關

吏有相訴閉關

吏有相訴閉關



自責吳休囚於家陳留風俗傳云放囚歸家如期而至政唯仁簡枝漢吳祐傳祐以光福四行遠

儀曰四行敦厚質一郡慕化張霸為清河守老少攀車東觀漢記第五倫為會稽太守吏民攀轅嚴遵為揚

州牧運去吏老弱號哭更始微霸老弱相携號哭使有能名或欺霸保固皆曰願乞使君五夷號哭續漢

民塞路守吏百姓揮涕陳留風俗傳云王侯泣涕誠不忍見漢使去因以刀自刺彭子陽謝承後漢書海城侯向

五夷男女號哭如父母誠不篤義多恩原守百姓為作歌賴遇賢令彭子陽太守請彭衛守吳令

無附枝麥秀兩岐張君為政樂不可支東觀漢記張堪為漁陽太守百姓歌來暮東觀漢記巷路歌來晚漢

賈琮傳曰舊交陸士多珍賈琮明曉翠羽屏象賦謂異香美木之屬前後列文率多無清行守承權貴下積私

故吏民怨反有司舉琮為文陸刺史訊其反狀咸言賦賦過重故聚為盜賊時即移書告示各使安其責業

撫荒餓百姓以安巷路為之歌父男名賈男女名賈女謝承後漢書彭子陽長

來晚使我先反今見清平吏不敢飯兄弟感悔許荆為桂陽守行春到未陽民有藉均兄弟爭財刺乃對之

不從欲解印吏注亭長請罪為恭令還再三兄弟感悔許荆為桂陽守行春到未陽民有藉均兄弟爭財刺乃對之

罪姦吏復職高柔字文惠為管城長姦思化魏志劉勰為揚州刺史遺粟繫樹趙郡太守民服德

化宿惡奔逆人為武城長以孟為字吳志孟宗為豫章守民感

世客為武城王政清民和晉中興書諸葛恢為會生為立祠為安陽令

長人歌云甘卓以仁為首以惠為先太守班序以正云南土美之晉書杜預曰晉州諸軍事公

為相州刺史王祥為徐州刺史政化大者老中坐流涕又曰祖述為徐州刺史百姓感悅嘗置酒大會者

海沂之康又曰王祥為徐州刺史政化大者老中坐流涕又曰祖述為徐州刺史百姓感悅嘗置酒大會者

破銅券與盟變並反唐名醫善破銅券與盟大鄭小鄭北史北齊鄭道昭為兗州刺史子述祖又

恩惠百姓頌曰行先德弟物史下察州郡至北徐推得百姓曲堤羣盜屏跡東南有曲堤成公一姓居之

頌又曰孫晏之行先德弟物史下察州郡至北徐推得百姓曲堤羣盜屏跡東南有曲堤成公一姓居之

公所製清德頌數篇曰木求罪狀疏問頌聲遠兗州刺史曲堤羣盜屏跡東南有曲堤成公一姓居之

羣盜多萃於此語曰曲堤難險賊何益但有宋公自房易田改鞭境後周崔暹為清北太守公田示

而巳人頌崔府君罷漁獵郤丁庸又裁侯有河北郡有漁獵夫三千侯曰以腹役人所不為也惡罷之

恩化古者所無罷漁獵郤丁庸又裁侯有河北郡有漁獵夫三千侯曰以腹役人所不為也惡罷之

規矩于公之後有于次武獄無敢文字次武至郡為安固太守先是州刺吏屈安于文畏強黨有女武

清鄉安定清言樊叔略累封清鄉安定公開皇中為相州不殺非時草關初平人多強暴游泰至郡敬讓

開盤額卷三十六政術部德化

清鄉安定清言樊叔略累封清鄉安定公開皇中為相州不殺非時草關初平人多強暴游泰至郡敬讓

清鄉安定清言樊叔略累封清鄉安定公開皇中為相州不殺非時草關初平人多強暴游泰至郡敬讓

清鄉安定清言樊叔略累封清鄉安定公開皇中為相州不殺非時草關初平人多強暴游泰至郡敬讓

大行邑里歌曰應州頗有通性行  
同莊老愛人如赤子不殺非時草

朱粟殿追李峴

又李峴為京兆尹楊國忠惡其不附已以兩災出為長沙郡守時京師米麥踊貴百姓謂曰欲得米粟殿無過追李

### 德化四

**碑**唐韓愈柳州羅池廟碑曰羅池廟者故刺史柳侯廟也柳侯為州不鄙夷其民動以禮法三年民各自矜奮茲土雖遠京師吾等亦天氓今天幸惠仁侯若不化服我則非人於是老少相教語莫違侯令凡有所為於其鄉里及於其家皆曰吾侯聞之得無不可於意否莫不忖度而後從事凡令之期民勸趨之無有後先必以其時於是民業有經公無負租流連四歸樂生興事宅有新屋步有新船池園潔修繕牛鴨雞肥大蕃息子嚴父詔婦順夫指嫁娶葬送各有條法出相弟長入相慈孝

**墓誌**明梁潛泰和州知州顧侯光遠墓誌銘曰擢知龍陽州越二年改知泰和州龍陽老穉至號泣於道不忍侯之去至泰和前州守即吳侯也吳侯以民好訟告於侯侯撫然曰民有冤抑守弗為之理民將安訴頃之訟者兩集侯乃自為書榜聯紙長數丈誨諭諄切民爭來觀觀已去不訟者十二侯又俾凡訟者居譙門上思三日然後得訴思不三日去不訟者過半矣乃擇吏純謹者一人置簿受訟詞而勾稽其始末民誠負冤也輒為疏理非誠負冤願悔自止者聽不問未兩月民不復訟吏亦畏侯精敏無敢舞文以病民

德感一

縣獨不電 鄒獨無災

荆州三虎 日南雙鷹

鳳凰集境內 史民向化

符乘馬 管泥龍

牛入界逃疾 虎出境

獲甘

蝗蟲不食

鯉魚盡徙

放蛇歸牀

飛蝗避境

竟免為害

必當無患

必當無患

必當無患

必當無患

必當無患

必當無患

必當無患

化及鳥獸

山無豺狼

兔棲牀下

鳩巢屋上

虎出境

獲甘

蝗蟲不食

鯉魚盡徙

放蛇歸牀

飛蝗避境

竟免為害

必當無患

必當無患

必當無患

必當無患

必當無患

必當無患

必當無患

必當無患

後漢魯恭為中牟

後漢魯恭為中牟

後漢魯恭為中牟

後漢魯恭為中牟

後漢魯恭為中牟

後漢魯恭為中牟

後漢魯恭為中牟

後漢魯恭為中牟

後漢魯恭為中牟

後漢魯恭為中牟

後漢魯恭為中牟

後漢魯恭為中牟

後漢魯恭為中牟

後漢魯恭為中牟

後漢魯恭為中牟

後漢魯恭為中牟

後漢魯恭為中牟

後漢魯恭為中牟

後漢魯恭為中牟

後漢魯恭為中牟

後漢魯恭為中牟

後漢魯恭為中牟

後漢魯恭為中牟

後漢魯恭為中牟

後漢魯恭為中牟

後漢魯恭為中牟

後漢魯恭為中牟

後漢魯恭為中牟

後漢魯恭為中牟

後漢魯恭為中牟

後漢魯恭為中牟

後漢魯恭為中牟

後漢魯恭為中牟

後漢魯恭為中牟

後漢魯恭為中牟

後漢魯恭為中牟

後漢魯恭為中牟

後漢魯恭為中牟

後漢魯恭為中牟

後漢魯恭為中牟

後漢魯恭為中牟

後漢魯恭為中牟

後漢魯恭為中牟

後漢魯恭為中牟

後漢魯恭為中牟

後漢魯恭為中牟

後漢魯恭為中牟

後漢魯恭為中牟

後漢魯恭為中牟

後漢魯恭為中牟

後漢魯恭為中牟

後漢魯恭為中牟

後漢魯恭為中牟

後漢魯恭為中牟

後漢魯恭為中牟

後漢魯恭為中牟

後漢魯恭為中牟

仍有厚風... 視明禮修而麟至 思睿信立而虎擾

德感二

原風不搖條... 子產治鄭... 天氣自正

賈人君清淨... 原以身長堤... 風來舍

不勤而水波... 去珠復還... 蝗不入茂陵

詳歸... 甘雨即降... 反風滅火

血云... 原甘雨輒澍... 天旱自責

注楚辭云... 原積薪自焚... 蝗飛盡去

中則品... 原蝗蟲消死... 東先生通神明

薦食五... 原積薪自焚... 請以身禱雨

雨一郡... 原積薪自焚... 五星若貫珠

令界有... 原積薪自焚... 風濤開霽

同雲四... 原積薪自焚... 五星若貫珠

星若貫... 原積薪自焚... 五星若貫珠

與張亮... 原積薪自焚... 五星若貫珠

益乾初... 原積薪自焚... 五星若貫珠

蓋遣人... 原積薪自焚... 五星若貫珠

德感三

詩唐鄭... 早霖雨適降... 應並凱歌傳

謠連上... 早霖雨適降... 應並凱歌傳

早霖雨... 早霖雨適降... 應並凱歌傳

應並凱... 早霖雨適降... 應並凱歌傳

應並凱... 早霖雨適降... 應並凱歌傳

**增賦**唐李程日五色賦曰德動天鑒祥開日華守三光而效祉彰五色而可嘉驗瑞典之所應知淳風之不遐稟以陽精體乾爻於君位昭夫土德表王氣於皇家 錢起泰階六符賦曰考星象之躔次探瑞氣之興源得泰階於前史總六符以爲言既出沒以候君德又煥煌以麗乾元爾其祥德而發觀瑞而明德正則正俗平則平何君王之播理俾品物以咸亨配兩曜以齊美非衆宿之敢爭豈比夫聚彼德星頴上賢人所感托於箕尾巖間傳說之精 石岑海水不揚波賦曰唐興百三十有四載湛恩溢乎荒外俾五腥之在天奄六合而成大赫吾君之光贊敷至道而允泰八狄窮厥而盡懽九夷無遠而不會則成周之德未足雙越裳之來今至再是以四海盡鏡九瀛涵影寫合璧之祥光湛連珠之瑞景湛兮恒清晏兮砥平泊乎無情蕩乎難名如君之道酌焉而不竭象君之德注焉而不盈所謂皇得一則政能貞海得一則波不驚 潘炎嘉禾合穗賦曰天祚明德兮降之嘉生案彼靈篇兮莫之與京脉震土膏且分苗於南畝駟臨天漢爰合穗以西成當元后之歷試表休徵於太平不莠不稂實堅實阜引薰風於和氣承湛露於蒼昊生非百里驗管仲之虛詞出異崑山自我皇之所寶唐叔得之而合穎周成得之以充箱雙米一稔稱之表異孤莖六穗頌以非常今也尤盛居然允臧轉風而屢騰佳氣就日而交見祥光 四靈賦曰於惟聖人志氣如神百物自化四靈薦臻夫其時然後動動而斯中叶休明之德邁川岳之貢負圖騰大河之龍銜詔引丹穴之鳳介蟲稱長將開輿以應期肉角爲仁示有武而不用非夫天子睿哲黎元底寧惠化廣被品物流形則何能光有九土克擾四靈

**增頌**明宋濂膏露頌曰上帝降康甘露之灑於繁其英布於下方其祥伊何靈氣孔多有甘者液載仁惟澤天地相合鴻休翕聚厭厭泥泥紛紛密密如卿之雲如景之星如日之垂輪冲和氤氳以文我太平

**增行狀**唐楊炯中書令汾陰公薛振行狀曰在饒州六年以仁明馭下鄱陽北岡上忽生芝草一株郡人以爲仁政所感共起一舍號曰芝亭

**增傳**明陳敬宗尚書王文安公傳曰公諱英字時彥上達公賚香幣往祀南鎮以禳民癘時浙間久旱公至紹興大雨水深二尺灌獻之夕兩止星見明日又大雨田野沾足人皆喜曰此侍郎雨也

**增說**唐韓愈猶相乳說曰司徒北平王家猶有生子同日者其一母死焉有二子飲於死母母且死其嗚呼

其一方乳其子若聞之起而若聽之走而若救之銜其一置其棲又往如之反而乳之若其子然噫亦異之大者夫猫畜也非性於仁義者也其感於所畜者平北平王牧人以康罰罪以平理陰陽以得其宜國事既畢家道乃行易曰信及豚魚亦其類也

**唐符載**甘露記曰大唐壬午歲南陽張君宰上元之二年有甘露降於庭梧濛濛如雨非雨者數日縣大夫謙不敢自道其美胥徒洎邑之緇黃幼艾以狀聞於連帥連帥表奏於天子天子嘉之優詔寵答癸未歲復降於庭梧夏四月余自淮南罷去丞相府將假道以歸主人備勞餞之禮遂盛於杯器以示予予取前著以嘗之即薰喉浮齒液不及咽而腑臟塗然矣夫天地無私也至虛也寂然不動感而遂通若御物之心誠萬人之氣和爲祥雲也甘露也或御物之心淫萬人之氣寃爲繁霜也苦雨也動於此形於彼自開闢至於茲日無他理矣夫如是張君之改徭賦調歎倉廩實歎風俗厚歎人民樂歎不然則何嘉祥元貺鍾於邑也如此張君名集自

公正一

**晉史**汲黯傳曰張湯方以更定律令爲廷尉黯數質責湯於上前曰公爲正卿上不能褒先帝之功業下不能抑天下之邪心何乃取高皇帝約束紛更之爲公以此無種矣黯時與湯論議湯辯常在文深小苛黯伉厲守高不能屈忿發罵曰天下謂刀筆吏不可以爲公卿果然必湯也 毋府元龜曰竇懷靜貞觀中爲司農卿趙元楷爲司農少卿懷靜不悅元楷因官屬大集謂元楷曰如隋煬帝時竭四海以奉一人者司農須公矣方今聖人躬履清儉屈一人以安兆庶司農何用於公哉元楷報然無以應 又曰狄仁傑爲豫州刺史初越王之亂宰相張光輔討平之將士恃功多所求取仁傑不應曰亂河南者一越王貞耳今一貞死而萬貞生光輔質其詞仁傑曰明公董戎三十萬不戢兵鋒縱其暴橫無罪之人肝腦塗地此非萬貞何耶如得上方斬馬劍加於君頸雖死如歸光輔不能詰 又曰唐紹博學善三禮爲左臺侍御史兼太常博士中宗將拜南郊國子祭酒祝欽明等希旨請皇后爲亞獻紹與博士蔣欽緒固爭以爲不可 又曰吳兢開元中爲著作郎兼修史時黃門侍郎張說因至史館讀則天實錄見論證對魏元忠事乃謂兢曰劉五即子修實錄論魏齊公事殊不

相假與說毒乎兢對曰是兢書之非劉公修述其人已亡不可誣枉幽魂令相公有怪 又曰相里造代宗朝爲戶部郎中永泰元年章敬皇后忌辰內侍魚朝恩置齋延宰相及臺省官就食朝恩恣口談時政公卿惕息造與侍御史李衍以正言折之衍辭直而強頗忤朝恩遂罷會 又曰許孟容爲禮部員外郎有公主之子請補弘文崇文館諸生孟容舉令式不許 韓愈順宗實錄曰陽城爲諫議大夫正直時朝議朝夕相延齡城曰脫以延齡爲相當以白麻壞之慟哭於庭 冊府元龜曰蕭復字履初德宗建中四年拜吏部尚書平章事時盧杞或對帝前奏議阿諛順旨復正色曰盧杞之詞不正帝愕然大驚 又曰裴胄爲江南西道觀察使前使李蕙罷南昌軍千餘人收其資糧分爲月進胄至奏其本末罷之 又曰馬璘軍中有能引二十四弓而犯盜者璘欲免之秀實曰將自有私愛則法令不一璘善其議竟使殺之 又曰李絳爲戶部侍郎嘗因次對穆宗曰戶部比有進獻至卿獨無何也絳曰將戶部獻入內藏是用官物以結私恩帝悚然益嘉其直 又曰裴度爲司徒中書令及堯文宗怪度無遺表家人進其草稿以未定儲位爲憂言不及於家事 又曰梁崔崑爲尚書左丞素與崔彥融善彥融嘗爲萬年令崑謁於縣彥融未出見案上有書題皆賂遺中貴人崑知其由徑始惡其爲人及除司勳郎中通刺不見崑謂曰郎中行止鄙雜故未敢見 事文類聚曰寇萊公在樞府上欲罷之萊公已知遣人告冀公曰遭逢最久今出求一使相幸同年贊之公大驚曰將相之任極人臣之貴豈可以此私干於人萊公不樂後上議準今出與一甚官公曰與一使相使當方面風采足以爲朝廷之光上然之翌日降制公在相府抑私遠嫌皆此類 問奇類林曰龜山先生言真宗問李文靖曰人皆有密啟而卿獨無何也對曰臣待罪宰相公事則公言何用密啟人臣有密啟者非諛即佞臣嘗惡之豈可效尤 續問奇類林曰錢惟演作樞密直學士題名記附會丁晉公去寇萊公姓氏云逆準不書蔡文忠公言於仁宗曰寇準社稷之臣忠義聞於天下豈可爲姦黨所誣遂令磨去 問奇類林曰司馬光作通鑑至太宗之世忽有衣黃袍者見於前曰先生幸善書公起知爲帝也跪而言曰陛下穢德多矣臣頭可取筆不可奪遂不見 又曰劉摯拜御史神宗問卿從王安石學耶安石亟稱卿器識對曰臣北人少孤獨學不識安石也 又曰神宗嘗對章惇稱章安道之美問惇識否惇退以告呂惠卿惠卿明日與安道同行入朝告以上語安道縮鼻不對其夕安道適

與客坐惇呵引到門謁入安道使謝曰素不相識不敢受謁 又曰張茂則宦官之賢者也元祐間常請諸名  
公啜茶觀畫諸公皆往唯伊川不往辭曰某素不識畫亦不喜茶 又曰侍御史錢通元符末攻曾布章數上  
甚急會其子病明日將對子夜死適跨馬入朝不復內顧既歸復舉哀布敗通除中丞詰詞有蹇蹇匪躬呱  
弗子之譽 續文獻通考曰天順四年會試以呂厲柯潛為考試官取陳選第一舉人不中有怨考官者以李  
賢弟不中謂賢亦怒遂鼓其說奏正其罪上疑之名賢問賢對曰此乃私忿考官無弊如臣弟讓亦不中可見  
其公上乃命禮部考此舉子荒疎且其人狂妄遂枷於部前

公正二

**原惟官是視** 直道而行 晉書崔洪傳洪薦雍州刺史邵統代已為左丞統後糾洪洪謂人曰我舉邵丞而  
私言乃至此洪聞其言而重我 益部耆舊傳云任叟字始遠司隸 書法不隱 為法受惡 趙穿攻靈公  
於社門自守不與豪右交通 循法正身直道而行由是貴戚微手 書法不隱 為法受惡 趙穿攻靈公  
嗚呼我之懷矣自貽伊戚其我之謂乎孔子曰董古之良史也書法不隱趙宣子古之良大夫也為法受惡

董狐奮筆 劉噉索紙

角彭何敬爾 索頭筆素之 望開於內外 南史執簡 司隸舉節 左傳齊太史書曰崔杼弑其君若君者乃舍之  
校衆人解而止職 嚴秦之望開於內外 南史執簡 司隸舉節 左傳齊太史書曰崔杼弑其君若君者乃舍之  
南史氏聞太史盡死執簡以往 聞殺書矣乃還 漢書諸葛豐為司隸校尉傳中許章以外戚貴幸者 治皇  
淫不奉法度 賓客犯事與章相連 豐案劾章 敬泰 漢書諸葛豐為司隸校尉傳中許章以外戚貴幸者 治皇

后家客 鞭太子傳令

於陛下皇太子所崇上由 吾奉正法 豈在枉 為檄召鄧通 奏請誅晁錯 漢中居嘉為丞相 卿通方愛幸入  
道曲媚家人 皇太子持見 朝廷請賜以清室 為檄召鄧通 奏請誅晁錯 漢中居嘉為丞相 卿通方愛幸入  
府為難 家人通至 責曰夫朝廷請賜以清室 為檄召鄧通 奏請誅晁錯 漢中居嘉為丞相 卿通方愛幸入  
血不解 上度丞相已困 通使持節 召通而謝 丞相此吾弄臣君釋之 又曰中居嘉為丞相 卿通方愛幸入

幸用事門東

幸用事門東 出便更穿 一門南出 請誅晁錯 漢中居嘉為丞相 卿通方愛幸入  
幸用事門東 出便更穿 一門南出 請誅晁錯 漢中居嘉為丞相 卿通方愛幸入  
幸用事門東 出便更穿 一門南出 請誅晁錯 漢中居嘉為丞相 卿通方愛幸入  
幸用事門東 出便更穿 一門南出 請誅晁錯 漢中居嘉為丞相 卿通方愛幸入

上皇極垣也

上皇極垣也 嘉開 錯穿宗廟 門南出 請誅晁錯 漢中居嘉為丞相 卿通方愛幸入  
上皇極垣也 嘉開 錯穿宗廟 門南出 請誅晁錯 漢中居嘉為丞相 卿通方愛幸入  
上皇極垣也 嘉開 錯穿宗廟 門南出 請誅晁錯 漢中居嘉為丞相 卿通方愛幸入  
上皇極垣也 嘉開 錯穿宗廟 門南出 請誅晁錯 漢中居嘉為丞相 卿通方愛幸入

尚書初為梁冀弟所察

尚書初為梁冀弟所察 梁冀帶劔張陵奪之 拒譚鼓琴宋弘讓之 漢承後漢書曰  
尚書初為梁冀弟所察 梁冀帶劔張陵奪之 拒譚鼓琴宋弘讓之 漢承後漢書曰  
尚書初為梁冀弟所察 梁冀帶劔張陵奪之 拒譚鼓琴宋弘讓之 漢承後漢書曰  
尚書初為梁冀弟所察 梁冀帶劔張陵奪之 拒譚鼓琴宋弘讓之 漢承後漢書曰

命給事中

命給事中 奏冀弟所察 梁冀帶劔張陵奪之 拒譚鼓琴宋弘讓之 漢承後漢書曰  
命給事中 奏冀弟所察 梁冀帶劔張陵奪之 拒譚鼓琴宋弘讓之 漢承後漢書曰  
命給事中 奏冀弟所察 梁冀帶劔張陵奪之 拒譚鼓琴宋弘讓之 漢承後漢書曰  
命給事中 奏冀弟所察 梁冀帶劔張陵奪之 拒譚鼓琴宋弘讓之 漢承後漢書曰

至不與席而讓之

至不與席而讓之 曰吾薦之者 欲令其自伐也 東觀漢記曰 朝服 弘帶劔 宋弘讓之 漢承後漢書曰  
至不與席而讓之 曰吾薦之者 欲令其自伐也 東觀漢記曰 朝服 弘帶劔 宋弘讓之 漢承後漢書曰  
至不與席而讓之 曰吾薦之者 欲令其自伐也 東觀漢記曰 朝服 弘帶劔 宋弘讓之 漢承後漢書曰  
至不與席而讓之 曰吾薦之者 欲令其自伐也 東觀漢記曰 朝服 弘帶劔 宋弘讓之 漢承後漢書曰

親韓非子云

親韓非子云 解狐薦其 婦於簡主 以爲相 不其 韓非子云 解狐薦其 婦於簡主 以爲相 不其  
親韓非子云 解狐薦其 婦於簡主 以爲相 不其 韓非子云 解狐薦其 婦於簡主 以爲相 不其  
親韓非子云 解狐薦其 婦於簡主 以爲相 不其 韓非子云 解狐薦其 婦於簡主 以爲相 不其  
親韓非子云 解狐薦其 婦於簡主 以爲相 不其 韓非子云 解狐薦其 婦於簡主 以爲相 不其

于時符堅強

于時符堅強 盛朝廷求 夫武良 吾求 以爲相 不其 韓非子云 解狐薦其 婦於簡主 以爲相 不其  
于時符堅強 盛朝廷求 夫武良 吾求 以爲相 不其 韓非子云 解狐薦其 婦於簡主 以爲相 不其  
于時符堅強 盛朝廷求 夫武良 吾求 以爲相 不其 韓非子云 解狐薦其 婦於簡主 以爲相 不其  
于時符堅強 盛朝廷求 夫武良 吾求 以爲相 不其 韓非子云 解狐薦其 婦於簡主 以爲相 不其

范滂不署文學

范滂不署文學 荀彧不可議郎 漢承後漢書曰  
范滂不署文學 荀彧不可議郎 漢承後漢書曰  
范滂不署文學 荀彧不可議郎 漢承後漢書曰  
范滂不署文學 荀彧不可議郎 漢承後漢書曰

荀彧不可議郎

荀彧不可議郎 漢承後漢書曰  
荀彧不可議郎 漢承後漢書曰  
荀彧不可議郎 漢承後漢書曰  
荀彧不可議郎 漢承後漢書曰

謝安舉

謝安舉 漢承後漢書曰  
謝安舉 漢承後漢書曰  
謝安舉 漢承後漢書曰  
謝安舉 漢承後漢書曰



書云范滂不聽宗資署李頌文學資選怒推功曹佐未零仰曰范滂清裁猶以利刃臨窮巧今日寧受笞

死滂不可不任 鍾離意白周樹 呂子明薦蔡遺 鍾離意別傳云意為功曹非周樹白事始厥朝中皆如

才也若汝何任 鍾離意白周樹 呂子明薦蔡遺 鍾離意別傳云意為功曹非周樹白事始厥朝中皆如

人其謂我何任 鍾離意白周樹 呂子明薦蔡遺 鍾離意別傳云意為功曹非周樹白事始厥朝中皆如

守法果於從政行如玉折而不撓請宜部職也 吳志呂蒙傳云蒙字子明為功曹非周樹白事始厥朝中皆如

事為江夏太守蔡遺所白蒙無恨意及豫章太守顧 吳志呂蒙傳云蒙字子明為功曹非周樹白事始厥朝中皆如

紀山不視眩玉 鍾離意白周樹 呂子明薦蔡遺 鍾離意別傳云意為功曹非周樹白事始厥朝中皆如

不視京師稱之 鍾離意白周樹 呂子明薦蔡遺 鍾離意別傳云意為功曹非周樹白事始厥朝中皆如

奉觥性忠貞云有漆臺滅明者非公事未嘗至君座之下室 汝南太守正舉融按饗眾出教曰西郡督拜殊絕

大免李嚴無怨 劫曹騰無恨 亮卒嚴與諸葛亮皆大 汝南太守正舉融按饗眾出教曰西郡督拜殊絕

三百沒盡無怨言亮之公正通之也 汝南太守正舉融按饗眾出教曰西郡督拜殊絕

刺史仲為於斜谷得其書委之太守并劫應帝廢之無恨 汝南太守正舉融按饗眾出教曰西郡督拜殊絕

字孟博嘗繫獄尚書霍瑗理出之候揖及不謝人問之 汝南太守正舉融按饗眾出教曰西郡督拜殊絕

不交好難辛毗 後漢喬元與陳琳有隙及在 汝南太守正舉融按饗眾出教曰西郡督拜殊絕

未交好難辛毗 後漢喬元與陳琳有隙及在 汝南太守正舉融按饗眾出教曰西郡督拜殊絕

感張說請族誅滄蕩等王求禮為左拾遺則求禮 汝南太守正舉融按饗眾出教曰西郡督拜殊絕

必不可當邪說元忠有臣之道請先斬謝宗人 汝南太守正舉融按饗眾出教曰西郡督拜殊絕

多矣說感其言及入遂保明元忠免死 汝南太守正舉融按饗眾出教曰西郡督拜殊絕

宗夜召楚及鄭草入決事翌日以羣為宰相危疑之際 汝南太守正舉融按饗眾出教曰西郡督拜殊絕

歷御史中丞刑部侍郎贊元龜會李物無前任意 汝南太守正舉融按饗眾出教曰西郡督拜殊絕

勉為太常少卿肅宗將大用龜會李物無前任意 汝南太守正舉融按饗眾出教曰西郡督拜殊絕

主禮朝恩聞而銜之 汝南太守正舉融按饗眾出教曰西郡督拜殊絕

又兼管僚吏時以威勝景倫叱左右各罷散房題 汝南太守正舉融按饗眾出教曰西郡督拜殊絕

益州司馬折威風 汝南太守正舉融按饗眾出教曰西郡督拜殊絕

博讓微且曰自今以後不可不存 汝南太守正舉融按饗眾出教曰西郡督拜殊絕

盧坦均而退之與表或未知 汝南太守正舉融按饗眾出教曰西郡督拜殊絕

京職俊又之士多任外官王道平分不交權權者 汝南太守正舉融按饗眾出教曰西郡督拜殊絕

丹府元龜曰顏真卿為尚書右丞五代宗車駕自陝 汝南太守正舉融按饗眾出教曰西郡督拜殊絕

開蓋頁自 卷二百二十七 政術部 公正

美其如不合事宜何真卿怒而前 象先孤立 陸贄立爭 太平御覽曰陸象先明聖先天初為中書侍郎平

曰朝廷事望堪相公再被除耶 伏諫象先獨免其難 又曰陸贄德宗貞元中為相嘗自以少年入翰

林象先孤立未嘗造誌志忠不欺自愛事之不獨者皆力爭之曰吾上負天子下不負所學不恤其

從令城 不謁輔國 母府元龜曰為仙芝明皇時為河西節度使監軍邊令城每事干仙芝多不從

史 未嘗私謁 不事新貴 守未嘗私謁 楊綽為吏部侍郎書左丞時主文書政自以前輩舊人更重

曰吾不從事新貴人 不忘書過 不合觀史 毋府元龜曰于休烈為太常少卿修國史謝宗謂休烈曰君

德之君不從事新貴人 不忘書過 不合觀史 毋府元龜曰于休烈為太常少卿修國史謝宗謂休烈曰君

得有 冊府元龜曰唐張鎮州曰許州節度使其本邑也乃多市酒餽就望江舊宅盡召故人親戚有犯一

官職班自國家非取房箱籠中物塔安得有之竟不與 不涉朋比 不違私屬 母府元龜曰王賢文宗時

用林每虞候為浙州刺史比部曲私屬相吏不遺淮州邑初自 聚斂太急 知人不明 問奇類林曰王賢文宗時

京師神宗問其兄安石東政物議如 喜歐陽修 責高若訥 時奇類林曰陳恭公素不喜歐陽修其知陳州

何對曰但恨聚斂太急不知其門已而陳公出知亳州喜曰與我相知深者不能道此 宋史歐陽修傳曰花仲

學士陳為首相公道遂不為斂其門已而陳公出知亳州喜曰與我相知深者不能道此 宋史歐陽修傳曰花仲

以言事貶在廷多論裁司陳高若訥以為當 蘇頌一切罷 仲方三疏奏 長史事元龜曰蘇頌開元中知益州

難不以進頭一切罷之 又曰張仲方三疏奏聞竟理其充 富貴非所願 親戚不曾在 有續問奇類林曰真宗欲以

已報物差違知否等變色 又作泰珍元和中自鄆州節度使授山南西道節度觀察等使珍歷二鎮頗以清

羅貫不受請托 為政不交權傳不務貢獻 五代史郭崇韜傳曰宋河南通官被將為禍患有司奏月

貴正身奉法不 宋璟執奏月將 袁高抗議虛 祀權有章月將上書訟三思潛通官被將為禍患有司奏月

將大逆不道中宗令誅之環執奏請按其罪狀然後申明典憲月將竟免刑 於是中外高相賀數年貞元貞

年拔論盧杞是時德宗念杞又欲權之宰相不問奇類林曰真宗時王文正公為相資客雖滿座無敢以私干

高為第一 復來則不見也 餘人可盡戮手 者既退公察可與言及素知名者使史問其居處歲月之後各

與語詢訪四方謝病或使誤其所言州守王奇與寶慶死君為桂州節度則謝不見也 蘇軾明說曰僕民立

節真可謂剛也謝病或使誤其所言州守王奇與寶慶死君為桂州節度則謝不見也 蘇軾明說曰僕民立

二人付君備按欲盡斬之君不可虛斬手 孔穎達犯顏諫太子 李朝隱正色叱宦官 母府元龜曰孔穎

進諸將罪也既伏其辜矣餘人可虛斬手 孔穎達犯顏諫太子 李朝隱正色叱宦官 母府元龜曰孔穎

愈切 趙進諸將罪也既伏其辜矣餘人可虛斬手 孔穎達犯顏諫太子 李朝隱正色叱宦官 母府元龜曰孔穎

又曰李朝隱為長安太子成官官干以非法胡正色叱之仍繫于獄唐宗下制菓之 活嚴善思於雷

寔之下 拒武三思於諂附之中

公正三

原堯舜至公 呂氏春秋云堯有十人不與于而授舜 太子嗜魚太公弗與

能正其志 周易明夷象辭曰內難 正直順事 毛詩羔羊云退食自公

無黨 以公滅私民其允懷 尚書 正而不諂 齊桓 晏子辭苜席之臣

服表對曰臣非君 陳完辭未卜其夜 左傳陳公子完奔齊齊侯使為工

公曰善舉酒祭之再拜而齒 不以私事害公義 說苑云晉文公問於

之辭也蓋見易犯而繼之曰帝赦臣之過 勇犯曰厲子者公也 宋公違命無畏

風駕執燧宋公違命無畏扶其僕以拘注云孟田無陳名 正色立朝 春秋公羊傳

於朝則人莫敢致難於其君者故孔父可謂義形於色矣 行公去私惡 呂氏春秋曰桓公

豎刀而盡 沒齒無怨 論語齊魯伯氏邑 楊子亂行魏絳戮其僕 春秋傳云晉侯之弟楊子

也揚子為我何辱如之必我無怨 論語齊魯伯氏邑 楊子亂行魏絳戮其僕

以其乘車十行 辭于執而戮之 宣子名而禮之 吾故以是觀汝汝 虞兵干法叔敖戮之

勉之告諸大夫曰二三子可以賀我 吾乘服也 尹中知免於罪矣 法獄訟不息孫叔敖

舉而授之政 即國可使寧楚 王從之 孫叔敖故為令尹少焉安丘子家干法孫叔敖戮之

也 公直無私 呂氏春秋云石者其公直無私 楚昭王使為政廷有殺人者乃其父也

相也 堅正廉 老聃至公 呂氏春秋云制人有遺弓不可謂忠乃伏轡而死 無所阿避

不罰私怨 左傳仲尼曰周任有言為 周公殺管叔 左傳馬難放游楚于吳將行子產咨于

又何疑焉 周公殺管叔而蔡蔡叔夫豈不愛王室故也 吉若難庚子將行之 叔向數叔魚

何有於諸游 註曰太叔游楚王兄弟也 元傲也 蔡放也 吉木叔名也 叔向數叔魚

解孤之賢 滅紇思孟孫之愛 春秋孟之傲 荆王不朝保申跪而加笞 說苑荆文王得如黃之狗

荆王不朝保申跪而加笞 說苑荆文王得如黃之狗 滿路之糟 吸

晚朝保申陳曰先王上以臣為保古今王期年不聽朝王之

齊桓公相管仲左傳云呂錫畏過將焚公宮而

曰蒲城之役君命一宿置射鉤而使管仲相若易之何辱命焉公見之以難告

子文公心致族廷理說

云楚令尹子文之族有干法者廷理聞而釋之曰吾族犯法甚明而使

奉法不黨說苑

廷理緣吾私心釋之與吾無義不若吾死遂放其族而戮之虞丘子喜曰臣

好不廢過惡不去

言孫叔敖果可使持國攻奉國法而不實施刑殺而不敢謂公乎莊王曰夫子之賜也

善左傳晉圖柏人苟寅士吉射奔齊初范氏之臣王生惡張柳謂公乎莊王曰夫子之賜也

為比左傳都奚請老晉侯問嗣焉稱解狐其誓也將立之而卒去善義對曰午也

稱其誓不為詭立其子不

詭立其子不為比對曰赤也公好不廢過惡不去善義對曰午也

而古公平無私不為先國家後私誓史記魏相如傳云相如拜上卿位在廣顏之右

忍所私以行大義呂氏春秋泰不加

安肆志不為危激行在耳今西虎並闕其勢不俱生卒所以為此者

先國家之急而後私誓也頗聞之內相負刑至門謝罪卒所以為此者

其子殺人秦忠王曰先生之年長矣非有他子寡人已今史勿誅對曰忍所私以行大義

天下必先公呂氏春秋曰昔先君王之治天下也必先公則天下平矣平則於公嘗試觀於上志有得天下

和不長一類甘露時而不私一物萬一治天下當無私又曰治天下者固必通乎性命之情者

愛量也清有餘也理人之志古記也

也篤今之公也薄不私其身不外其民任子太王不務私其身不務私其國之富杖策而去

善之史記陳丞相世家云陳平為家分向任安為人分眾人皆喜史記任安傳邑中人民俱出觀任安長為

任少卿分別乎日磔殺弄子漢書金日磔傳曰磔子二人為武帝弄兒後壯大不避貴戚

御火事暴湯張湯數稱以為嚴法使督獄成所

絕非復案太后外孫前漢嚴延年為長安令直法行治不避貴戚以捕案太后外孫修成于中

漢書王駿傳云駿為少尉解光奏王根漢書王根傳云王根三世孫權五將

國免况為庶人公法不阿親說苑云人臣之公治官事則不替私家在公門則不言貨利富不可干以

奴鄧弘賞之東觀漢記鄧弘傳弘字叔紀和喜后兄也奴辭繁不吐剛而諂上不茹柔而黷下散方足以正

衆邪肅清足以志在奉公直高節志在奉公公正不私前漢朱邑為人惇厚為故舊然常無私於

上均恩澤於下於下均恩澤於下太子賂遺鄭衆不受後漢鄭衆字

皇大謂松曰山陽王制及虎賁中郎將梁松以細帛聘請眾欲為通義引籍出入殿後漢祭遵為軍

法遺格殺之光武怒命牧邊時主簿陳副諫曰明公當欲眾通義客迷難奉法不避是敬刺舉無避

明經為郡文學名特立剛直正色當階子與諸王等離止同席袁詔典喪禮時承王孫之亂國無尊卑也

執法守正東觀漢記云永平中車駕出信陽侯陰就千車騎口商簿守正布下獄恐政化由是而請諂出

左邊昂以言受進終不肯謁東觀漢記吳良上言信陽侯陰就千車騎口商簿守正布下獄恐政化由是而請諂出

勳太守敏容而止漢書王闕字公選少為小史慷慨有大節為冀州

直不避強禦後漢書王闕字公選少為小史慷慨有大節為冀州

戚且宜儆手以避二趙不畏豪族謝承後漢書王闕字公選少為小史慷慨有大節為冀州

曰王獨坐也欽者私恩案者公法續漢書薛章為冀州刺史諱刺史

至二三千萬時被銘然曰為民父母而反割剝百姓以稱時求吾不忍也辭疾不聽詣謝不見後漢宣者傳云刺史二千石

正和按致之涼州刺史梁錫畏費成欲殺正和乃詣勳勳素與正和相善遂免治之不以私好害公義

欲擊而烹之何哉德從之何哉德從之何哉德從之何哉

主浮曰周公弟石暗討其子今雖同成子所不能殺遂免治之

害公義與同郡張崇上谷鮮于爽不相好知其有用籍稱所長而達言事無所依違

掩言事無孟玉充直不恤其親風俗通曰樂安周糾字孟玉為大將軍掾弟子使客殺人捕得太守盛亮陰

所休違孟玉充直不恤其親風俗通曰樂安周糾字孟玉為大將軍掾弟子使客殺人捕得太守盛亮陰

費子獄弟婦不哭死子而哭孟玉市無阿枉平銓衡正斗斛市無阿枉百姓悅服答齋書陳蕃字仲

以許為謁者答殺之左遷修武令投馮書任棠為太守有人不受私謁後漢楊震傳云震不發私書

後漢樊豐為所從事不通書記後漢王覽為太尉在位恭慎

澤大怒自殺斷絕書屬後漢河東太守史弼被諂舉孝廉弼知權貴多請託弼乃預敕斷絕書屬中常侍侯

選士報國爾何人而偽當朝正色會稽典錄云魏朝字少英上虞人轉功曹書佐功曹史吳翁被某以加朝

詐無狀即日考殺之

選翁以明 得屬託書一無所發 魯國先賢傳云孔瑯字元超為洛陽令置水前庭得屬託書皆投水中一無

代之也 中一無所發 因書於令拒而不受 漢書范滂傳云太守宗資署滂功曹滂外甥西平李暉為鄉曲所案中常侍唐衡書

受 不敵以私人 謝承後漢書范滂傳云太守宗資署滂功曹滂外甥西平李暉為鄉曲所案中常侍唐衡書

玷汚清朝不 所爭者私情所陳者國事 後漢書袁紹傳曰配天性烈直每所言行慕古人之節遠與人不睦結

為不義之結曰君不惡之耶紀對 不以私欲撓意 席略曰苟或折節侍王坐不累 致貨因市皆以挂弊

陳泰傳云泰字元伯為句奴中郎將京邑貴人多奇寶貨 吳質純事崔林不及奉箋 魏志崔林傳云文帝踐

因泰市奴婢泰皆以挂之於賢及微為尚書悉以還之 郎將伏節履霜當相累耶 貴其公亮 魏志崔林傳云文帝踐

郎將吳質錢河北軍事孫郡太守王雄謂林別駕曰吳中郎將伏節履霜當相累耶 貴其公亮 魏志崔林傳云文帝踐

初建未立太子臨淄侯植有才有而受太子相疑疑以孟令密訪於外學瑛露板答曰春 益時者雖警必賞犯法

秋之義立子以長加五官將仁孝聰明宜承正統植珠之兒女婿也太祖貴其公亮 益時者雖警必賞犯法

者雖親必罰 蜀志陳壽評曰諸葛亮之為相國也撫百姓盡忠輸情約官職必釋游辭巧飾者雖親必罰 益時者雖警必賞犯法

輕重 諸葛亮者云吾心如 周谷能欺孫權更薄不用 詳簿 掾書言甘露鄭敬獨曰樹汁 魏志先賢傳云

高臺廳事前樹白露露甘者臺問棟屬皆言是甘露 太守敕除道周規拒而不聽 魏志先賢傳云

獨曰明府政未能致甘露但樹汁耳臺不悅因托疾而去 郎君升危包咸遂杖二十 府君行使咸吳郡人黃府君署戶曹

陽徐視二月行縣以單被杖除道路規以 郎君升危包咸遂杖二十 府君行使咸吳郡人黃府君署戶曹

方農作時值夫力拒而不聽遂棄官而去 郎君升危包咸遂杖二十 府君行使咸吳郡人黃府君署戶曹

升危非子道也遂杖二十 公會相見退無私面 吳志諸葛瑾傳云孫權遣瑾使蜀通好 總天下當與天

下同 徐野民晉紀云劉私字季和為州刺史上表以皮初任襄陽上以為襄陽顯即初資十女婿先為治

手 平役均賦抑強扶弱 王彪之錄會稽教云平役均賦則民 直繩者枉木所憎清公者姦惡所警 抱朴子

云 劉毅自表戒齋 晉書劉毅奏曰毅自表戒齋而 水至平而邪者取法鏡至明而醜者亡怒 晉書劉毅曰夫

者取法鏡至明而醜者亡怒 水至平而邪者取法鏡至明而醜者亡怒 晉書劉毅曰夫

剛正直繩 王隱晉書德法行於不可不用刑如手自執之罪爵之而非私誅之而不怒天府有碑云伊公立

正身率下 晉書公贊李膺為史朝高 陶丹責任子 晉書陶丹子孫任在武昌私遣越法丹病行遣人賈之竟不

見 任公平而塞私 陶丹責任子 晉書陶丹子孫任在武昌私遣越法丹病行遣人賈之竟不

弟者道將 千寶晉紀云陶丹為兗州刺史魏母有子坐事從母向陶流涕叩頭中外 願陛下慎之 魏志

杜正倫為給事中兼知起居注太宗謂侍臣朕每日坐朝不暇多言正倫進曰

君澤必書言存左史陛下若一言乖於道理則千載深於聖德願陛下慎之

并州都督傅史皆望風懼伏 **不交一言** 魏瓘奇類林云宋學當則天朝舉朝謹事張易之兄弟張易之為禮

義疎獨提持曲直勸甚禮之 **不交一言** 魏瓘奇類林云宋學當則天朝舉朝謹事張易之兄弟張易之為禮

登敷良久 **拒武三思** 梁王武三思恃寵專權有私封在貝州徵其賦瑒拒而不與 **撲殺王慶之** 奇類

林云李昭德反周為唐之功不略德仁懷略德方武示朝臣曰此使欲廢我皇嗣之率武數百上表請立武

承嗣為太子一日獲之竹命略德仁懷略德方武示朝臣曰此使欲廢我皇嗣之率武數百上表請立武

彌切皆極極法公卿莫敢正言有功論奏由直武后屬色結之有功神色不捷爭之彌切 **忤上得罪所**

甘心也 休曰為制史不能制史姓在獨之問武后屬色結之有功神色不捷爭之彌切 **忤上得罪所**

楊場為給事中兼知起居注太宗謂侍臣朕每日坐朝不暇多言正倫進曰

場拒而不受懷貞怒曰為有年上表請於已役中男重徵丁課恐非保人之術省可遂休場所免之 **中立正色**

人之術 又云宗制書非一人何獨於已役中男重徵丁課恐非保人之術省可遂休場所免之 **中立正色**

又云孟簡為倉部實外郎屬順宗登極文叔志息之不被選特 **領考功事** 又云趙宗儒為考勳員外領考功

所畏避連 **妻老且醜** 以為實惡福獨不肯送謂使者曰為某白相公萬福妻老且醜不足煩相公奇 **唯唯**

不往 蒙純詳注云京兆尹李實曰實純與我同里索純唯唯不往官亦不遷 **居中無違附** 太平御覽云武元

章華宰相李吉甫李絳五以事理曲 **出付御史臺** 岳邊潛于本使監軍以圖不軌進至京師勸於禁中戲奏

曰刺史得罪合歸法司按問不違 **禁賣人口** 又曰孔賈兩人為奴婢奴不受托至郡禁絕賣人口 **虛從史**

於內仗乃出付御史臺物得異狀 **禁賣人口** 又曰孔賈兩人為奴婢奴不受托至郡禁絕賣人口 **虛從史**

**有賢佐** 韓愈董銘云略義節度盧從史有賢佐曰孔賈兩人為奴婢奴不受托至郡禁絕賣人口 **虛從史**

始以考順之理現正之師道將如客數宿位 **遇事不回** 又云崔祐甫為永平軍行 **不附李實** 為中書舍人

時李實為京兆尹恃承恩寵於段與給事中許孟容監 **風采動一時** 孔帖云崔威為御史處 **謝絕楊國**

附叶遠為真傑學孟容攻天尉與楊國 **清正見知** 無學術在官每以清正見知 **均一貧富** 冊府元龜曰李

忠又有善及用事將引之輒謝絕 **清正見知** 無學術在官每以清正見知 **均一貧富** 冊府元龜曰李

為政以均一貧富扶弱抑 **杜綜語塞** 京兆尹杜綜太和中成持為渭南尉試京兆府進士時 **至輔相而四**

**方無田園** 惜王旦等對曰士安官至輔相而四方無田園帝感歎賜其家白金五十兩 **正色待太后內侍**

又云章得象為翰林學士時向者太后每遣內侍至學士院帝感歎賜其家白金五十兩 **正色待太后內侍**

言仁宗問而器之至是謂曰向者太后每遣內侍至學士院帝感歎賜其家白金五十兩 **正色待太后內侍**

令疎不賢曰云何曰即待兒苟簡甚矣乃天台范理也公默識之即薦陞德安郡守 **默識范理** 續同奇類

**增**詩唐王爰行不由徑詩曰邪徑趨時捷端心惡此名長衢貴高步天路自規行且避紫紆僻將求坦蕩情豈同流俗好方保立身貞遠跡如違險修仁在履平始知夫子道從此得堅誠

**增**墓誌唐杜牧宣州觀察使韋公墓誌銘曰公諱溫字弘育遷給事中皇太子侍讀公辭自宰相下皆曰帝以一子請教於先生是宜避耶公不聽凡拜送三章帝終不能奪靈武節度使王晏平罷貶康州司戶不旬日改撫州司馬僊韶院樂官尉遵璋授光祿長史晏平以財賂貴倖璋大有寵於上公皆封詔書上還竟以康州還晏平璋免長史莊恪太子得罪上召東西省御史中丞郎官於內殿悉疏莊恪過惡欲立廢之曰是宜爲天子乎羣公低首惟公獨進曰陛下唯一子不教陷之至是太子豈獨過乎上意稍平



廉潔一

**左傳**云季文子之忠於公室也相二君矣而無私積 國語曰鬬子文三舍令尹無一日之積恤民故也成王每出子文之祿必逃王止而後復人謂子文曰人生求富而子逃之何也對曰夫從政者以庇民也民多黷者而我取富焉是黷民以自封也死無日矣吾逃死非逃富也

**晉書**文類聚曰有鮓魚於鄭相者鄭相不食或謂曰子嗜魚何故不受對曰吾以嗜魚故不受魚受魚失祿無以食魚不受得祿終身食魚

**原**楚辭子寧庶潔正直以自清兮誰知吾之貞廉 **晉**史記曰太倉公淳子令有罪當刑其女緹縈上書曰妾父為吏里中皆稱其廉平

**原**漢書云尹翁歸為扶風大治常以三輔最在公卿之間清潔自守語不及私温良謹退不以行能驕人甚得名譽病卒家貧無餘財天子賢之賜金百斤奉其祭祀

又曰公孫弘為丞相食一肉脫粟飯故人賓客來仰衣食家無餘財 又曰薛宣為馮翊池陽令舉廉吏獄掾王立未及召立妻獨受囚家錢六千

立不知慙恐自殺宣聞之移書池陽曰縣舉廉吏獄掾王立家私受財而立不知殺身以自明立誠廉士甚可憇惜其以府決曹掾書立之柩以顯其魂也

後漢書曰李忠字仲都東萊人從光武攻下屬縣至苦陘世祖會諸將問所得財物惟忠獨無所掠世祖曰我欲特賜李忠諸卿得無望乎即以所乘大驪馬及繡被衣物賜之

又曰楊秉為刺史二千石計日受俸餘祿不入私門故吏齋錢百萬遺之閉門不受以廉潔稱 又曰羊續為南陽太守時郡內多尚奢麗續深疾之常敝衣薄食車馬贏敗

又羊陟傳云陟為河南尹計日受俸嘗食乾飯茹菜而已 又曰孔奮字君魚扶風人為姑臧長奉母極求珍膳妻子但食蔥菜為眾所笑謂之弱劣

嘲奮曰置脂中不能自潤而奮不改其操也 又曰祭遵為人廉約小心克己奉公賞賜輒盡與士卒家無私財身衣韋絁布被夫人裳不加緣帝以是重焉

又曰郭丹為司徒名為清廉視事五年卒賜送甚寵百官會朝詔問丹家時宗正劉匡對曰郭丹為三公典牧州郡田畝不增

謝承後漢書云高弘字武伯為琅琊郡悉出舍中供設付外冬坐羊皮夏坐板榻以桑杯盛漿水

又曰羊茂字叔實為郡太守冬坐白羊皮夏坐丹板

政術部 廉潔

榻常食乾飯出界買鹹豉妻子不歷官舍 又曰隱遯字公向為徐州刺史以小釜十日一炊 又曰朱寵字仲藏為太尉家貧脫粟飯臥布被朝廷賜錦被梁米皆不敢當之 華嶠後漢書曰樂松家貧為郎常直宿臺上無被食糟糠明帝每入臺輒見松問其故而喜之 東觀漢記曰黃香字文強為魏郡太守俗每太守將交代添設儲峙輒數千萬香未入界移數悉出所設什器及到頗有即撤去到官之日不祭竈求福閉門絕客張璠後漢紀荀爽為三公食不過一肉脫粟飯坐皮褥 陳留耆舊傳云高順歷二縣令東萊太守老病歸草屋蓬戶甕坂無儲也 魏志曰司馬芝為河南尹及卒家無餘財 又曰吳質為荊州刺史性沈實內察不以其節檢物所在見思嘉平三年薨家無餘財唯有賜衣書篋而已 吳錄云袁傳字君游吳人太守黃君高其德行舉孝廉為尚書郎遷左丞出補江陵其女英得壞牆中珠璫百餘枚傳書上之詔以賜也 晉春秋云晉武帝謂胡威曰卿清孰與父清威對曰臣不如父帝曰以何為不如對曰臣父清恐人不知是以不如父也 晉書鄧攸字伯道為吳郡守載米之郡俸祿無所受唯飲吳水而已及去如初到也 又曰鄧攸遷吏部尚書牧馬於家庭妻息素食 又曰魏舒為司徒所得俸散之九族家無餘財 又曰王敦籍周顛家收得素簾數枚盛故絮而已酒五甕米數石在位者服其清約 世說云周顛罷臨川郡還都未及住王丞相往見之暴雨卒至舫船既小而又大漏殆無坐處王曰胡威之清何以過也 王隱晉書劉實傳云實性冰清每還州里鄉人載酒肉以候之實難逆其意輒共啖而返其餘 晉中興書云吳隱之廉潔過人為廣州刺史州北界有一水名貪泉父老云飲此水皆使廉士變貪隱之始踐境先至水所酌而飲之在州清操逾勵 又曰褚裒字季野為江州刺史每崇清約雖居官恒使私僮樵採 又曰阮放為吏部郎在銓管文甚有稱譽性清約不治產業為吏部郎不免饑乏王導以其名士供給衣食 又曰庾冰臨卒謂長史曰吾將逝矣恨報國之志不展死之日殮以時服無以官物也及卒無絹為衾世以此稱之 荊州先德傳云呂乂為尚書令躬親萬機清白廉素不畜婢妾無車馬之好以節儉自守 會稽先賢傳云董昆清約守貧補大司農坐無完席 會稽典錄云陳修字奉遷烏傷人為豫章太守十日一炊 又曰徐弘為右扶風都尉家無餘產妻紡績也 京兆舊事云長安縣孫農家貧為郡功曹十月無被有萬一束暮臥其中旦收之 宣城記云涇縣吳矩時為

盧江太守有清稱徵還船輕載土時歲暮遂除者就乞所獲甚少矩乃語之遂除人見土而去

後周書曰

韋叟至延州見弟孝寬孝寬以所乘馬及轡勒與之叟惡其華飾乃乘舊馬以歸 又曰江陵既平諸將大獲

財物唐瑾一無所取唯得書載之以歸或曰文帝曰瑾大有輻重悉是梁朝珍玩文帝密遣使檢閱唯見文籍

而已文帝乃歎曰孤知此人不利干義 事文類聚曰隋趙軌或作為齊州別駕東隣有桑堪落其家軌悉

拾還其主曰吾非以此求名意者非機杼物不願侵人後為原州司馬在道夜行馬逸入田中暴田禾軌駐馬

待明訪知禾主酬直而去 問奇類林曰趙軌為齊州別駕入朝父老送之曰公清如水請酌一杯水以餞公

唐書曰張元素仕隋為景城縣曹實建德陷景城將殺之邑人千餘請代曰此清吏殺之是無天也 冊府

元龜曰唐李太亮太宗貞觀中為越州都督在州寫書數百卷及去皆委之解宇 又曰蘇頌為禮部尚書知

選事性廉儉所得俸祿推與諸弟或散之於親族 又曰盧懷慎為黃門監清儉不營產業器用服飾無金玉

綺文之麗所得俸祿隨時分散家無餘蓄 又曰李勉代宗大曆中為廣州刺史前後西域舶泛海者歲纔四

五勉性廉潔舶來都不簡閱故末年舶至者四十餘 又曰馮伉貞元中為膳部員外郎澤潞節度使李抱貞

卒充弔贈使抱貞男遺伉帛數百匹不納又專送至京伉因表奏固請不受 又曰陸贄為中書舍人翰林學

士母卒持喪于河南豐樂佛寺四方賻贈為詞厚致金帛贄絲毫無所受 又曰柳公綽為渭南尉屬歲饑其

家雖給而每飲不過二器歲稔復初 又曰郭承嘏尚父子儀曾孫為刑部侍郎自歿之後家無餘財喪祭所

費皆親友供給而後具 又曰令狐楚為宣武軍節度先是汴州主帥始至率以錢二百萬實其私藏楚悉以

歸公府由是汴人愛其廉 問奇類林曰裴寬潤州參軍一日刺史韋誵登樓見人於後圃有所瘞藏者訪是

裴居問狀答曰寬義不以苞苴污家適有餉鹿者致而去不敢自欺故瘞之耳 又曰郭崇韜為中門副使天

祐中李存審既收鎮州遣崇韜閱其府庫或以珍寶賂遺一無所取 又曰後唐趙光逢為相嘗有女真寄黃

金一鑑于其室家并屬亂離女真委化於他土後二十年金無所歸納於河南尹張全義請付諸官觀其舊封

尚在 訓鑿曰太宗在晉邸聞劉溫叟清介遣使齎錢五百千遺之溫叟受賜令吏封書而去明年視封識宛

然還白太宗太宗曰我錢不用况他人乎 問奇類林曰包拯守端州歸僅持一硯至中流風濤暴起拯即舉

手曰我錢不用况他人乎 問奇類林曰包拯守端州歸僅持一硯至中流風濤暴起拯即舉

問奇類林曰包拯守端州歸僅持一硯至中流風濤暴起拯即舉

視沈之濤頓止 又曰曾鞏知福州無職田歲需園蔬收其直入常三四十萬鞏曰太守與民爭利可乎罷之  
又曰楊誠齋自秘書監將漕江東年未七十退休南溪之上老屋一區僅庇風雨長鬚赤腳纒三四人徐靈  
暉贈詩云清得門如水貧惟帶有金 又曰林孝澤居官以廉平稱臨清漳一夕視事竟有持燭送至闈內者  
孝澤曰此官燭也何可用之私室亟命持去 事文類聚曰李伋知杭州市白集一部乃為終身之恨 續問  
奇類林曰豐公慶英宗復辟參政河南復擢本省右轄廉聲大著風裁振郡邑有一知縣篋篋不飭聞至大懼  
乃以白金為燭饋之公未之省廳子以告次日謂知縣曰汝燭不然盡出之以易可然者知縣大恐輒棄印綬  
去

廉潔二

原瓦器

桑杯 後漢書云杜密穎川人字周甫為六卿瓦器布被益部者舊傳  
其庶直不忘君也 云趙典字仲經為太常身處上卿而布被瓦器 下詳前一  
處不過素衣天下服 王吉世名清廉好車馬衣服鮮明而遷徙去 披絮 遺絲 壺瓊 囊衣 從餼而不食言  
屏風坐無簾席 袁毅多違公例常遺山博練百斤清不欲異於時受 布被 布蓑 不入官舍布被瓦器  
之殺事露先受 賂皆見推驗取緝付吏積年塵埃并封印並如初也 受 布被 布蓑 不入官舍布被瓦器  
權欺其在貴守約 即戰功還蜀為將軍排當入易堂內母珠衣線被妻妾布蓑 載黃土 壞烏帳 洪規罷會  
人知其清乃以數船載黃土而歸 諸尚字仁祖為江夏令 為入廉直 治身清素 漢書申屠嘉傳云文帝  
相府以布四十疋為尚徒烏布帳向壞之為南陽 儉約自居 清修自守 晉中典書庾冰傳云冰天性清慎  
太守治身清素率下以儉條屬聞風莫不自勵 震畏四知 秉去三惑 後漢書曰楊震為州刺史知其  
足冰怒推之市朝還官 南海先賢傳云劉盛作 震畏四知 秉去三惑 後漢書曰楊震為州刺史知其  
今清修太守布被菜食州郡未全十斤奉公太守 震畏四知 秉去三惑 後漢書曰楊震為州刺史知其  
為東萊太守路經密境密夜搜金十斤奉公太守 震畏四知 秉去三惑 後漢書曰楊震為州刺史知其  
無知密慙而退贊云震畏四知 又曰楊秉字升節為太常曰我有三不惑酒色財也贊云秉去三惑 子

常步行 妾無副服 漢書蓋寬亮為司隸書云吾受賜入千斛今富財無餘妾無副服 珠還合浦 錢投  
渭水 孟嘗為合浦守清白政行先珠去復還 三輔決錄 不虧其義 能潔其身 儻有委之以貨財見利  
戒子不受送遺 妻子不入官舍 漢陽地餘為少府 何益為穎川 清德 素誠 苦節 清規 冠冕  
榮身 冰霜潔已 行因儉著 名以清聞 當官而行 潔已以進 清白立身惟賢所尚 廉貞厲俗雖  
矯何傷 守冰壺之潔人且畏知 甘蔗齧之貧財母苟得 稱其貞白常聞於古人 告以矯誣今見夫感

者 謂無餘財 無濫積 冊元 曰唐寶威為內史令不樹宅第及卒家無遺積亦武侯無餘財也 無正寢 不理垣 風

元龜曰 濠方博為中書令家無正寢及卒之日 雖於別室 又曰李建 衣蒲練 乘欵段 桑苑 詳注曰 婦家

通宗長慶初 為刑部侍郎 建名位 雖顯以吾所衣第 上麻布蒲練 衣如此 何不易 駭答曰 此馬李象 驍 不交

部尚書 知東都留守 據 遺清 應乘 欵段 馬豆 虛欵 望謂之曰 禁禁 貴如此 何不易 駭答曰 此馬李象 驍 不交

求 別 衣 綠袍 上白金 府元龜曰 薛平 為新西 觀察 使 理 身 十 餘 萬 衣 袴 一 綠 袍 十 餘 年 不 易 駭 答 曰 此 馬 李 象 驍 不 交

欲 解 縞 潛 織 簾 綺 敢 發 口 曰 類 林 曰 晉 朝 錦 綺 清 常 衣 袴 一 綠 袍 十 餘 年 不 易 駭 答 曰 此 馬 李 象 驍 不 交

常 造 廣 延 至 寢 室 見 其 門 簾 甚 密 乃 令人 潛 度 廣 快 毀 池 觀 散 音 樂 師 史 中 丞 崔 寬 曰 唐 楊 師 始 南 平 章 事

儀 堂 皇 為 當 時 第 一 即 日 道 人 毀 之 中 書 郭 子 乘 馬 五 疋 有 車 一 乘 相 凡 四 十 年 相 繼 乘 馬 五 匹 皆 及 數

惟 在 柳 州 行 營 方 大 會 除 書 白 自 將 為 汝 州 刺 史 送 車 二 乘 擺 袖 却 金 斷 帶 為 炷 韓 愈 宗 時 實 右 拾 遺 從

祖 兄 夏 州 為 史 部 侍 郎 執 讀 受 賂 為 人 求 科 第 夏 卿 不 應 執 讀 乃 探 懷 中 金 以 納 夏 卿 夏 卿 宗 時 實 右 拾 遺 從

去 帶 以 有 馬 一 疋 受 紙 百 張 馬 府 元 龜 曰 宋 敬 則 為 廬 州 刺 史 經 州 代 運 鄉 里 無 遠 遺 柳 師 引 身 而

張 贈 之 暹 唯 受 一 復 何 異 也 曰 不 割 新 瓜 唯 受 新 茶 北 史 來 奉 新 瓜 一 雙 留 置 于 梁 梁 竟 不 計 又 聞 受 穎 瓜

有 重 名 贊 遊 齊 州 謁 王 僧 虔 終 日 語 武 太 夫人 一 日 之 賜 贊 辭 謝 不 受 唯 受 新 茶 一 串 刺 史 王 璠 埋 羹

鄭 曉 還 茗 問 寺 類 林 曰 王 僧 虔 終 日 語 武 太 夫人 一 日 之 賜 贊 辭 謝 不 受 唯 受 新 茶 一 串 刺 史 王 璠 埋 羹

宜 有 餽 金 首 飾 承 以 簞 而 上 覆 以 若 夫 人 手 授 若 知 之 至 請 公 入 公 出 生 恐 累 歸 擔 思 便 行 裝 謝 奇 類 林

齊 中 名 其 人 謂 曰 吾 初 以 簞 而 上 覆 以 若 夫 人 手 授 若 知 之 至 請 公 入 公 出 生 恐 累 歸 擔 思 便 行 裝 謝 奇 類 林

右 丞 赴 任 只 攜 三 物 恐 累 歸 擔 思 便 行 裝 謝 奇 類 林 曰 宋 趙 清 獻 拊 為 成 都 轉

運 出 行 部 內 唯 攜 三 物 恐 累 歸 擔 思 便 行 裝 謝 奇 類 林 曰 宋 趙 清 獻 拊 為 成 都 轉

元 龜 曰 吾 本 無 文 經 武 略 遺 遺 裴 卿 印 望 過 矣 安 有 積 貨 置 產 為 朕 天 孽 後 而 不 亦 愚 乎 僧 孺 不 納 錢

唐 介 不 買 珠 孺 獨 注 其 左 曰 某 月 日 帝 遣 使 者 至 其 家 悉 收 貴 寶 校 計 出 入 所 以 餽 中 朝 臣 者 皆 在 誠 牛 胎

為 關 吏 所 搜 太 守 而 下 輕 其 估 悉 不 肯 買 果 然 綠 倖 皆 遺 親 黨 虜 獲 悉 分 士 卒 楊 長 孺 守 閩 靡 侵 公 帑

之 毫 釐 楊 伯 子 誠 齋 家 嗣 其 仲 喬 馬 將 受 代 有 俸 錢 七 千 緡 盡 以 代 下 戶 輸 租 有 詩 云 兩 年 枉 了 官 益 負 官 政 術 部 廉 潔

對異日又奏臣昨所奏庶民未盡如崔與之出蜀唯載歸艘之圖籍楊長獨之出關廢使公都之毫釐皆當今之庶民也

庶潔三

原以庶為本 庶職曰曰庶正云以官之六計辨軍吏之治一曰庶善二曰庶能三曰庶法不失 不貪為寶 左傳玉宋諸人之

實若以與我皆吏其寶不如人有其寶也 逐婦婚機 史記云公儀休為魯相食茹而美故其園葵而棄之見

公以給編之衣不重帛食不兼肉又晉書 逐婦婚機 史記云公儀休為魯相食茹而美故其園葵而棄之見

安所警 餽魚不受 韓非子曰公儀休相魯而嗜魚國人爭饋魚公儀休受其饋則免於相矣受 妾不衣帛 季文子

乃舍季孫國語曰季文子相宣成無衣帛馬不食粟可謂忠乎 增民之表 漢文帝詔云 原身服布被 漢書

封侯身服布被 布被似詐 呂布被似詐 弘曰誠中弘病也 并日而炊 姚元清約守節并日而炊茹菜

不 庶潔下士 漢書有名樂州舉茂才 乘折轅車 郡乘折轅車白布被 公庶不受 魏送 布書尹翁歸

觀百賈 臣心如水 哀帝謂御史大夫曰臣門如市臣心如水 在職公庶 郡居職公庶治行略與野王相似史民嘉

畏之王立柯代為太守人歌之曰臣門如市臣心如水 庶潔奉公 後漢祭遵為征蜀將軍庶潔奉公

因循聰明賢智惠吏民政如魯倫德化均周小馮君兄弟繼踵相 庶潔奉公 後漢祭遵為征蜀將軍庶潔奉公

祭征勇 麥數斛車一乘 洛陽令董宣卒官諡忠侯使者臨視唯見布被 秋毫無私 東觀漢記張堪字君湖

力討公孫述破蜀漢光道堪入成都秋毫無私 不與民爭利 東觀漢記宋弘為司空當受成都與吳漢并

時遠珍寶珠玉委積無數堪錄簿上成秋毫無私 不與民爭利 東觀漢記宋弘為司空當受成都與吳漢并

俗謝承後漢書越咨傳云咨為東海相人 常席羊皮 付從事李詢字叔英為注州刺史所屬圖小麥蒴

食不二味 又曰字翰為克州刺史 乘柴車 屏露趙其傍庭河南時羊步坐于車下右馬帷帳而空柴車

有諫至唾夕極勤而去執其手曰良璞不剖必 長食乾飯 州刺史後漢書左雄字叔偉為冀 恒食乾糧會稽

不起同僚飲食虛語不一往其志操如此 步擔上下 吏常步擔上下 不受俸錢 守每月受俸未不受

錢 不然而官薪 又曰陳修為豫章太守 食豆 呼

太守俸盡食豆 呼

太守俸盡食豆 呼

太守俸盡食豆 呼

曰君子修不借上倫不遇下章尊臨十

里而農牧園等情手未可言中道也

將作大匠若耶山谷間有五六錢之

百錢以送寵寵為人選一資受之各

俱歸案証文曰抵禍短衣也廣雅曰

受魚懸之而懸之於庭有皮骨明年

子又云羊續為南陽太守妻與婢俱

遺產家無遺產子孫因置而廉讓率

無餘產衣敝履穿妻子

有餘憤發不復改易以水漂膠墨傅

史夜與女對坐處

七歲說取一杖與之

兒相孝子吳奉為孝廉奉金為禮

盧盛金夜投其將軍馬防聞名

四百孫屢不致拒受而埋之

之不亦厚乎

使馬如羊不以入廐使金如粟不以

白見稱拜大司農在朝以清白正

身以清名為之基

無不因取之越儼自征

西徵為驛騎又手止車

樹下會稽典錄云魏孟康字公休

軍旅常衣布衣

官今密以比上公

秋聞於是詔褒之曰昔魏絳開懷

至賣田宅

并日而食

布衣蔬食

舉袖受金

衣敝履穿

憤毀不改膠墨傅

不然而官燭

齊金還奉

政術部 廉潔

臥蠹布被

布衾敝裯

布綯穿敗

糊紙補之

在朝清

衣敝履穿

憤毀不改

不然而官

齊金還奉

遺錢不敢

拒閣內埋

之三公輔

決錄云

孫震字

元家

清

周

傳

東

漢

記

清

白

行

故

家

子

元

家

子

元

不充 魏志徐邈為涼州刺史實賜皆散士 妻子飢寒 蜀志鄧芝為大將軍不治產業 又曰鄧芝

衣食資仰於 不別治生 弟宋亮未云餘饒至於帝在仰外任官不調度隨身衣食感仰于官不別治生以長尺

寸 妻子飢乏 魏舒無宅 又曰魏舒字陽元數息不 牛產積以留之 鍾平侯奉枯嗣為慶官清慎有私牛於官舍

產積及遺 魏舒無宅 意以無居宅乃僅以俸秩微餘為第一所 一無所取 亦隨在軍城飽陷諸將

取諸物倉家至質而一 張翥步還 羊陽國志張翥字叔賜為陰平郡步還也 送錢數百萬悉皆不受

數百萬放去郡不受一錢 家無餘祿 又云潘岳買充諫云病年輸食貧 子弟耕而後食 又曰祖逖為豫州

私負擔薪 妻不衣帛 清風有節妻不衣帛 魏朝又以其江夏南郡太守 子假裝 晉書紀白宜裝幾船

曰吾家不在此已較私奴 陸納拜尚書止有被襪 又曰陸納止有被襪而已 薛舉時珍物山積諸將爭取之

類林云房彥謙為復陽令所得俸錢周恤親友嘗積其子 名下不虛 從平薛舉時珍物山積諸將爭取之

元齡曰人皆因緣富我獨以官貧所遺子孫在於清白耳 再世清節 景倩真清 唐書云

通獨無所犯高相聞而謂曰 清郎 未嘗受斗酒之產承前長史皆致數萬唯嚙挺身而退 景倩真清 唐書云

國累年未嘗改治 挺身而退 大賈珠翠珍玩之產承前長史皆致數萬唯嚙挺身而退 景倩真清 唐書云

第宅險馬敝弱 箕餘一繼 歲滿筒餘一繼 德法皆以誠污論死明宗下路書裏庶使書卒明皇訪其

有吏言狀曰察詐覆州縣最 箕餘一繼 歲滿筒餘一繼 德法皆以誠污論死明宗下路書裏庶使書卒明皇訪其

白帝喜懼慎於監察御史慎名大理評事 敬塘為首 彙苑詳注云敬塘在陝為政以廉問是時諸侯多不

阮洛州張萬進聲州孫岳等 我無一爐惡可並 命異志我虛慎慎無四方賂遺毫髮不留與張說同時為相今

貨歸山積其人尚在奢儉之報豈虛也哉及宵分公復生左右以夫人之言落陳懷 武臣以清廉聞 得府元

慎曰理固不同冥司有三位十日為說鼓轉橫財我無一焉成中並廣州節度先是番船 馬骨高 魏陽

清馬 長官清 深處長官清 此事古未有 容齋隨筆云彰器寶集有送詩屯田老詩爭教鳥巧事古未有 以

庶潔四

布易錦 得曰吾起 家書生皮用此命以布易之日唯後 圖書數卷 入咸都 僧居 沈義倫為隨軍轉運使

千歲不能跟汚以本潔自聖淨也



**詩**唐皮日休七愛詩曰吾愛元紫芝清介如伯夷董母遠之官宰邑無點疵三年魯山民豐稔不暫饑三年魯山吏清慎各自持只飲魯山泉只採魯山薇一室冰蘂苦四遠聲光飛退居舊隱來斗酒入茅茨雞黍非家畜琴尊常自怡盡日一菜食窮年一布衣清似匣中鏡直如琴上絲世無用貧人青山生白髭既臥黔婁余定立陳實碑言無魯山道空有魯山辭所憾不相識援毫空淚垂于鶴贈李太守詩曰幾年爲郡守家似布衣貧沽酒迎幽客無金與近臣搗茶書院靜講易藥堂春歸闕功成後隨車有野人宋魏野上知府寇相公詩曰文武稟全才何人更可陪有官居鼎鼐無地起樓臺

**論**唐姚元崇辭金誠曰辭金者取其廉慎也昔子罕辭玉以不貪爲寶楊震辭金以四知爲慎列前古之清潔爲將來之龜鏡古之君子策名委質翼翼小心乾乾終日慎乎在位欽乃攸思請謁者咸悉苞苴者必辭爾以金玉爲寶吾以廉謹爲師爾以夜昏可納吾將暗室不欺若爾有贈吾今取之爾其喪寶吾則懷非故曰欲人不知莫若勿爲又冰壺誠曰冰壺者清潔之志也君子對之示不忘乎清也故內懷冰清外涵玉潤此君子冰壺之德也玉本無瑕冰亦至潔方圓相映表裏皆澈喻彼貞廉能守其節凡今之人就列稱臣當官以割剝爲務在上以財賄爲親豈異夫象之有齒以焚其身魚之貪餌必暴其鱗故君子讓榮不憂辭滿爲珍以備其德以全其真與其濁富寧比清貧吳隱酌泉麗恭致水席皮洗幘緼袍空裏雖清畏人知而所知遠矣嗟爾在位祿厚官尊固當嘗廉勤之節塞貪競之門冰壺是對炯誠猶存以此清白遺其子孫

**碑**周庾信大將軍司馬裔碑曰在朝四十一年身經一百餘戰凡任四郡歷八州未嘗以貨殖經懷去如始至渭南千畝之竹更懼盈滿池陽二頃之田常思止足身歿之日家無餘財素車白馬狹室崎嶇黃裳元甲塔庭反陋有詔冬官爲營寢室朱邑祭醑無所漢后是以賜金陳表妻子露立吳王爲之開館又太子太保步陸碑曰公諱暹字季明遷驃騎大將軍開府入掌納言治司宗伯闇夜有人餉羅數十匹公閉門不受朝野稱之太尉楊震直推故吏之金涼州張奐高揖故人之馬清畏人知我無慙德家僮暮行還得遺錢於道并白紵十匹公訪得其主即以還之見金於路指以示人得錢於道留持拄樹方之今日異代同風其爲郡也惟取赤土封書其爲州也惟以膏鹽換粟留家則千樹無資遺子則一經而已

墓誌唐杜牧處州刺史李君墓誌銘曰贈司空貞公事憲宗皇帝淮西平李光顏移鄭滑陳許無帥帝問誰為者談峻即以貞公言帝即日為陳許帥

判唐王友方對父老送錢判曰負海名區攸稱越府濱河大郡爰指滑臺旁連射的之嚴備帶灑舟之浦戶千人萬實俟庶能露冕寒帷是資寬惠司倉之置水投蒺方取喻於龐參父老之費物送錢乃報恩於劉寵漢陽服其高義耶溪書以清風取之者不以為貪置之者無聞於詭

怒一

原包荒 舍垢 易言包含荒穢也 傳 觀身 順事 老子曰以身觀 矜不能 掩細過 尊賢而容眾 善

參見人有細過 薄責人 不誅奴 躬自厚而薄責於人 宋則子年十歲與蒼頭共 有容乃大 不欲勿

施者必有忍其乃有濟有容德乃大 子貢問曰施於人 先人後己 作順施恕 禮君子先人後己 不欲勿

施不 克寬克仁 不知不愠 寬裕 平恕 苛察 其於官 務舉綱維 禁姦 枉去 甚泰 而已 又曰 馬

素為禮部 負外部 與源乾曜 盧懷慎 等充 斷鞅 折足 取金 行密 知而不問 善撫 士卒 嘗早 出從 者 馬

十通 點 辱 使 懷 素 處 事 平 恕 當 時 稱 之 不 取 金 行 密 知 而 不 問 善 撫 士 卒 嘗 早 出 從 者 馬

物 皆 使 備 餉 馬 路 之 債 換 薄 酒 還 沈 粟 毋 府 元 龜 曰 任 地 簡 為 天 德 軍 使 李 景 略 判 官 性 重 厚 嘗 有 軍

獨 白 景 略 請 換 之 不 責 又 曰 漢 王 周 為 黃 州 刺 史 性 寬 恕 不 忤 物 情 州 修 之 矜 盜 道 遺 盜 財 兩 府 元 龜 曰

取 覆 民 相 卓 周 曰 橋 梁 不 飾 刺 史 之 過 也 乃 還 其 所 沈 粟 出 私 財 以 修 之 矜 盜 道 遺 盜 財 兩 府 元 龜 曰

再 思 梁 明 經 授 有 父 武 病 以 盡 道 為 木 師 止 於 客 舍 盜 竊 其 裝 屨 或 遇 之 盜 者 伏 罪 再 思 謂 曰 足 下 當 賞 苦 又 曰 無

行 速 去 恐 為 他 人 所 擒 幸 失 犀 角 破 馬 鞍 府 元 龜 曰 業 行 偷 為 尚 書 郎 喜 賜 公 嘗 令 醫 人 合 藥 請 藥 角

留 公 文 錄 則 盡 以 相 遺 幸 委 所 親 捨 列 謂 酸 俱 碎 挺 忽 直 雙 每 宴 特 設 一 卓 復 以 錦 未 置 其 上 一 吏 誤 觸

馬 鞍 破 令 史 亦 進 行 檢 並 委 所 親 捨 列 謂 酸 俱 碎 挺 忽 直 雙 每 宴 特 設 一 卓 復 以 錦 未 置 其 上 一 吏 誤 觸

二 破 俱 碎 史 伏 中 委 贊 則 橫 其 挺 不 動 曰 汝 誤 也 又 曰 宋 有 關 史 林 即 史 臺 中 事 二 十 餘 中 丞 吳 善 評 官 後 步

每 聲 啞 時 視 中 委 贊 則 橫 其 挺 不 動 曰 汝 誤 也 又 曰 宋 有 關 史 林 即 史 臺 中 事 二 十 餘 中 丞 吳 善 評 官 後 步

四 若 使 宰 天 下 事 皆 如 此 喋 喋 乎 范 大 笑 怒 謝 妻 灑 筆 富 舉 鞭 問 簿 師 德 曰 容 我 釋 之 可 乎 還 者 不 去

乃 引 善 盛 前 半 河 騎 者 山 堂 時 舉 曰 宋 富 翰 公 致 政 歸 西 都 嘗 著 布 直 緇 綉 出 郊 逢 南 南 巡 檢 蓋 中 官 或 謂 伯

其 將 將 方 怡 相 公 也 下 馬 碎 瑪 瑙 盤 饋 金 石 藥 願 觀 之 行 監 因 晏 設 出 示 有 瑪 瑙 盤 廣 二 尺 餘 文 采 殊 絕

事史王仲烈博盤認瑞末石跌盤解下頭流血行偷笑而謂曰萬非故也何至於此是無溫又曰

委以事其半不詢其由問奇類林曰杜行歷知州提轉安撫未嘗據一官貪其間不職者即委以事使之不

情奉擊甄琛酒沐元衡以本縣長庚而不論 善遇獄吏 盡與偷兒史記曰韓安國坐法抵罪獄吏田甲辱安國安國曰

大祿不飲遂以酒沐之元衡拱善遇獄吏 豈敢以為念 不忍與之較山堂肆考曰范仲淹賢者豈但除舊職耶即除

手不勤徐起更衣終不令散宴善遇獄吏 豈敢以為念 不忍與之較山堂肆考曰范仲淹賢者豈但除舊職耶即除

治手平善遇之齊齊開覽曰韓魏公鎮相州因祀宣尼齋夜宿省餘兒因入室挺刃曰然即溺之居無何梁公足與

曰已荷公賜顧無泄也公曰諾終不以語人豈敢以為念 不忍與之較山堂肆考曰范仲淹賢者豈但除舊職耶即除

簡坐落職知饒州後復以天章閣待制知永興軍會夷簡復入相對仁宗曰范仲淹賢者豈但除舊職耶即除

龍圖閣學士陝西經略安撫使仲淹請曰向以公事誤犯不意相公莫拔乃爾夷簡曰豈敢復以舊事為念乎

時又曰寶元中司馬池為鈞州刺史師德曰吾甚憂汝與人相號弟曰人唾面亦自拭之而去師

醋乃可為相德曰凡人唾汝怒也拭之是逆其心何不待其自乾 又曰范質嘗謂同列曰人能鼻吸三斗醋

乃可為宰相矣王旦送還寇準 考博上言唐介 達諒格準準曰其宗時王旦為相寇準為同列曰人能鼻吸三斗醋

赤達諒格堂吏欣然呈旦旦送還寇準而巳率大慙謝 又曰文考博字寬夫初侍郎魯介劾房博顯用飛竟

佐陸結貴妃陷陛下有私後宮之名宗怒既介英州別駕考博亦罷相後游公自許州被召即上言唐介所

言多中臣病介未名臣不傲行於是狂生馬後肆言丞相 朝士簾下遙指參政 問奇類林曰李沅為宰相

上起介尋至大用文與唐遂為知己狂生馬後肆言丞相 朝士簾下遙指參政 問奇類林曰李沅為宰相

越其短公羅謝曰俟歸詳覽生愈狂生馬後肆言丞相 朝士簾下遙指參政 問奇類林曰李沅為宰相

政耶蒙正伴為不聞同列欲詰其姓名蒙正堅不 市衣進父吳祐使歸 盜麥進母孔融特賞後漢書曰吳

許曰若一知其姓名終身不便不能忘不如不聞也 市衣進父吳祐使歸 盜麥進母孔融特賞後漢書曰吳

守歸謝其父還以衣遺之問奇類林曰孔文舉為北海相有人母病產思食新麥乃盜隣熟麥以進文舉聞

之特賞

怒二

原醉嘔車茵詳寬 增醉溺殿上漢書云張安世為光祿勳時有醉郵爵殿上 原羹爛汝手詳寬 增內省

不疾何恤人言後漢書云班超章帝時使西域鎮撫于闐衛侯李邑詣之帝知超忠切責邑令受超節度超即

與施故今遣之內不時應答 蜀志云蔣琬字公琰任大司馬府東曹掾楊戲素性簡傲公琰與語不時應答

者不疾何恤人言不時應答 蜀志云蔣琬字公琰任大司馬府東曹掾楊戲素性簡傲公琰與語不時應答

面而從後言從朱衣上過 向見令史受杖上情雲根下拂地足意記不答公曰我猶患其重

古人所戒也從朱衣上過 向見令史受杖上情雲根下拂地足意記不答公曰我猶患其重

政術部 怒 威嚴

人梁書云安成王秀性仁恕左右嘗以石擗殺  
德已拔歸省視老母前曰吾豈以鳥傷人  
事僕射請却付驛來至德笑而還之  
無罪者數百人 為田舍子 山堂肆考云田舍子常與李昭德偕行歸德嘗謂不能進步略德  
死又云賈參常領陸贄後參為李奕所奏上欲殺之贄  
又云崔仁師為殿中侍御史時許州有男子送謀有司捕支黨索賈地獄詔仁師按覆  
坐止斃惡十餘人他因悉原縱及赦使覆按諸囚咸叩頭曰崔仁恕無枉舉無異神  
選事避人訴余好官屬言銀色紛 牧守遷轉是常 冊府元龜云蘇良嗣為州長史以妻妹犯賊左遷冀州  
于前晉卿與相對終日無愠顏 刺史妻林氏事釋良嗣初無愠色謂之曰牧守遷轉是常  
累也 已解持燭 神探之作者如數少頃回視則已易其人矣公恐主吏鞭笞至乎視之曰勿易渠已解持  
矣 武襄踵門謝 曰云秋武襄為具定副帥一日宴劉威笑語易歸方自生見設人以僕為戲謝然  
何錮之於盛世 又云韓公德執政每見天下諸路有擄拾官吏小過者輒歸色不憚曰 頽然鼓琴又云越清  
都轉運出按都內唯攜一鶴一琴常過青城山遇雪 容民 民字量恢 黑白不太分 頽然鼓琴又云越清  
舍於逆旅逆旅人不知慢押之公頽然鼓琴不問 容民 民字量恢 黑白不太分 頽然鼓琴又云越清  
人忌之亦少

本謂是解事僕射 冊府元龜曰戴至德高宗朝為僕射與劉  
斷獄萬七千人 又曰秋仁傑轉大理丞戴  
終齒獄萬七千人時稱平恕 活無罪數百人 憲性明

參罪不至 崔公仁恕無枉

終日無愠顏 唐書苗

崔公仁恕無枉

崔公仁恕無枉

崔公仁恕無枉

崔公仁恕無枉

崔公仁恕無枉

崔公仁恕無枉

崔公仁恕無枉

崔公仁恕無枉

崔公仁恕無枉

崔公仁恕無枉

崔公仁恕無枉

崔公仁恕無枉

崔公仁恕無枉

崔公仁恕無枉

復遷為尹摧奸肅物威望甚著 又曰李栖筠為御史大夫正身守道無所顧憚朝綱益振百度肅然名重於

威嚴一

左傳子產曰唯有德者能以寬服民其次莫如猛夫火烈民望而畏之故鮮死焉水懦弱民狎而取之則多  
死焉故寬難 韓非子曰夫惜草茅者耗禾穗患盜賊者傷良民今緩刑罰行寬惠是利姦邪而害善人也

史記曰郢都者楊人也景帝拜都為雁門太守得以便宜從事匈奴素聞郢都節居邊為引兵去竟郢都死不  
近雁門匈奴為偶人象郢都令騎馳射莫能中見憚如此 唐書曰長孫晟討突厥突厥畏晟聞其弓聲謂為

霹靂見其走馬稱為閃電 續問奇類林曰蘇良嗣高宗時遷荆州長史帝遣宦者擇怪竹江南將時上苑宦  
者所過縱暴至荆良嗣囚之上書言狀帝下詔慰獎取竹棄之 冊府元龜曰蔣洸乾元中為陸渾監屋威陽

高陵四令當軍旅之後瘡痍未平沈竭心撫綏副元帥郭子儀母由其縣必誠軍吏曰蔣令清嚴幹辦供億調  
當有素士眾得蔬飯見饋則已無撓清政 又曰李鄴初為京兆尹遷尚書左丞憲宗元和初以京師多剽竊

復遷為尹摧奸肅物威望甚著 又曰李栖筠為御史大夫正身守道無所顧憚朝綱益振百度肅然名重於

復遷為尹摧奸肅物威望甚著 又曰李栖筠為御史大夫正身守道無所顧憚朝綱益振百度肅然名重於

復遷為尹摧奸肅物威望甚著 又曰李栖筠為御史大夫正身守道無所顧憚朝綱益振百度肅然名重於

時 又曰令狐楚威儀儼整門無雜賓嘗與從事宴語方酣有匪類偶至立命撤去筵席毅然語色 孔帖曰

劉栢楚敗京兆尹峻誅哥不避權豪不問旬宿姦老蠹為斂跡一日軍士乘醉有所凌奪諸少年從旁諫曰癡

男子不記頭上尹耶 冊府元龜曰楊德幹歷澤齊汴相四州刺史治有威名郡人為之語曰寧食三斗蒜不

逢楊德幹 又曰穆寧為鄂岳沔都團練時淮西節度使李忠臣貪暴縱兵剽掠行者殆絕與寧夾江為理憚

寧威名寇盜輒止 唐書曰郝玘勇敢無敵在邊三十年每戰得番必剽剔而歸其屍番人畏之如神贊普下

令國人曰有生得郝玘者賞之以等身金番中兒啼者呼玘名以怖之 名臣傳曰范文正公與韓魏公俱為

西帥邊上謔曰軍中有一韓西賊聞之心膽寒軍中有一范西賊聞之驚破膽 彙苑詳注曰張忠定為崇陽

令一吏自庫中出贖旁有一錢公命杖之吏勃然曰一錢何足杖爾能杖我不能斬我也公援筆判之一日一

錢千日千錢繩鋸木斷水滴石穿自杖劍下塔斬其首申臺省自劾 談記曰元祐七年以上祀南郊東坡公以

兵部尚書為鹵簿使上因太廟宿齋禮畢特至青城儀衛甚肅忽有赭蓋犢車百餘兩衝突而來東坡呼御營

巡檢使立於車前曰西來誰何敢爾亂行曰皇后并某國太夫人國婆娑某國太長公主也即於青城上疏劾

之明日中使傳命敕有司嚴整儀衛

威嚴二

原還檄 解印 喬元字公祖治陳相半昌罪梁冀私機殺之刺史周景承旨各元元還檄不受發案 疆項

斂手 董宣少年為潞陽令河陽公主奴殺之與主驂乘宣行逢驂車收格殺之主解歸帝帝欲殺之宣曰云

二 治東海 振南陽 尹翁歸治東海明察吏人賢不肖盡知之每民大會及出行縣時有所取一警百

守盜 十金賊殺不辜收縛立送獄威振南陽 子義字仲文年二十為南陽都尉定太守吉屬縣令長丞奉法守

身以率下無以身試法報報功會不中用者無自避退無妨賢路 孔子七日錄少正卯今一月矣五官林張輔

唯氏每一書囑延輒加笞二百就言於帝帝親錄因徒延陳獄狀可論者在東無理者 不惡而嚴 有威可

畏 易君子遠小人 不惡而嚴 左傳北宮文 州郡畏威 姦滑縮首 前漢朱博遠冀州刺史行部吏民數百

人皆罷去如神吏民大驚州郡畏威 吳志士雙聲散流聞云云 豺狼當路 鷹隼始擊 梁冀驕奢

開 監 頁 百 政 術 部 威 嚴

第三條 威克厥愛 剛亦不吐 尚書威克厥愛允濟言威勝受則 違疆凌弱 畏威棄命 勇也言同者何久

京師語諸葛 屬縣間周乘 漢書諸葛豐為司隸嚴直京師為之語曰聞何謂違諸葛師古注言交州是城長

更百姓願為程朝掃清一方 屬縣間 乳虎 阜鵬 史記云窻成家居於欲為濟南都尉其治如狼牧羊成不

可使治民上乃拜成為關都尉 關東郡出入關者號曰宰見乳虎無值害成之怒 火烈 刃傷 上

第一條 豐鐵論曰未嘗均而不敢揮火蹈刃則民畏忌而無敢犯禁矣 吏人畏 貴威憚 丹元龜曰李

史糾發奸茶無所容貸甚為吏人畏服 殺劉誦 誅張澄 丹元龜曰柳仲郢武宗會昌中為

為御史中丞彈劾馬都督杜中休賊罪貴成 以法誅 因事殺 錦編萬花谷曰唐張德志律已中詔曰南

梁馮行襲鎮同州到任誅大吏張澄暴其罪 以法誅 因事殺 錦編萬花谷曰唐張德志律已中詔曰南

口明府手巡下車簡快勢肆貪 前帥不制 鄧揮劍南東川 批其頰 破其車 資文昌左相遇錫曰蘇良嗣武後時

節度使大吏邊章簡快勢肆貪 前帥不制 鄧揮劍南東川 批其頰 破其車 資文昌左相遇錫曰蘇良嗣武後時

中記曰高恭之字道穆莊宗時為御史中尉 治通驛馬杖鞭十一年上怒詔其專中柳公綬為京兆尹初赴府有紳

母犯宰相 作意此人 上詳批其頰 前帥不制 鄧揮劍南東川 批其頰 破其車 資文昌左相遇錫曰蘇良嗣武後時

罪之退謂左右曰汝曹須作意此人朕亦畏之 以 三日指畫 一言到 上問奇類林曰元宗嘗賜福三日

吾白契如兩不能過上患之 高力士奏亦畏之 以 三日指畫 一言到 上問奇類林曰元宗嘗賜福三日

曰犯者死於是三日指畫 高力士奏亦畏之 以 三日指畫 一言到 上問奇類林曰元宗嘗賜福三日

不敢高聲謂其徒曰范諫議 草木知名 豪猾奉法 唐書曰張福為漳州刺史名謂曰先帝改賜名正者

不曉是也復賜舊名 孔帖曰李鍾選武功令神策士尚慶通誠六年不口呼然出兩威名 若從所改恐賊

里類密捕比伍與號君慶 叩拜廷賀 劫送獄盡條宿惡請於尹殺之 豪猾大驚屏息奉法 族滅 闕氏

笞殺廷芝 都史記曰鄧都者揚則族滅 景時為中郎將濟南 孔帖曰裴行立遷安南經略使制於是景帝乃拜

乳虎

阜鵬

殺劉誦

誅張澄

以法誅

批其頰

破其車

資文昌

蘇良嗣

元宗

賜福

三日

元宗

嘗賜

福三

日

元宗

嘗賜

福三

勇也

言同

者何

久

交州

是城

長

大夫

弘

臣

居

羊

成

不

居

羊

成

不

居

叱咤之選 用誘說者未若刑戮之齊

威嚴三

原桃李不潛撮 韓非子云子 不敢飲羊 孔子家語仲尼為大司 以姦民治商子云以良民治必亂至 古

今異俗 韓非子曰古今異俗新故異備如欲以寬 父薄受又云母厚愛處子多善用嚴也 大怒之威 陸子

人之好色非脂粉所能餉大 非斤則斧皆家理解也至於醜辭之所非斤則斧夫仁義思厚人主之芒刃也

權勢法制人主之斧斤也今諸侯王皆眾競解也 不壞一爐 論衡云洛陽鑄錢史不能禁汲黯為太守

折之以武 鹽鐵論曰當此之時不任斧斤折之以武而乃 原號為蒼鷹 漢書到都為中尉行法不避貴

為取龍 益部者舊傳云張則兄弟有令 不舍郵亭 漢黃霸為潁川太守史出不敢舍郵亭會於道旁鳥覆

史大驚以霜具知其起居所問毫釐不敢有所隱 與書審威 魏相為揚州刺史按治郡國守相多所罷退

感愧自殺 令吏送熊及母使就陸守熊求爵陸感愧自殺 秦二千石必先露章 前漢何武為揚州刺史

先露章服罪者為除免之而 白中出府 前漢朱博為琅邪太守齊部舒綬義名博新視事右曹掾史皆移

走出府門 當順天氣 前漢孫寶為京兆尹故史侯文署東部督郵入見敕曰今日鷹隼始擊當順天氣取

杜拜季寶曰其次文曰豺 威能討姦 能否獎顯曰張堪世祖召見諸郡計吏問前後太守 威能震敵 相階為

後當道不宜復問狐狸 斤佞畏威 後人吏畏其威 王甫死杖下 魏漢書陽球為司隸校尉奏王甫 畏

以雷霆 王遠 郡縣間之莫不震慄 張瑄漢記云遠察為州刺史而垂惟乎云云 破柱取張朝 後漢李膺

尉時張讓弟朔為野王令貪殘無道聞膺威嚴遣京師因匿兄讓 百察嚴憚罔不肅然 益部者舊傳曰

第舍藏於合柱中膺率將吏卒破柱取朔付洛陽獄受解舉即殺之 二 二千石阿縱皆舉免之 魏志賈逵為豫州刺史攻竟其二千

公卿憚之 總領州郡奏事課中丞 吏如良鷹 遵法勤於好學使陳罪還印綬去桓虞歎云 嚴刑必斷

應劭云王章紅上 姦惡自彌 楚國先賢傳云 二千石阿縱皆舉免之 石以下阿縱不如法為尚書令時賈

帝曰遠具刺史矣布告天下 民不敢欺 嚴于刑罰民不敢欺 聞者折節 游子弟王澄謝鯨為廷臺厲色

於朝曰恃理傷教罪莫斯甚 舉朝憚之 又曰于壹為尚 柳樹何因盜 陶侃植子士行門保嬰駐車問曰是

武昌西門柳何 民之父母 周書云惠者民之仇 望風畏憚 周府元龜曰權萬紀為西韓州刺史太宗

因盜之施惶恐 警法者民之父母 望風畏憚 齊王祐溺情羣小以萬紀為長史性剛毅所

政術部 威嚴 明察

在以強直稱祐聞 少遊悔懼又云實參代宗時為大理司直按獄江淮次揚州節度使陳少 不避權貴又

其名望風畏憚 威望特振又云李絳為御史 惡少遁去 孔帖云少遊悔懼促詰參

實參為御史中丞不 權邪憚其嚴勁冊府元龜云韋弘景為吏部侍郎 不知書 以強猛立威官吏畏重之 立擒而鞭

澠權責理獄以嚴稱 權邪憚其嚴勁冊府元龜云韋弘景為吏部侍郎 不知書 以強猛立威官吏畏重之 立擒而鞭

皆望風 權邪憚其嚴勁冊府元龜云韋弘景為吏部侍郎 不知書 以強猛立威官吏畏重之 立擒而鞭

去又云王起鎮蒲州有豪民怙 未嘗輒貸秦強犯法未嘗輒貸 以威重見稱 冊府元龜云李萬為太常

風儀秀整皆 以威重見稱

威嚴四

增詩明李東陽殿上戲詩曰殿上戲丞相嘆丞相勿嘆吾弄臣臣可弄不可狎節使不來臣已殺君王有道臣

職遂細柳營中親按營

增碑周庾信兗州刺史宇文公神道碑曰公諱常字子元四方雜俗天下殊風以君庶能使為觀察馳傳擁節

揚鈴持斧既乘驄馬仍被繡衣羣盜累足貴戚斂手鄉亭留宿幸無歸忌之疑公車奏事寧有反支之日

增墓誌唐孫遜太子舍人王公墓誌銘曰公諱無競字仲烈恩澤侯張昌宗位極大官寵震羣后公著書東觀

與之聯事未嘗暱就色莊見憚長孺之抗禮將軍曷足議也公嘗執簡中禁司察班位時三事大夫有族諶錯

立者公進而言曰朝有著定所以道威儀邦之具瞻所以昭軌物不遵不恭不敬不從其可是耶則肅然從列

增題明蘇伯衡題鄭宣撫墓誌後曰公宣撫川陝節制諸將嚴甚吳璘而下每入謁必先庭參然後入就坐一

日璘除少保來謝語主閹吏欲講鈞敵之禮吏以白公公厲聲曰少保官雖高猶都統制耳儻變常禮是廢軍

容少保若欲反則可取吾頭去庭參之禮不可廢也璘惶恐聽命

明察一

增史記曰子產治鄭民不能欺西門豹為鄴令民不敢欺 漢書曰嚴延年為涿郡太守大姓西高氏東高氏

日郡吏以下皆畏避之莫敢與牾賓客放為盜賊發輒入高氏吏不敢追延年至遣掾蠡吾趙繡按高氏得其

死罪繡見延年新將心內懼即為兩劾欲先白其輕者觀延年意延年索懷中得重劾即收送獄 後漢書曰

周紆遷召陵侯相廷掾憚紆嚴明欲損其威乃晨取死人斷手足立寺門紆聞便往至死人邊陰察其口眼有



稻芒乃竈間守門人曰悉也誰載薰入城者門者對唯確廷掾耳乃收廷掾考問具服後人莫敢欺者  
苑詳注曰陸雲為浚儀令有見殺者雲錄其妻而無所問十許日遣出密令人隨後謂曰其去不出十里當有  
男子候之與語便縛至既而果然問之具服云與此妻通共殺其夫於是一縣稱為神明 齊書曰于仲文字  
次武為安固太守有任杜兩家各失牛後得一牛兩家俱認州郡久不決益州刺史韓伯攜曰于安固少年聰  
察可令決仲文曰此易解耳乃令二家各驅牛羣去乃放所認者牛遂向任氏羣中又使人微傷其牛任氏嗟  
惋杜氏自若仲文遂訶責杜氏服罪而去 天中記曰尚書李南公知長沙縣日有鬪者甲強乙弱各有赤青  
痕南公以指捏之曰乙真甲偽訊之果然蓋南方有標柳以葉塗肌則青赤如毆傷者剝其皮置膚上以火燬  
之則如棒傷水洗不下但毆傷者血聚則硬傷者不硬耳 唐書曰如意元年九月天官郎中李至遠權知侍  
郎事時有選人姓刁又有王元忠並坐被放乃密與令史相知滅其點畫刀改為丁王改為士擬受官後即添  
成文字至遠一覽便覺曰今年銓覆萬人總識姓名安有丁士者哉此刁某王某也省內以為神明 孔帖曰  
權懷恩擢萬年令賞爵明見惡輒取時語曰寧飲三斗塵無逢權懷恩

明察二

原外寬內明

進善黜惡

前漢黃霸以外寬內明得成民心戶口歲增治為天下第一 魏志徐邈立學明訓

民不能欺

吏不容姦

禁厚藉斷淫祀進善黜惡風化大行百姓歸心焉西域流通荒戎入貢皆聽助也

不疑收方遂

丙吉議小兒

前漢丙吉按夏陽人姓成名方遂以卜筮為事有故太子舍人常從方遂坐誦問不道要斬東

狀貌甚似衛太子方遂心利其言即詐自稱誦誦廷尉建名鄉里識知者張宗祿等方遂坐誦問不道要斬東

市風俗通曰陳留有富翁年九十娶田客女為妻一交接而翁子亦無影又不可耐

何因有子乎財數年州郡不決丞相問之此兒偏啼言寒又並日中行獨無影又不可耐

可共試之請八月取同年小兒俱解釋之此兒偏啼言寒又並日中行獨無影又不可耐

拜府元龜曰田仁會麟德中遷右史與將軍交通及晦領軍節度使嘗有夫婦共訟其子不孝者重禁抽劍令

郎舊制史曹舍宇悉布棘以護令史與將軍交通及晦領軍節度使嘗有夫婦共訟其子不孝者重禁抽劍令

不首 乃其繼 實非盜 殺之其父泣不忍其母語罵仗劍逐之重禁問之乃其繼也因叱出射之一箭而

斃 又曰後周柳慶初仕魏為雍州別駕有賈人持金三十斤詣京師寄人俾止無何喪之請主問盜也

遂自誣服慶名問賈人曰與入宿手別駕無人持金乎曾與一沙門僧飲飲醉無何喪之請主問盜也

後沙門乃其盜耳即遣 擊羊皮 驗猪口 魏書云羊惠轉雍州刺史人有負鹽負薪者同稱重擔息樹陰爭

史逮捕盡獲所失之金 羊皮 惠轉雍州刺史人有負鹽負薪者同稱重擔息樹陰爭

政術部 明察

令人置羊皮席上稱火燒夫死詔官妻不承舉遂取猪二口一殺一活下明察每理單口曰某有某於前者妻殺夫因燒舍詐稱火燒夫死詔官妻不承舉遂取猪二口一殺一活下明察每理單口曰某有某於前者

無其罪 必記主名 乃探他書 冊府元龜 李茂為隴右副 又曰王諤為淮南節度使有遺囑名者於前者

人皆自勸 又曰韋寂任梁為吏部郎中復判南曹吏畏其明 自持量衡 必設鈞距 冊府元龜 日嗣相

觀使使人 又曰劉栢楚為京兆尹推自持量衡無大小必絕鈞距 知其有姦 故以此屬 冊府元龜 日嗣相

人哭使吏執而試之則手絞其夫者 史問故子產曰凡人於所親愛者始病而憂臨死而懼已死而哀今夫

已死不哀而欲分財則知其有姦也 問奇類林曰宋張詠守杭日為訟囑持書詣府詠曰汝婦翁

帶人也 他子勿故以此屬汝不然子死汝手與翁子命立果以財為訟囑持書詣府詠曰汝婦翁

二人挾絹 魏書云范瑛為汝陰令有野父爭雞球問何食雞一云粟一云豆乃破雞得粟而罪言食豆者

色於是擒之 密送女奴 掩捕少年 州命錄事 錄事書貸錢於富民不獲乃劫富民父共殺女奴皆

備見之因夜亡去 草中忽隨竹井則婦人已為人所殺 先食於中矣 明日主人搜訪得之井中執也 史

服一府以爲神 具 更究寡婦 使汝門士 經清類編 日曹德字類遠少婦行太守令改適婦守節不

明察三

原先王求明察之官 左傳云鄭人鑄刑書投向使詰于產書曰昔 情偽盡知 又曰民之簡 咸稱神明 前漢

議事聽明 吏民不 厥德文明 州刺史高初拜揚州刺史當過江行部有靈知吾志在江有子得之神明 後漢度高臨上

明於發摘 盜非 枉訟理察 將渡史國請 不聽焉 厲言曰子晉如有靈知吾志在江有子得之神明 後漢度高臨上

而 爲政清明 汝南先賢傳 黃浮為 在事清明 明晉書 山濤時多盜後選簿亡 嚴明持法令 京兆尹羅明

又 以母老并賜 杖一枚 增 號神明 外多偽冒 柄鈞 判折有條 史家 嚴明持法令 京兆尹羅明

持法令教誨  
殺盜賊一家

人不敢欺

府元龜曰後唐張憲為興唐尹知留守事詞愜聽斷人不蒙欺

利病洞知

又三梁趙瑁為忠武節度使符離盧實財穀耗登民之利病無不洞知

明察四

**論**唐李溫三不欺先後論曰子賤事葉亂之魯而邑偪強齊仗義為城池倚仁為干櫓當鯨吞之大敵鳩狼顧之遺黎惠訓不倦乃無得而稱視民如傷而不有其愛是則不求不欺於人而人不忍欺矣子產攝晉楚之間而靖共爾位役智利物飾躬勵俗守之以信行之以禮告之以慈惠臨之以明察如鏡洞照如衡誠懸是則求人不欺而人亦不能欺矣西門豹當戰國之際而克脩茂績身為紀律言有典章剛克其柔威克厥愛權之以法制董之以刑罰火烈人望霜清物心是則責人不欺而人固不敢欺矣夫不忍欺者至誠潛感是曰上德堯舜之吏也不能欺者明智旁達是曰有政三王之吏也不敢欺者嚴威允濟是曰能刑五霸之吏也

淵鑑類函卷一百二十八